
水晶洞窟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18
瑪麗・史都華 著
徐 淑 眞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18

「名家名著」是我們新近為您推出的一個系列，本本都是來頭極大、可讀性極高的名家鉅作，而且都有極完整而動人的情節。

「名家名著」以歐美當代知名度極高的作家之作品為主，我們為您選書和找書，並且精譯出來，務使每本「名家名著」都能為您喜愛。

「名家名著」將不定期推出新書，希望能在我們的努力和您的愛心下，日漸茁壯。

水晶洞窟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18

瑪麗・史都華 著
徐淑眞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名家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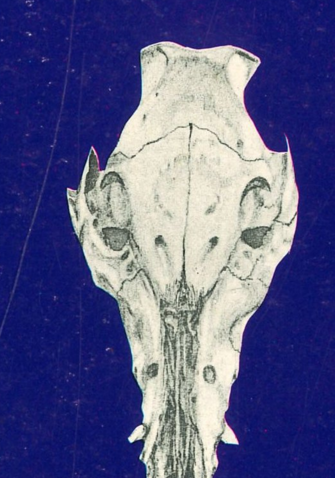
水晶洞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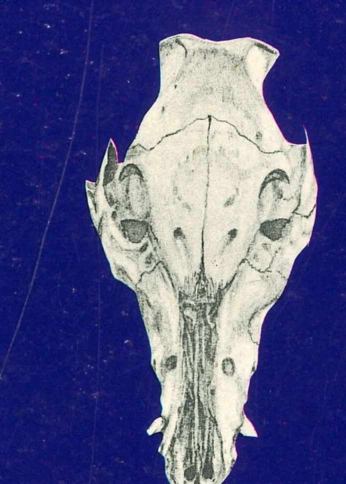
瑪麗・史都華 著
徐淑眞 譯

好時年

THE CRYSTAL CAVE

by Mary Stewart





封面設計／潘明科

水晶洞窟這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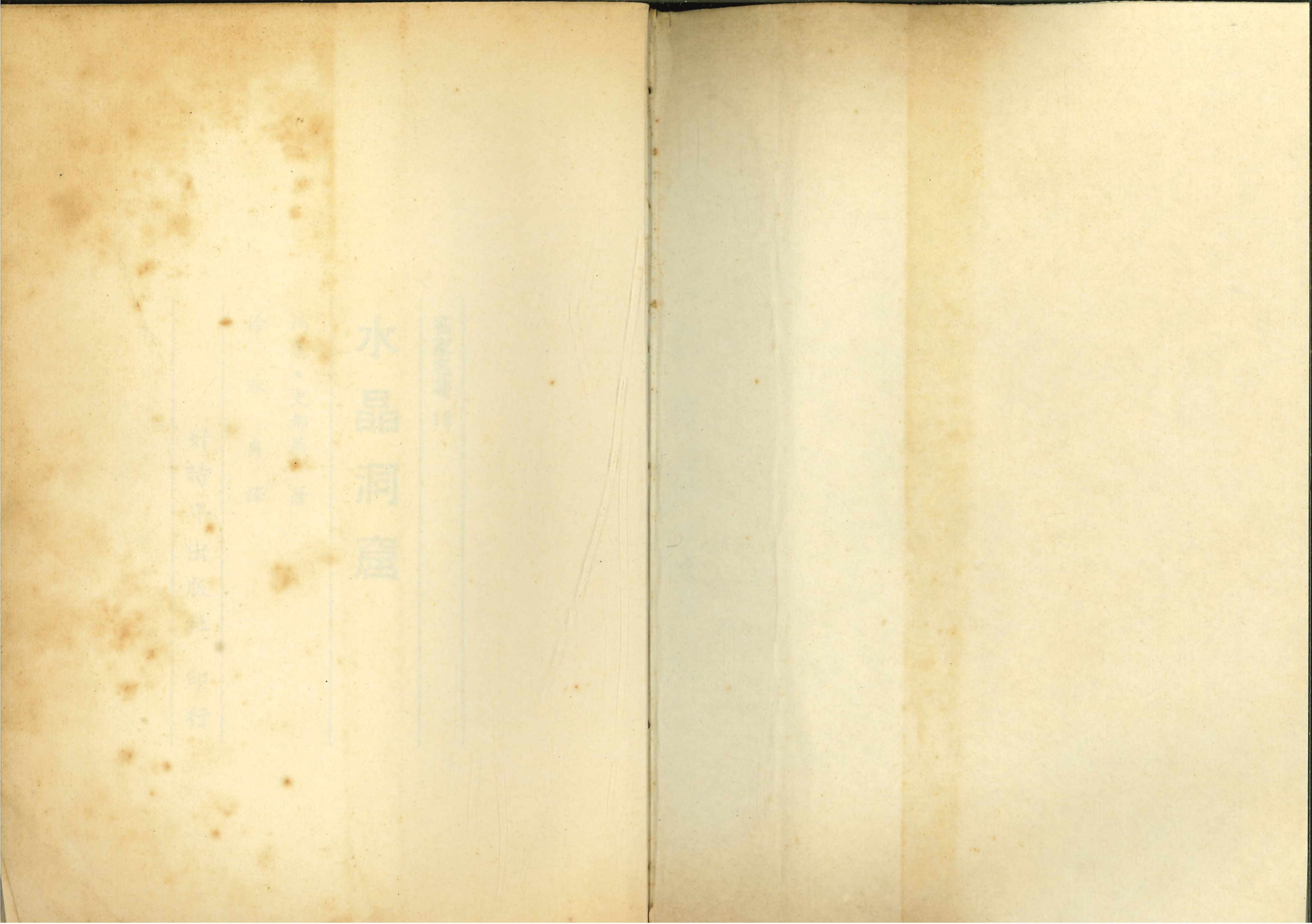
梅林為英國家喻戶曉的大魔法師，其與亞瑟王、圓桌武士的傳奇故事早已膾炙人口，本書即以梅林傳奇為本，寫梅林在水晶洞窟中的成長和歷練，以及其魔法師之外的人性掙扎與智慧。全書清新生動，神祕浪漫的氛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本書是瑪麗・史都華馳名文壇的鉅作，為梅林三部曲之一。

水晶洞窟的作者

瑪麗・史都華為英國文壇上與維多莉亞・荷特齊名的浪漫派作家，其著作多以歷史傳奇為主，在遣詞用句方面，比荷特更見典雅，情節的舖排也更見合宜緊湊。她的代表作即梅林傳奇三部曲，計有「水晶洞窟」、「空山幽谷」、「最後的誘惑」，本本具見作者的獨到巧思和深厚的寫作功力。




水晶洞窟

名家名著18

水晶洞窟

瑪麗•史都華 著

徐淑貞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關於「名家名著」

每次出書，我們總以臨深履薄的心情等候着讀者的批評和反應，希望能自其中獲得可貴的教訓和啓示，指引我們前進的方向。雖然出版界人士經常感嘆讀者的喜好難以捉摸，但我們深信一本好書絕不會任時間將之埋沒。「根」的出版，為此地出版界締造了一個新的銷售記錄，自然，我們不敢說暢銷書就是好書，但自此現象中我們獲得許多稱賞和鼓勵，使我們對其他書也不敢稍有怠忽，仍然密切觀察其反應。但是我們却發現一個更驚人的現象：我們另外有兩本書，它們所獲得的佳評不下於「根」，甚至還有過之。

這兩本書是「錢莊風雲」和「刺鳥」。它們雖沒有「根」那麼驚人的暢銷量，但是幾乎每個看過的人都對其大表激賞。究其原因，它們皆有動人的情節、巧妙的結構，以及感人的內容。換句話說，它們都有相當高的可讀性，簡單說來，這兩本書都很「好看」。

這個發現給予我們一個努力的目標，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希望能出版一套以故事性為主的叢書，將各種精采小說網羅其中，如今這兩本書給予我們一個更為明確的目標，我們可以放手去做了——「名家名著」因此誕生。

骨幹上，「名家名著」仍以翻譯小說為主。其實，書不論中西，作者亦不論中

外，書的好壞與作者盡心與否才有最大的關係。就以「錢莊風雲」一書而言，作者海雷為了要了解美國銀行界的情形，單單蒐集資料，就用了一年以上的時間，以如此態度去寫作，無怪乎他的每一本小說都深受讀者的喜愛。這類的作者，這類的小說，就是「名家名著」所要的。

「名家名著」的每本小說，都經過我們的編輯人員細心挑選，務必使具有最精采內容，最緊湊情節和最突出人物的書都能搜攬其中。自然，翻譯小說的譯筆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對於譯筆的水準，也有相當的要求，因為我們希望讀者能在流暢而通順的文筆中看完一本書，獲得最大的看書樂趣。

第五批「名家名著」有戴芙妮・莫里耶的「替罪羔羊」，瓊・艾肯的「異島迷情」，瑪麗・史都華的「水晶洞窟」，以及海倫・史萊克的「三妹怨」。莫里耶是大家熟悉的，瓊・艾肯與莫里耶齊名，所著以懸疑浪漫的小說最受歡迎，擅於醞釀氣氛和景物描寫。瑪麗・史都華在英國文壇上一直與維多莉亞・荷特齊名，同為浪漫派作家，不過史都華的許多著作都以歷史傳奇為主，在遣詞用句方面，比荷特更見典雅，情節的鋪排也更見合宜緊湊。至於海倫・史萊克，則為美國文壇上的名家，專寫現代人的生活，對人際間的疏離感和親情愛情的渴求有深銳細膩的刻繪。

「名家名著」將不定期推出精采的新書，它在我們出版社全體人員的切盼下誕生，希望它更能在讀者的灌溉和愛護下茁壯。

譯序

在英國，梅林、亞瑟王的傳奇和羅賓漢的故事一樣膾炙人口。十五世紀一個有騎士頭銜的威廉・馬羅尼根據這些傳說改寫成「亞瑟之死」一書，共十二集，於一四〇七年付梓出版，因為這些故事的留傳使歐洲騎士精神蔚為時尚，該書人物風範是歐洲騎士精神主要南針，其對歐洲文學的意義，就如同我國三國演義、水滸傳中英雄好漢，在文學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

梅林在亞瑟王傳奇中是一個關鍵性人物，他和三國演義中的孔明有許多類似之處，同樣是足智多謀的智多星，且同樣具有觀星相、知天命的異稟，所不同的是孔明遇到扶不起的阿斗，只有「出師未捷身先死」，抱憾以終，梅林却造就了曠世名主——亞瑟王，替「仁者無敵」塑立了最具體的偶像，梅林神奇的法力和驚人的預言能力更是傳奇中最引人入勝的一環。

作者並不把這本書當作嚴肅的歷史著作，她根據「蒙馬斯的傑瑞斯」所寫的「英王諸史」加以改寫。

此君在十二世紀的牛津城寫下從特洛伊戰後到第十七世紀的歷史，他把史實依故事需要安排，當缺乏史實時，就自己創造一些，從歷史眼光說來固然駭人聽聞，却是精采萬分的故事，許多歷史小說都是脫胎於此。

在「英王諸史」中，亞瑟王是統一不列顛的第一個國王，傳奇中的英雄，而且確信他和梅林的傳奇都是真人真事。

傳奇只從梅林的青年期寫起，作者跟據馬羅尼「亞瑟王之死」中「加勒帕斯之井」及「我師柏雷西」兩章想像出梅林的幼年故事。

書中提到的史前石柱是位於英國索爾堡北方八哩所留下一些史前時代史蹟，周圍巨石柱林立形成數圈，倫敦考古學會於一九一九年鑑定巨石建於舊石器時代後期和銅器時代前期之間（西元前一八〇〇——一四〇〇年）。石柱與石柱間有深達數呎的坑道，在石柱的外圍還有一條通道，其秩序井然可看出為人工形成，雖然目前還無法確定這些石柱的用途，然而許多人相信當中那塊大石是自然崇拜的祭台，由於石頭的成份和形狀與當地地質不合，地質家咸認為該石頭是從別處搬來的，作者根據此種說法寫成「梅林搬移奇賴亞岩石」的故事。

巨石柱今已確定附近埋人，其規模類似今日紀念堂，作者依此又寫出「梅林以巨石替安布勞布建紀念堂」的故事。

書中所採用的語言，作者為了使故事容易懂，因此用法很現代，某些在當時不該有的俚語，為了行文活潑而選用。

純屬虛構的小說應較嚴謹的歷史著作有彈性，書中作者想像力如天馬行空，一個意象緊接着一個意象，筆觸之變化多端，情節之詭譎莫測，常有出人意外的驚人之筆。難得的是她對山川風物具有廣博胸襟，筆下所造之景都帶有感情，在她筆觸下星星、月亮、史前威爾斯的風物逐漸呈現在讀者視野之中，風格清新，令人耳目為之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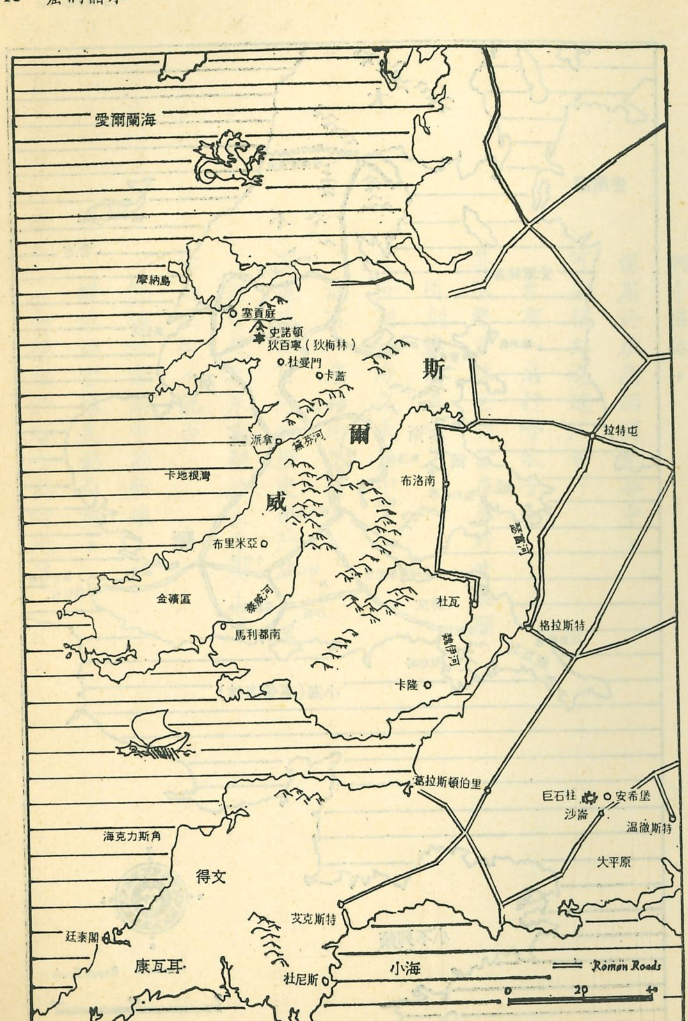
作者瑪麗•史都華在英國早就享譽盛名，與維多利亞•荷特同享有「浪漫派」大師盛譽，然而她寫作態度嚴謹，無論人物刻劃的深刻，和氣氛的凝聚都較荷特更勝一籌。

一般人寫傳奇中英雄人物總流於誇大，特別容易對其「異於凡人」之處加以繪聲繪影描寫，而忽略人性的一面，以至流於荒誕不經的神仙故事。

「水晶洞窟」作者獨具慧心，她以梅林老年的回憶，用第一人稱敘述，對梅林的魔法作合情合理的解釋。

作者家學淵源，父親是英國國教牧師，自動就濡染到濃厚宗教氣氛，書中對人神之間的關係尤有精闢獨到的見解。

書中「魔法師」梅林，並不像一般呼風喚雨、扭轉乾坤的巫師，具有無窮「神力」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作者所刻劃的是梅林由人性痛苦中掙扎出來的智慧；一般說來，梅林並無異於凡人之處，然而由於他較常人更加深謀遠慮，因此能知天命，窮際天人之會。所謂法力，只有他在替天行道之時才會產生，因此書中結局梅林自嘲為「神的工具」，只傳達上帝的信息，比一枝蘆葦更為渺小；自嘲中却自然流露出他與造化冥合的胸襟，因此作者貫注在全書當中的並不只是一個精采曲折的故事，而是一種優美偉大的情操，闡述人在宇宙間的地位，難怪奧瑞岡紀事報的書評，稱讚她深受梅林法術影響，才寫得出如此引人入勝的好書。



啊！梅林，
深居於水晶洞的光華中，
可否預知迢遙人世，
會有一名行吟歌手，
其歌聲可抹去亞當在原野波浪間
所刻鏤的溝畦？
可否測知淹忽歲月中，
能有一名奔跑勇將，
其速度，可跨越歷史的門庭，
將智慧之果重懸於生命樹上？
你的法術，能否
沉睡於深閨中的新娘，
繚繞於雪堆裏的白晝，
和禁錮於塔中的時光？

前言 黑暗王子

如今，我已老邁。其實，當我輔佐亞瑟加冕爲王時，我的全盛時期就算過去了。從那時以後的歲月，比起早期的生活，就是覺得黯淡，而且褪色許多；好像我的生命之樹隨着他燦出繁花茂葉，而今只有枯黃入土的份。

所有的老人都有這種「昨日之事已模糊，早期的記憶反而更加鮮明與多采多姿」的現象。連我童年的生活都栩栩如生的鑲上歡樂的金邊；像白牆前一棵嬌艷欲滴的果樹，那樣突出；也像風雨欲來前在狂飈中招展的巨旗，那樣有力。

我相信記憶中往事的色彩一定比事實更爲光鮮。黑暗裏，我以年輕而好奇的心情，檢視着失落已久，而今不再感覺痛苦的過去。記憶像許多散落的卷軸，只是已非原先那副老朽如氣泡的骨架，而是另一個年青稚嫩，輕靈如春風，自由如空氣的梅林。

近期的往事就不同了，它們熱辣辣且帶着陰影，就像火中觀物一般，事實上這正是我現在最好的寫照。自從我因老邁而被降級後，所餘的就只有這幾樁雕蟲小技，再也不能稱之爲法力。我仍然看得見某些異象……雖然不十分清楚，也不似往日般隨傳隨到，而是像小孩由火中看到的如夢似幻的影象。我還能使火舌高照或消失，想不到這樁最簡單最、易學的魔術，竟然也是記得

最長久的。

最初浮現的記憶是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這並不是我自己的記憶中事，稍後你就能知道它的來源。這場過去的夢的確不像記憶，而是存在血液中，自我的生命開始孕育就有了的某些東西，對這件事我始終確認不移。對我而言生命的認知起源於我的祖先，也將流傳給我的後代。

這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我相信所看到的都是眞的故事。

當時天很黑，洞裏一片陰冷，他撿了枯木燃起一小堆火，雖然烟霧薰人，倒也多少帶來一點暖意。雨已經下了一整天，洞口還滴着水，一條穩定的水柱溢出井口，浸濕了底下的土地。他已有好幾次不耐的離開山洞，現在更走過崖下，來到繫馬的小林內。

隨着薄暮來臨，雨也停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升至膝蓋高度的霧。樹木像一羣無主的游魂，低頭吃草的馬兒似湖上的天鵝；那安靜的程度，使一片灰色的大地更像來自陰間般地不眞實，他曾撕碎一條披巾，把布片纏住馬銜以免任何聲音洩露他的行踪。這馬銜是鍍金的，而披巾是絲質的，因爲他是一位王子，所以要是被人逮住，一定必死無疑。而當年的他只有十八歲。

突然一陣輕柔的蹄聲自谷中傳來，他機警的側耳傾聽，呼吸不由得急促起來，緩緩抽出的寶劍閃著寒芒，灰馬也停止吃草，線條優美的頭部浮嵌在白霧中，鼻孔規律的噏動着，却沒任何聲

息。男孩發出會心微笑。現在蹄聲漸近，薄暮中現出一匹棕色的小馬，馬背上是位少女，裹在黑色大斗蓬下的倩影顯得非常嬌小。她一勒韁繩，小馬便停住脚步，仰起頭來，釋出一聲長長的嘶鳴。小騎士不悅的低聲喝斥，滑下馬背，伸手去拉馬勒。她焦急的四下張望，直到她看見持劍站在林邊的年青人。

「一隊騎兵也不像你這樣吵。」他說。

「我不知這麽快就到了，霧裏看每件東西都怪怪的。」

「沒人看見你吧？安全嗎？」

「够安全了。前兩天根本就動彈不得，路上日夜都有巡邏。」

「果然如我所料。」他微微一笑。「不過，你總算來了。把韁繩給我。」他把馬帶進林中繫好，然後低頭吻她。

好一會兒後，她推開他。「我不能久留。我把東西都帶來了，即使我明天不能來——」她看到纏了布的馬銜，飽飽的鞍袋，不覺停下話來。她的手緊張的捂住胸口，他趕忙撫着她的手背，並用手臂環着她。「噢，」她說。「我知道了，昨夜作夢的時候我就知道了。你要走了？」

「我不得不走，就是今天晚上。」

她沉默了一會，然後幽幽的說：「多久？」

他故意會錯意的說：「我們只有一、兩個小時。」

她出神的說：「你，會同來的。」却又不讓他開口的搶着說：「不，不行，再也不行了。我們已經說定了，而且時間不多。我只是來看看你是否安全，並且希望你安全同來。告訴你，我有預感，我看得見那些異象。你會同來的。」

「這種事不需要異象，我也需要同來一趟。你就靜靜聽我說——」

「不。」她再次打斷他，幾乎是生氣的說：「還有什麽好說的？我們正在浪費那僅有的一個小時。還是進去吧。」

他動手取下那件斗篷前襟上的寶石扣夾，然後伸手擁住她，朝洞口走去。

「好吧！我們進去。」

第一部 班鳩

1

舅父肯萊克同家的那天，我剛滿六歲。

我清晰地記得，第一次看到舅父時，他是個身材高挑的年青人，性情像外祖父一樣剛烈，有著和母親一樣美麗的湛藍的眼睛及紅髮。九月的某個黃昏，將近日落時，他帶著一小隊人馬同到馬利都南。我年紀還小，只能留在長型的舊式房子裏，和織布的婦人們爲伍。母親也坐在織布機前，我還記得她所織的布，是紅底配著窄綠花邊。我坐在地上，用右手對著左手玩羊蹠骨遊戲。陽光透過窗子斜射進來，把地上的地磚照映得如同一方方閃亮的金磚。蜜蜂在窗外的花草上嗡嗡叫著，連卡嗒卡嗒的織布聲，都顯得有氣無力。婦人們一邊織布，一邊交頭接耳地輕聲交談。我的褓姆莫拉薇，正在一方陽光的照射下，坐在椅上呼呼大睡。

中庭傳來嘀嗒的馬蹄聲及喧嘩的人聲，織布聲忽然停了下來，接著，婦女們的交談聲也靜止了。莫拉薇睡意猶存地醒過來，也瞪起眼來張望。母親坐得畢挺，抬起頭凝神傾聽，連梭子都不小心掉在地上。我發覺她和莫拉薇對望了一眼。

我快要走到窗口時，莫拉薇尖聲叫住我，那種聲音彷彿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於是我回頭乖乖地走到她身邊。她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拉平我的領子，並且替我梳梳頭髮。我想這位來客必定是位重要人物，而且他顯然將要會見我，我覺得很興奮，也很詫異，因爲我已經慣於被人遺忘在角落裏。莫拉薇替我梳頭時，我耐心地站著。母親和莫拉薇迅速地交談了幾句話，我沒有注意聽，也聽不太懂，只是傾聽著外面的馬嘶及人聲。那些口音既非威爾斯音，也不是拉丁口音，而是像莫拉薇一樣，帶著一些小不列顛口音的塞爾特腔。

我聽到外祖父的大笑聲，另外有一個聲音回答他。接著，外祖父必定把來客引進房裏，因爲人聲漸漸小了，只剩下叮噹的馬蹄聲。

我推開莫拉薇，跑到母親身邊。

「是誰啊？」

「我弟弟肯萊克王子。」母親沒有看我，只是指指地上的梭子，我拾起梭子交給她。她緩慢而呆板地重新織起布。

「那麼，戰事已經結束囉？」

「早就結束了。你舅父這一向是在南方陪侍大王。」

「現在第維德舅父死了，所以他必須回來，對嗎？」

第維德是王上的長子與繼承人，由於胃部痙攣，他突然暴病死亡。他的遺孀愛倫沒有子女，

所以已經回到娘家。當然，總免不了有些毒殺之類的流言，不過沒有人當眞，因爲第維德是位勇敢而謹愼的武士，大家都很喜歡他。

我又問道：「別人說他快要結婚了，是不是眞的？」我一想到熱鬧無比的結婚大典，就興奮不已。

「母親，他會不會和凱莉雯結婚呢？第維德舅父既然去世了……」

「什麼？」母親嚇了一跳，放下梭子望著我。但當她看到我無邪的表情時，怒意就消除了，不過仍然皺著眉說道：「你從那裏聽來這些消息？不管你懂不懂這些事，以後都不許再談，趕快忘了！」接著又緩慢地織起布來，並且說：「梅林，你聽著，待會兒他們來看你時，你要乖乖地不許多話。懂嗎？」

「是的，母親。」我當然懂，我已經習慣於遠遠的躲開國王。「可是他們會來看我嗎？爲什麼挑上我呢？」

母親用一種略帶諷刺的語調說道：「你說呢？」

她又繼續織布，她正在縫織綠花邊，連我都看得出來她織錯了圖案。不過這種圖案看來還不錯，所以我什麼都沒說，只是靜靜地看著她織布。好一會兒，門簾終於被掀開，有兩個人進來。外祖父穿著一件藍黃相間，滾金邊的袍子，肯萊克則穿著黑袍子——後來我才發現他一向都穿黑衣服，他手上及肩上都配戴著寶石。和外祖父比起來，他顯得既年輕又英挺，但是却精明狡

滑得像狐狸。

母親站起身來，她穿著深褐色的便袍，頭髮柔軟光亮的如同絲緞一樣。但是兩個男人都沒有看她，彷彿房裏除了織布機外，只有我一個人。

外祖父把頭一歪，說道：「出去！」所有織布的婦人都安靜的快步走出房。莫拉薇站在原地不動，但是外祖父銳利的眼睛瞪了她一眼之後，她也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只敢在經過他們身邊時，由鼻孔裏輕哼了一聲。於是，衆人的眼光又集中在我身上。

「這就是你姊姊的私生子！」國王說：「到這個月滿六歲了。長得像撒旦的小魔鬼似的。瞧瞧他，黑頭髮，黑眼睛，像從荒山僻野裏撿來的小雜種一樣。你如果告訴我他是魔鬼生的，我也會深信不疑。」

舅父問母親道：「是誰的野種？」

「傻子，你以爲我沒問她嗎？」外祖父說：「我打得她都快小了，她也一個字都不說。有些人傳說，她是被那些專在夜裏與年輕女人睡覺的魔鬼所害的。看這個小雜種的長相，也許這種傳說是對的！」

身高六呎而又全身金光閃閃的肯萊克，低頭望了望我。他的藍眼和母親的眼睛一樣清澈，鹿皮靴上的泥土已經乾了，不過身上還帶著汗味和一點馬味。他一路風塵僕僕回到城裏，連身上都還沒清洗就先來看我。我還記得他看著我的眼神。母親在一旁靜靜地站著，外祖父則像一向動的

的時候一樣，皺著眉，大聲而急促地呼吸著。

「過來！」舅父說。

我向前走了幾步，但是不敢走得太近。近看之下，舅父顯得更高了。他俯身望著我說：「你叫什麼名字？」

「梅林•恩利斯。」

「恩利斯，意思是光明的孩子，屬於神的孩子？……眞不像魔鬼生的雜種的名字！」

他温和的聲音給了我不少勇氣。於是我又放大了膽說：「別人都叫我梅林納斯，是羅馬文中獵鷹的意思。」

祖父哼了一聲說：「獵鷹！」並且輕蔑地把手鐲搖晃得叮噹作響。

「一隻小獵鷹！」我抗議地說道，接著就在舅父的凝視下閉上嘴。

舅父撫着自己的面頰，然後揚眉望著母親道：「對我們這種基督教家庭而言，是很奇怪的選擇，對不對？妮妮安，這個小雜種的父親大概是羅馬人吧？」

母親抬起臉說：「我怎麼知道呢？那時候是深夜啊！」

舅父臉上閃過一抹有趣的表情，國王卻生氣地大叫：「你看，就是這些——謊話、巫術、傲慢無禮！好了，女人，好好的做你的工作，管住你的私生子，別讓我看到，現在你弟弟回來了，我們會找個人安排你們母子。肯萊克，你應該趕快娶妻生子，我的心願就了結了！」

有再碰我。我鬆開拳頭，慢慢地向後退了一步，再退一步。

「是啊！我也認爲如此。」肯萊克平靜地說。接著他們轉開身，注意力也移開了，兩人都沒有再碰我。我鬆開拳頭，慢慢地向後退了一步，再退一步。

「可是，別人說您也娶了一位新后，而且懷孕了，對嗎？」舅父對他父親說。

「沒那回事！你眞該趕快結婚！我老了，年歲又不太平靖，至於這孩子，」——我的血液又凍住了——「不用管他了，不論他父親是誰，既然六年都沒有來認領，現在也一定不會來了。即使他是大王佛提吉恩的兒子，也於事無補。他老是獨自躲在角落裏，不敢和別的孩子玩，甚至連他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他轉過身去，肯萊克和母親互相交換了會心的眼光。然後他又低頭看看我，笑了笑。

雖然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忽然覺得滿室生輝，餘温猶存。

肯萊克說：「畢竟，他只是孩子，不要對他太兇。父王，您當年還征服過比他強壯好幾倍的人呢！」

「你是指自己吧？哼！」

「那自然是不在話下了。」

國王在門口又皺眉望了我一眼，然後不耐煩地把斗篷披在肩上，說：「算了吧！不管他的死活，我可餓了。晚餐時間早過了，不過你大概要先洗個你所謂的羅馬澡吧？我警告你，你走了以後，我們可從來沒點過火爐……」

他一邊說著，一邊走了出去。我發覺母親鬆了一口氣，坐下來。舅父伸出一隻手對我說：「來，梅林，我要一邊洗你們威爾斯的冷水澡，一邊聽你說話。我們同樣是王子，總得彼此了解一下。」

我遲疑地站著，因爲母親靜靜地坐著，什麽也沒說。

「來！」舅父和顏悅色地說道。

我立刻跑到他身邊。

※

那一晚，我又鑽進地下的熱氣坑。

這是我自己的秘密道路，我可以躲開那些大男孩，獨自玩我的遊戲。外祖父說我「老是獨自躲在角落裏」是對的，可是儘管別的皇族子弟在遊戲中常常把我當作攻擊的目標，我躲開他們倒不是由於害怕。

起初，這個熱氣坑下的通道的確是我的避難所，但是後來我却對皇宮各房間地下通道的所在發生了更大的興趣。

外祖父的宮殿從前是某些羅馬貴族的房子，他們曾經沿著河谷，把房子四周幾哩都開闢爲農田。房子經過多次天災人禍之後，雖然已經蒼痍滿目，但是房子的主體還在。廚師及傭僕們都在從前的奴隸房裏工作，浴室還保留着，不過到處都是修補的痕跡，屋頂也老像要被風掀掉。我早

已忘了火爐的模樣，只記得煮飯通常是在天井裏起火。

我的秘密王國的入口是汽鍋室的送風口，就在破舊的汽鍋底下，只有成人膝蓋那麽高，被一些雜草及汽鍋上垂落下的一塊破鐵片遮蓋住了。由這個秘道可以通到浴室底下，但是因爲多年不用，連我都覺得凌亂汚穢不堪。於是我由王宮大廳底下的另一條通道進去。這兒的暖氣設備建築得很良好，也保存得很完善，所以地板下面乾燥而且空氣流通。當然，某些地方的柱子已經倒塌下來，地上到處都是瓦礫，但是整條通道還是完整而安全，即使我爬到國王的寢室下，也沒有人會看到或聽到。

不過，萬一被人家發現，一定會被修理一頓，因爲他們會認爲我一定竊聽了不少秘密。事實上，我從來没有打過這種主意。有一次，我險些被人發現：一天下午，莫拉薇以爲我和別的孩子在一起，那些孩子又以爲我和莫拉薇在一起。老是和我作對的狄尼士，把一個小男孩用力由屋頂上推下來，男孩跌斷了腿，放聲大哭。莫拉薇跑過去，發現我居然不在那兒，於是大聲叫喚。我聽到她的叫聲，趕緊從地道裏跑出來。我胡亂編了個理由，結果被莫拉薇打了兩個耳光，還訓了一頓。自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白天去地道。只敢在晚上莫拉薇入睡後，偶而悄悄溜去。這時，宮裏大部份的人也都入睡了。除非宮裏有什麽盛宴，或是外祖父正在款待賓客，我才會聽到他們的談話或歌聲。有時，我也會爬到母親寢室下的通道，聽她和侍女談話。不過一晚我聽到她大聲祈禱，並且提到我的名字「恩利斯」，然後是她的哭聲，後來我又爬到另一條通道，經過王后歐

爾雯的房間下。歐爾雯常常和她的女伴彈著豎琴唱歌，直到外祖父沉重地踏著走廊回來，音樂才靜止。

不過，我爬進地道並不是爲了這些事情，而是因爲我覺得在地道裏，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除了死亡之外，什麽都不怕。

通常，我都會爬到我的「洞窟」去。那是通風系統的一部份，頂部已經崩落了，所以可以望見天空。自從有一天半夜，我抬頭望見一顆星後，我就一直很喜愛這個秘密王國。此後每當我夜晚進去時，都會蹲伏在用偷來的廐舍草料所舖成的床，望著星辰慢慢逝去，而且要和老天打賭：假如在我離開前，月亮出現在通風口的話，我第二天的願望就會實現。

那一晚，月光高懸，剛好由通風口射進來，皎潔的光芒照在我臉上，讓我覺得好像飲著清涼的泉水。我靜靜地享受著，直到月亮及星辰都完全消逝。

回房的途中，我經過舅父的房間下。他正和一個康瓦耳來的人聊天。我擔心被發現，所以迅速地爬過，只聽到一些片段的談話。

我正要越過牆角到隣室時，肩部不小心碰到地道中掉落的一些碎瓦片，發出了不小的聲響。

康瓦耳來的人倏然住口道：「什麽聲音？」

肯萊克清晰的聲音說：「没什麽！大概是小老鼠在地板下亂鑽。老實說，這座王宮都快倒塌了！」

接著是推開椅子的聲音，脚步聲走出房門，慢慢遠去。我似乎聽到酒瓶聲及咕嚕咕嚕的倒酒聲，於是我慢慢地沿著牆角爬開。

但是他們又回來了。

「即使她拒絕也沒有關係。無論如何，她都不會留在這兒。老實說，即使他親自找來，我也不怕，因爲她說她的心早已寄託在更崇高的宗教上了。」

「只要你相信她就好。」

「是的，我相信她。我已經四處打聽過了，人人都是這麽說。」舅父笑道：「誰知道究竟如何呢？在這場戲之前，我們也許要感謝她心事已經有所寄託！只要她全心全意放在那上面，就省了我們許多麻煩了。」

「那孩子怎麽辦呢？」

「那孩子？」

我凝神聽著，我必須知道那究竟和我什麽關連，何況今夜我看到月亮。舅父的聲音裏有點兒不經心，甚至可以說有點放縱。

「噢！對了，那孩子！他是個聰明的孩子，也很乖巧。我會把他帶在身邊。亞倫，記著，我很喜歡那孩子。」

接著，他叫僕人進來添酒，我趁機趕緊爬走。

此後幾天，我果然跟隨舅父四處奔波，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二十一歲的大人，不見得會喜歡一個六歲的小鬼老跟在身旁。莫拉薇抓到機會，就責罵我。但是母親似乎感到很高興及安慰，總是叫莫拉薇別管我。



那年夏天很熱，也很太平。肯萊克剛回家那幾天，沒有做什麽工作，偶而和他父親或隨從在田地或河谷中騎馬散心。

南威爾斯是個可愛的國家，青山翠谷，花香四溢，牛肥羊壯，橡樹園中滿是鹿羣，春天來臨時，杜鵑在枝頭高唱。不過到了冬天，就有狼羣出沒，四處飄著白雪。

馬利都南位於入海口，旁邊有一條托比斯河，不過威爾斯人都稱它爲泰威河。這兒的河谷平坦而寬濶，泰威河流過山間的沼澤及水草地。整個城位於北岸的高地上，此處土地乾燥，前接與西爾隆相通的大道，南邊的一座石橋則通往王宮。除了外祖父自己的寢宮，及他仔細整修過的羅馬堡壘，作爲駐軍之地外，馬利都南最好的建築物要數位於河岸邊的修院了。修道院中的修女自稱爲聖彼得修院，不過城裏人大都稱之爲「泰爾瑪修道院」。其實在我小時，就有人稱這座修道院爲「西爾梅汀修道院」，所以並不像一般人所傳說，這座修道院是因我而命名的。事實上，我和這些都是依據本城所尊奉的神祇而命名的。不過由以下我所敘述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本城的確

因我而增色不少。但不可否認的，那位神却是先我而存在，即使我現在擁有他的山，那也是因爲他願意與我共享。

外祖父的宮殿就在河邊的果園中。沿著蘋果樹爬上圍牆頂，可以欣賞由南方騎馬來的人，也可以看到隨波逐流的船隻。

雖然我只許撿拾落在地上的蘋果，而不准上樹攀折，但是莫拉薇從來不禁止我爬到牆頭，因爲這樣一來她能比王宮裏任何人都先知道有新訪客進城。果園盡頭有一座高起的壇，壇後有一面彎曲的石牆，可以擋風。莫拉薇常常會拿著女紅，坐在壇後打上好幾小時的瞌睡，直到我報出新訪客的姓名，她才會醒來。

肯萊克回來之後大約八天的一個炎熱下午，我又坐在牆頭張望，橋上及路上都沒有行人，只有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人，低頭在牆角下拾取被風吹落的果實。

我看看莫拉薇，她正低著頭打瞌睡，女紅都掉在地上。我把吃完的蘋果核扔在地上，偏過頭望著附近一棵樹上纍纍的果實，其中有一個又紅又大，使我垂涎欲滴。我目測了一下距離，猜想我大概可以攀到，於是準備爬那棵樹。

正當我快要摘到蘋果時，突聽到橋上傳來一聲呼嘯，接著是噠噠的馬蹄聲，我嚇了一跳，趕緊站穩雙脚，然後撥開樹葉，望著橋面，只見一隊人馬正朝著城裏奔馳而來。一個騎著一匹高大棕色馬的人，在最前面帶隊。

那人既不是肯萊克，也不是外祖父，因爲他所穿的衣服顏色我沒有見過。等他靠近城門時，我發現那領隊是位黑髮黑鬚的陌生人，衣服也不是我所熟悉的式樣，胸前閃著金色徽章。全隊大約有五十餘人。

我腦中忽然清晰地閃過「蘭斯卡的格蘭王」幾個字，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想到這個名字，也許是我某天在地道中聽來的吧？或者是夢境中得來的呢？那隊兵士的槍尖和盾牌，在陽光的反射下刺得我張不開眼。

蘭斯卡的格蘭王，要來娶我母親，並且帶著我一起到外地去。母親成了王后，而我……

他已經抵達山脚了，我半滑半爬的下了樹。

「如果她拒絕呢？」我還記得康瓦耳來的那人這麼說。而我舅父接著說：「即使她拒絕也沒有關係……即使他親自找來我也不怕……」

兵士在橋邊休息著，武器的鏗鏘聲在靜靜的下午顯得格外響亮。

他親自來了。他已經到了。

我正要踏上牆頭時，一脚落空，險些掉到地上，幸虧我趕緊抓住一根樹枝。這時我聽到莫拉薇尖聲叫著：「梅林！梅林！天哪！這孩子又跑到那兒去了？」

「在這兒！莫拉薇！馬上就下來了！」

我下到地上時，莫拉薇已經撩著裙子跑了過來。

「橋上是什麼聲音？我聽到好多馬蹄聲，好像有一大隊兵士。天哪！瞧瞧你的衣服！破了那麼大一個洞！從頭到脚都是泥土，像個小乞丐似的。」

她伸手要揍我，我趕緊閃開：「我不小心跌倒了，對不起！我正要爬下來告訴你，有一隊外地來的兵士到了。是蘭斯卡的格蘭王，他穿著紅斗篷，鬍子是黑色的。」

「蘭斯卡的格蘭王？蘭斯卡離我出生的地方只有二十哩呢！我眞不懂，他來作什麼？」

我看了她一眼：「你不知道嗎？他是來娶我母親的。」

「胡說！」

「是眞的！」

「胡說！我怎會不知道？梅林，這些話不可以再亂說了，否則會引起麻煩的。你從那裏聽來這些消息？」

「我忘了，別人告訴我的。我想大概是媽媽說的吧！」

「胡說！你明知道不是。」

「那大概是聽別人說的。」

「聽人家說的！別人說小豬的耳朵很長，你一定是小豬投胎。你笑什麼？」

「沒什麼！」

莫拉薇把手放在唇上說：「你聽了太多不該聽的話，我早就警告過你好多次了！難怪別人都那麼說。」

在這種情況下，我通常都閉上嘴溜走，免得惹來更大的麻煩，可是這天我實在太興奮，於是又大膽地辯道：「是眞的！你馬上就會知道是眞的！我從那裏聽來的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眞的不記得了，可是我知道這是眞的！莫拉薇——」

「怎麼？」

「格蘭王是我父親，我親生的父親。」

「什麼？」她把尾音拖得像鋸子劃過一樣。

「你不知道嗎？連你都不知道嗎？」

「是啊，我是不知道——奇怪！你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她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搖我：「你又怎麼知道他就是格蘭王？誰都沒提起他會來，連我都不知道！」

「告訴你，我不記得我在那兒聽來，也不記得人家是怎麼說的。我只是聽過他的名字，知道他要來見國王談我母親的事情。莫拉薇，我們就會渡海到小不列顚去（註：即不列塔尼，位於今法國北部），你也會和我們一起去。你會喜歡的，對不對？那兒是你的家鄉。也許我們會——」

她的雙手用力握了我的肩一下，我住口不說。一名國王的近衛喘息著跑過來說：「國王命令這孩子趕快到大廳去。」

莫拉薇問道：「是誰來了？」

「國王命令他快去，我四處都找遍了，才找到你們！」

「是誰來了？」

「不列塔尼的格蘭王。」

莫拉薇像隻受驚的鵝一樣，發出嘶嘶聲，然後放開握住我的手，問道：「那和這孩子有什麼關係？」

「我怎麼知道？」那人又高又壯，在這個大熱天裏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我只知道，王上召了妮妮安公主和這孩子到大殿去。如果他不趕緊去見國王，恐怕會挨鞭子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自從這個人來了之後，國王心情就不佳。」

「好，好，好，你先同去說我們馬上就來！」

那人迅速地走了。莫拉薇轉身抓住我的手臂說：「唉！天哪！」

莫拉薇是全城收藏護符最多的人，她每次經過路邊的祠廟都會進去膜拜一下，也不管所供奉的是什麼神。不過事實上她是個基督徒，碰到有麻煩的時候，更會變得特別虔誠。

「眞是的！偏偏這孩子今天下午穿著這麼破舊的衣裳。好了，快點！否則我們兩人都會有麻煩。」

她匆忙地趕著我上路，一邊向神明祈禱著，一邊催我快走，同時喃喃地說道：「最親愛的聖彼得！爲什麼我要偏偏挑今天在中餐時吃饅，又睡得那麼熟？」

她把我推進房說：「快把這件破衣裳脫掉，換上體面的衣服。待會兒我們就知道王上爲什麼召你去了。快點，快點！」

我和莫拉薇共住的房間既小又黑，就在傭僕房旁邊。雖然常常有一股煮東西的味道從廚房傳來，但是並不討厭。我也喜歡窗外長滿青苔的梨樹，夏日的早晨，總有鳥兒在樹上唱歌。我的床就在這個窗旁，構造非常簡單，只是在木架上舖著厚木板，沒有任何雕刻，甚至連床頭都沒有。莫拉薇曾經私下向別的僕婦批評道，這根本不像個王孫的房間，而她對我只說是爲了便於接近其它傭僕。不過我認爲這樣已經很舒適了，因爲莫拉薇總替我準備一個乾淨的草墊，及一個柔軟的棉墊，一點也不比外祖父房間旁的母親床舖遜色。莫拉薇自己在門旁準備了一個小草床，有時狼犬抓完跳蚤，就會在她身旁睡下，有時男僕賽狄克也會和她同榻而眠。賽狄克是撒克遜人，很久以前被俘虜來，已經娶了一位本地女郎，但是不幸死於難產，孩子也沒能保存。賽狄克還是很滿足的生活著。

我曾問莫拉薇爲什麼要讓狗睡在房裏，又臭又髒，我忘了她的答案，不過不用說我也知道，如果有人在夜裏進房狗就會大叫——賽狄克當然是例外；狗看到他時，頂多搖搖尾巴，把床空出來讓給他。莫拉薇從未提起他，我也不曾。像我那麼小的小孩，應該一覺睡到天明，但是我却常在半夜醒來，靜靜躺着凝望天上的星辰。賽狄克和莫拉薇之間究竟如何，我毫不知情，也並不在意，只覺得他在夜裏幫忙照顧我，而莫拉薇則在日間照顧我。

我的衣服掛在靠牆一個木櫥中。木櫥的年代已久，櫥門上繪着一些神像，我想原本是來自羅馬的。現在圖畫已經汚損了，不過仍然可以隱約看出，是一個男人持刀面對一頭公牛，另外一人拿着一捆牛角，角落裏還有一個模糊的人影，手持着一支手杖，頭上發散出像陽光似的光芒。櫥子是用杉木造的，莫拉薇通常都親自洗我的衣服，並且放些青草在衣服旁。

現在莫拉薇拉開破舊的櫥門，拿出我最好的一套衣服——綠底配紅邊。她叫喚女僕拿水來，一名女僕跑着端水進來，不小心潑了一些水在地上，遭莫拉薇責罵了一番。

一名胖僕人喘息着跑來催我們，我們整裝完畢，穿過彎曲的長廊走到大廳。

國王接待來客的大廳，是間軒敞的房間，地上用黑、白兩色磁磚拼成一幅神與花豹的圖案。不過已經被經常移動的笨重傢俱，以及進進出出的靴子糟蹋得破舊不堪了。房間的一端面向着廊柱，這一面的地上有一個破舊的石火爐，冬季時就在這兒升火。旁邊的地板及柱子都被燻成煙黑色。另一端高起的壇上，有一把外祖父的大座椅，旁邊另一張較小的椅子則是爲王后設的。

此刻，國王就端坐在那張大椅上，肯萊克站在他右方，王后歐爾雯坐在左方。歐爾雯是外祖父的第三任妻子，年紀比我母親還小，沉默寡言，頭髮烏黑，皮膚雪白，長辮垂膝，歌聲非常優美，做得一手好女紅，但是除此之外便別無所長。我想母親除了喜歡她之外，也帶着蔑視。一般說來她們的相處尚稱融洽。我聽莫拉薇說過，自從幾年前第二任王后吉妮斯去逝，歐爾雯掌理中宮之後，母親的生活就愉快多了。即使歐爾雯像吉妮斯那樣蔑視、欺侮我，我還是會喜歡她的音

樂才能。不過她一向都對我不即不離，和顏悅色。國王不在時，她還教我簡單的樂曲，並且讓我彈奏她的豎琴。我很喜愛這些，但是她和我都知道國王並不贊同，所以我們總是悄悄進行，連我母親都不知情。

她現在並沒有注意我。事實上，整個大廳中只有狄尼士在看我。狄尼士站在歐爾雯椅旁，他是外祖父和一名女僕所生的私生子，現年七歲，有着像外祖父一樣的紅髮及暴躁脾氣。他體格壯碩，目中無人。自從他五歲時偷騎他父王的一匹馬，逛遍全城而毫髮無傷後，就很得國王寵愛。國王賞賜他一把匕首及一柄鍍金的短劍。狄尼士自封爲王子，並且自此以後對待同是私生子的我極盡凌辱之能。他現在毫無表情的望着我，但是用左手做了一個輕蔑的動作，然後又一言不發地放下手。

我在走道上躊躇了一下，莫拉薇在背後替我理一理衣服，就推着我向前走，同時說：「挺起胸，快點進去。王上不會吃掉你的！」然後好像爲了要否認這句話，把她的護符弄得咔啦咔啦作響，開始喃喃的祈禱。

大廳裏站滿了人，大部份我都認識，另外幾位陌生人可能就是我在牆頭看到的那隊人。他們的領袖坐在國王右邊，四周站滿了他的兵士。他就是領隊的那人，滿臉絡腮鬍，鼻子英挺，粗壯的手臂伸在紅色斗篷外。母親站在國王左邊的壇下，由兩名侍女陪伴着。我喜歡看母親現在的模樣，乳白色的棉質長袍垂到地上，外面罩着一件藍色披風，頭髮瀉瀑般垂直的披在肩後，臉色蒼

白而嚴肅，眞是不折不扣的公主。

我忙於思索狄尼士的手勢，母親嚴肅的神情，低垂的双眼，以及四周靜默的人羣，所以沒有時間注意外祖父。我向前邁了一步，還是沒有人移動或說話。忽然間，外祖父双手用力拍了椅子把手一下，倏地起立，連椅子都向後倒退了一步。

外祖父氣得滿臉通紅，眉頭在憤怒的藍眼上糾結在一起。他看了母親一眼，然後大聲叫道：「氣死我也！」腮鬍的男人對外祖父說了些話，我聽不太懂。同時，肯萊克碰碰國王的手臂，也低聲說了幾句話。國王遲疑了一下，然後重濁地說：「隨你吧！等會再說。帶他們到這裏來！」然後對我母親清晰地說：「妮妮安，我告訴你，事情不會就此結束的。六年了，可眞受夠了！」

他把右邊斗篷挽到肩上，對他兒子搖搖頭，然後由壇上走下來，用右手挽着絡腮鬍男人，一道走向房門。王后歐爾雯和女侍悄悄跟在後面，狄尼士臉上帶着狡獪的微笑跟在歐爾雯身後。母親一動也不動，國王走過她身邊時，一言不發，也沒有看她。羣衆紛紛讓路給國王。

我木然地站在門邊，等國王逼近我時，才恢復神智，想要跑開。

但是我跑得不够快，國王倏地鬆開格蘭王的手，用力攫住我，他的斗篷旋轉了一下，打到我的眼睛，使我疼得掉下淚來。我向他霎霎眼。格蘭王在他身邊停下來。格蘭王比第維德舅父去世時還年輕，此時他也在生氣，不過他控制着沒有發作。當國王忽然停在我面前時，格蘭王詫異地問道：「這是誰？」

「她的兒子，如果你娶她，他是個累贅的。」外祖父一邊說着一邊用力地把我推倒在地上。接着，藍斗篷、外祖父的靴、及格蘭王一一從我身邊經過。歐爾雯一言不發地蹲下身望着我，但是國王很生氣地叫住她，她只得起身跟隨而去。

我從地上爬起來，四處尋找莫拉薇，但是她不在附近。我奮力擠過嘈雜的人羣，想靠近母親身邊，但是我還沒到她身旁，她已經頭也不回跟着一羣婦女默默地離去了。

有人對我說了一些話，但是我沒有回答。我跑過大廳，穿過廊柱，又重新回到果園去享受陽光。

※

舅父在莫拉薇房間旁的一塊空地上找到我。

我正躺在一塊大石板上凝神看一隻蜥蜴，聽到有人走近果園，轉過頭就看到他。

他爬過階梯，站在我身邊望着我。我轉頭看向別處，石塊間的青苔上開着小白花，比蜥蜴的眼睛還小。我還記得那別緻的花樣，就像我親手刻出來的。

「看着我！」他說。

我躺着不動，他走到對面的石椅坐下，面對着我又說：「梅林！看着我！」

我終於抬頭看他，他盯着我的臉好一會兒。

「別人總說你不會玩粗魯的遊戲，你老是躲開狄尼士，還說你永遠不可能成爲武士或眞正的

男人。可是剛才國王用力打你時，我發現你既沒有叫喊，也沒有落淚。」

我什麼也沒說。

「梅林！我認爲別人對你的批評並不正確。」

我還是保持緘默。

「你知道格蘭王今天爲什麼來嗎？」

我想最好別說實話，於是說：「不知道。」

「他來向你母親求婚。如果她同意了，你們就要隨他到不列塔尼去。」

我用指尖碰了一片含羞草，它馬上垂下頭，我又用手碰另一片葉子。肯萊克用較爲高的音調說道：「你究竟有沒有在聽？」

「有啊！可是假使母親拒絕的話，何必再多說呢？」我抬頭望着舅父：「對不對？」

「你是說你不想去不列塔尼？我還以爲……」他皺起眉的樣子眞像外祖父：「你去的話，可以養尊處優，做個名符其實的王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也是王子，我對這一切都很滿足，恐怕也無法奢求太多了。」

「如果母親拒絕，他就無法做我父親。」我說：「我猜他是我的親生父親，所以他才會來求婚。」

「你爲什麼會這麼想呢？」

「我也不知道！好像……」我住口不說，我總不能把得知格蘭王姓名的原因告訴他：「我只是這麼猜測。」

「可能是因爲你等父親等了這麼多年吧！」他平靜地說：「梅林，這種痴等眞是傻事！你必須面對事實——你父親早就去世了。」

我用手壓住一叢青苔問道：「是她告訴你的？」

他聳聳肩道：「不！可是假使你父親活着，早就該來看你們了，對嗎？」

我默不作聲。

「假如他沒去世，」舅父注視着我，繼續追問：「而一直不來看你的話，誰都不會感到太難過，對嗎？」

「當然，不過假使他來的話，可以使母親和我都好過些。」我又用手摸摸含羞草，本來已逐漸展開的葉子，又迅速垂下頭去。

舅父點點頭道：「她應該理智點，嫁給格蘭王或其它的國王。」

「我們將來會怎樣呢？」我問道。

「你母親會進聖彼得修道院。至於你——你聰明而敏捷。而且別人告訴我，你認得一些字，所以你可以成爲一位好教士。」

「不！」

他的双眉又皺起來：「這樣已經够好了，你既然不是當武士的料，何不做個既適合你又安全的教士呢？」

「不見得要做武士才有自由，要我一生都關在像聖彼得修道院那樣的地方，絕不可能！」我激動地流下淚，但是對這件事不甚了解，竟使我無辭以對。我迫切地抬頭望着舅父說：「我要和你在一起。如果你用不着我，我，我……我會去服侍別的王子。但是我寧可和你在一起。」

「你還小，現在還談不到這些。」舅父站起身問道：「你的臉受傷了嗎？」

「沒有！」

「你應該裝得像受了傷似的。跟我來！」

他伸出一隻手拉我，我跟着他穿過果園及拱門，走到外祖父的御花園中。

我不禁抽回手道：「我是不許到御花園的。」

「喔？和我一起也不行嗎？你外祖父和賓客在一起，不會看到你的。來！我有一些好東西給你。今天僕人摘杏仁時，我把最好的留了一個給你。」

說着，就拿了兩個杏仁出來，分給我一個，說：「如果別人說你偷摘杏仁，要揍你的話，叫他們先來揍我。」他咧嘴笑了一下，然後咬了他手中的杏仁一口。

我把杏仁握在手掌中，靜靜地站着。花園中非常安靜，只有一些昆蟲不時發出嗡嗡叫聲。杏

仁的果皮金黃，散發出成熟而甜美的味道，果皮摸起來像是一隻金蜜蜂的茸毛，令我不禁垂涎欲滴。

「怎麼啦？」舅父帶着些怒意及不耐問道。杏仁汁沿著他嘴角流下來：「孩子，別光站在那兒看着杏仁，快吃呀！又沒有毒，對不對？」

我抬頭望望舅父，他銳利的眼神像狐狸一樣緊盯着我。我把杏仁遞給他說：「我不想吃，裏面是黑色的。你看，放在太陽下可以看到裏面的顏色。」

舅父猛吸一口氣，彷彿想要說什麼。這時，果園另一端傳來了人聲，可能是園丁準備來摘取果實。舅父猛地從我手中搶走杏仁，用力擲到牆上，然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用一種非常惡毒的語氣對我說：「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鬼，以後離我遠點，聽到了嗎？離得我遠遠地！」

他用手背抹抹嘴，跨着大步走向房子。

我站在原地望着牆上慢慢流下杏仁汁，忽然覺得喉頭一陣哽咽，淚水便情不自禁地掉下來。這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落淚。園丁們挽着果籃，穿過玫瑰花圃陸續地走進來。我轉身飛快地跑出果園。

3

除了狼犬外，我的房裏空無一人。我爬上床，把手支在窗台上，窗外的梨樹上，畫眉鳥高聲地唱著，中庭裏傳來鐵匠單調的打鐵聲及騾子的推磨聲。

我不記得這樣靜靜地坐了多久。最後，男僕賽狄克推門進來，我才轉頭望着他，他突然停步問道：「上帝保祐你！你究竟是怎麽回事？掉到牛欄裏了嗎？」

「我跌了一跤。」

「又摔跤了！我眞不懂你爲什麽老是摔跤，是誰讓你跌倒的？狄尼士那個小壞蛋嗎？」

我沒有回答，賽狄克就走近床邊。他是個瘦小的男人，兩腿內彎，臉色深棕，臉上已有些皺紋，一頭淺褐色的頭髮。我站在床上時，幾乎和他一樣高。

他說：「不一定要個子大才能打贏別人，等你長大些，我會教你一些本事。有幾種小技巧，可以讓你打倒比你壯兩倍的人。」他笑了笑，轉頭吐口痰，又清清喉嚨說：「像你這麽高大的孩子，將來未必需要我教的技巧才能打倒別人，不過總得小心點。」他指指莫拉薇的空床說：「她到那兒去了？」

「跟我母親在一起。」

「那你最好跟我一起走，我會把事情解決的。」

結果，我和賽狄克坐在草堆中，共享了一頓晚餐，一匹棕色的母馬不停地用鼻子嗅着我身旁的草，然後又嗅嗅我。賽狄克在厨房中大概頗吃得開，因爲他的晚餐相當豐富，有一塊新鮮的大蛋糕，一隻香噴噴的烤鷄腿，還有一大杯冰啤酒。

他端這些食物進來時，我從他的表情看出，他一定已經聽到宮中的議論紛紛了。不過賽狄克什麽也沒說，只分一些食物給我，然後坐在旁邊的草堆上看着我。

「你都知道了？」我問賽狄克。

他點點頭，又吃了一口麵包及鷄肉，說：「他的手勁很重！」

「母親不肯和格蘭王結婚，所以國王非常生氣。他希望她結婚，好替我找個父親，但是母親一直不肯嫁給任何人。現在第維德舅父死了，只剩下肯萊克一個王儲。我猜可能是肯萊克舅父說服外祖父邀請小不列顛的格蘭王來的，因爲他擔心萬一她嫁給一位威爾斯王子……」

賽狄克似乎又驚又怕，他打斷我的話說：「快別說了，孩子！你怎會知道這麽多呢？我一定要警告那些大人，不許在你面前談論這些了！如果是莫拉薇告訴你的話……」

「不，不是莫拉薇說的，可是我知道這些都是千眞萬確的事。」

「可是你怎麽會知道呢？是那些碎嘴的傭僕們說的嗎？」

我把最後一小塊麵包餵給母馬，回答道：「賽狄克，你要知道，你和莫拉薇才有麻煩要解決呢！」

「噢！那是小事，那種麻煩是很容易解決的。你快說，究竟是誰告訴你這些事的？」

「誰也沒告訴我，反正我知道就是了！我，我……現在沒辦法解釋給你聽。……我母親拒絕格蘭王求婚時，肯萊克和我外祖父一樣生氣。他怕我父親會同來娶我母親，把他的地位搶走。不過他當然沒向外祖父提起這一點。」

「那當然！」他凝視我，幾乎忘了嚼口中的麵包：「天知道，眞搞不懂你怎麽會知道這些！不過，的確很可能是眞的。好，你繼續說吧！」

母馬在我頸旁呼着熱氣，我推開牠道：「沒有了！格蘭王非常生氣，不過他們會給他一點補償的。我母親最後還是會進聖彼得修道院的，你等着瞧好了。」

房裏靜了一會兒。賽狄克吃完鷄肉，將骨頭丟到門外。

「梅林！」

「嗯？」

「你如果聰明的話，就不要再把這些話告訴別人。對任何人都不可以說，懂嗎？」

我沒有說話。

「有些事，小孩子不太了解，例如關於肯萊克王子……」他一隻手放在我的膝上，拍拍我繼續說：「告訴你，孩子，他是個危險人物。你最好別去管他的事，離他遠遠地。相信我，我不會把你說的話告訴任何人，不過你自己也不可以向人提起這些事。如果你是個國王的私生子……」

他又拍拍我的膝說：「梅林，你究竟有沒有在聽我說？如果你想少受點皮肉之痛，最好保持沉默，並且離他們遠些。好了，快告訴我，是誰告訴你這些事的？」我想到熱氣坑下幽暗的洞穴，以及從通氣口望見的遙遠天空，回答道：「我發誓，誰也沒告訴我。」

賽狄克做了一個不耐及厭煩的表情，我看看他，盡量把我能說的事告訴他：「我承認，我聽到別人無意間說的一些話，他們沒有注意到我，或者以爲我聽不懂。不過有時候——」我停了一下，又繼續說：「似乎有人在我耳邊告訴我一些事，或者我自己看到一些幻象……有時候星星也會告訴我一些事……像夢境一樣，有音樂，還有低語……」

賽狄克抬起雙手，彷彿見到魔鬼要求神保護自己，後來覺得羞愧就又放下手，說：「你說對了，那些大概只是夢境吧！可能你在某個角落睡覺時，別人的談話不小心被你聽到了。我看你只是個孩子，剛才你說話時的那種眼神——」他忽然住口，聳聳肩道：「你答應我，以後不要再向別人提起這些事了，好嗎？」

「好的，賽狄克。如果你答應告訴我一件事，我就不會再對別人提這些事。」

「好吧！你要我告訴你什麽事？」

「我父親是誰？」

他正在喝啤酒，聽到我的問題，不禁嗆住了，然後慢慢抹去嘴邊的泡沫，放下酒杯，訝異萬分地望着我道：「奇怪！你怎會以爲我知道呢？」

「我想莫拉薇也許告訴過你。」

「難道她知道嗎？」從他詫異的聲音，我判斷他說的是實話。

「我也不曉得！我問她時，她只說有些事最好別去談論。」

「那就對了！她這麼說，就表示她也不知道。不過我說，小梅林，如果你母親要你知道父親是誰，她自己會告訴你。不過我想你不會很快知道答案的。」

我發覺他又在做那個求神保護自己的動作，本想問他究竟相不相信我的話，但是他已經拿着酒杯站起身了。

「那麼你答應我了，對嗎？」

「是的！」

「我常注意你，發現你很特別，似乎對野生的東西比對人類有興趣。你知道莫拉薇說你是獵鷹嗎？」

我點點頭。

「好，你，你現在最好仔細地想想，暫時忘了你是隻獵鷹，因爲這兒已經有太多獵鷹了。梅林，你注意過斑鳩嗎？」

「就是那種自由飛翔，在山泉邊和白鴿子一同飲水的鳥嗎？我當然知道。我冬天還常常餵食斑鳩和白鴿呢！」

「我家鄉的人常說，斑鳩有許多敵人，因爲牠的肉味甜美，蛋也很好吃。但是斑鳩仍然生存繁殖下去，因爲牠懂得適時跑開。妮妮安公主叫你小獵鷹，但是，小梅林，你還只是小斑鳩。記住！你要像斑鳩一樣，懂得及時跑開，而且要保持緘默。我的話是不會錯的！」他對我點點頭，然後用一隻手指壓我的脚問道：「還痛嗎？」

「有些刺痛！」

「那就快好了，別擔心！」

疼痛果然不久就好了，且毫無疤痕。不過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整整痛了一夜，使我徹夜未眠。而賽狄克和莫拉薇在房間另一角，也整整沉默了一晚，怕我從他們的聊天中聽到什麼消息。他們入睡後，我又悄悄走過狼犬身邊，再爬到我的熱氣坑去。不過，那一晚我沒有聽到什麼消息，只聽到歐爾雯美妙的聲音，唱一些我不熟悉的歌。

4

這件事之後，一切又恢復了以往的平靜，我猜外祖父最後必定接受了母親拒婚的事實。雖然前後僵持了一個多星期，但外祖父一方面忙於安頓肯萊克同來後的大小事情，一方面又準備迎接狩獵季節的來臨，所以國王漸漸忘却了怒意，日子又回到了常軌。

一切都恢復了正常，只有我是例外。自從果園那件事之後，舅父不再特意對我示好，我也不

再跟隨他四處跑，不過舅父對我並不壞，如果他碰上的話，會替我抵擋那些欺負我的小孩，甚至也曾爲我責罵那個老是排斥我的狄尼士。

但是我已經不再需要這種保護了。那一天的經驗，使我除了賽狄克所說的斑鳩的比喻之外，還學到一些其他的教訓。我開始獨自對抗狄尼士。有一晚，我在前往我的秘密王國的途徑中，經過狄尼士房間下，聽到他和心腹白利斯正在嘲笑肯萊克的朋友亞倫，因爲他們當天曾經偷窺亞倫與一位女僕作愛的情形。第二天我碰到狄尼士，問他有否再看到亞倫，並且特意引用了一、兩句前晚他所說的話。他驚愕地瞪着我，臉色由紅轉白，（因爲亞倫的火爆脾氣，衆所周知，沒有人敢惹他）然後羞愧地走開。如果他要認爲這是奇蹟而不只是單純的敲詐的話，隨他去吧！此後，即使是佛提吉恩大王親自來宣稱是我父親，孩子們都不會相信他的話。他們根本不理我了。

那年冬天，浴室地板一部份塌陷，外祖父認爲非常危險，便命人修理好，並且放置了一些老鼠藥，我像是被煙薰出地道的小獸，不得不學着保護自己。

格蘭王來訪後大約六個月，也就是剛剛邁進初春的三月，肯萊克忽然向母親及外祖父堅持，我應該學着讀書和認字。我猜母親對他的這項建議非常感謝，我自己也感到非常高興，但謹愼地藏在心裏，不太敢表露出來。不過自從果園那件事之後，我對於舅父再也不敢抱着任何希望。即使讓肯萊克認爲我對當傳敎士的看法有了改變，事實上也於事無傷。因爲母親已宣稱永遠不會結婚，而且逐漸遠離她的女伴，經常獨自前往聖彼得修道院，這表示她旣不會嫁給某一位威爾斯王

子——自然不會有外人因爲她的緣故而奪去他的王國，我也不可能成爲正式的王子而繼承王位。聖誕節之前，肯萊克娶了親，到三月初似乎已經懷孕了，因此肯萊克對於繼位更有把握，對我也不再感到太大的威脅。雖然歐爾雯也懷孕了，但是肯萊克也不擔心，因爲國王非常寵愛他，即使歐爾雯生了一位小王子，也不會構成威脅。毫無疑問的，肯萊克的戰蹟輝煌，他懂得怎麽造就像他一樣的人，他狠得下心而且常識豐富。由果園那件事，可以看出他的無情，由我母親決心不嫁而進修道院苦修，減少對他的威脅後，他對我所表現的淡漠和仁慈，可以看出他相當懂事。不過我很了解，那些野心勃勃的人連最微小、最不可能的威脅都感到害怕。所以除非舅父親眼看到我離開王宮，成爲修道士，否則他決不會安心。

不論他的動機如何，我都很高興有位家庭敎師。我的敎師是位希臘人，本來是馬西利亞的一位書記，後來因爲酗酒而債台高築，不得不從事苦役。自從擔任我的敎師之後，他很高興不必再任苦役，因此非常耐心而認眞地敎導我。這位敎師名叫德米催斯，是個天性樂觀，且相當聰明的人，對語言很有天才，唯一的娛樂就是賭博及飲酒。偶而，當他贏了一筆錢後，會高興而不知不覺地在授課時入睡。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談起這事，甚至很高興有機會做我自己的事情。德米催斯很感謝我保持緘默，因此即使我偶而逃幾次課，他也從來不告訴別人，也不問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在課業方面，我不僅能迎頭趕上，而且成績斐然，使母親及肯萊克都很滿意。因此德米催斯和我相處甚歡，而且彼此尊重。

八月的某一天，德米催斯在授課時又呼呼入睡，因此我獨自騎馬到城後的山上去玩。

以前我也到過後山幾次，每次我都沿着河岸上山，以免被城中的人發現。

那一天很熱，令人昏昏欲睡，空氣中充滿了羊齒草的味道。藍蜻蜓在河面上輕舞着，繡線菊上盈繞着成羣的蒼蠅。

馬蹄聲沿着山徑噠噠地向前走，我在路上碰到一個騎着灰馬下山的男孩，大概是送食物到山上的磨坊回來。

我到達磨坊時，附近空無一人。磨坊邊排列着一些剛倒出穀子的米袋。磨坊主人的狗，在陽光下趴在地上打瞌睡，我走近身邊時，牠連眼睛都懶得睜開。

我牽馬沿着山路向上走。山路非常顛簸，我想車輛必定很難行駛，不過一路上都荒無人跡，似乎許久沒有人走過這條路了。

烈日高照，一陣微風吹過，使草叢發出窸窣的聲響。我牽着馬繼續向前走，越向高處走，山路越是崎嶇難爬。我不知道這條路通往那裏，只覺得能够這樣獨自一人自由自在的，非常高興。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一天對我會有什麽特別的意義，因爲我那時還無法預知未來。

馬忽然躑躅不前，因爲碰到一條岔路，牠不知道究竟該往左或右走。後來，還是選擇了左邊下山的路，我本來準備隨馬的意思下山，但這時忽然有一隻鳥停在左邊的路口，然後又躍到右邊的路口，便消失了。不過我看清楚了，那是一隻藍灰色的獵鷹。不知爲了什麽，我忽然掉轉馬頭

向右邊的路走去。

這條路上滿是松樹，蓊鬱而幽暗，樹木多得簡直難以通行。好一會兒，我才走出樹林，到了一個山谷。山谷邊有一條流動的小山泉，泉水盡頭有許多藍灰色的石頭，在陽光下閃耀着。除了偶而傳來的烏鴉叫聲及山谷中的回聲外，整個山谷完全寂靜無聲。

天氣很熱，我感到口乾舌燥。這時，我似乎聽到有潺潺的流水聲，便把馬繫在樹林中的一棵樹下，四處尋找水源。我沿着山路爬上去，發現有一塊乾燥的草地，背後是一塊懸崖。離懸崖不遠處，有一塊岩石，岩石邊有一個洞穴，洞口小而平整，幾乎像一座人造的拱門。洞口左邊，有一座噴泉。

我走近噴泉邊，跪在草地上，正準備彎下身喝水時，忽然發現羊齒草堆中，有一個用牛角做的杯子。我拿起杯子後，又發現一個木刻的小神像。於是我就用杯子喝了些水，又灑了幾滴水在地上，向神表示敬意。然後，就走進洞裏。



剛走進洞，就發現裏面別有洞天，相當寬濶。洞裏不亮，但仍然可以看出地面平坦而清潔。

我緩緩前進，張大眼四處望着。有些人看到水會感到興奮，有些人在高處會感到高興，還有些人對火很感興趣，但是我一向對幽深的叢林及深邃的洞穴有着莫大的興趣。現在我雖然知道我所以

對這些發生興趣的原因，但是我當時什麽都不懂，只覺得對於一無所有的我，這些就是我所能擁有最大的財富了。

忽然間，我發覺黑暗中有什麽東西在我右邊移動了一下。我嚇了一跳，張大眼睛看看身邊，什麽也沒看到。於是我又屏息靜聽，但是什麽聲音都沒有。我頭轉來轉去，仔細地嗅著，似乎也沒有任何屬於人或動物的氣味，只有一些煙味、潮濕的岩石味，以及泥土味。不過還有一種奇怪的腐濕氣味，我分辨不出來。我想，假使附近有任何其他生物的話，四周一定不會像現在那麽空曠，所以我可以確定附近沒有其他生物。

我試着用威爾斯語輕聲說道：「您好！」但是同音很快地就反射同來，所以我知道自己一定非常接近洞穴的末端。

但是過了一會兒，又響起窸窣的聲音，彷彿婦女衣裳的沙沙聲。然後有一些東西掠過我的面頰，還帶着一聲呼嘯聲。接著又是一樣東西跟著，一時之間，彷彿一片片葉子隨風飄落似地。我這才發覺，那是一羣居住在洞穴頂部的蝙蝠，因爲受到我的打擾而引起騷動。

我靜靜地站著，猜測那種奇怪的腐濕氣味是不是來自蝙蝠。於是當蝙蝠飛過我身邊時，我就仔細地聞了一下，但是味道並不相同，我忽然發現牆上有一塊金屬片，磨得非常光亮。由於蝙蝠都已經飛出洞外，於是我就安心地站在鏡前看看自己。母親也曾經有一面埃及的古鏡，後來她認爲這種東西虛浮不實，便收藏起來不用。以前我雖然也在水中看過自己的倒影，但是從未仔細看過自己的全身，此時，我站在鏡前，看到一個膚色黝黑而機警的男孩，兩眼中充滿了好奇、機警及興奮的神色。我的雙眼及頭髮都是黑色，頭髮雖然又厚又密，但是修剪地很糟。我的衣裳及拖鞋很破舊。我張嘴微笑了一下，霎時改變了整個畫面。彷彿從一個鬱鬱寡歡的小東西，立刻變成一個生氣勃勃、優雅可親的人，我那時就感覺到，這是很少人具有的特長。

我伸出手摸摸鏡子，鏡面冷而光亮，似乎新近有人磨過。掛這面鏡子的人——想必也就是使用噴泉邊那個杯子的人——最近一定來過這兒，或者仍然住在這兒。那麽，他很可能隨時都會回來，發現我闖入了他的居處。

不過我並不十分害怕，因爲當我看到那個杯子時，心中便已有警惕。而且雖然當時是太平歲月，仍然有一些野蠻人出沒，所以人人都要學着自衛。何況，就我的年齡而言，我的體格相當健壯，我還隨身帶着七首。因此，雖然我才七歲，但是我不怕，好歹我總是國王的外孫。於是我又繼續探險。

我發現，離牆壁不遠處有一個箱子，箱子上有一隻簡陋的羊脂做的蠟燭。旁邊有一個綿羊的頭骨，另外還有一些死蝙蝠。

看來這眞是個充滿寶物的洞穴，我對這些東西感到莫大的興趣，於是滿心好奇的想要去掀開那個箱子。

就在此時，我聽到有人走近洞穴。

我首先想到，他很可能看到我繫在洞外的馬。我可以聽到他踏在洞外碎石的脚步聲。

我想到賽狄克所說的斑鳩的故事，於是跑到洞穴的最深處。我發現牆上突出的地方有一塊岩石，岩石後面剛好有一個空隙可以讓我容身，於是我就爬上牆，躲到岩石後。

這時，來人已經走進洞中，是個踏着規律而緩慢脚步的男人。他邁着熟悉的脚步，走向放蠟燭及箱子之處。

事實上，這個洞並不大。此時我擠在地面、牆壁、洞頂之間，感到非常不舒適，不過我還是把匕首握在手中全神戒備着。

他點亮了蠟燭後，光芒四射，連我躲藏的地方都充滿了光亮。我這才發現，這整個洞穴的地面、牆壁，以及頂部，都佈滿了水晶。這些水晶比玻璃還透明，比鑽石還閃亮。我所站的岩石，就像鑲崁着幾百萬顆鑽石。水晶與水晶相映成輝，牆上的水晶形成一隻深紅色飛舞着的龍，還有一個眼睛半閉的女郎。

我閉上了眼睛。等我再度張開眼睛時，發覺閃耀的光芒已經消逝了，只剩下牆上大約一個人頭大小的光源。

洞裏很靜，那人一動也不動。

接着，牆上的光圈開始向整個洞裏搜尋。我不禁害怕起來，極力想要躲開，但是實在無處可以藏身。最後，亮光終於照在我的肩膀和臉上，那人用清晰而簡短的聲音命令道：「出來！」我

慢慢爬下水晶岩石，靠在牆邊站着，一邊把匕首握在右手中，一邊看着下面。



那人就站在我和蠟燭之間，他的身材相當高大，穿着一件樸素的褐色長袍。在燭光的照射之下，他的頭髮似乎是灰色的，而且留着鬍子。我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他的右手在袍子的遮掩下，也看不清楚。

我謹愼地等待着。

他又用同樣的語調說：「丟下匕首，走過來！」

「我要先看看你的右手。」我堅持道。

他張開空無一物的右手，嚴肅地說：「我沒有帶武器。」

「好吧！那你站開一點！」我說着就跳了下來。洞裏相當寬，我着地的所在比他離洞口近，於是我就跑向洞口，打算逃開。他忽然笑了起來，我停下來回頭望着他。

這時，我藉着洞口的光線仔細的看他，他的年紀相當大了，稀疏的灰髮垂過耳際。直而長的鬍鬚，在胸前飄揚着。他的手上長滿了繭，而且滿是塵土，但是手指却修長而線條優美。手背上突出的血管，像一隻隻的小毛蟲。最使我着迷的，是他的臉。他的臉龐瘦削，臉上的線條分明，前額寬濶，濃眉英挺，一點看不出歲月的痕跡。他的鼻樑挺直，嘴型完美，笑時露出兩排編貝似

的牙齒。

「回來！我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才不怕呢！」我不得不裝出勇敢的樣子，轉身向他走去。到了他身前幾步，我停下來對他說：「我何必怕你？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似乎饒感興趣望了我好一會兒，才說：「讓我瞧瞧！黑頭髮，黑眼睛，體態像舞者，神情像小狼……或者該說像隻小獵鷹吧！」

我鬆了一口氣說：「那麼你認識我了？」

「應該說，我早就知道你有一天會來，而且我也知道今天會有人來我的洞裏。不然，你想我爲什麼會提早回來呢？」

「你怎麼知道有人進了洞裏？喔！一定是因爲你看到蝙蝠飛出去。」

「也許！」

「蝙蝠常常會那樣飛出去嗎？」

「只有看到陌生人時才會。先生！你的匕首……」

我把匕首插回皮帶中，說道：「從來沒有人叫我『先生』，我是個私生子。所以我不屬於任何人，只屬於我自己。我的名字叫梅林，你大概知道吧？」

「我名叫加勒帕斯。你餓了吧？」

「是的！」我遲疑地答道，因爲想到那些死蝙蝠，我實在沒什麼胃口。

他懂得我的意思，眨眨灰色的眼睛問我：「來點水果和蜂蜜蛋糕如何，再加點噴泉噴出的甜水。即使在王宮裏，也未必能吃到這麼美味的食物。」

「是的，這個時候，我即使在皇宮裏也吃不到這些東西。」我坦白地說：「先生，謝謝您！我眞高興和您一起用餐。」

他笑著說：「也沒有人稱呼我『先生』，我也像你一樣不屬於任何人。你先到洞外的草地上坐著晒晒太陽，我馬上就把食物帶來。」

他帶來的水果是蘋果，外表及味道都很像外祖父果園中的那種蘋果。我一邊吃，一邊偷偷瞄了他幾眼，看他是否會去過外祖父的果園。

「你結婚了嗎？」我問道：「是你太太替你做的蜂蜜蛋糕嗎？很好吃呢！」

「我沒有太太。我告訴過你，我不屬於任何人。梅林，你以後就會發現，人的一生中，受到其它男女的羈絆太大了……這些蛋糕是牧羊人的妻子替我做的，她做了很多蛋糕，所以就分一些給我。」

「你是位隱士嗎？或者是聖人呢？」

「我看來像聖人嗎？」這倒是眞的。那時候，我唯一畏懼的人，就是那些時常在城裏祈禱、乞食的聖人，他們既怪異、驕傲，而又吵雜，身上還帶著一股異味，常會使我聯想到屠宰場外一

堆堆廢棄的牲畜內臟。有時眞令人分辨不出，他們究竟信奉那一位神明。據說，這些聖人中有些是都以德教徒，這是個違法的教會，但是在威爾斯的鄉間，這種教派仍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干預。許多都以德教徒都信奉地方上原有的神祇。由於地方神祇常隨季節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禮遇，因此都以德教派的教士，常常以殘羹剩飯最多的所在爲依歸。

我試探著說道：「噴泉旁邊有一座神呢！」

「是的，祂叫梅汀。他把他的噴泉，他的空山幽穴，以及這一塊天空借給我用，所以我非常尊重他。不論地方神祇是那一位，我們最好都別忽視祂，否則會得不償失。其實，所有的神全都是一個。」

「如果你不是隱士的話，又是什麼呢？」

「目前，是老師。」

「我已經有一位家庭教師了，他是從馬西里亞來的。你教些什麼呢？」

「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教過任何人。我現在年紀大了，也疲倦了。我獨自到這兒來，是爲了研究一些事情。」

「你爲什麼把死去的蝙蝠放在盒子上呢？」

「我正打算研究它們。」

我盯着他問道：「研究蝙蝠？你怎麼研究蝙蝠呢？」

「我想知道它們的構造，他們飛行的方法，它們交配的情形等等，總之，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我不只要研究蝙蝠，還要盡我所能去研究一切的動物、魚、植物及鳥。」

「可是那不是研究啊！」我訝異的望著他說：「我的家庭教師德米催斯告訴我，看蜥蜴和魚都是浪費時間，作白日夢，不過我的朋友賽狄克却要我多注意斑鳩。」

「爲什麼？」

「斑鳩只生兩個蛋，但是所有人類及動物都想盜取他們的蛋。可是因爲牠們懂得保持沉默，並且及時避開危難，所以斑鳩的數目仍然比其它鳥類多。」

加勒帕斯喝了一口水，注視著我說：「你說你有一位敎師，那麼你識字了？」

「當然！」

「你懂希臘父嗎？」

「懂一點！」

「好！跟我來！」

他起身走進洞裏，我跟在他身後走進去。他點燃蠟燭，帶我走到箱子旁，然後掀開箱蓋。我發現箱內有許多許多卷書，比我所想像全世界所有的書還多。他拿出一本書，仔細的蓋好箱蓋，然後攤開書。

「瞧！」

我發現那是一幅蝙蝠的畫，旁邊斜寫著一排希臘字，我不知不覺地唸了起來。

一會兒，加勒帕斯把手放在我肩上說：「來！我們把它拿到外面。」然後小心地用手掌捧起書。「把蠟燭吹熄，我們一起到外面去研究。」

於是，加勒帕斯就很自然地替我上起第一課來。

※

直到太陽已經沉到山谷下，我才想起還有另一個世界另一種生活等著我，而且這一段路相當漫長，於是倏然起身，對加勒帕斯說：「我該走了！德米傕斯不會告訴別人我逃課，但是如果我不回去吃晚餐，他們會問我原因的。」

「你不打算告訴別人今天的事囉？」

「當然！否則他們會阻止我來的。」

他笑了笑，沒有說話。不過他既沒問我是怎麼來的，也沒有問我爲什麼來。

臨走前，我禮貌地問道：「我可以再來嗎？」

「當然可以！」

「我——很難告訴你來的確定時間，因爲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溜……我是說，我也不知道何時有空來。」

「別擔心！我會知道你來的時間，並且在這兒等你。」

「你怎會知道呢？」

他用修長而整潔的手指捲起書說：「就像我知道你今天來的方法一樣。」

「喔！你是說因爲我進洞時，把洞裏的蝙蝠趕出洞外，所以你知道有人來了，是嗎？」

「如果你要那麼解釋也可以。」

我高興地笑著說：「我從來沒有碰到過像你這樣的異人。如果我告訴賽狄克這件事，他一定不會相信的。」

「你不會告訴賽狄克吧？」

我點點頭：「當然！誰也不告訴。現在我得走了。加勒帕斯，再見！」

「再見！」

※

以後的幾個月中，只要我能抽出空，我總是一星期設法去一、二次。加勒帕斯似乎總是知道我什麼時候會去，因爲通常我去的時候，都發現他已經攤開書等著我。萬一他不在，我就照原先所約定好的，把蝙蝠趕出去當信號。幾個星期後，蝙蝠已經對我熟悉了，所以必須扔兩、三塊石頭，才能驚走蝙蝠。但是宮裏的人逐漸習慣於找不到我，也不再過問我的去處，因此我通常可以和加勒帕斯事先約好時間見面，而不必再以蝙蝠做信號了。

歐爾雯及肯萊克的兒子分別在三月及九月出生後，莫拉薇已經確立了她王家褓姆的地位，因

此像會飛的鳥一樣，再也不願回顧往日的巢。同時，母親似乎越來越喜歡和她的女伴共處，我幾乎很難得看到她，因此只剩下德米催斯及賽狄克兩人看管我。德米催斯當然樂於偶而有一天休假日，賽狄克則是我的朋友。每當我風塵僕僕地回來時，賽狄克總會默默地替我解下馬鞍，替馬刷洗。偶而，他也會開玩笑地霎霎眼詢問我的去處，我也就對他開玩笑地眨眨眼。我現在已有了自己的房間，賽狄克晚上常常會爲了安全的緣故陪伴我過夜。其實我已經相當安全，因爲當時是太平歲月，只是偶而有小不列顛即將入侵的謠言。肯萊克和國王已相處甚歡，我在表面上似乎也很樂意地盡力朝著做教士的方向邁進，因此除了正式的上課時間之外，沒有人干涉我的行踪。

我在山谷裏從未碰到任何人，只有牧羊人夏季時住在樹林中的破茅屋。加勒帕斯洞穴後的小徑，也只有偶而有牛、羊經過，此外完全荒無人跡。

加勒帕斯是位好教師，我也學習得很快，語言及幾何學方面，我們留給德米催斯教導，宗教方面則留給母親的教士。加勒帕斯授課時，就像在說故事一樣。他年輕時曾遊歷過希臘、德國，及整個歐洲，看過也學習過各種奇怪的事。他教導我許多實際的事：如何搜集、保存藥草，如何把藥草製成藥、如何製毒藥……等。他教我研究各種獸類及鳥類，有時也用實物來讓我了解動物的器官及骨骼。他敎我如何止血，如何推拿，如何動手術，如何療傷……等。我還記得他所教我的第一種符咒，是有關腫瘤的符咒，相當簡單，連女人都可以學會。

一天，他從箱子裏拿出一本書，打開對我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他通常都給我看一些圖表或圖片的書，但是這本書中的圖畫我却不認識。書中文字是用拉丁文寫的，我認得「幸運之島」、「不列顛」等字。書上的線條似乎畫得到處都是，所有的圖片上都有高低起伏的土堆，彷彿是鼴鼠的傑作。

「這些是山峯嗎？」

「是的。」

「那麼這就是一幅世界的畫了？」

「是地圖。」

我以前從未看過地圖，所以我乍看之下並不十分了解。但是經過加勒帕斯的解說，我就了解地圖是像鳥從空中看地面一樣。在地圖上看來，道路及河流像蜘蛛網一樣地向四處延伸著。只要靠著地圖的指引，就可以由羅馬到馬西利亞，或者由倫敦到卡里昂，而不用沿途一直問路或尋找路碑。有人說地圖是埃及人發明的，也有人說是希臘天文學家亞諾芝曼德發明的。

加勒帕斯對我解釋過地圖的由來及作用之後，我們一起研究了一下那本地圖。後來，他又叫我畫一張我自己國家的地圖。

我畫好地圖後，加勒帕斯問我：「中間這是什麼？」

「馬利都南。」我說：「你看，這是橋，這是河，這是通到市場的路，這是兵營的大門。」

「我知道了，可是我並沒有看到你的城市。梅林，我是要你畫你的整個國家。」

「整個威爾斯？可是我怎麽知道山的北邊有些什麽呢？我從來沒有去過那麽遠的地方。」

「我來畫給你看。」

他把地圖拿開，然後拿了一支尖木棒，開始一邊在地上畫著，一邊向我解釋。他畫的地圖像個大三角形，包括整個不列顚，而不只是威爾斯。他告訴我那兒有高山、河流、道路及城鎭，也告訴我倫敦、卡里昂、愛波拉肯等大都市的位置。他說話的語氣，彷彿這一切都是一個完整的國家——事實上，這是些四分五裂的許多小諸侯國家。

很快地，冬天就來了，星星在冬夜裏出來得特別早，加勒帕斯便敎導我各種星星的名稱及用途，還有星象圖的畫法。他還說星星移動時，會發出音樂。

加勒帕斯本身並不懂音樂，但是當他知道歐爾雯常常敎導我音樂時，他就幫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豎琴。那個豎琴的主體是用角木做的，雖然加勒帕斯說王子的豎琴應該用金或銀線作琴絃，但是我們只能用馬尾來作琴絃。我還在共鳴盤上雕刻了一隻獵鷹。雖然我自以爲這個豎琴比歐爾雯的好，不過事實上兩者差不多，都能發出一種甜美的聲音。除了我的衣櫥外，我不願把我的寶物放在宮中任何地方，但是我的衣櫥又放不下，所以我把豎琴放在水晶洞中。在宮中時，如果樹上的鳥不唱歌，歐爾雯也不彈琴時，我就躺在床上，想要聽聽星星所奏的音樂。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

我十二歲那年的某一天，加勒帕斯向我談起水晶洞窟。



兒童似乎有一種本能，知道某些重大的事情，不是他們所能了解或承擔的，因此也不提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對我而言，水晶洞窟就是如此。

我從來沒有向加勒帕斯提起我第一次到水晶洞窟的情形。即使我自己也盡量避免想到那種靈光一現的情景。我只告訴自己，那些都是夢境，就像我得知格蘭王姓名的方法一樣。我發現加勒帕斯從來不提起裏面的洞穴，而且每當我去時，鏡子都蓋住，不過我什麽都沒說。

一個下霜的冬晨，我騎馬去看加勒帕斯。我把這匹灰色的威爾斯小馬命名爲伊斯特。牠這匹小馬來自威爾斯山區，非常美麗而且健步如飛。原先是狄尼士在山中捕獲的，後來狄尼士看上另一匹眞正的戰馬，就丟開了伊斯特。我剛接收伊斯特時，發現牠桀驁不馴，但是等到和我處熟之後，就對我非常親密。

加勒帕斯和我曾替伊斯特在洞窟後面蓋了一座棚，雖然不見得溫暖或堅固，但是至少別人看不到我們。我們也從未公開討論過這種守密的需要，但是不用說也知道。加勒帕斯也總是以某種方式幫助我反抗肯萊克對我的計劃，因此，我總是竭盡所能的避免被人發現，我找出十多條不同的路上山，同時捏造出許多理由來說明我不在時的去處。

此時，我把伊斯特引進馬棚，解下馬鞍及繮繩掛了起來，再用一枝大樹幹遮住出口，然後快

步地走向水晶洞。

加勒帕斯不在洞中，不過洞裏火盆的灰燼仍然相當温熱，所以我猜他剛離開不久。這一天，我本來沒有和加勒帕斯約定好，但是因爲臨時有空，所以過來看看。旣然加勒帕斯不在，我就獨自平靜地看了一會兒書。

不知道爲什麼,我那天忽然心血來潮，想要看看五年前藏身那個位在石頭後的裂縫,也想看看那次所見到的水晶是否只是我的夢境。我迅速地爬上牆上突出的岩石，攀著牆上的裂縫向裏看。內洞沉寂而黑暗，我小心翼翼地爬進去，直到我的手脚都碰到突起的水晶。這些都是眞實的了！我把背心脫下來舖在地上，然後靜靜地躺在地上。等我逐漸習慣黑暗後，可以看出水晶在黑暗中所發出的微光，但是沒有光線照射時所帶來那種耀眼而神奇的感覺。

我想這兒一定有一些通風口，因爲我感覺到有一絲冷風吹過。這時，我聽到有人踏過岩石走近洞穴的聲音……

幾分鐘後，加勒帕斯同到洞中時，我已經脫下背心放在身旁，坐在火盆邊看書了。

接近黑昏時，我們已經結束了當天的課程，但是我仍然無意離去。火盆旺盛地燒著，洞裏充滿了温暖及光亮。我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加勒帕斯，我想問你一些事。」

「什麼事？」

「你還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情形嗎？」

「記得很清楚。」

「你知道我那天會來，而且等著我。」

「我曾經那麼說嗎？」

「你知道你說過。我想問你，你怎會知道我要來？」

「我在水晶洞中看到你。」

「喔！……喔！對了，你移動鏡子時，燭光照到我，所以你看到我的影子。可是那不是我問你的意思，我是說，你怎麼知道那天我會到你的洞裏來？」

「我同答的也是這個問題，梅林。因爲在你來之前，我在水晶洞中看到了你來的情景。」

我們彼此默默地對望了好一會兒。起初，我並沒有說話，只是向他點點頭。過了一會兒，我才說：「你能教我怎麼看嗎？」

他凝視了我一會兒，然後站起身說道：「是時候了！你把蠟燭點燃吧！」

我照著做了。

「把鏡子上的破布拿掉。」

我依言拿掉鏡面上的布，順手丟在加勒帕斯床上。

「你爬到牆上那塊岩石上，躺下來。」

「岩石上？」

「是的，面朝下躺著，把頭朝向牆上的裂縫，你就可以看到內洞。」

「我不需要進去嗎？」

「是不是順便帶著背心進去呢？」

我已經快要爬到岩石上了。聽到這話，不禁回頭看了看他。他正對我笑著。

「噢！加勒帕斯！什麼事你都知道。」

「總有一天，即使憑著我的神眼，也無法找到你的踪跡。現在你躺下，好好看著。」

我在岩石上躺下。岩石很寬也很平，躺在上面很舒適。我用手枕在頭下，臉朝向牆的裂口。

加勒帕斯在下面輕聲說道：「現在你什麼都別想。我的手上握有控制權，現在還不能傳授給你。你只要注意看就好了。」

我聽到他的脚步聲朝著鏡子走去。

洞穴事實上比我所想像的要大，而且地面也相當平滑。牆上的裂縫間所插的火炬，是隨便用破布塞在殘破的牛、羊角中而成的，在混濁的空氣中，陰沈地燒著。雖然洞穴中很冷，那些人還是僅裹著纒腰布工作。他們砍著岩石表面時，背上冒出一顆顆豆大的汗珠，牆角有兩個人背朝地躺著，辛苦地用力錘打着離他們臉只有數寸之遠的岩石，其中有一人的手腕上，戴著一塊牌子。

一名挖礦者的臉部扭曲了一下，咳了一聲，然後轉動着頭，止住咳嗽，又重新開始工作。洞裏的光線逐漸增強，有一支火炬燃起。

忽然出現了四個男孩，身上像那幾名砍伐者一樣赤裸而汚穢，每人都拿著一個大籃子。他們身後跟著一個身穿褐色袍子的人，袍子上沾了一些汚點。那人右手持火炬，左手拿著一張圖表。他皺眉站在原地唸著圖表，那四個男孩則提著籃子，跑到岩石邊鏟起掉落的石頭，放進籃子裏。過了一會兒，監工的人拿着火炬走到岩石邊，仔細地看了好一會兒。後來似乎到了休息時間，有一名挖礦者走過去對監工說話，一邊指着他們工作的岩石。

男孩子在籃中裝滿石塊後，也退到一邊去休息。那名監工聳聳肩，笑着從口袋中摸出一枚銀幣，用熟悉的手勢擲了出來。工人都圍攏來看，然後剛才對監工說話的那人，轉身把鑿子戳了進去。

※

裂縫變寬了，灰塵紛紛落下，遮住了光線。然後除了灰塵之外，又流出水來。

「把這個喝下去。」加勒帕斯說。

「這是什麼？」

「我的一種配方，沒有問題的，快喝下去。」

「謝謝你，加勒帕斯，這個洞還是水晶洞——我曾經想像成別的樣子。」

「現在別管那些。你覺得如何？」

「很奇怪……我說不出來。我覺得很好，只是有點頭疼，可是……好像很空虛，像是一隻脫了殼的蝸牛。不，像是除去木髓，只剩下空表皮的蘆葦。」

「就像見到海市蜃樓一樣。不錯！來！到火盆邊來。」

於是我又坐到我的老位置，手中端着一杯熱酒。加勒帕斯問我道：「你看到了什麼？」

我把剛才的情景一一告訴他，但是當我問他那些畫面所代表的意義時，他只是搖搖頭說：「我也不懂，我想那些情景對我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只知道你應該趕快喝完那杯酒同家。你知道你躺在那兒有多久了嗎？月亮都已經出來了。」

我跳起來說：「眞的？晚餐時間一定過了，如果他們找我的話……」

「他們不會找你的，因爲另外有一些大事發生了。你自己同去看吧！記住，你要使自己成爲他們的一份子。」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說的那樣。不論你要用什麼方法，必須和國王在一起。別忘了這個。」他把我的背心塞到我手裏。

我木然地接過背心，又問：「他要離開馬利都南嗎？」

「是的，只離開一段時間，我也不知道多久。」

「他絕不會帶我去的。」

「那不是你所能控制的。梅林•恩利斯，只要你把自己放在神的道路上，神就會與你同在。你必須鼓起勇氣。把背心穿上，外面很冷。」

我邊穿衣服，邊對加勒帕斯說：「你都看到了，也知道發生了些什麼事。可是我——我只望着水晶，做了一些有關奴隸在舊礦坑中做工的蠢夢。加勒帕斯，你究竟到什麼時候才教我那種本事呢？」

「好吧！如果你不趕着同家的話，我可以教你我所看到的一幕，那就是狼吃你和伊斯特的情景。」

他獨自高聲地大笑着，彷彿聽到一個極大的笑話。我跑出洞騎上馬同家。



那晚是上弦月，微弱的光線照着路面。我抽着繮催馬快走。

等到快接近城門時，我已經看出有些事不對勁。城門緊閉着，但是城中充滿了火炬的光亮，到處是人的叫聲及脚步踐踏聲。我滑下馬，滿以爲城門一定鎖上了，但是我一推門，門就呀然而開。賽狄克正在門裏，手拿着燈籠，迎接我進城。

「我聽到你的馬蹄聲，所以來接你。我等了你一整晚，你究竟上那兒去了？小寶貝，今晚一

定很好。」

「喔！牠是很好。有人找我嗎？」

「我不知道，不過今晚宮裏事情太多，他們恐怕沒有時間想你。馬交給我，我先去將馬拴在穀倉裏，今晚天井裏有太多人進進出出的。」

「爲什麽？發生了什麽事？我在一哩外就聽到吵鬧聲。發生戰事了嗎？」

「不，還沒有！不過結果很可能會引起戰爭。今天下午有消息傳來，說大王要到塞貢庭去停留一、二個星期。你外祖父明天也要騎馬去塞貢庭，所以今晚得把一切都準備好。」

「我懂了！」我跟着他走進穀倉，看他卸下馬鞍，又問道：「佛提吉恩王要到塞貢庭去？爲什麽呢？」

「據說是爲了閱兵。」他爆出一串笑聲。

「你是指召集盟國？那麽的確會有戰事發生了？」

「只要有安布勞希在在小不列顛，布迪科王又在背後虎視眈眈，而且人們對過去記憶猶存的話，就免不了會有些有關戰事的流言。」

我點點頭。我不記得是誰告訴我的，不過反正宮裏人人都知道大王得到王位的方法。他原是康士坦狄王的攝政，後來康士坦狄王忽然去世，他的弟弟們還來不及證實謀殺的謠言是否眞確，就逃到堂兄小不列顛王布迪科那兒，把王朝留給佛提吉恩父子。每年，都會有一些謠言，傳說布

迪科王要把兩位小王子武裝起來；安布勞希到羅馬去了；尤賽王是東方某位皇帝僱來的人，或者他是波斯王的東床快婿；兩位小王子擁有一支四十萬人馬的大軍，打算把整個大不列顛併呑；或者……等等。但是十多年過去了，什麽事也沒發生。對於安布勞希的來臨，一般人已經把它當作一種已經完成的傳奇，就像耶穌再來一樣——有一次我曾經對母親談起這個笑話，她怒不可遏，此後我就再也不敢提起了。

「喔！對了！」我說：「安布勞希又要來了，對嗎？說眞的，賽狄克，大王爲什麽要去北威爾斯呢？」

「我告訴過你，他和他那個撒克遜王后，會歡呼着，打着鼓來。」他在地上吐了口痰。

「你爲什麽看不起她？你也是撒克遜人啊！」

「那是陳年舊事了，我現在已經定居在這兒。她就是嗾使佛提吉恩叛變的那隻黃皮膚的母狗，無論如何，你我都知道，自從她上了大王的床後，北方人就像野火燒不盡一樣地蔓延開來，直到他既不能打敗他們，也不能收買他們。如果她眞的像別人所說的一樣，大王的任何親生兒子，都不能活着登上王位了。」他說得並不大聲，但是說到這兒，他又做出輕蔑的表情，吐了一口痰道：「好了，我想你早就知道這些了——如果你時常聽大人的談話，而不把時間放在書本上，或者和從空山上的人鬼混的話。」

「你以爲我常常去空山嗎？」

「大家都那麼說，我可沒去打聽，也無意知道。據說撒克遜人已經登上羅圖匹亞北岸，並且提出許多要求，弄得佛提吉恩胃都痛了。到了春季，他恐怕必須作戰了。」

「我外祖父會和他一起去嗎？」

「他希望如此。好了，如果你想吃晚餐，最好快去，沒人會注意你的。我一小時前打算吃點東西時，整個厨房裏亂成一片。」

「我外祖父到那兒去了？」

「我怎會知道？」他斜視着我說：「現在你想做些什麼呢？」

「我想和他們一起去。」

「哈！」他餵馬一些草料，用一種不甚贊同的語調說。

我堅決地說：「我想看看賽貢庭。」

「誰不想呢？連我自己都有這個念頭，可是如果你向王上要求的話……。」他停了一會兒，又繼續說：「你是應該離開王宮，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我對這件事的可能性並不樂觀。你不會親自去見王上吧？」

「爲什麼不能？他頂多拒絕罷了。」

「頂多拒絕——天哪！聽這孩子說的，聽我的話，快去吃晚餐，然後上床睡覺。千萬別去找肯萊克。他今天和他妻子大戰了一場，像隻牙痛的白鼬似的——你不是說眞的吧？」

「賽狄克，只有把自己放在神的道路上，神才會與你同在。」

「嗯！嗯！不錯，可是有些神只會用特大號的脚從你身上踏過去。你將來想要基督敎的葬禮嗎？」

「我不在乎。我想如果主敎方便的話，我很快就會受洗，成爲基督徒。不過至少目前我不屬於任何人。」

他笑着說：「我希望我死時用火葬，那樣比較乾脆。好吧！假使你不想聽，說了也是白說。不過總之用不着餓着肚子去見他就是了。」

「當然！」我說着就到厨房去吃晚餐。飯後，我換上一件合適的長袍去見外祖父。

幸好，肯萊克不在那兒，我覺得鬆了一口氣。國王正在寢宮中，坐在熊熊的火堆前一張大椅子上，舒適地休息着。起初，我以爲另一個坐在高背椅中的女人是王后歐爾雯，後來才發現是我母親。她將女紅放在膝上，默默地坐着沉思。看到我來，她轉身對我笑笑，不過眼中却顯露出一絲詫異的神色。外祖父皺着眉看了我一眼，但是相當慈愛地對我說：「來呀！孩子，別光站在那兒。進來！進來！把門關上。這該死的風眞是够冷的！」

我依言走向火爐邊。

「我可以見您嗎？王上。」

「你已經見到我了。你需要什麼？拿張凳子坐下來慢慢說。」

我把母親椅子邊的一張小椅子拖過來，坐在外祖父和母親中間。

「怎麼？好久沒見到你了，這一向忙着唸書嗎？」

「是的，王上。」基於守不如攻的原則，我直言道：「我……我今天下午離開皇宮，騎馬出去，所以，我……」

「你到那兒去了？」

「沿着河岸一直走，沒有特定的目的地，只是想增進我的騎馬技術，所以……」

「這麼做的確可以改善騎馬技術。」

「是的，王上，所以我錯過了使者。別人說，您明天要騎馬出城。」

「那和你有什麼關係呢？」

「沒什麼關係，不過，我想和您一起去。」

「你想去？你想去？怎麼回事，突然會有這種念頭？」

我腦中忽然閃過許多藉口。我發覺母親用憐憫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外祖父不耐也不甚關切等着我回答，我簡單地說出事實：「因爲我已經十二歲了，但是從未離開過馬利都南。而且我知道一旦舅父登上王位，我就會馬上被禁閉起來，做個苦讀的教士，所以在此之前……」

嚇人的濃眉又皺了起來：「你是說，你不想讀書？」

「不，讀書是我最喜愛的事，不過我覺得，假使能看看實際的世界，會更有助於了解書中的事跡。眞的！如果您准許我和您一起去……」

「別人難道沒有告訴你，我的目的地是塞貢庭。這不像到附近騎馬打獵那樣輕鬆，而是一趟遙遠艱辛的路程，而且必須自備座騎。」

「我練習騎馬已經很久了，王上。而且我自己有一匹健壯的馬。」

「喔！對了，是狄尼士不要的那匹馬。嗯！那匹馬剛好適合你。不，不行，梅林，我不想帶兒童同行。」

「那您也不帶狄尼士去嘍？」

我聽到母親吸了一口氣。外祖父用力捶了一下椅子的把手說：「狄尼士是個大人了！」

「那麼米爾和都克去不去呢？王上。」他們兩人是國王的侍衛，年齡比我還小，但是却成天跟着祖父東奔西跑。

母親焦急地張開口，想要說些什麼，但是外祖父伸手阻止她，然後用嚴厲的眼神望着我說：「米爾和都克都對我有所幫助，你有什麼用處呢？」

我平靜地看着他說：「到目前爲止，都沒有什麼益處。但是我的撒克遜話說得和威爾斯話一樣好，我會閱讀希臘文，而且我的拉丁文比您還好。」

「梅林！」母親想對我說些什麼，但是我沒有理她。

「其實我還懂不列塔尼語和康瓦耳語，不過您在塞貢庭大概用不着這些語言。」

「那麽你能不能解釋給我聽，除了威爾斯語外，我爲何要用其它語言對佛提吉恩王說話？」外祖父冷淡地說。

從他的音調中，我知道我贏了。於是我吸了一口氣，非常溫馴地說道：「我無法解釋。」

他大笑起來，用一隻脚把地上的狗踢翻身說：「好吧！不管你長得像什麽人，你畢竟還流着一點皇族的血液，我准許你一起去，不過誰要服侍你呢？」

「賽狄克。」

「那個撒克遜人嗎？叫他快把你的馬具準備好，天一亮，我們就要出發了。好了，你還等什麽？」

「讓我向母親道晚安。」我起身走過去親了親母親一下。我很少這麽做，所以她似乎吃了一驚。

外祖父在我身後突然說道：「你不會參加作戰的，三週之內就會同來。」

「是的，王上。謝謝您！晚安！」

我在門外靠着牆站了好一會兒，等湧上來的血液漸漸退去，讓那陣嘔心的感覺平息過去，才揮手拭去額上冒出的冷汗，跑去找賽狄克。



就這樣，我第一次離開了馬利都南。在當時的我看來，那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探險——當時星辰在空中熠熠生輝，我騎着馬和一羣友善的人們，在黎明的寒意中出發。起初，大部份人都心情鬱悶，昏昏欲睡，默默地前進，鼻息在寒冷的空氣中，凝成白霧連馬具的玎璫聲，聽起來都冷冷的。我只顧專心地騎着馬，希望不要在還沒離城一哩之前，就被人趕同城。

這趟路，歷時十八天。我是第一次見到佛提吉恩王，當時，他在位已十餘年。佛提吉恩是個神情嚴肅的人，當然嘍！像他那樣用謀殺來篡位，又以血腥來統治的人，必然是相當嚴肅而冷酷的。不過，在這樣需要鐵腕政策的時代，他的確是位堅強的國王。然而，召撒克遜人來當傭兵，却是他最大的失誤之處，就像用一把鋒利的刀刃砍到自己。他一再地爲這件事付出代價，最後只有用武力解決。他每年的大部份時間都在作戰，以求保護住在海岸的遊牧部落。人們談到他時，總帶着敬畏的語氣，說他是位兇狠而嗜戰的暴君，而他的撒克遜王后羅文娜，更是爲人所不齒，只要談起她，就以「母狗」稱之。

雖然我自小就聽宮裏的僕人談論這些事情，但是仍然滿心好奇地想要親眼看看。

無論如何，我都不必害怕大王，因爲我只能遠遠看着他。外祖父只許我和他的隨從人員在一起。但是在那些人中，我就顯得微不足道，連米爾和都克都不如。我只能和其他孩子及僕人在一

起，但是我一向的作風又使我沒有同伴，因而我只能獨來獨往。我倒是很感謝這一點，因為當我和其他人站在一起時，不論佛提吉恩、外祖父或舅父都沒有注意我。

我們在塞貢庭停留了一星期。威爾斯人稱塞貢庭為卡里阿凡，位於都以德教徒聚居的蒙那島海峽上。塞貢庭和馬利都南一樣，位於桑特河與海的交流處。有一個華麗的港口，港口邊還有一座堡壘。這座堡壘是羅馬人建立的，用來防衛港口和城市本身。

塞貢庭比南威爾斯壯麗多了，但是我不覺得它美，只覺得冷峻。也許夏天時海灣附近會青葱柔和，但是我那次在冬天看到時，城後的山峯巍巍聳峙，有如暴風雲。高大的一座山是莫里威發山，撒克遜人現在稱之為雪山，整個不列顛境內最高的山，也是衆神的宅第。

佛提吉恩住在梅森塔中，他的軍隊則駐紮在堡壘。外祖父帶來的人馬中，貴族們和國王住在塔裏，其餘的隨從（包括我在內），則住在堡壘西門附近。我們都頗受禮遇，不僅因為佛提吉恩是外祖父的遠親，也因為大王像賽狄克所說的「急需援助」。佛提吉恩是個高大黝黑的男人，臉龐寬濶多肉，頭髮漆黑濃密，像野豬毛一樣的豎起，不過已逐漸變為灰色。他的手背及鼻孔中也都有黑毛。王后沒有和他在一起，賽狄克悄聲告訴我，撒克遜人在此不受歡迎，所以他不敢帶她來。我當下反駁道：「他現在雖然已經變成一名好威爾斯人，但是他原來也是撒克遜人。」賽狄克笑着打了我一耳光，因此我認為我一直不很忠心愛國並非我的過錯。

我們的日子非常簡單，大部份白天都在狩獵，傍晚就回到火堆旁享用一頓豐盛的晚餐。晚餐

後，國王和貴族們開始聊天，隨從們則開始擲骰子、和村婦作愛、吵架，或任何其它運動。

我以前不曾打過獵，打獵似乎並不適合我的本性，而且這兒每個人都混亂喧囂地亂成一堆，所以我更不喜歡打獵。打獵也相當危險：他們經常在山脚下舉行各種比賽，其中還包括危險的騎術競賽。我必須藉機到四處走走，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機會到鄉間去，而且我想明白加勒帕斯何以堅持要我到塞貢庭，因此我每天都騎馬出去。我摔過幾次跤，但是除了一點瘀傷之外，無甚大礙。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找尋什麽。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什麽也沒看到，也沒有發生任何事。不過我的騎術略有進步，伊斯特和我日漸熟悉起來。

第八天，我們啓程回家，大王親自帶着一百人的衛隊送我們上路。

將近中午時，我們行軍到兩條河的交界處，大王將在此與我們道別返鄉。分水處有一個淺灘，我們就在淺灘的北邊休息。首領們到一個四面環山的山谷裏去休息。在這個十二月的日子裏，到處天寒地凍，幸好這兒有山擋住風，陽光又很和煦，因此我們就在此休息用餐。兩位國王坐在一起談話，其餘貴族則坐在附近——我發現狄尼士也混在其中。我像往常一樣，覺得自己既不屬貴族，也不屬於武士或僕人，便把伊斯特交給賽狄克，獨自爬到樹叢間的一塊小空地坐着，免得受其他人打擾。我的背後是一塊岩石，岩石後面不時傳來馬鈴的玎璫聲，以及人的談話聲。天空中有一隻紙鳶搖曳着，太陽發散出耀眼的光芒。我想到加勒帕斯，以及他那面閃亮的銅鏡，不禁懷疑起我何以要來。

佛提吉恩王的聲音忽然在我身後響起：「這兒走！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想法。」

我嚇了一跳，這才發現兩位國王就坐在岩石的另一面。

「五哩，別人告訴我從任何方向走都一樣。」大王轉身走開，聲音漸漸小了。我聽到靴子在地上踏過枯葉的聲音。他們正要離開，我起身小心地在岩石後偷窺着。佛提吉恩和我外祖父正穿過叢林密談着。

當時我遲疑了一下，他們究竟談些什麽呢？我不相信加勒帕斯派我來只是爲了要我做間諜。可是，若非如此，又是爲什麽呢？也許，神意正是要我今天來聽這些消息，因此我不十分情願地轉身跟着他們。

當我正要跨出第一步時，一隻手從旁邊猛地抓住了我，是賽狄克。他說：「怎麽？你打算上那兒去？」

我用力甩開他說：「去你的！賽狄克！你幾乎嚇破了我的膽。我上那兒去，不干你的事。」

「別忘了我是來照顧你的。」

「你也別忘了是我帶你來的，沒人要你照顧我。」我嚴厲地瞪着他說：「你以前也跟踪過我嗎？」

他笑了笑說：「說實話，我從不自找麻煩。難道我該跟踪你嗎？」

我堅持問道：「有沒有人叫你今天跟踪我？」

「沒有人。可是你難道沒有察覺是誰往這條路上走嗎？是佛提吉恩王和你外祖父啊！如果我是你，就會在跟踪他們之前考慮一下。」

「我才不是要跟踪他們，我只是想隨便走走。」我說謊道。

「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到別處去。他們還特別囑咐要衛隊等在這兒，所以我來看看你是否知道這個命令。這是一項非常特殊的命令。」

我又坐了下來：「好吧！你現在知道我明白了這項命令，請走吧！等我們要重新上路時，你再來通知我。」「等我一走，你是否又要跟踪他們呢？」他固執地說：「聽着，我十分了解你，尤其是當你露出這種眼神的時候，一定是有了麻煩。你現在打算做什麽？難道你想去偷聽你外祖父和大王的談話？」

我憤怒地說：「如果你不聽我的，你這回可有麻煩了。」

「別跟我來那一套，我可是爲了你好。」

「我知道，原諒我，我有點心事。」

「你可以告訴我，對嗎？我知道這幾天你心事重重，究竟是什麽事呢？」

「我也不知道。」我老實回答：「算了吧！你無法幫忙。對了，國王們有沒有說要到那兒去呢？他們原本可以在塞貢庭盡情相談，不是嗎？」

「他們到峭壁頂上去了。上面有一塊突出的岩石，可以將四處一覽無遺。據說那兒原來是一

座塔，稱爲王者之塔。」

「王者之塔？有多大？」

「現在什麽都沒有了，只剩下一堆石塊。怎麽？」

「我——沒什麽。我們什麽時候啓程回家呢？」

「據說還有一小時。你下來，讓我們玩一盤骰子吧？」

我笑笑：「我害你錯過了骰子遊戲嗎？眞抱歉！」

「沒關係！反正我剛好輸錢。好吧！我不干涉你了，不過，你不會再做傻事吧？要記住我告訴你的斑鳩的故事。」

就在此時，一隻斑鳩像箭一樣迅速掠過，後面略高處，緊跟着一隻獵鷹。斑鳩奮力朝谷口一片灌木叢飛去，離地面只有一呎遠，情勢非常危險。

就在斑鳩剛抵達灌木叢邊緣之時，獵鷹開始展開攻擊。一聲尖叫，霎時間，一聲兇猛的呱呱聲，幾根掉落的嫩枝，之後，便什麽都沒有了，只有幾根羽毛懶懶散散地飄落下來，像雪花一樣。

我跑進樹叢中，看到兩隻鳥糾纏在一起，跌落在地上。斑鳩胸朝下躺着，身上滿是血跡。獵鷹站在上面，銳利的爪子深深地插進斑鳩背中。我俯身向下看時，牠的羽毛抖動了一下，才閉上銳利的黑眼。

賽狄克也來了，在我身邊喘息說道：「別碰！牠會撕裂你的手。讓我來！」

我站直身說：「賽狄克，這就是你的斑鳩的故事。以後我們就當沒這囘事好嗎？好了，不要用手去碰，我們囘來的時候，它們還會在這兒的。」

「囘來？從那兒囘來？」

我指指前面一條窄徑，這是一條隱密的小徑，一般人都不易看到。如果不是我偶然推開濯木叢，也不會發現。

「怎麽？從外表看來，似乎是一條舊礦坑的橫坑道。」

「是的，這就是我要看的東西。點起火炬，跟我來。」

賽狄克想要抗議，我立刻說：「隨你來不來，只要給我一支火炬就好，但是要快些，時間不多了。」

賽狄克雖然仍嘮叨地嘀咕着，但是已經在着手點火炬了。

橫坑道內有一些殘瓦碎石，橫木已經腐朽，但是豎坑內仍然相當平滑，向前伸展到山的中心去。我幾乎可以站直身體向前走，賽狄克身材也很瘦小，只需稍微彎身便可以前進。火炬把我們的身影拉得長長的，也照出地上一道道的輪痕，及坑道中的斧鑿痕跡。

「你究竟想上那兒？」賽狄克在我身後緊張問道：「我看我們還是囘去吧！這兒看起來很不安全，上面的石塊隨時都會掉下來。」

「不會的，你好好地拿着火炬。」我簡短地回答，又繼續向前走。

坑道開始向右彎，並且漸漸地向山脚延伸。人在地表之下，往往沒有方向感。不過我猜想我們必定是朝着從前王者之塔所在的山的中心走去。途中偶或有一些小岔路，不過因爲我們一直沿着幹道走，所以不致有迷途之虞。雖然一度碰到一堆落石阻住了路，但是我爬過落石又繼續向前走。

賽狄克碰到碎石時停了下來，拿着火炬仔細看了看，然後說：「嗨！快看！梅林，我告訴過你，這個地方危險透了，我們快點囘去吧！」

「別膽怯，賽狄克！你可以爬過來的，快點！」

「我不要！如果你不趕快囘來，我就馬上囘去告訴國王。」

我說：「聽着！賽狄克，這件事非常重要，別問我爲什麽，不過我告訴你，不會有任何危險的。如果你害怕，把火炬交給我，你先囘去好了。」

「你知道我不能那麽做。」

「是的，我知道。你不敢囘去告訴他的，對嗎？如果你離開的時候，我發生任何意外的話，你猜你會有什麽後果呢？」

「別人說你是小魔頭，一點都不錯。」

我笑道：「我們囘去之後，你愛怎麽說都可以，只要你現在加快脚步。不會有什麽危險的，

你也看到獵鷹替我們帶路了。」

結果，可憐的賽狄克當然別無選擇。不過當他再度拿着火炬走在我身邊時，我發現他左右打量着我，並且用左手作出抵抗魔鬼的手勢。

「總之，不要耽擱太久就是了。」他說。

又走二十步之後，我們看到一個大穴。

我作手勢要賽狄克舉高火炬。這個巨大的洞穴，位在山的正中心，就是我要尋找的地方。四周一片寂靜，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血液在流動。我記得坑道中工作的一切細節，坑道中仍有斧鑿的痕跡。這兒有着延伸到黑暗中的圓形屋頂，那兒有着抽水機的痕跡。牆上有着閃亮的水氣，不過已經不是美麗的彩帶，而只是隱隱約約的水漬。牆上突出處有着滲水的痕跡，地面有三分之一都浸在水中。

空氣中有一種特殊的氣味，是水及岩石所散發出的。不知什麽地方有水滴下來，嘀嘀嗒嗒地滴在岩石上，彷彿鐵鎚敲打着金屬。我從賽狄克手上接過火炬，走到水的盡頭。我把火炬盡量舉高，然後往下看。不過我看不到什麽，火光又從一面像金屬一樣硬的表面反射囘來。我等待着。火光微弱地閃着，最後消失在黑暗中。除了我的影子像加勒帕斯鏡中的幽靈之外，什麽都沒有。

我把火炬還給賽狄克，他什麽都沒說，自始至終都用那種白眼斜視着我。

我推推賽狄克說：「沒事了，我們可以囘去了。走吧！」

我們又穿過坑道，回到外面嚴寒的午后。天空很蒼白，帶着點灰藍。樺樹在冬風中，白的像枯骨似的。下面吹起了緊急集合號，在安靜而沉鬱的空氣中，顯得特別嘹亮。

賽狄克把火炬弄熄，說道：「他們準備啓程了。」我爬出灌木叢。斑鳩已經冰冷僵硬地躺在那兒，獵鷹也在那兒，不過已經把嘴從斑鳩身體中抽出，蹲踞在一旁的石頭上，一動也不動。我抓起斑鳩，丟給賽狄克，說：「放進你的鞍囊中。不用我告訴你，你也知道這件事必須保密。」

「是的，你打算如何？」

「牠已經昏迷了，如果讓牠孤單的留下，不到一小時，一定會凍死，我要帶同去療傷。」

「小心點！那可是一隻獵鷹哦！」

「不會傷害我的。」我抓起獵鷹放在手中，然後把左手的袖子拉到手腕上，牠猛地抓住我的袖子。現在牠眼瞼已經完全張開，張着野性的黑眼珠望着我，不過仍然一動也不動，只是收緊雙翼靜靜地站在我手中。

我聽到賽狄克一邊替我收拾着剛才我吃午飯的地方，一邊自言自語地在說些什麽。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以前沒聽過的稱呼：「快走吧！小主人。」

當我再度騎上馬，跟着外祖父的隨從踏上同馬利都南的路上時，那隻獵鷹已經柔順地駐足在我手腕上。

10

我們返抵家園後，那隻獵鷹仍無意離開我。我檢查了一下，發現牠有些羽毛在與斑鳩抗鬬時受到損害，於是我就依加勒帕斯敎我的方法療傷。後來，牠就坐在我窗外的梨樹上，吃着我餵給它的食物，似乎無意飛走。

當我次日去見加勒帕斯時，也帶着獵鷹一起去。

此時是二月一日，霜都已經解凍了。不過天空仍是灰暗得像鉛一樣沉重，雲層低垂，細雨中還飄着寒冷的微風。王宮中到處都呼嘯着風聲，四處門簾低垂，人們穿着厚重的外套，在火盆前縮成一團。我覺得王宮中似乎也隱藏着一股灰鉛一般的寂靜。自從我們回到馬利都南後，我就很少見到外祖父，因爲他經常與貴族開上數小時會議，據說他與肯萊克在一起時，不時有爭吵聲傳出，有一次我到母親房間去，聽說她正在祈禱，無法見我。我由半掩的房門中看到母親，發覺她正在飲泣。

但是加勒帕斯那兒還是一切如常。加勒帕斯接過獵鷹，稱讚我對羽翼所作妥善的護理，然後把牠放在入口處的一塊岩石上，又要我靠近火邊取暖，並且舀了一些熱湯給我喝，才開始聽我述說一切。我把所發生的一切，包括宮中的爭執及母親的飲泣，都一一告訴加勒帕斯。

「加勒帕斯，我敢發誓，那個洞就是我所夢見的那個洞。可是爲什麽呢？那兒什麽東西都沒有，此外，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我盡力去打聽，賽狄克也替我向僕人們探聽過，但是誰也不知道兩位國王討論了些什麽，也不知道我外祖父及肯萊克爲何爭吵。不過賽狄克告訴我，我經常都受到肯萊克手下的監視，所以我不敢貿然出來見你。今天肯萊克、亞倫，以及其他人都出去了，所以我告訴別人我要出門訓練獵鷹，才得空溜了出來。」

加勒帕斯沒有說話，我又焦急地問：「加勒帕斯，究竟怎麽同事？這一切有什麽意義嗎？」

「關於你的夢和你找到礦坑的事，我不太了解。但是宮中所發生的事，我却可以猜測得出。大王的前妻生了三個兒子——佛提謨、凱提吉恩、以及巴森提斯，你知道嗎？」

我點點頭。

「他們三人都不在塞貢庭嗎？」

「是的。」

「據說他們與大王決裂了，」加勒帕斯說：「而且佛提謨有他自已的部隊，聽說有意篡奪王位，偏偏佛提吉恩大王現在又勢單力薄。而且，許多人對現任王后都怨聲載道，佛提謨的母親則是一名優秀的不列顚人。最主要的，年輕人都希望有位年輕的國王。」

「那麽，肯萊克是贊助佛提謨的了？」我很快地問道，加勒帕斯笑了笑。

「似乎是的。」

我想了一會兒，便說：「據說狼退位時，烏鴉便會入主，是嗎？」我出生在九月，屬於水星，便是烏鴉。

「也許吧！」加勒帕斯說：「你可能會比你所預期的時間更早進入樊籠中。」不過他心不在焉地，似乎在想其它事情。

我又問道：「加勒帕斯，你說你對於我的夢及那個洞穴都一無所知。可是，我猜那一定是神意如此。」我望着獵鷹棲息的岩石，牠瞇着眼望着火光。

「看來如此。」

我遲疑地問道：「我們能不能找出這一切究竟代表什麽呢？」

「你想再進入水晶洞嗎？」

「不——不，我並不想。不過，也許我應該去。你能替我做決定，不是嗎？」

好一會兒，他才沉重說道：「是的，我認爲你應該進去，不過我得先教你一些事。這一次，你必須自己做火炬。」他看到我拿起一根樹枝撥動灰燼，便笑着對我說：「不，不是那樣做，你先放下。這是我能敎你的最後一件事了。你好好地坐着，不用再翻書了，注意看着！」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我在此不多贅述。那是我所學會的第一種魔法，也是最持久的一種。我發覺它很容易學，但是如果你不適合學，或者沒有心理準備的話，會立刻變成盲人。

※

我們做好火炬時，外面已經天黑了。加勒帕斯起身道：「我一小時後再來喚醒你。」

他取下遮蓋在鏡上的外衣，披在身上，便出去了。

火炬上火焰的響聲，有如馬匹的奔馳聲。一條長長的火舌，像條鞭子似的，另外有千萬條小火舌，像是許多人在談話、低語……

最後，只剩下一片寂靜的火焰，鏡子反射出奪目的光芒。我拿起已經乾了的外套，爬進水晶洞中。再把外套舖在地上，躺上去，雙眼注視着水晶牆，火焰似乎圍繞在我的四周，照亮了整個山洞。我似乎躺在一顆星星裏，四周越來越明亮，突然間，所有的光線都黯淡了，只剩下一片漆黑……

馬蹄奔馳在碎石舖成的羅馬路上，騎馬者的馬鞭噼啪地響着，不過事實上馬匹已經在全速奔馳了，鼻孔通紅地張着，在寒冷的空氣中，不時呼出白色的鼻息。騎馬者正是肯萊克。他身後大約半哩處，跟着他的部下；再遠處，是向肯萊克報信的使者，牽着一匹濕透的跛馬，一步一步向前走。

城中滿是火光，人們跑來迎接這些馬，但是肯萊克沒有理睬他們，騎着馬穿過街道，直接來到王宮的外庭，這兒也有許多火炬。肯萊克迅速跳下馬，把韁繩甩給一名侍候的奴隸。然後快步跑上階梯，走向他父親的房間。他的身影在拱門的遮蔽下，消失了一會兒。接着，他便用力打開門，直接進入房中。

使者的話是對的，國王死得很突然。他躺在雕刻精美的羅馬床上，身上覆蓋着一條紫色的絲被。屍體逐漸變硬，從他躺的姿勢，看不出被人謀殺的痕跡。他那張蒼老的臉，已逐漸萎縮。他唇上及眼簾上放置的金幣，在床四角的火炬的照耀下，散發出微弱的光芒。

妮妮安挺直而安靜地站在床尾，她穿着白袍，雙手握着十字架，平靜地交疊着，頭低垂在胸前。肯萊克打開門時，她並未抬頭，只是目不轉睛地盯着紫被單，不過並不像是悲傷的神色，只是幽然出塵，沒有任何雜念。

肯萊克飛快地走到她身邊，他的黑袍也隨之旋轉開來，似乎帶着一種驚人的怒氣。

他走到床邊，俯身凝視他父親，然後伸出一隻手，放在死者交疊在紫被單上的雙手上。一會兒，他抽回手，望着妮妮安。

妮妮安身後數步處，擠着一堆人，有男、有女，也有僕人，彼此推擠着、低語着。米爾與都克也站在其中，一語不發，雙眼乾澀。狄尼士在人羣中全心注視着肯萊克。

肯萊克非常柔和地對妮妮安說：「別人告訴我，這是一件意外，對嗎？」

她既沒有說話，也沒有移動。肯萊克注視了她好一會兒，然後帶着憤怒的神色，提高聲音對她身後的人羣說：「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快點回答我，這是意外嗎？」

一個名叫馬邦的國王侍衛，站到前面說：「是真的，王上。」他舔着唇，似乎有些遲疑。

肯萊克憤怒地說道：「你們這些人，究竟是怎麽回事？」當他發現那些人的目光正注視着他

的腰部時，他也低頭看了看，然後十分不耐而厭惡地把他那柄染滿血跡的匕首丟到面前的地上，匕首在寂靜的房間中，發出一聲輕脆的聲音。

「你們以爲這是什麼血？」他仍然翹着嘴唇說：「只是鹿血。使者抵達時，我們剛殺死一頭鹿。當時我和我的部下都在十二哩之外。」他凝視着衆人，彷彿向他們挑釁，但是沒有人移動：「馬邦，繼續說啊！使者告訴我，國王不慎滑倒而跌死，究竟是怎麼回事？」

馬邦清清喉嚨說：「王上，那只是一件意外，誰也沒有在附近。他是在小庭院通往僕人寢室的路上滑倒的。有一名僕人提着油去替火炬添油時，不慎潑了一些在地上，還沒來得及揩拭，國王就匆忙地路過，他原先不須在當時經過那兒的。因此，王上，他不慎踏在油上而滑倒，頭部撞到石階。事情就是如此，有人可以發誓作證。」

「是誰把油灑在路上？」

「王上，是一名僕人。」

「他已經受到處罰了嗎？」

「王上，他已經死了。」

他們在談天時，走廊上傳來一些騷動，肯萊克的部下都回來了，正急急朝着國王的寢宮這邊走來。此刻，他們已經進入房中，亞倫悄悄地走近肯萊克身邊，觸了觸他的手臂。

「肯萊克，全城都知道了這個消息。現在，外面已經聚集了一大羣人。到處都是謠言，恐怕

會有很大的麻煩，你必須去對他們解釋一下。」

肯萊克拋給他一個眼色，點點頭道：「你先去看看，好嗎？布蘭、盧安，你們兩個人也一起去。把門關上，告訴外面的民衆，我馬上就出來。好了，現在其餘的人通通出去。」

房裏大部份的人都走了，只有狄尼士依依不捨地逗留在門口，但是誰也沒有看他，他只得慢吞吞地步出房外。

肯萊克關上門。

「怎麼？妮妮安。」

妮妮安這才抬起始終垂着的頭，望着肯萊克說：「你還要我說什麼？馬邦說的都是眞的。他只是沒提到國王喝醉了酒，正在追逐一名女僕，所以才會滑倒。不過這的確是件意外事件！現在他死了，你就是國王了。肯萊克，任何人都不會用手指着你說：『他希望他父親死。』」

「任何女人也都不敢對我說那種話，妮妮安。」

「我並沒有別的用意，我只是告訴你，沒什麼好爭執的。現在整個王國都是你的了，亞倫說得對，你最好去向民衆說明一下。」

「我要先跟你談談。你爲何那樣站着？好像你什麼都不在乎似的。」

「也許。不論你擔任什麼職位，不論你想要什麼，都與我無關。我只想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請你讓我離開。他從不肯讓我走，不過我想你會讓我走。」

「到聖彼得修道院去？」

她低下頭說：「我說過，這兒的一切都與我沒有任何關係了。不論侵犯的事，春季的戰爭，你繼位的事，以及國王的逝世……都與我毫不相干。喔！別那樣看着我，我可不是傻瓜，父親也對我談過這件事。不過你不用怕我，弟弟！我現在對生命什麼期望都沒有，只希望我和我的兒子都能平安離開這兒，平安地過完這一生。」

「你只說『要求一件事』，這應該是兩件事。」

她的眼中第一次流露出某種感情，很可能是畏懼。她迅速說道：「你早就有這個計劃，不是嗎？當然啦，自從格蘭王走了之後，你就知道即使梅林的父親親自騎馬佩劍，帶着三千人馬來，我也不會跟他走，對嗎？肯萊克，梅林不會對你有任何害處的。他只是個無名無姓的私生子，你也知道他不是個好武士。天主知道他對你一點害處都沒有。」

「如果讓他做個足不出戶的教士，對我的害處就更少了，對嗎？」肯萊克的聲音相當狡猾。

「足不出戶地做個教士？肯萊克，你在逗我嗎？你心裏究竟打什麼主意？」

「打翻油桶的那個僕人究竟是誰？」

她眼中又現出那種火花，然後垂下眼瞼說：「是那名撒克遜人賽狄克。」

他沒有動，但是胸前的綠寶石忽然閃爍着光芒，彷彿他心跳不已。

她厭惡地說：「別假裝你早就猜到了。你怎麼可能猜到呢？」

「不，我沒有猜到。不過當我騎馬回來時，城裏到處都散佈着謠言。」他忽然生氣說道：「你那樣把雙手放在肚子上的姿勢，就像肚子裏還有一個小雜種要靠你保護似的。」

意外地，她竟然笑着說：「我是有一個私生子要保護！別傻了！我到那兒去再弄來一個私生子？我的意思是說，除非我知道梅林能夠安然無恙，我才能安心離去，也就是說等我們兩人都不受你的陰謀羈絆時……」

「我的陰謀？我發誓……」

「我是指你對父親王國的計謀，不過我管不着那麼多了。我告訴你，只要聖彼得修道院能夠安靜和平，我就別無所求了……我相信事實也會如此。」

「你在水晶球中預先看到了這幅景象嗎？」

「基督徒不應該討論預言的事。」妮妮安說。

肯萊克用銳利的眼神望着她，然後忽然跨了幾個大步走到窗邊，突兀說道：「告訴我，佛提謨將來會如何？」

她淡漠地說道：「他會死的。」

「人遲早都會死，可是你知道我與他有約，你能否告訴我，今年春季會發生些什麼事？」

「我什麼都沒有看見，也無法告訴你任何事。不過我告訴你，無論你打着什麼主意，都不能

讓任何有關謀殺國王的謠言傳播開。還有，假使你懷疑國王的死不是純粹的意外，你就是個大傻瓜。除了他追逐的女僕外，另外還有兩名僕人親眼看到這件意外。」

「那名僕人被殺之前，有沒有留下遺言？」

「你是指賽狄克？他只說這是件意外。他似乎關心我兒子甚於關心自己。」

「我也聽說如此。」肯萊克說。

房裏又陷於寂靜，他們彼此凝視着。她說：「你不會那麼做的。」

他什麼也沒說。兩人就靜靜地站着，一股冷風吹過房中，火炬上的火光閃爍了一下。

後來，他笑了笑就走了，砰地一聲關上門，留下滿室搖曳的火光。

※

光線漸漸黯淡下來，水晶洞中也朦朧起來。我拉起外套想爬出洞時，外套扯破了。火盆中的灰燼現出暗紅色，外面一定已經暮色低垂了。我爬下岩石，跑到洞口。

「加勒帕斯！」我叫道：「加勒帕斯！」

他已經在等着我，那雙穿着破舊的雙足，因寒冷而凍成紫藍色。

我跑到他面前，擁抱他說：「加勒帕斯！他們殺死了賽狄克。」

他沒有說話，不過他的沉默像是安慰着我。

我哽咽地說：「如果我今天下午沒有離開就好了……是我害他跌倒的。加勒帕斯，如果我今天下午留在宮中就好了，也許我可以盡點力……」

「不，你什麼忙都幫不上，你自己也知道的。」

「現在，我更是微不足道了。」我頭疼得很厲害，雙眼也十分模糊，我伸手摸摸頭。加勒帕斯輕輕地拉着我的手臂，要我坐在火盆邊。

「你爲什麼說這些？梅林，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你不知道嗎？」我詫異地問道：「賽狄克在替長廊中的燈添油時，不愼潑了一些油在階梯上，不巧國王跑過階梯，結果一跤滑倒而去世。加勒帕斯，那不是賽狄克的過錯。他只是不小心弄翻了油，而且他正要回來揩拭，國王就先跑過而跌死。所以他們就抓住賽狄克，殺了他。」

「肯萊克現在是國王囉？」

我腦裏一片空白，茫然地看着他，腦中一時還轉不過來。

他又輕柔地問道：「你母親呢？她怎麼樣了？」

「什麼？你說什麼？」

他遞給我一個高脚玻璃杯，我聞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我想是與我進水晶洞作夢之前所喝的飲料相同。加勒帕斯說：「喝下去！你應該一直睡到我叫醒你，事情就不會如此了。通通喝完！」

我啜飲着那杯飲料，頭痛逐漸減輕，也能看清楚周圍的一切。於是我對加勒帕斯說：「眞抱歉！我現在沒事了，讓我告訴你其他的事：我母親將進入聖彼得修道院，她想要求肯萊克答應我

也一起去，但是肯萊克不願意。我想……」

「怎樣？」

我想了想，緩慢說道：「我並不完全了解。不過我猜想，他也許打算殺掉我。他可能會藉口我唆使僕人害死國王……喔！誰也不會相信我能對肯萊克構成任何威脅。不過他如果眞的把我關在修道院中，過些時讓我靜靜地死去，誰也不會說閒話的。到那時候，我母親只是聖彼得修道院中一名修道的婦人，而不再是公主之身，對我的事也無法發表意見。」我用雙手握住酒杯，望着加勒帕斯說：「加勒帕斯，爲什麽有人會那麽畏懼我？」

他沒有回答，只是指指我的酒杯說：「喝完！你該走了。」

「走？可是我一回去，他們一定會殺死我，或者把我關起來，對嗎？」

「如果他們發現你，的確很可能那麽做。」

我急切說道：「誰也不知道我來這兒，如果我和你一起，即使他們跟到這兒找到我，你也不會有任何危險的。我們可以在幾哩外就看到他們來，而且，我們也有辦法事先知道……他們絕不會找到我的，我可以進入水晶洞中。」

他聳聳肩說：「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那麽做，但現在還不是時候。你現在不能再躲躲藏藏了，就像你的獵鷹再也無法回到蛋殼中去一樣。」

我轉身望着牆上的岩石，但是岩石上什麽都沒有。我用手背揉揉眼睛，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但情形的確如此。

「加勒帕斯，牠走了！」

「是的。」

「你看到牠離開嗎？」

「你叫我進洞時，就已經飛走了。」

「哦——往那個方向走的？」

「南方。」

我喝完剩下的飲料，然後把殘餘幾滴灑在地上給神享用。

「我會再見到你吧？」

「是的，我可以保證。」

「那麽我會再回到這兒囉？」

「是的。有一天，這個洞穴及洞中的一切，都會屬於你。」

從他身後的夜色中，吹過一股寒風，掀動我的外衣，也撩起我頸後的一些頭髮。我忽然覺得一陣刺痛，起身將外套披到身上，扣緊胸針。

「你要走了嗎？」他笑着說：「你那麽信任我的話？你打算上那兒去？」

「我也不知道，可能先回家吧！我可以在路上好好拿定主意。不過我仍然在神的道路上，我

可以覺得風在吹着。加勒帕斯，你笑什麼？」

他沒有回答，只是站起身，把我拉到他身邊吻吻我。他的吻乾燥而無力，像乾枯的樹葉刷過似的。然後他推着我走到洞口，說：「走吧！我已經替你裝好馬鞍了。」

我沿着山谷騎馬下山時，天上仍飄着雨，又冷又凍，把我的外套都淋濕了，也與我臉上的淚水混成一片。

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哭泣。



馬廐的門鎖着，我並不感到意外。當天，我是公然帶着獵鷹穿過天井出門的，所以不能像以往一樣以出門尋找失落的獵鷹為藉口。

今晚起，再也沒有人等着替我開門了。

雖然我知道必須加快動作，但我仍然驅馬安靜地沿着城牆走向橋的方向。整條道路及橋上，都是人羣和火炬，以及嘈雜聲，我還發現有兩名使者騎馬向南飛奔。

我將馬牽到蘋果樹下繫好，然後跳上馬背，站穩之後，再爬上鄰近的樹枝。

我的衣服都濕透了，有一隻手不愼滑開，幸好另一隻手抓牢了。我小心翼翼地爬上牆，進入牆內的果園中。

我的左邊是外祖父果園的高牆，右邊是莫拉薇通常拿着女紅，坐着打瞌睡的地方。我的面前是僕人的通舖。幸好，房裏沒有光線。

我的房裏也沒有燈光，於是我快步跑過去。

我沒有想到，他們竟然把賽狄克放到我的房中。在模糊的夜色中，我發現他四肢張開趴在地上。天色太黑，我看不清楚他是如何死的。

我彎身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已經冰冷，也漸漸開始僵硬。我把他的屍體輕輕地抬到草褥上，再拿起我床上的棉質床單，蓋在賽狄克身上。

這時，我忽然聽到走廊盡頭傳來脚步聲，並且有人聲說道：「不！他不會從這條路走的，我一直都注視着大門。你看到他的馬了嗎？」

「沒有看到。」

又有一個人聲說：「不，他不會到太遠的地方去的，他經常出門直到這時候才回來。什麼？喔！好吧！」

脚步聲迅速地離開，只剩下一片寂靜。

走廊中央有一盞燈，透過半掩的房門照進來，已經足以使我看清四周。我靜悄悄地拉開衣櫥

門，把我僅有的幾件衣服：最好的一件外套，一雙破舊的拖鞋，象牙梳，以及幾個胸針，一個紅玉髓鈕子，通通包在一個包袱中。也許我可以把這些東西變賣掉，換些錢用。我走到窗口，把包袱扔下去。然後又跑到賽狄克身邊，拉開床單，跪在他身邊摸索着他的臀部。我發現他的匕首沒有被人搜走，於是拿起來放在自己身邊。他的匕首又長又利，有我自己匕首的兩倍大。我把自己的匕首放在他身邊，也許在他所去的地方需要用。

一切就緒後，我起身凝視了他好一會兒。我忽然想到外祖父死時的盛況。相形之下，這兒多麼幽暗冷清，一名僕人死了，就像一條狗死了一樣的微不足道。

我在黑暗中大聲地說：「賽狄克，你好好安息吧！我會照着你希望的方式送你上天國，像個國王一樣的光榮。」我沒有哭，事情已經差不多過去了。

我跑到門口，傾聽了一會兒，然後溜到走廊中，拿起賽狄克前一晚剛添滿油的燈盞，回到房中。

當我再度回到房中時，才看清賽狄克是被割喉而死的。

即使我無意那麼做，事情還是會發生的。燈在我中搖晃了幾下，潑了一些油在被單上，一滴火星掉到被單上，嘶嘶地作響。於是我便把燈整個丟在屍體上，霎時掀起一片火光。

「跟着你的神去吧！賽狄克。」我說着就從窗口向下跳。

我剛好落在包袱上，便迅速地抓起包袱跑到沿河的城牆邊。我先把包袱丟到牆外，再沿着樹

榦爬上牆頭。

我爬到牆頂時，再回頭去看，發現我的房間充滿了火光。此時還未響起警鈴，不過也許片刻之間便會有人看到火光，或聞到煙味。我抓住牆沿，遲疑了一會兒，然後往下跳。當我落到地上時，一個高大的身影跳過來，揍了我一拳。

一個男人笨重的身軀壓在我身上，使我躺在泥濘的地上無法動彈。一隻大手掌猛地拍在我臉上，我嗆了一下。我身邊響起了迅速的脚步聲，一個男人用不列顛腔說道：「等一會兒，先聽聽他說些什麼。」

我靜靜地辨着，因為原先那人緊緊地壓着我，還用匕首指着我的咽喉。等到第二人說話時，他才起身離開，並且將匕首稍微移開一、二寸。然後用一種半帶詫異，半帶厭煩的聲調說道：「只是個孩子。」又用威爾斯腔粗魯地對我說：「不許出聲，否則我立刻割斷你的喉嚨。知道嗎？」

我點點頭，他這才起身，拖住我的脚，把我拉到牆邊，仍用匕首指着我的頷骨，問我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為什麼像被貓追捕的老鼠一樣，拼命想逃離皇宮？你是小偷嗎？快說，你這隻小老鼠，否則我宰了你。」

他拼命搖撼着我，彷彿我真的是隻老鼠似的。我喘息說道：「什麼都沒有！我沒有做任何壞事！讓我走！」

另一個人在夜色中輕聲說：「這是他從牆裏扔出來的東西，整整一大包呢！」

那人說：「裏面是些什麽？」然後又對我說：「不許出聲！」

其實他無需警告我，因爲我已經聞到煙味，並且看見火舌蔓延到屋頂上，於是我又向牆角的陰影移動了一下。

檢查我包袱人說：「衣服……拖鞋……摸起來好像還有一些寶石……」我的眼睛已經逐漸習慣於黑暗，所以我看出那是個帶着狡猾神色的男人，双肩微屈，臉部瘦削而精明，滿頭亂髮，是個我不認識的人。

我鬆了一口氣：「你不是國王的部下。你究竟是誰呢？你在這兒做什麽？」

他停止搜索我的包袱，凝視着我。

抓住我的那人說：「那不關你的事，你只要同答問題就好。你爲什麽那麽害怕國王的部下？你認識所有國王的屬下嗎？」

「當然啦！我住在宮中。我，我是個宮中的奴隸。」

「麥立克！」搜索我包袱的那人尖聲說道：「你看那邊，起火了，宮裏亂得像個蜂窩似的。我們不要在一個逃走的奴隸身上浪費時間了！快把他殺死，趕快逃吧！」

「等一會兒！」麥立克說：「他也許知道一些事情。你瞧！……」

「如果你們要殺死我，我何必告訴你們任何事呢？你們究竟是什麽人？」

他湊近臉來凝視着我說：「你很得意，是不是？你不用管我們是誰。你是個奴隸吧？想從宮

中逃走嗎？」

「是的。」

「你偷了宮中的東西？」

「沒有！」

「沒有？那包袱裏的珠寶是那裏來的？還有這個——也不像是奴隸的外衣。」他把我喉嚨前的匕首又向前抵了抵，繼續說：「那匹馬又如何？快說實話！」

「好吧！」我說：「我的確偷了一些東西。那匹馬是王子梅林的馬……我，我在無意中發現了牠。這是眞的，先生，梅林王子今天出門了，現在還沒同來。他是個很糟的騎師，也許半途跌下馬了。」我拉着他的衣服懇求道：「求求您，先生，讓我走吧！求求您！我不會對你們有任何害處的。」

「麥立克，沒有時間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快點！快點！」

火勢已經蔓延開來，宮中滿是喧嘩，麥立克的同伴又說：「潮水很快就會退了，而且在這種天氣裏，誰也不知道它究竟在那裏。你聽宮裏的人聲，他們隨時都可能走過來。」

「他們不會過來的。」我說：「他們此刻一定忙着滅火。我離開火場時，火勢還很小。」

「你離開火場的時候？」麥立克沒有移動，他正向下望着我，手也放鬆了一些：「是你放的火？」

「是的。」

現在他們兩人的整個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爲什麽呢？」

「因爲我恨他們殺了我的朋友。」

「是誰殺的？」

「新王肯萊克和他的手下。」

好一會兒，沒有人說話。我現在比較能看清麥立克，他是一個高大強壯的男人、黑髮、黑眼睛。

「而且，」我繼續說：「如果我不走，他們會連我也一起殺了，所以我放了一把火逃走。請你們讓我走吧！」

「他們爲什麽要殺你？現在你放了火，他們當然要殺你！可是你没放火之前，他們爲何要殺你？你做了什麽壞事？」

「我没有！但是我是老國王的奴隸，而且……可能我無意中聽到一些不該聽的消息，所以肯萊克認爲我是個危險的人物。……他打算……我知道他的計劃。先生！請你們相信我。」我誠摯說道：「我曾經像服侍老國王一樣地服侍他，但是他却殺了我的朋友。」

「那一個朋友？爲什麽要殺他？」

「是一個名叫賽狄克的撒克遜人。他無意間潑倒了一些油在階梯上，使老國王不愼滑倒而跌死。那純粹是件意外，可是他們却殺了他。」

麥立克轉頭對另一人說：「聽到了嗎！漢諾。我想這些都是實情，因爲我在城裏也聽到類似的話。」然後又對我說：「好吧！你可以再多告訴我們一些事。你說你知道肯萊克的計劃？」

這時，漢諾又急迫地打岔道：「麥立克，看在上帝份上，快走吧！如果你認爲他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有用的消息，就帶着他走吧！在船上也一樣可以說，不是嗎？告訴你，如果再等下去，潮水就會退了。我感到似乎有暴風雨要來襲，而且我想他們不會等的。」接着又用不列顛腔說：「我們等會兒還是一樣可以把他甩開。」

「船？」我問道：「你們要坐船離開？」

「是啊！不然難道要從陸地上回去？看看那座橋！」麥立克把頭轉到旁邊，對他的同伴說：「好吧！漢諾，咱們走吧！」

他拖着我向前走，我抗拒地說道：「你們要帶我到那裏去？」

「那是我們的事。你會游水嗎？」

「不會。」

他笑着說：「那麽，不論我們走那一條路，對你而言都是一樣囉？快來！」說着就把我甩到他的肩上，彷彿我是個包袱似的，然後沿着道路走向河邊。

船是用樹枝搭成的，隱藏在岸邊的樹叢中。漢諾已經解開纜繩，麥立克顚簸地滑到船上，再把我拋上傾斜的船中，跟在我身後爬進船裏。船駛離岸邊之後，他晃了晃匕首對我說：「看到了嗎？在我們駛離橋下之前，你給我好好閉着嘴。」

離開岸邊一會兒之後，船漸漸駛得快了。漢諾拿起槳，向南方划着。

我在麥立克的監視下，面朝船尾坐着。此時，我忽然聽到伊斯特高昂驚恐的嘶聲，在一片火光中，我發現牠拖着折斷的韁繩，沿着牆邊一直跑。我想不管是否火災，牠都會回到馬廐裏，人們必定會發現牠，接着就會四處找我。賽狄克現在一定焚化了，還有我的房間、衣櫥、被單，一定也都化爲灰燼了。他們會猜我發現賽狄克的屍體，在畏懼震驚中，丟下燈籠引起火災嗎？他們會不會以爲我已經在那間小房子裏化爲灰燼了呢？不過，不論他們怎麽想，都與我無關了，賽狄克已經去見他的神了。而我，似乎也即將去見我的神。



我們順着河水一直向下航行。潮水已經快退了，不過最後一股潮流迅速送着我們向前行。空氣逐漸清涼起來，船也搖晃着。

麥立克把匕首收起來，說：「到目前爲止都相當不錯。這個小鬼縱火，可眞是給了我們不少

方便，誰也沒有看到我們離開。好了，孩子，現在我們可以慢慢聽你說了。你叫什麽名字？」

「梅林‧恩利斯。」

「你說你是……嗯？等一會兒！你說你名叫梅林？是那個私生子嗎？」

「是的。」

他長吁了一口氣，對他的同伴說：「你聽到了嗎？漢諾。他就是宮中那個私生子！」然後對我說：「那你爲何自甘下賤說你是個奴隸？」

「因爲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麽人，而且我認爲，既然你們沒有認出我，可能你們是小偷或者佛提謨的手下，如果我自稱是奴隸，也許你們會讓我走。」

「包袱、馬……那麽，你的確是想逃走囉？」他又說：「如果那些傳說是眞的，你也不該受到責備。可是，你爲什麽要縱火呢？」

「我說的都是眞的。我說過，肯萊克殺了我的朋友賽狄克，可是賽狄克並沒有做什麽錯事。我想可能因爲他是我的僕人，他們想用他來找我的麻煩，還把他的屍體放在我房中，所以我把房子燒了。賽狄克那族的人，喜歡用火葬的方式去見他們的神。」

「所以你用火葬送他進天國，而讓魔鬼在宮中另外物色對象？」

我冷淡說道：「僕人房是空的，他們可能正在吃晚餐，或者在侍奉肯萊克。眞奇怪！人的轉變眞快！轉瞬之間又安然服侍起新王。我希望火勢蔓延到其他房間之前，他們就把火撲滅了。」

他默默地打量了我一會兒。我們仍然在逐浪漂流，此時已經到入海口了。漢諾似乎不打算靠岸。我拉緊外套，冷得有些顫抖。

「你打算投奔誰？」麥立克問。

「誰也不打算投奔。」

「聽着，孩子，我要的是實情。不論你是不是私生王子，你現在都已經脫離那一邊了。懂嗎？如果你沒有人可以投奔的話，絕不會活過一個星期的。你心裏究竟打算投靠誰，佛提吉恩嗎？」

「聽起來很合理，是嗎，肯萊克要投奔佛提謨，而我……」

「什麼？」他尖聲說道：「當眞？」

「當然，他以前就有這個念頭，還與老國王爭論過這件事。現在他得勢了，當然可以把整個王國掌握在手中，對佛提吉恩關起大門。」

「還要對誰打開友誼之門呢？」

「我沒有聽說。你可以想像得到，他一直都偷偷摸摸的，直到今晚國王死了，他才公開這一點。」

「嗯！」他想了一會兒說：「老國王還有一個兒子。如果貴族們不贊成這聯盟……」

「那孩子只是個嬰兒，肯萊克早就拿定主意，如果老國王不死的話，他們終將會反目成仇，

佛提謨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他……」

「什麼事？」

「你知我知。聽着，你們如果不告訴我你們的身份，我何必再告訴你們什麼？你們該說出你們是什麼人了吧？」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話，只是若有所思地問道：「你似乎知道不少事。你幾歲了？」

「十二歲，九月就滿十三歲了。不過肯萊克與佛提謨之間的事，是他自己說的。」

「眞的？你還聽到了些什麼？」

「不少就是了！我總是被人遺忘在一旁，誰都不注意我。我母親已經退隱到聖彼得修道院，我絕不讓他們也把我送到那兒去，所以我趕緊逃走。」

「逃到佛提吉恩那裏嗎？」

我誠實地說：「我也不知道，我沒有計劃。也許我最後還是去投奔佛提吉恩，因爲我實在別無選擇。還有誰可以投靠呢？」

麥立克說：「還有安布勞希。」

我笑道：「喔！對了，安布勞希。我還以爲你們當眞呢！我知道你們是小不列顛人，我可以聽出你們的口音，不過——」

「告訴你好了，我們是安布勞希的屬下。」

沒有人說話。我發覺河岸已經看不見了。黑暗中，只見遠遠的北方亮着一片燈光，似乎是一座燈塔。雨已經停了，天氣非常冷，海上吹來陣陣海風，海水不停地起伏着。船身顛簸搖晃着，我第一次感到想要嘔吐，於是用双手緊捂住肚子，一方面想要保暖，一方面想抑制住嘔吐感。「安布勞希的屬下？那你們是他派來的間諜囉？」

「不如說我們是愛國之士。」

「那麼，他眞的在小不列顚等候嗎？」

「是眞的。」

我驚駭地說：「你們是要到小不列顚去？你們以爲坐這種破船可以抵達那兒嗎？」

麥立克笑笑，漢諾不高興地說；「如果那兒沒有船的話，我們也許必須坐這條船去。」

「這種天氣那兒怎麼可能有船？又不是適合啓航的日子！」

「只要多付點錢，任何日子都可以啓航。」麥立克冷淡地說：「安布勞希已付了一大筆錢，船會在那兒等我們的。」他用手拍拍我的肩頭說：「別管那些，我還想問你一些事情。」

我緊捂着肚子，想要多呼吸一些新鮮空氣，然後對他說：「不錯！我還有許多許多機密可以告訴你。不過，如果你們待會兒打算把我丟下海的話，我反正都是死路一條，又何必再多說什麼呢？我應該獨自享有這些秘密，或者看看安布勞希會不會出好價錢來買這些消息，瞧！你們的船來了。別再對我談什麼了，我非常不舒服。」

他低聲笑道：「你是個冷靜的孩子。啊！船果眞來了。好吧！既然我們知道了你的身份，我們會帶你一起去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很喜歡你對待你朋友賽狄克的態度。我想你這樣的人一定會忠心耿耿的，是嗎？你當然沒有理由對肯萊克或佛提吉恩効忠，不過你會對安布勞希盡忠嗎？」

「要等我看到他才知道。」

他用力把我推到船底說：「不論你是不是小王子，談到他的時候都要帶着敬意。許多人都認爲他是眞正的國王。」

我站起身，開始嘔吐。

近處傳來一聲低呼聲，一會兒之後，我們就划到了那條船邊。

「只要他是個眞正的男人就好了。」我說。

船很小而且很擠，吃水極深。船上沒有點燈，在黝黑的海面上，只看到一個模糊的影子。我覺得很像馬利都南解冰期間，那些進進出出的商船，不過似乎較爲清潔，船速也較快。

麥立克回答了那聲低呼，接着便有一條繩索垂下來，漢諾抓牢繩子對我說：「你過來！動作快點！你會爬繩索吧？」

我在搖晃的船中站穩脚步，抓住繩索。這時，上面有人急促地說道：「快點好不好？天氣馬

上要變壞了，我們能不能同去還是個問題呢！」

麥立克粗魯地推我一把，說：「快點上去，小東西！」我的手緊張地從繩索上滑開，於是我又跌回船中，臥在甲板上，一邊喘着氣，一邊嘔吐着。我想，即使我當時被殺死，丟進海裏，我也會覺是一種莫大的解脫。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我已經記憶模糊了。只覺得似乎有不斷的咒罵聲，又恍惚聽到漢諾急促地命令麥立克把我丟到海裏。但是却有人抱起我放到等在一旁的大船中，半抱半拖地把我拉到床上。然後我便完全昏迷過去。

我覺得這趟路似乎共歷時四天。天氣雖然不好，不過我們仍是盡力全速前進。我一直躺着，連頭都不大敢抬。過了一些時候，我已經不再嘔吐了，不過身體仍然虛弱無力。幸好，也沒有人要我移動。

麥立克曾經下來看過我一次。他彎身看着我，然後搖搖頭說：「我們還以爲抓到你是撿了個大便宜呢，早知道眞該把你扔到海裏，省掉許多麻煩。我猜你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們了，對嗎？」

我沒有回答。

他發出一聲奇怪地咕嚕聲，聽來像是笑聲，然後就走了。我筋疲力盡，又迅速進入夢鄉。

再度醒來時，我發現我的濕衣服、鞋子及長袍，都被脫掉了，全身赤裸地躺在氈子裏。我身

邊放着一個水壺及一大塊麪包。

我什麼都沒吃，又重新入睡。

一天，將近黃昏時，我們抵達懷爾德海岸，便在人們稱爲「小海」（即英法海峽）的莫比漢海的平靜海水中拋下了錨。

第二部 獵鷹

我在睡意朦朧中，被身邊的談話聲吵醒，發現我們已經抵達岸邊。

「好吧！好吧！就算他說的是眞的，難道你眞的以爲一個王子——就算是個私生的王子——會穿這麽破舊的衣服嗎？身上全都濕透了，腰上連個金鈕子都沒有！你再瞧瞧他的鞋子！那件外套雖然不錯，可是却已經破了。我認爲他說他是奴隸的事，還比較可信。」漢諾正用不列顚腔對麥立克說。

幸好我背對着他們，而且又裹在氈子中，很容易裝作入睡。我靜靜地躺着，努力地使呼吸均勻。

「不，我相信他就是那個私生子，我在城裏看過他。如果剛才有燈光，我早就認出來了。」麥立克低沉的聲音說道：「無論如何，他是誰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一些秘密，安布勞希可能會對這些秘密感到興趣。而且，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我相信他的確像他所說的，是個王子。奴隸絕不會像他那麽冷靜，說話也不會用那種口氣。」

「不錯，可是……」漢諾的語氣令我不寒而慄，我屏息聽着。

「怎麽？」

漢諾壓低了聲音說：「也許我們可以要他把秘密先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先知道秘密，再去通風報信，一定會獲得重賞。你認爲如何？」

麥立克咕魯地埋怨道：「然後等他上岸之後，再告訴別人他的出身嗎？安布勞希一定會聽到消息的，他的耳目很多。」

「你的頭腦怎麽那麽簡單？」漢諾的聲音很尖刻。

我只能保持緘默，但是我心裏已經感到陣陣寒意。

「才不呢！我的頭腦當然没那麽簡單，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我認爲没有那個必要去……」

「馬利都南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去處。」漢諾的聲音迫切而急促：「至於看到他在船上的人，一定會以爲我們帶他走了。其實，我們也的確要帶他一起走，反正這兒到城裏還有好一段距離……」

「如果我們要除掉他，」麥立克坦白地說：「當初就要撈够本，總得從他身上發點財，才合算呀！」

「你爲什麽會那麽想？」

「我想，如果這孩子的確知道一些秘密的話，安布勞希會付出代價的。還有，如果他的確是

那個私生子——我相信他是的，我們可能還會有一些額外的好處。國王的兒子或孫子，必定會有一些用處的，安布勞希會好好處理這件事。」

漢諾陰沉地說：「安布勞希一定知道這孩子作人質毫無用處。」

「誰知道呢？如果他對安布勞希毫無益處的話，我們可以把這孩子賣了，再平分賣得的錢。我告訴你，讓他活着一定有一些用處，如果他死了，就什麽都不値了，而我們現在正缺錢用。」

漢諾粗暴地用脚踢踢我說：「現在看起來也没什麽價値。你看過任何人病得這麽厲害嗎？他的胃一定像女孩子一樣。你想他可以說話了嗎？」

「我們不妨試試看。」麥立克說着就搖搖我：「喂！孩子，起來了！」

我呻吟着慢慢轉過身，讓他們看到我蒼白而可憐的臉色，然後用威爾斯語問道：「怎麽了？已經到了嗎？」

「是的，已經到了。來，快站起來，我們準備上岸。」

我更猛烈地呻吟，然後抱住肚子說：「喔！天哪，別管我！」

「用桶海水冲他，讓他清醒一下。」漢諾提議道。

麥立克站來用不列顛語說：「没有時間了！看起來我們好像得背着他走。喔！不行！先把他留在這兒，我們兩個直接去見伯爵。今天晚上有個會議，記得嗎？伯爵一定知道船已經靠岸了，而且會等着我們去見他。我們必須先去向他報告經過情形，否則將會有麻煩的。現在暫時把這孩

子留在這兒，房間上鎖，叫守衛好好看住他。我們在午夜之前就能趕囘來。」

漢諾不悅的說：「你的意思是說你能够趕囘來吧！我可有一些重要的事待辦。」

「安布勞希也等不及了！所以，如果你想得到賞金的話，最好跟我一起來。他們已經快要卸完貨了。是誰當值？」

他們走出去時，漢諾又說了一些什麽，但是我已經聽不清楚了。

我扔開毯子，坐起身來。此時船已經卸完貨，船身已經不再搖晃，我也覺得舒服多了。只覺得有點輕飄飄的，像是做夢一樣不太眞實的感覺。我開始向四處打量着。

我發覺水壺仍然在我身邊，另外還有一塊麵包。於是打開壺嘴，小心地啜飲着壺中的水。雖然有點腐濕的氣味，但是已經相當不錯了，而且更使我嘴中苦澀的味道消除了不少。麵包已經硬得像鞋幫，我放在水裏浸了好一會，才能撕下一片來咀嚼。

吃完，我便起身想探看四周的究竟。窗口很高，我必須踩住船艙上的一塊撐木，用双手攀住窗台，才能够由窗口向外看。我發現船正停靠在一個石頭岸邊，岸上懸掛着幾盞燈，有十幾名兵士正在把船上的包裹搬到岸上。不遠處，是一排看起來很堅固的建築物，可能是用來儲藏貨物用的。但今晚貨物似乎另有目的地，因爲有幾輛馬車在岸邊等候着，馬車夫不但穿着制服，還帶着武器。還有一名官員在指揮卸貨。

我們的船夾雜在其它船當中，離岸邊大約有十五呎遠。船尾没有燈光，而且繩索垂入一汪黑

暗的海水中，再過去一些便是倉庫。但是我還要再等一會兒，等卸貨完畢，所有的車輛及軍人都走了之後，再採取行動。

我當然必須逃走。因爲如果我留在這兒，唯一的希望就是麥立克能够堅持他的主張，而且這種主張還得視他與安布勞希會面之後的結果而定。如果麥立克礙於某種原因無法囘來，漢諾獨自囘來的話……

而且，我早已餓火中燒，剛才我雖然呑過一些浸水的麵包，稍稍塡了一下胃腸，但是待會兒要讓我再等上兩、三小時用餐，我實在是忍受不了。還有，即使安布勞希幸而召見我，我也無法知道他得到所需要的消息之後，會如何處置我。我雖然唬住了麥立克及漢諾，其實我所知道的秘密並不算囘事。何況，漢諾說得對，拿我當人質毫無用處。看來，我頂多能够做個奴隸，而萬一不幸的話，恐怕只有死路一條。我當然不能再等待了。

我想，那兩名間諜大概没有處置囚犯的經驗，所以没有想到我從窗口逃走，窗口不大，但是像我這麽瘦小的孩子却能够爬過去。即使他們想到這一點，也知道我不會游水，所以他們並不擔心。但是，他們却没有想到我會沿着繩索逃走。

不過我仍然必須等待。外面相當冷，我又赤身露體，於是我轉身尋找我的衣服。

岸上傳來的燈光很微弱，但是已經足够了。我發現艙中除了我躺着的一些蔴袋，我蓋過的毯子，一個破裂的箱子，一節生銹的鐵鍊，以及水壺之外，什麽都没有了。麥立克替我脫衣服時，

也許是出於善意，後來，他們也許是忘了把衣服還給我，也許正是有意防止我逃走。

我看了一下箱子，裏面只有一些表格，一個銅杯，以及一些鞋帶。我想，無論是否赤裸着身體，我都必須逃走。麥立克的預防手段，使我更爲迫切地想要逃走。

我要做些什麽，我打算做些什麽，我絲毫沒有主意。但是既然神已經把我從肯萊克的手中解救出來，又渡過了海，我相信祂還會繼續照顧我的。如果我目前有任何計劃的話，就是打算盡可能接近安布勞希，看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人；如果我認爲他值得親近的話，我就會把我所知道的事告訴他，並且爲他效力。我從來沒有想到，要一位國王雇用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是多麽荒謬的事情，我認爲，至少就此而言，我是相當忠誠的。萬一我無法爲安布勞希效力時，我可能會到莫拉薇的家鄉科拉克北方的村莊，要求她的族人協助我。

我看看我剛才躺在上面的袋子，都相當破舊，並且開始腐爛了，於是我輕而易舉地拿了一個袋子，在底部撕了三個洞，分別把頭和手穿過去。這樣的「衣服」雖然很難看，但是畢竟有一點衣服的樣子，並且遮住了我裸露的身體。接着，我又撕了一個蔴袋，同樣套在身上，以便保暖，我又用幾根皮帶子編成一條腰帶。再把剩下的麵包塞在胸前，用一些水洗滌了一下面部，雙手及頭髮。

我在準備這些時，聽到外面有吆喝聲及踏步行走聲，彷彿外面的人已經準備列隊出發了。等我一切準備好，再攀着窗口向外看時，發現事實果眞如此，馬車及士兵已經開始出發了。馬車在

前，士兵在後。我無法了解這會是些什麽貨物，現在是冬季，當然不可能是稻穀，我認爲很可能是金屬或礦石。人聲及馬聲逐漸小了，我仔細地看看四周，岸上仍掛着燈籠，所以我可以看到岸上空無一人。我想我該走了，免得艙外的守衛進來查看。

像我這樣好動的男孩，要攀上窗台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雙脚倒鉤住窗台，向下探索了好一會兒，才摸到大錨，便用雙手緊緊抓牢錨繩，放開雙脚，縱入水中。我沿着繫船繩一吋一吋地向前移，最後終於抵達了陸地。

2

我縱入水中時，發出了一些聲音，守衛連忙跑過來查看，所以我沒有時間檢查自己是否受傷了。我一碰到陸地，就趕緊撒腿逃開。守衛喊叫了一些話，但是我已經躲到房子後，而且確定他沒有看到我，即使他看到我，我還是十分安全。因爲他一定會先去查看關我的船艙，而且我猜他也不敢離開船。就這樣，我靜靜地靠着牆站了好一會兒，並且趁機打量着四周。

我發現自己正位於一排倉庫的末端，倉庫後面是一條碎石路，遠處有一些燈光，無疑那就是城市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機會接近安布勞希，或進入城中，不過此刻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找個溫暖的地方，好好地飽餐一頓，等待着天亮。一旦找到方向之後，神一定會指引我。

我原先打算賣一個胸針來換取食物，但是現在我空無一物，恐怕只能夠偷竊食物了。最低限度，我還有一塊大麥麵包……如果安布勞希像麥立克所說的，正在「開會」的話，現在去求見他一定毫無結果。不論我自認有多重要，如果安布勞希的士兵看到我這付落魄的模樣，一定不會對我禮遇的。

天氣很冷，我的鼻息在冰冷的空氣中變成白色的霧氣。天上沒有月亮，但是星星却閃耀得像狼的眼睛似地。雖然沒有寒風，我還是覺得相當冷，於是便用手掌摩擦着裸露在蔴袋外的手臂取暖。

幸好附近有許多矮樹叢，足以讓我藏身。樹叢中還有許多大石頭，我發現我身旁的那塊石頭上，雕刻着一些東西。在星光的照耀下，我看出那是一柄雙頭斧，而那排石塊就像是一隊巨人。一朵薊花的刺，刺痛了我的赤足。等我再回身看那柄斧頭時，它已經消失了。

我跑回道路上，牙齒不住地顫抖着。冷，當然是使我顫抖的原因之一，可是除此之外呢？我的身後是一列通向黑暗的石塊，面前則是一個城市中溫馨的光線。我想，這是我——梅林——一生之中首次奔向光明及同伴。

城市四周築有牆垣。我早該想到的，因爲它非常靠近海邊。城牆外的壕溝相當寬濶，並且覆滿了白雪。有一座木橋通向城門，馬車隊便在城門前停下來，領隊的官員向前和守門者交談了幾句，便命令車隊進城。

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進城。

城濠邊有一條路通往東邊，我發現路的盡頭有一些燈光，似乎是來自農場。於是我快步地沿着這條路走，同時拿出麵包啃着。

等我到達時，我發現那是一個中等大小的房子，房子中央有一個庭院。房子本身有兩層高，庭院的另外三邊都是平房。庭院中燈火明亮，但是旣沒有人聲，也沒有動靜。大門當然是緊閉着的。

我繞着牆邊走，希望能找到一個可以攀緣而進的所在。但是我整整繞着牆走了一圈，都沒有發現適當的地點，於是我又回到大門邊。

忽然傳來一陣鏗鏘聲，離我不遠處的牆內，傳來一陣狗吠，我急忙向後退，屏息地側身靠牆站着。有人開門向外望了一下，然後罵了狗兩句，又關起門。狗又在門邊嗅了嗅，才拖着鐵鍊回到牠的草堆中。

看來似乎沒有辦法進去。我背靠牆站着思索了一會兒，天氣實在太冷，我顫抖不已，彷彿連骨架都要拆散了。我如果敲門乞憐的話，也許會受到乞丐似的待遇，但是如果我站在這兒空等的話，很可能在天亮之前就會凍死。

我忽然發現，大約二十步以外的地方，有一個類似牛舍的建築物，至少我可以在牛的身旁獲得一些溫暖，於是我悄悄地向牛棚的方向走了一步。就在這時，那隻狗又拼命地吠叫起來，立刻

有一個人打開大門向外張望，我還聽到武器的撞擊聲。我這才發現到遠遠傳來馬蹄全速奔馳的聲音。

我迅速地跑到牛舍，躲到門邊。牛舍很小，只有一個人的高度，裏面擠滿了牲畜，大都是小公牛。門口隨便放了一塊木板，阻止牛羣逃走。

騎馬者已經到大門邊，門裏的人說了些什麽，那人一邊下馬，一邊說道：「當然是的！你開門好不好？」

門裏的人嘎地拉開大門，兩人交談了一會兒，但是聲音太小，我聽不清楚。後來，騎馬的人不耐煩地說：「喔，是的，這兒當然很好。不過在那種情形下，我最好快些逃走。有馬料嗎？」

「有的，先生。我把小公牛都放在外面，好空出位置給馬。」

「那麽，會有一大羣囉？」聲音年輕而清晰，帶着點冷淡及傲慢。

「是不少！」門房說：「小心點，先生。這裏有個坑。我看還是我拿着燈在前面先走……」

年輕人不耐地說：「我看得很清楚，只要你別把火炬擋在我面前就好了。」

「你最好先讓我進去，先生。入口處有一叢有刺的灌木，你先站開一點，我把它移開些。」

過了一會兒，門房又說：「來！先生，讓你的馬先過去。空位不大，你最好還是把馬留在外面——」

「我說過，馬可以進去。快點！我要遲到了！」

「你將馬留在這裏，我會替你解下馬鞍。」

「用不着！只要把馬的鞍袋鬆開就可以了。我想我最好把外衣披在馬身上。上帝！可眞够冷的……」

我聽到他大步走開，門房在他身後依稀說道：「讓我從後門進去，免得被他看到我。」

大門在他們身後關上。鐵鍊又鏗鏘地響了一會兒，但是狗沒有叫。

3

即使我冒着被光線及狗吠聲暴露的危險跑到門邊，也是白費力氣，因爲神已經爲我準備好食物了。

大門一關上，我就又回到牛舍，我首先拿下那匹馬身上的外套，馬剛剛奔馳回來，軀體上還冒着熱汗，而且在這羣牛中，應該已經够温暖了。當我拿起那件又厚又軟的外套時，發現上帝不僅賜給我衣服保暖，也給了我一個大袋子。

我拿下袋子，發現裏面有酒、有餅乾、有葡萄干，以及幾條肉乾。我披上外套，拿起這些食物，躲到旁邊的灌木叢中開始享用。

温熱的酒流進我體內，加上美味的肉乾、點心，我覺得全身舒暢，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我睡了一會兒之後醒來，天似乎更黑了，我想可能是因爲星星都消逝，將要天亮的緣故。但

是當我撥開樹叢向天上望時，却發現仍然是滿天星斗。

奇怪的是，氣溫已經升高了。有幾陣風吹過，帶來一些雲。

我的思潮飛得太遠了，對於周遭的一切都沒有注意。突然之間，我發覺那個年輕人就站在門邊。我不禁顫抖起來，現在，已經來不及把外套放回去了。我只能希望他以爲賊已經逃跑了。幸好他沒有走向牛舍，而是走向空地。我發現一隻白色的動物正在庭院中咀嚼著什麽，他的馬大概掙脫了韁繩跑到庭院當中了。

我想我也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他的外套扔在牛舍附近，也許他就不會追賊了。於是我起身小心翼翼地等着機會。

那隻白色的動物抬起頭看着來人，我這才發現它不是馬，也不是牛舍中的小公牛之一。那是一隻龐大的公牛。

年輕人停下脚步，我現在可以看清他了，他相當高而挺拔，頭髮在星光中顯得顏色很淡。他穿着異國式樣的衣服，手上拿着一根繩索，外套則隨風飄揚着。

外套？那麽他不是剛才那個年輕人囉！

公牛忽然向前攻擊他，他揮舞着繩索跳到一旁，讓公牛衝過前。公牛衝到前面之後，又轉身攻擊他。他叉開雙脚，靜靜地等着。等牛衝到他身邊時，他像個舞者似地輕巧閃開。

公牛又作了第三次攻擊，那人終於正面迎戰。他用雙手猛烈地揮舞鞭子，朝公牛的喉部鞭打

過去。

牛猛地停住，用全身的力氣及重量抵禦着鞭子。四周仍然寂靜無聲，我看得十分出神，竟然不知不覺地站出樹叢之外。

一朵烏雲使整個空地又罩上了一片黑暗。我向前移動了一步，下意識地想要出來幫忙。但是烏雲忽然消逝了，我看到那人已經扔下鞭子，正用雙手猛力地抓着牛角，不停地向後拖……再向後拖……公牛的頭緩緩地抬起，有力的頸子慢慢向上仰起。

那人的手上閃過一片光亮，他俯身向前，將匕首刺進牛的喉頭問。

公牛便無聲無息地跪倒下去，黑色的血液流過牠白色的軀體。

我嚇得邊跑邊叫，向他們衝過去，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打算做些什麽。

那人看到我跑去，轉過頭來看我。他微笑着，但是在星光下看來，出奇的平靜，並且似乎毫無表情。他的雙眼也沒有表情，又冷又黑，毫無笑意。

我頓了一下，企圖停下身時，不愼踩在外套上跘倒，身不由己地向前滾過去，就像那隻公牛一樣，緩緩地崩潰。我的頭部被敲了一下，我發出一聲尖叫，接着便不省人事了。

4

有人踢了我的肋骨一下，我呻吟著翻了個身。一把冒着黑烟的火炬扔下來，差點擲到我的臉

上。那個熟悉的年輕人的聲音又響起來。他生氣地說道：「天哪！快把他身上的外套剝下來還給我。這個醜惡的東西，我如果碰到他就倒楣了。」

我的四周圍了一大堆人，也充滿了嘈雜的聲音。我蹲伏在地上，向上眨眨眼。我的頭很痛，分不清這究竟是眞實或是夢境。火光、人聲、船的晃動、白色的公牛……

有一隻手把我把身上的外套脫掉，使我上身都裸露在外，另一個人一手攬住我的腰，一手用力揪住我的頭髮，使我站起來面對着我面前的那個人。他是個高個兒的年輕人，淺棕色的頭髮在火光的照耀下，顯得有些泛紅，顎上蓄着典雅的鬍子，藍眼露出憤怒的神色，身上沒有穿外套，左手執着一根鞭子。

他凝視着我，用厭惡的聲音說：「又臭又髒的小乞丐！我看我得把我的外套燒掉，拿你的皮來抵償。我想你大概也打算偷我的馬吧？」

「不！先生！我發誓我只想借用您的外套一下，而且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會歸還原位。」

「還有胸針呢？」

「胸針？」

抓住我的那人說：「爵爺，您的胸針還在外套上呢！」

我迅速地說：「我只是想借您的外套取一下暖，天那麼冷，所以我——」

「所以你只是拿下我的馬身上的外衣，讓牠去受凍，對嗎？」

「先生，我認爲牛舍裏很暖和，牠不會凍着的。我眞的打算把外套還回去的。」

「你穿過之後再給我穿嗎？你這個小髒鬼！我眞該把你殺了！」

有一名騎士說：「算了吧！頂多明天再把外套送去清洗就好了，天這麼冷，這個可憐的孩子還赤裸着上身，讓他走吧！」

「至少，」那名軍官又說：「讓我鞭打他幾下，洩洩心中的怨氣，卡岱爾，你把他抓牢。」

我奮力想要掙脫，但是抓住我的人又多加了幾分手勁。此時，一隻手輕柔地按在那年輕人的手腕上。

有人說：「怎麼回事？」

四周的人立刻肅靜下來，年輕人也放下鞭子，站到一旁。

新來的那人一開口說話，抓住我的那人便放鬆雙手，我便用力掙脫了他的掌握，同時注視着來人。

那人看來很年輕，也非常高。他站在我和火炬中間，所以我無法看清他，只看到一個高高的身影，張着一雙黑眼睛望着我。

我喘了一口氣說：「就是您！您看到我了，對嗎？我正想跑來幫您忙時，不愼跌倒了。請您告訴他，我不是要逃走。求求您，閣下。我原來打算在他回來之前，把外套送回牛舍中的，請您告訴他所發生的一切吧！」

「你說什麼？告訴他什麼事？」

我對着火炬霎霎眼道：「告訴他剛才所發生的事情。是……是您殺死公牛的吧？」

「什麼？」

四周原本就很安靜，此時更是靜得連人的呼吸聲都聽得很清楚。

年輕軍官嚴厲地問道：「什麼公牛？」

「那隻白色的公牛。」我回答道：「他殺了那隻牛，使得血如泉湧，所以我才不愼把您的外套弄髒了。當時我正打算——」

「你怎麼知道公牛的事？你躲在那裏？是誰告訴你的？」

「誰也沒有告訴我。」我十分詫異地說：「我親眼看到的，不是嗎？起初我以爲我在做夢，當時我吃了酒和麵包，非常睏倦——」

「殺了他！」起初只是年輕軍官的聲音，後來連其他人都附和着說：「他說謊，他想要挽救他的狗命！他一定是間諜。」

那人沒有說話，一直默默注視着我。我忽然莫名地憤怒起來，兇猛地對他說：「我既不是間諜，也不是小偷！我已經受夠了！我要怎麼樣？爲了一匹馬不致着凉，而把自己凍死嗎？」那人用手搭在我的肩上，但是我用外祖父那種威嚴的態度甩開了他的手，繼續說：「我也不是乞丐。我是特地來投效安布勞希的，只要他肯用我。我老遠地從自己的國度來到這兒，就是爲了這個緣

故。我……我的衣服很意外地遺失了。我雖然年紀不大，但我知道一些有用的消息，而且我還會說五種語言……」有人格格笑了一下，我吸了一口氣再接下去：「我只求您現在給我一個棲身之所，並且指引我如何去見安布勞希。」

房裏更靜了。那個年輕軍官嘴唇動了一下想要說話，但是那個新來的人伸手制止了他。從他的一舉一動看來，他必然是他們的領袖。他開口說：「等一會兒！陸西斯，把火炬拿來，讓我看看他。來！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梅汀。」

「好，梅汀，我會聽你的告白，不過你必須說得清楚而且簡單扼要。讓我們從頭開始，你看見我弟弟把馬放在牛舍中，然後拿了他的外套取暖，然後呢？」

「是的，閣下！我還拿了袋子裏的食物和酒，然後躲在旁邊的灌木叢中，我想我後來可能睡着了。當我醒來時，看到那頭牛正安靜吃着草。接着，您就來了，手裏拿着鞭子。牛向您衝擊三次，於是您就用匕首殺了他，血濺得四處都是，我當時想要跑去助您一臂之力，但是不小心踏在外套上跌倒了，事情就是這樣。」

我住嘴之後，只有一匹馬踢踢腿，有一個人清了清喉嚨，誰也沒有說話，原先抓着我的卡岱爾，似乎從我身邊悄悄移開了些。

首領靜靜地說：「你是說在巨石旁邊？」

「是的，閣下！」

那羣人馬就站在石頭附近，那名領袖轉身對他們說：「你們站開點，讓他看清楚。」

石塊大約在三十呎外，旁邊草地上的霜有被人踐踏的痕跡，但是除此之外空無一物。原先白牛被刺死，流出許多黑血的地方，現在只有印着足跡的霜，及石頭的影子，此外什麽都沒有。

持火炬的人又移動了一下，我這才看清那名領袖。他事實上並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麽年輕，因爲他的臉上已經有皺紋。他的眼珠是黑色的，而並非和他弟弟一樣的藍色。他的手腕及頸間都閃着金光，穿着一件拖地的長袍。

我不禁口吃地說：「我現在才看清楚，殺死公牛的人不是您，我……我很抱歉！我一定是夢到那些情景。我想，沒有人能夠單獨用鞭子和一把匕首殺死一隻大公牛，也沒有人能用雙手拿起一隻牛頭，割開他的喉嚨……是夢境。而且，殺牛的人也不是您，我現在才看清楚，我……我很抱歉，我以爲你是那個戴便帽的人。」

人羣中響起一片低語聲。那名年輕軍官用一種迥然不同的語氣向我說：「那個『戴着便帽的人』面貌如何？」

他哥哥迅速地說：「現在先別管那些。」他用手托起我的下顎說：「你說你名叫梅汀，你是從那兒來的？」

「從威爾斯來的，閣下！」

「噢！那麽你就是他們從馬利都南帶來的那個孩子囉？」

「是的。你知道我嗎？」要不是又冷又困惑，使我一時昏了頭，我早該發現這個問題。我全身顫抖得像一匹受凍而緊張的馬，並且感到一種又興奮又害怕的感覺，說道：「您一定就是安布勞希伯爵本人囉？」

他沒有多費唇舌回答，只是問我道：「你多大了？」

「十二歲，先生。」

「梅汀，你是什麽人？憑什麽來替我服務呢？你能幫我什麽忙？」

「我是誰並不關緊要。我是南威爾斯國王的外孫，不過他已經死了。現在我舅父肯萊克是國王，而且想要置我於死地，所以我也沒有當作人質的利用價值。我只有一些事情可以告訴您。爵爺，如果您讓我活到明天，您就會知道了。」

「嗯，是啊！有用的情報，還懂五國語言，還有那些夢境！」那些是取笑我的話，但是他却沒有笑：「你說你是老國王的孫子？既不是肯萊克的兒子，也不是第維德的兒子。我從來不知道老國王有個孫子會妨礙肯萊克的兒子繼承王位。從我的密探所打聽來的消息，我判斷你是老國王的私生子。」

「不錯，他有時爲了挽回我母親的面子，說我是他的私生子。但是事實上，我母親從不以此爲恥。我母親名叫妮妮安，就是老國王的女兒。」

「什麼？」

「她仍然活着，不過現在已經退隱到聖彼得修道院了。其實她數年前就已經與聖彼得修道院結爲一體，但是直到老國王去世後，她才獲准離開王宮。」

「那你父親呢？」

「她從未對我或任何人提起，別人說我父親是黑暗之王。」

我以爲他會像一般人那樣，把雙手的手指交叉起來，或是迅速地看看左右雙肩以便去邪。但是他只是笑笑，什麼都沒做。

「難怪你會想要幫助國王治理國家，還會夢到神仙在星光下所做的事情。」他說完便轉身對手下說：「你們之中一個人帶着他一起走。尤賽，你最好把外衣再給他披上，免得他在我們面前凍死。」

「就算他是黑暗之王本人，你以爲我還會再碰他穿過的衣服嗎？」尤賽問道。

安布勞希笑道：「如果你照一貫的作風騎你那匹可憐的馬，牠就是不穿外衣也夠暖和了。這件衣服就是成了寶物，你也沒資格穿上了。」

「這是褻瀆的說法。」尤賽憤憤不平說道。

「是嗎？」安布勞希斯冷淡而平板地說。

他弟弟張口想再反駁，後來却聳聳肩，跳上他的馬背。有人把外衣扔給我，正當我要用僵抖

的手去接住時，那人却又抓住我，用外衣裹住我，把我像個包袱似的扔在一匹馬背上。安布勞希也上了一匹配黑色馬鞍的馬。

「開動！」

於是安布勞希一馬當先，尤賽的灰馬跟在他身後，其餘的騎兵也成一列縱隊跟着上路。



安布勞希的大本營就在城裏。我後來才知道，安布勞希和他弟弟尤賽，幾年前才開始在此地糾集訓練人馬，對佛提吉恩一直是一項謎樣的威脅。現在再加上布廸科王及高盧半數以上國家的協助，已經構成一項實質上的威脅。布廸科是小不列顛的國王，他是安布勞希及尤賽的堂兄。二十年前，當安布勞希才十歲，而尤賽仍然嗷嗷待哺時，佛提吉恩謀殺了兩兄弟的大哥而篡位，布廸科便帶着安布勞希和尤賽到海外來。布廸科的堡壘離安布勞希的營地僅只一箭之遙，城市便環繞着這兩處要塞發展起來，有住宅，有商店，有茅屋，周圍並且有城牆及城溝作爲屏障。布廸科現在已經年老，所以便命令安布勞希爲繼承人。過去，一般人都以爲安布勞希兄弟會以退據小不列顛而感到滿足，等布廸科去世之後好好治理此地。但是現在佛提吉恩在大不列顛的勢力日漸衰弛，所以安布勞希已經公然表示對不列顛南部及西部有收復的決心，而年僅二十已經武藝出衆的尤賽，可能會據守在小不列顛，這樣他們就可以固守從前羅馬和塞爾特所留下來的堡壘，對抗北

方的蠻族。

我很快就發現，至少就某一方面而言，安布勞希十分的羅馬化。因爲當我被除去所有衣服之後，他既不審問也不調查，首先讓我洗了一個熱水澡。那兒的熱水設備很好，水非常熱，我洗了一個相當痛快的澡。

卡岱爾奉安布勞希的命令，服侍我入浴，然後替我擦乾身體，抹上油，並且給我一件雪白但大了兩號的衣服。「可別再逃走了，安布勞希想見你，我也不知道爲什麽。你在房子裏不能穿那種破拖鞋，地板上相當溫暖（註：羅馬式建築地下有熱氣坑設備），你可以赤着脚。好了，至少你現在已經乾淨了。餓了嗎？」

「別逗我了！」

「好吧，來厨房，在這邊。你大概不會因爲是位王子，而驕傲得不屑在厨房裏用餐吧？」

「我可以破例忍耐一次。」

他瞄了我一眼，皺皺眉，然後笑道：「你可眞有勇氣，我很佩服你，對了，你眞的知道一些情報嗎？」

「當然是眞的！」

「噢！當然！當然！不過你對他說話的時候，最好簡單扼要，因爲他不喜歡別人浪費他的時間。懂嗎？」

「今天晚上嗎？」

「當然！如果你活到明天，你會發現他不願浪費太多時間睡覺，尤賽王子也是一樣。他花費許多時間在其他方面。來！」

離厨房還有幾呎，就傳來陣陣香味及炸東西的聲音。

厨房相當大，大約有南威爾斯王宮的餐廳那麽大。地板是用平滑的紅色瓷磚鋪成的，房間兩端各有一座高起的火爐。厨房中有一名小男僕，已經睡眼惺忪地替我準備好炸鷄、肉片、湯，及香腸，並且盛放在上好的餐具中——我想一定是伯爵餐桌上的餐具。酒也是從一個貼着「珍品」標籤的紅色瓷瓶中倒出來的。此外，還替我預備了一塊質地細緻的餐巾。

小男僕——必定是從睡夢中被喚醒爲我準備食物——看也沒看我一眼，只是迅速地收拾好不用的鍋盤，看了卡岱爾一眼獲得許可之後，便回房去睡了。卡岱爾親自侍候我用餐，還替我把熱騰騰的麵包由烤爐上取出。湯是小不列顛上幾乎每天飲用的貝類湯，還冒着熱氣，味道鮮美，我認爲我一生中從未吃過如此美味的食物；但是我嚐過香脆的炸鷄、烤香腸，及洋葱肉片之後，發覺更是無比的可口。卡岱爾說：「這裏食物固然可口，然而你餓火中燒吃起來自然格外有味。」他打來一盆清水，並捎來一方手巾。當我洗好手，用毛巾擦乾時，他說：「我現在幾乎有些相信你的故事。」

我看了他一眼說：「爲什麽？」

「從你剛才表現出來的氣宇風度可看出你的出身不凡，準備好了嗎？他吩咐我一定要帶你去見他，即使他正在忙着，也不介意被打斷。」

我們進去時，安布勞希已經停止手邊的工作。一張義大利大理石桌上，地圖、卷宗凌亂散放了一桌。伯爵側着身坐在桌後一張大椅子上，一手支着頭，眼睛注視着熊熊的火焰。屋子裏很溫暖，還帶着一股蘋果木的芳香。

當卡岱爾和守門衛士講話時，他連眼皮也沒眨一下，只作一個手勢讓我們通過。

「爵爺，我現在帶孩子來見你。」卡岱爾說。

「謝謝你，卡岱爾，這裏沒你的事，你可以上床休息了。」

卡岱爾離去後，安布勞希回過頭，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好半晌才點點頭指着身旁一張櫈子示意我坐下來。

「他們已經替你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你吃飽了嗎？」

「是的，謝謝你。」

「冷嗎？如果你覺得冷，可以將櫈子搬到火邊取暖。」

他背脊挺起來，然後又靠向椅背坐着，手放在雕着獅子頭的扶手上，我們之間的桌上放着一盞油燈，在柔和燈光的照耀下，安布勞希伯爵和我夢中見到的年輕人實在沒有一點相像之處。

事隔多年，已經記不起我對安布勞希的第一個印象，當年，他最多不超出三十歲，而我以十

二歲小孩的眼光看來，總覺得他神情肅然，比實際年齡顯得蒼老。事實上他說他在比我小的年紀，就要承受着家國慘遭變故的重擔，難怪歲月全在他臉上刻劃出那麽多的航線。他眼角已經出現了魚尾紋，額頭兩道明顯的皺紋可看出這人有着剛毅果決的個性，嘴唇經常抿成一條線，幾乎很少看到笑容。他眉黑如髮，凹陷的眼眶帶着高深莫測的陰影，一道慘白的蒼疤自左耳劃過顴骨。他有着高聳的典型羅馬鼻，橄欖色的皮膚和眼睛却像塞爾特人。臉上經常面無表情，雖然他極力自持使自己的喜怒不形於色，然而可看得出他性格易怒且容易受挫的一面。他並非討人喜歡的那種人，別人對他不是心服口服就恨得咬牙切齒。一旦招惹了他，你不是和他打一架，就是服從他；此外別無其他選擇。

我現在所描寫的，很多是綜合後來對他的印象所下的結論，然而當時對他的第一眼印象已經不復清晰，只記得他那深邃的眼睛在燈光下顯得烱烱有神，他所說的每句話直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他銳利的眼神不斷在我臉上逡巡着。「梅汀，妮妮安的私生子，南威爾斯王的外孫，我部下已經告訴我你在馬利都南宮的秘密。」

「秘密？我並沒說什麽，我只說我住在宮裏，偶而聽到一些傳聞。」

「你會對我手下表示有極機密的事要轉告我，所以他們才帶你過海，事實就擺在眼前，難道他們還會騙我不成？」

「爵爺，」我心慌意亂解釋着，「我眞的不知道任何機密。我怕他們殺我，爲了自衞才隨便編出一套謊言，要他們信服。」

「我相信你的話，現在我可以保證你在這裏絕對安全無虞。告訴我，你爲什麼離鄉背井？」

「外公去逝後，母親搬到聖彼得修道院修行。肯萊克舅父早就想除掉我，現在他有了口實當然不會放過我，他的手下已經對我最要好的朋友下了毒手。」

「你的朋友？」

「是我的僕人，名叫賽狄克，他是個奴隸。」

「這些他們已經告訴我了。他們說你放火燒宮，你這麼小的年紀，手段未免太偏激了些？」

「也許，然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總該有人替他出一口氣。」

他眉毛一揚，「這又是你搪塞我的話，還是出於對朋友的道義？」

「呃……」我想了一會兒，緩緩說道：「兩者都有吧！」

他低頭審視自己的手，換個姿勢，手掌交叉握着放在桌上。

「他們會向你的母親下毒手嗎？」他沈思了一會兒道。

「當然不敢！」

他揣測我的語氣，我忙着解釋：「抱歉，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想要加害她，我怎麼會棄她於不顧，獨自逃到這裏來？肯萊克沒有理由加害她，要不是外祖父一再阻止，她早就住進聖彼得

修道院修行。從我有記憶開始，只要有傳道士到宮裏，她一定接待他們。主敎本人偶而也到宮裏拜訪，他常爲了我受洗的事和外公起衝突。我想外公不肯讓我受洗的理由，大概是想藉此來要脅母親——要她說出我生父的名字，或者答應他所中意的親事，然而母親一直不肯妥協。」我停了一下，覺得自己又多嘴了，然而看他一副凝神靜聽的樣子，我又補充說道：「外公發誓絕不讓她進修道院，但他一死，母親就向肯萊克提出要求，現在他已經答應她的請求，我怕被終身囚禁在修道院裏，所以就逃出來。」

他點點頭。「你打算逃到那兒去？」

「說眞的，我也不知道。麥立克在船上告訴我好歹也要找一個棲身之處，我今年才十二歲，不能自己作主，一定要找個監護人。我不想投靠佛提吉思或佛提謨那一票人，但也不知要何去何從。」

「所以你才說服麥立克和漢諾帶你來找我？」

「一開始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去向，我只是說些自保的話，使他們不至危害我的性命。說起來我到這裏來，完全是天意的安排，剛好歪打正着遇到他們兩個，所以才上了船，渡過海峽。」

「來投奔我？」

我點點頭。火焰閃爍不定，映出幢幢黑影，一道黑影映在他的頰上，使他看起來像在微笑。

「那麼你爲什麼不安份地待在船上，讓他們帶你到我的面前來，却要冒着天寒地凍的危險，從船

上逃出來?」

「我怕他們沒誠意帶我來見你，知道我對你沒多大的利用價值後，就另起歹念，將我賣給奴隸販子。」

「所以你冒着寒冷的冬夜，上了岸，來到陌生的國度，在神的引領下來到我的身邊。梅汀，你和你的神眞是合作無間，發揮了最高的默契，我也沒理由拒絕你。」

「你願意收容我?」

「就像你說的，將來我也許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他從桌上拿起一枝筆在把玩着。「首先你要告訴我爲什麽取名梅汀?你說過令堂從不肯對別人透露你生父的名字，也許你的名字就有紀念他的意思。」

「爵爺，梅汀是古代傳說中的一個神仙，供奉在聖彼德修院門邊一個神龕裏。他是位山神，掌管附近的山林，有人說南威爾斯以外的地方也有人供奉祂。」我猶豫了一下接着說：「我還有另一個名字，這件事我從沒告訴別人，但我相信這名字和我父親有關。」

「什麽名字?」

「恩利斯，記得小時候一個夜晚，我聽到母親和他談話。從她充滿感情的聲音，我相信這名字一定另有含意。」

他停止把玩手中的筆，隱藏在眉毛底下凹陷的眼睛炯炯有神地打量着我。「令堂和他談話?

那麽他一定是宮裏的人。」

「喔!不，不，那不是具體的一個人。」

「難道她在說夢話，還是見到異象呢?」

「爵爺，我可沒說是夢是眞。總之，我也說不上來……我自己也有過那種經驗，但我聽到母親的聲音却別有感受……宮裏有一道經年不用的熱氣玩，後來才被塡平了。小時候，每當我想離開人羣獨處的時候就爬進坑裏，我在裏面還珍藏一些怕大人發現就當廢物扔掉的小玩意。」

他聽得津津有味，要我繼續說下去。

「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樣爬進坑裏，經過母親的臥室時，我聽到上面傳來她自言自語的聲音，那聲音有點像我們平常禱告時候的音量，我只聽她說了聲『恩利斯』，其餘就記不得了。」我看了他一眼繼續說：「你知道，人總是對自己的名字比較敏感，我當時想，她一定是在爲我祈禱，然而隨着年齡漸長，我猜恩利斯一定是我的父親。她的聲音聽來像是意味深長，而且她平常從不叫我恩利斯，她總是叫我梅林。」

「爲什麽?」

「根據一種獵鷹取的名字。」

「我也叫你梅林好了。你膽識過人，同時眼光銳利，總有一天我也要藉重你的眼力。今晚我們先談一些家常，就從你的家庭開始談起。」

「今後我如果在你的麾下作事，對你應該毫無隱瞞，然而……」我猶豫了一下，他立刻順着我的口氣說：「你希望得到我的承諾。當我攻下大不列顛時，不要危害令堂的性命是嗎？放心好了，我可以保證她的安全。其他人只要你向我請求，我一定饒過他們。」

我楞了一下，忙稱謝道：「爵爺果眞慷慨過人。」

「只要攻下大不列顛，其他嫌隙我可以不必計較，」他微笑道：「但有一個人我饒他不得，就是你的舅舅肯萊克。」

「我也不會爲他求情，」我說：「他罪有應得。」

沈默了片刻，他嘴唇微張像要說什麽，但後來似乎改變了初衷。「你已經得到我的承諾，」他說：「現在可以開始講了，你儘管傾心相談，瑣碎也沒關係，我自會斟酌。」

我們就此引開了話題，他對我的態度很隨和，我們兩個平起平坐沒什麽尊卑之分。那天晚上他大半問我一些他的間諜就能得到的消息。我記得當我們講話時，奴隸進來添過兩次炭火。門外守衛換過一次哨。安布勞希大部份時間側耳傾聽，偶而提出問題，偶而振筆疾書，有時則托着下巴作沈思狀。每當我說話吞吞吐吐，或扯到題外話時，他就會發問引我回到正題。

「你外公和佛提吉恩在那個古堡會面？如果從海路去，應該選擇那一條路徑？」

我講完後，他又問道：「你外公部下那些人忠於肯萊克？他手下有多少人？和誰結盟？他們軍力如何？」他忽然又冒出一句：「你怎麽知道肯萊克要支持佛提謨呢？」

「他和母親說話的時候，恰好被我聽到，」我說：「這件事人們傳說已久，遲早也會發生。我知道外公在世時他們就經常爲這件事爭執，但却是一些捕風捉影的傳說，沒有人敢加以證實。沒想到外公一死，他就在棺材旁邊告訴母親。」

「他當衆宣佈嗎？漢諾和麥立克爲什麽一無所知？」

疲倦加上他緊迫逼人的盤問使我失去戒心，不加思索說道：「不是當衆宣佈，他私下告訴母親的。」

「你當時也在場？」他口氣忽然一變，我慌得從椅上站起來。

他用審愼的眼光打量着我說：「我記得你說熱氣坑已經塡平了。」

我默不作聲，腦中一片空白。

「我看這事好生奇怪，」他說：「你是他的眼中釘，他的手下又殺死你的僕人，竟會當你的面對你母親洩露出最機密的計劃。他的陰謀讓你知道後，你怎麽逃出宮？更巧的是你怎麽碰到我的部下的？」

「我，我——」我期期艾艾地說：「千萬不要誤會，我絕不是奸細，我願意發誓，我說的句句事實。」

「這事關係重大，你可要說實話，是令堂告訴你的嗎？」

「不是。」

「還是從僕人口中聽到的？」

我鼓起勇氣說：「是我親耳聽到的。」

「他講話時你在現場嗎？」

他狐疑瞥了我一眼，我眞後悔自己一時大意竟洩了口風，只好實話實說：「我當時在距王宮六哩外的一個山洞睡覺。」

四周一片岑寂，爐火餘燼劈啪作響，遠處傳來狗吠聲，我等着他對我大發脾氣。

「梅林。」

我抬起眼睛，接觸到他的眼光。

「你從那兒得到這些異象？令堂遺傳的異稟？」

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相信我。我迫不急待說：「是的，但性質不太一樣；她所感受的是女性陰柔的一面，像愛、美德、同情等等，因此她對權力產生恐懼。」

「你懼怕權力嗎？」

「我是個男人。」

「男人不放過任何抓住權柄的機會。」他說：「你瞭解今晚看到的一切嗎？」

「那公牛？不，爵爺，這是天機，我也不知道。」

「有朝一日你會瞭解，現在還不到時候。」

一聲嘹亮的鷄啼聲像黎明的號角劃破長空。他說：「這件事姑且就當作你的幻覺吧！你也該就寢了。」他離開座位，我跟着站起來。他站了半晌，看我一眼說：「我十歲時渡過海峽，一路上暈船來到小不列顚。」

「我也鬧暈船。」

他笑道：「那麽你一定精疲力盡了。你好好休息，我們再作打算。」他拉鈴，一個奴隸打開門，佇立一旁靜候。

「今晚你睡我的房間。這邊走。」

寢室也是羅馬式的，我發現和尤賽的寢宮比起來這裏眞夠簡陋，但對輾轉流離於窮鄉惡水中的我來說，已算是奢侈了。鋪着深紅色羊毛的大床，羊皮地毯，和人齊高的銅製三角架，燈架上雕刻着三條栩栩如生的小龍，就像傳說中噴吐火焰的瑞獸。厚重的棕色窗簾遮得密不透風，屏離了外面寂靜的寒夜。

我尾隨安布勞希和那個奴隸，經過兩個守衛的身邊時，他們除了眼波流轉，看看我，又看看安布勞希外，全身肅然站立，就像一尊挺立的塑像。

他帶我到屋裏一個凹進去的角落，指着棕色的布幔，從半掩的布幔中我看到裏面擺着一張小床，我想偶而有奴隸睡在這裏，聽候他差遣。

那個奴隸將布幔拉開，就隨安布勞希離去。睡墊已經鋪好，上面放着一床厚毯子，和塞着羊

毛的枕頭。

我脫下借來的外套，小心翼翼摺好。羊毛毯的質料很厚，發出一股柏木香，外面不時傳來安布勞希和奴隸的談話聲，聲音壓得很低，就像幽谷深處的迴響。能够塡飽肚子，暖和躺在這裏，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恍惚間聽到奴隸對我道了聲晚安，然而我已經睡意朦朧，實在懶得搭理，最後他熄了燈，悄然離去。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窗簾已經拉開，我一睜開眼就面對陰霾的天空。對面安布勞希的床上空蕩蕩的，窗外是一個小中庭，正方形的花園四周廊柱環繞，水無聲無息噴着，再定睛一看，原來水柱已經結凍成冰。

我赤脚踩在地磚上，地面相當暖和，襲來一股暖意。我順手拿起昨天晚上疊好放在椅子上的上衣，才發現已經被換成一件墨綠色的新衣，還配有一條漂亮的腰帶。我那雙舊鞋子也換上一雙新鞋，另外還有一件淡綠色的斗篷，上面別着黃銅胸針，胸針上雕着一條赤龍，和我昨晚看到安布勞希手上戴的指環同樣圖案。

穿扮停當後，生平第一次覺得自己像個王子。眞沒想到自己在山窮水盡的時候竟然還穿戴得

這麼體面風光。如今在小不列顚，我不但囊空如洗，連私生子的名份也沒有，講話的對象只有安布勞希。在他眼中，我只不過是一個供差遣的部下，要不是他額外施恩，我還活不到今天呢！

卡岱爾送早餐進來，有烤麵包、蜂蜜和乾果等，我向他問起安布勞希的行蹤。

「帶兵出去操練，這是他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

「你想他會派給我什麼樣的差事？」

「他要你好好休息，一切等休息過後再從長計議。你有什麼失物遺留在船上？我打發人去取回來。」

「臨走時匆匆忙忙，也沒帶什麼出來，只有兩件外套，一雙用藍色斗篷包起來的鞋子，和一些零星的配件像胸針扣子之類。」我摸摸身上那件華麗的衣服說：「還比不上穿的這件貴重。卡岱爾，我希望立刻爲爵爺效命，回報他的恩典，他眞沒派我什麼差事嗎？」

「你想他怎麼可能對我洩露口風呢？聽他話，好好休息，少惹麻煩就是了。」語聲一頓他又說：「以後你可能不會常看到他。」

「或許是吧！我住那兒呢？」

「這裏。」

「這個房間嗎？」

「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是這棟房子裏。」

我推開面前的碟子說：「卡岱爾，尤賽爵爺有自己的房子嗎？」

卡岱爾身材矮胖，方形臉，臉上經常泛着紅暈，一頭蓬鬆的黑髮襯脫出一雙晶亮的小眼睛。現在他眼中閃動異采，可見他已經洞悉我的想法了，看來這屋裏每個人都知道昨晚我和尤賽間的過節。

「沒有，」他說：「他也住這裏。」

「噢！」

「放心好了，你遇到他的機會也不多。再一兩個星期他就要帶兵北上，那兒天氣寒冷，過一陣子他就會忘掉對你的不快。」他咧嘴一笑，轉身離去。

他說得沒錯，接下來幾個星期我很少見到尤賽，過後不久他就率軍北上了。他此行的目的一來是練兵，二則是聚斂一些財物，充實軍備。卡岱爾果眞沒料錯，行前的準備工作分散了他對我的敵意，然而我總覺得尤賽不高興我常出入他哥哥的房間，更看不慣安布勞希對我的禮遇。

那晚和爵爺一席話後，我猜以後會面的機會不會太多，誰知他一有空閒就接見我，和我話些家常，問我家鄉的情形，偶而還和我玩遊戲、下棋。怪的是在棋藝上我們兩個竟然勢均力敵呢！我可以看出他下得很認眞，絕沒有故意放水的意思。他告訴我那是因爲他太久沒下棋的緣故，平常他總是和別人玩骰子遊戲，他却不肯冒險和我玩，因爲他認爲我有神秘的預言能力，玩起骰子一定無往不利。棋和算術有關，不必擔心受到魔法的控制。

他又提起那天晚上我站在石頭後面看到的那一幕。如果他不提起的話，我會當作一場夢，隨着歲月流逝而淡忘；到最後回憶起來，會認爲那是因爲當時我飢寒交迫，腦筋不清楚，所以才浮現出來的幻象。靈感可能是來自馬利都南宮，我衣櫥的古老圖畫。在那張圖畫裏，就有一個人舉着亮晃晃的刀子刺向一頭大公牛，背景是星光點點的穹蒼，整個畫面沐浴在一種莊嚴而聖潔的光輝裏。

但現在安布勞希提起來，我知道我看到的不僅是幻象，我所看到的是傳說中士兵的守護神，是介於人與神之間傳達神諭的使者，也是慈愛的牧羊人。人們稱他爲米勒斯，他於一千年前一個隆冬的夜晚誕生在亞洲深山一個山洞裏，當時許多牧羊人都看到一顆星耀如白晝的異象。他是大地吸受光的精華孕育而成的。當時他從石頭中跳出來，左手執火炬，右手握着一柄刀子，當下就殺死大公牛，藉着公牛的寶血滋潤大地，鞠化萬物，他吃完最後一頓麵包和酒的聖餐後就被召返天廷。安布勞希說：「他是能力和仁慈之神，不但具有勇氣，同時懂得忍耐自制，所以我們才像羅馬軍隊一樣，修建他的祭壇，膜拜他，並且作爲我和各部落諸侯開會的地方。關於祭典的詳細情形我不能告訴你，因爲那是一種禁忌，但那天晚上你談到麵包、酒、宰牛等，可見你對祭典的瞭解已經超過我們允許部下談論的範圍。總有一天你會知道全部的詳情。切記下次要是有人向你追問時，你就答說是一場夢，懂嗎？」

我點點頭，一時百感交集，想起母親、傳教士、加勒帕斯……還有我在水中看到的異象，和

聽到的信息，便脫口而出說道：「你希望我作米勒斯的使者？」

「男人不放過掌握權力的機會，」他又舊調重彈。「你曾說過冥冥中有個不知名的主宰引領你，也許那個主宰就是米勒斯。米勒斯是士兵的守護神，我們需要他的保佑……現在，你如果樂意的話，彈豎琴，唱首歌給我聽好嗎？」

雖然在外祖父家我算是個王子，有權要求別人的尊敬，然而我到這裏以後，才受到眞正的禮遇。

卡岱爾奉命成爲我的僕侍，起初我認爲他服侍安布勞希，侍候得好好的，現在降爲我的僕從一定滿肚子不高興，但後來看他不但沒有一絲不豫之色，還相當高興才放下心來。我們很快就熟稔起來，這裏沒有和我年紀相彷彿的孩子，他很自然就成爲我的密友。另外我還得到一匹馬，本來他們要從安布勞希的馬廐撥出一匹駿馬送我，但我要求換一匹和我身高相襯的小馬，所以後來又換成一匹灰色的小馬，我心懷故園之思，所以取名「伊斯特」。

日子在不知不覺中流逝，我經常在卡岱爾陪侍下，騎着馬到四處察看。大地仍然是覆蓋著冰雪，某夜下了一場雨後，地面開始解凍，溶化的冰雪和泥巴混在一起，路面變得旣濕且滑，籠罩在一股白濛濛的霧氣當中。冷風日夜颼颼作響，吹過原野又吹過海面，「小海」在寒風肆虐下，呈現一片鐵灰色。立石向北那一面全被雨水打濕了。有天，我特意尋找那塊上面有着斧痕的石頭，但却遍尋不獲，却另外找到一塊石頭，在陰暗的天氣下，依稀可辨出上面刻有短劍的符號。

然而我還是辨出石上有着眼睛圖形，就像鷹眼般銳利，現在是大白天，我還不至於有毛骨悚然的感覺，然而四周籠罩一種氣氛，使我的小馬裹足不前。

當然，我的足跡早已遍訪過全城每個角落，布廸科國王的城堡位在城中心一個巉巖嶙峋的山頂上。四周城牆高聳，氣勢相當宏偉，一條石坡直通大門，門禁森嚴有守衛把守，我常看到安布勞希和他的家臣騎馬經過這裏，我却從不踰越守衛的防線。好幾次我看到布廸科國王和手下騎馬出去，他鬢髮如霜，鬍子花白，然而騎在馬上英姿勃發，遠看好像三十出頭的壯年人。我久聞他在戰場上神勇過人，也聽說他發誓向佛提吉恩報殺兄之仇。事實上，以他們現在的武力想擊敗大不列顚那樣強悍的軍隊，近乎以卵擊石，不自量力，然而人們都在傳說王師北伐的日子爲期不遠了！

不管晴雨寒暑，士兵每天都在城牆外的平野操練。據我所知，安布勞希目前約有四千名常備軍，然而依照布廸科的謀略，他們還隱藏了十二倍以上的兵力。離此不到三十哩的國境有一小國的國王早有伺機侵犯掠奪的念頭，後來聽說安布勞希實力雄厚，手下個個英勇善戰，才打了退堂鼓。安布勞希和布廸科藉此派間諜到大不列顚散佈消息，表示他們已經無意重返故國，只求退據小不列顚以求自保。

他們還製造氣氛，讓佛提吉恩以爲守在城中的軍隊是一羣烏合之衆，平常操練鬆懈，只作正規軍不屑一爲的雜活，像砍柴，挖貯藏食物的洞穴，建房子、燒木柴……等等。他們還有鍛鐵

爐，風箱等鐵匠的工具，一方面打造武器，也兼造農具、建材，此外還馴服野馬，畜養家畜，建造車輛。以一個方圓一哩半的工作場，小自鎖釦大至運兵船，無不生產。他們平素就訓練自己能適應在各種天氣下登陸異國海岸，並且在各種惡劣天氣下打仗。

安布勞希一次對部下說：「大不列顚那些訓練有素的常規軍，只在晴朗天氣下才能打漂亮的一仗，我們打的却是背水一仗，非得要有必勝的決心，勝了還要能守，才是眞正的勝仗。不列顚是一個大國，我們退處高盧一隅，和它相形之下，不啻是一塊草地而已。諸位，萬一戰爭發生，我們打仗是從春打到夏，然而十月初霜時節還是不能休息，必須爲第二年春天的戰事磨拳擦掌，枕戈待旦。或許我們還會在冰天雪地，風雨泥濘中作戰，這樣一場仗打下來，總要讓一萬五千人吃得飽穿得暖。」

過了一個多月，舒服閒散的日子終於結束，安布勞希替我請了位家庭敎師。

這次請來的家庭敎師和過去兩個老師作風完全不同。柏雷西那時正値壯年，是伯爵數位執事之一，好像負責管理賬務。他受過數學、天文學的薰陶，具有高盧、羅馬和西西里的血統，個子相當高挑，橢圓臉，黑眼珠，睫毛長得又濃又密，一付憂鬱的神情，略帶下垂的唇角顯得有些冷酷。他言語尖酸刻薄，個性急躁，性情却很好捉摸。只要摸清他的脾氣，儘快做好份內的工作，就可以避免他的冷嘲熱諷。我們相處一久，彼此處得非常融洽，如水乳交融。

三月底一個下午，我們一齊在我房裏上課，柏雷西在城裏有棟房子，我猜他一定和行爲不檢

的女人同居，怕被我撞見，所以才絕口不提。他工作地點在總部，但辦公室總是擠滿了辦事員和會計員，所以就在我房裏授課。房間雖然不大，然而在我眼中已經相當完美；地板上舖着紅色瓷磚，全套雕刻精美的傢具，一面古銅鏡，一個火爐和一盞羅馬燈。

午後，天色變得昏暗起來，我們打開燈，一道算數學。知識的領域就如一片敞開的草原，我馳騁在其中，心境眼界頓然開濶起來。

他用手沾了一些臘，把我畫的幾何圖形擦掉，放下手中的畫板站起來。

「你今天表現得不錯，我有事先走一步，你可以下課了。」

他伸手拉鈴，門立刻打開，可見他的僕人已在外面恭候多時。一個男孩走進來，他手拿一件斗篷，抖開後，替主人披上。他眼神專注望着柏雷西，連正眼都不敢瞧我一眼，由此可見他畏懼柏雷西的程度。他年紀和我差不多，棕色的鬈髮剪得短短的，一雙大眼睛和小小的臉蛋顯得不太相稱。

柏雷西將肩膀偏到一邊讓他披上斗篷，扣上扣子，回頭對我說：「我會將你進步的情形告訴伯爵，讓他高興一下。」

我看他眼角隱現笑意，鼓起勇氣說：「柏雷西——」

他半途停下脚步，說：「什麽事？」

「你一定知道伯爵對我有什麽安排，透露一些好嗎？」

「他要你好好學數學和天文學，不要忘記學過的語言。」我看他並沒有絲毫不悅之色，於是繼續問道：「然後呢？」

「你希望成爲什麼樣的人？」他反問道。

我默不吭聲，他點點頭好像已經洞悉我的念頭。「假如他要你上戰場爲他賣命，你現在就得和那些士兵一齊在操場上操練。」

「但我不明白爲什麼會受到特別的禮遇？有你教我讀書，又有卡岱爾侍候我……我欠了他太多的恩情，心裏一直想回報，誰知道反而儘在這裏享福。」

他仔細端詳我，好半晌才笑道：「別忘了，你告訴他的是閱歷，而不是家世。相信我，總有一天他會用得着你，就像他要每個人爲他效命一樣。不要再胡思亂想，我該走了。」

那男孩替他開門，卡岱爾站在門口，正要敲門進來。他向柏雷西點頭示意，然後對我說：「主人，馬具已經準備好了，不知道什麼時候下課？」

「已經下課了。」柏雷西回頭問我：「你們打算上那兒？」

「向北，往森林方向。」

他遲疑了一下，然後對卡岱爾說：「一路小心，天黑前要回來，不要走到岔路去。」說罷就和那小男孩離去。

「天黑以前？」卡岱爾說：「這一整天，天空都是黑漆漆的，外邊的雨還沒停吶！梅林（我們私下相處不拘主僕地位，所以他就直呼我的名字），我們何不到工作場那邊看看，你不是喜歡看師傅們工作的情景？」

我搖搖頭：「抱歉，卡岱爾，我今天心情煩躁，不管雨勢如何，我還是要出去散散心。」

「好吧，可不要離城太遠，披上這件外套，」他手拿着外套要替我穿上，邊說：「林裏一片漆黑，我看你還是打消念頭吧？」

我斬釘截鐵地說道：「到森林去！卡岱爾，別和我討價還價，柏雷西的僕人連氣都不敢吭一聲，更別提鬪嘴了，看來，我眞該給你一點顏色看……你咧嘴笑什麼勁？」

「沒什麼，我只要聽你的話，在你後面亦步亦趨跟着，萬一迷路，我陪你一齊死，伯爵也無法怪我了。」

「他才不會管這麼多的閑事呢！」

「或許是吧！」卡岱爾打開門，讓我出去。「伯爵先生也許連正眼都沒瞧過我一眼呢！」

7

外面天氣並不像預期中那般漆黑、寒冷。一片白茫茫霧氣籠罩着，銀灰色的雨絲悄然飄落在斗篷上。

城北一哩外，沿途不再只是單調而千篇一律的草原景觀，我最先只看到一些樹木疏疏落落點

綴在空曠的草原上，到最後林木漸密，那些留連低廻於枝條或徜徉在草地上的霧氣，逐漸形成氣流，在林間打轉。

向北的道路是一條舖着碎石子的古道，從前工人築路時，必須在叢林中砍樹、伐木，清理林地，才在森林當中闢出一條百步寬的林蔭大道，然而路上行旅稀少，加上年久失修，使得石罅當中的植物死灰復燃。現在石南植物和金雀花簇簇怒放，還有一些小樹已經長得亭亭如蓋。走在這條路上就像在林間摸索，不時有倒下來的橫木擋住去路。

離城郊不遠，偶而會遇到樵夫牽着滿載柴薪的驢子，或安布勞希的傳令兵騎着馬疾馳而過。然而一進到林裏，就沒再遇到路人。

雨停了，霧也漸稀，橫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棧道，這是一條供運材車和運炭車經過的產業道路，路面雖然很窄，然而路很直，馬兒可以馳騁其中。

「我們走這條棧道，卡岱爾。」

「柏雷西吩咐我們不要冒險走到岔路去。」

「我知道他說過，但林裏很安全，談不上冒險。」

安布勞希另一項爲人所稱道的治績，就是國境內治安良好，巡邏隊足跡遍佈全境，甚至連婦女單獨外出亦沒有後顧之憂。有一次聽他說起，這樣嚴密的巡邏措施，唯一的缺點就是讓巡邏隊的人覺得自己徒勞無功，沒有眞正的用武之地。

「柏雷西只負責敎書，其他的事他作不了主，」我說：「只要我們不離開棧道，絕對不會迷路。你不是經常批評我騎術不佳嗎？那是因爲沒有場地供我奔馳。今天我要大展身手，讓你刮目相看。」

「好吧！」他無可奈何說道：「連柏雷西都管不了，我也管不着你，但你還是小心爲妙。棧道上樹木長得茂密，光源不好，讓我走前面。」

我手抓住他的轡繩上阻住他。「不，我喜歡一馬當先，我出來的目的就是要自己一個人冷靜思考，」我說：「請你和我保持五十步的距離好嗎？我並不是不喜歡有你作伴，而是我現在需要自己靜一靜。」

他將馬掉轉頭，跟在我後面，清清喉嚨說：「我說過我無權干涉你，但還要嘮叨一句，請你不要冒然從事任何冒險。」

伊斯特已經在馬廐裏關了三天，現在我一踢馬腹，立刻如脫了韁的野馬般，放浪形駭狂奔起來。霧氣散了大半，路面漸漸清朗起來，馬腹浸在霧裏，就像涉水前行，又像騰雲駕霧一般。

卡岱爾一直在後面緊緊跟着，背後不時傳來得得的馬蹄聲。一場雨過後，林間的空氣特別清新、涼冽，帶着一股樹脂和松針混合的清香。一隻山鷸剛好飛過，拋下一聲清脆動人的歌聲，針樅樹上的水滴不斷滴落到我的頭上，我感染到那份興奮，長嘯一聲，用力一踢馬腹，伊斯特立刻如箭出弦，向前疾馳。

現在棧道愈來愈窄，我必須不時撥開擋在眼前的樹枝，才能前進。濃濃密密的樹林遮得不見天光，四周一片岑靜，只有前後馬蹄聲相互呼應，在空氣間迴蕩着。

卡岱爾要我調頭回去，看我沒反應，立刻快馬加鞭，趕了上來。伊斯特警覺地將耳朵一豎，又開始揚蹄向前奔跑。我一勒馬韁，伊斯特速度逐漸慢下來，等候卡岱爾趕上來。

但空氣間只有兩匹馬噴鼻息的聲音，伊斯特身上熱汗淋漓。

「你玩得稱心如意嗎？」卡岱爾老遠就一路嚷過來。

「還好，不過你未免太早掃我的興。」

「如果要趕在吃晚飯以前回家，時候已經不早了。」卡岱爾說：「你還要在前面領先嗎？」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你是主人，我當然聽你的，」他說：「我所擔心的只是你的安全問題。」

「不會有什麽危險的，」我說：「我在家鄉也經常一個人單槍匹馬，在林間闖蕩。」

「這裏不比你的家鄉，你對路徑還不熟悉，只會迷路或是從馬上摔下來，斷了一條腿，躺在荒郊野外，到時呼天不應，呼地不靈。」

「不要誇大其辭了，」我說：「他們派你監視我，你擔當不起失職的罪嫌。」

「監視你？」他乾笑了一聲，「說照顧比較貼切。」

「我看不出有什麽分別，我聽過別人私下叫你看門狗。」

他咕噥了一兩句，而後說：「我也知道人家叫我『梅林的黑狗』，但我才不介意別人如何稱呼我，難道你爲這件事不高興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是……卡岱爾……」

「呃？」

「他們當我是人質嗎？」

「我也不清楚，」卡岱爾閃爍其詞說道：「時候不早了，趕快上路吧！」

路面很窄，道路中央泥濘不堪，卡岱爾指揮牝馬往後退了幾步，儘可能靠向路邊站着，讓我經過。我必須強迫伊斯特，牠才肯涉過泥濘，一直走到牝馬面前才停下來。牝馬移動腳步正要前進，背後忽傳來樹枝斷裂的聲音，藏在矮樹叢裏的動物被驚得一躍而起，在牝馬的腿間亂竄；牝馬嚇得長嘶一聲，要不是卡岱爾及時控住馬韁，差點人仰馬翻。

伊斯特被眼前的景象沖昏了頭，一時野性大發，我沒坐穩就從馬鞍上摔了下來。

我一跤跌在水窪旁的草地上，險些被身邊一截枯槁的松枝戳傷身體。好在傷得也不嚴重，除了一兩處刮傷淤血外，還傷了足踝。我咬緊牙關想要站起來，但覺眼前一陣金星直冒。

「梅林，小主人，你受傷了嗎？」卡岱爾的聲音充滿關懷。

我從齒縫迸出一句。「不怎麽嚴重，只是足踝扭傷了。」

「讓我看看……老天，安布勞希一定會怪我沒好好看顧你。」

「剛才是什麼動物？」

「大概是山豬，看起來比鹿還小，但比起狐狸就嫌大了。」

「我敢斷定是山豬，我已經聞到那股氣味，我的小馬呢？」

「現在大概在回家的半路上。」

「我的腿斷了嗎？」

他伸手在我足踝間摸索了一陣子。「還好，」他說：「沒折斷，你試着站起來好嗎？我們兩個一齊騎這匹馬回去，最好趕在你那匹小馬到達前回去，否則安布勞希看到馬鞍上沒有人騎着，一定會大發雷霆，怪罪於我。」

「錯不在你，他難道那麼不講理嗎？」

「他會認爲是我怠忽職守，沒有好好留意你的安全。來，試着站起來！」

「不用急，伊斯特就停在前面不遠的地方，你幫我找回來好嗎？」

他本來蹲在我前面替我檢查傷勢，現在回過頭往遠處張望。牝馬始終靜立一旁，要不是牠耳朶不時一掀一掀，像在傾聽四方的動靜，眞看不出是一匹活生生的動物。四周一片岑寂，遠處傳來數聲貓頭鷹鳴叫的聲音。

「前面一片漆黑，」卡岱爾說：「我看不出什麼名堂，你難道聽到牠停下來的聲音？」

「是的，」我不加思索就撒了個謊。「你動作最好快點，不必騎馬去找，牠只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他怔怔望着我，好一會兒才站起身，往前面走去。雖然四周一片漆黑，我却仍看得出他滿臉疑慮的表情，使我想起死去的賽狄克。我頭後仰枕在樹幹上，淤血和受傷的部位隱隱作痛，血不斷湧出來，就像火上澆過的燒酒，使我心裏有一種刺激和解脫的快感。模糊中還意識到一種生命力在不斷衝擊着，我知道下次要找一個大白天再來這裏一趟。

牝馬耳朶忽然警覺地豎立起來，一隻貓頭鷹低飛過這裏，我聽到遠方上空有蝙蝠鼓動翅膀的聲音。跟着是馬涉過及膝的野草，發出沙沙的聲響，我先看到伊斯特，卡岱爾如影隨形地跟在後面。

「你說得沒錯，他果然停在那裏，」他說：「大概絆倒了，走起路來，腿一拐一拐的。」

「這樣一來，你至少可以不必擔心牠趕在我們前面到達。」

「現在不管何時到家，都會挨罵，」卡岱爾說：「來吧，我幫你上馬。」

他用手扶着我，我儘量將重心放在沒有受傷那條腿上，然而還是感到一陣劇痛。我知道傷勢不太嚴重，只是扭傷足踝而已，不久就會痊癒。卡岱爾幫我上了馬，將拴在樹幹上的韁繩解開，交到我的手上，然後自己騎上伊斯特，慢慢走在我的前面。

「這匹馬負荷得了我們兩個人的重量，」我被他的動作搞得滿頭霧水，連忙問道：「你爲什

麽不上來和我合騎呢？」

「伊斯特腿傷得很厲害，」他說：「要是沒有人騎在上面引導牠的話，大概就回不了家。我騎在你的前面，你可要緊跟着。」

「好吧！」

伊斯特腿傷相當嚴重，走起路來一顛一跛，照這種速度，我們至少要兩個鐘頭才能到家。四周又陷入岑寂，除了馬踩在草上沙沙作響和馬具相撞的聲音外，只有無邊的黑暗和樹林包圍着我。

大約走了半哩路，我被棲息在路旁一棵橡樹上的貓頭鷹如炬的眼睛所吸引，不意間往右邊看去，正好看到天邊一顆星泛泛發光，我腦中立刻靈光一現。「卡岱爾，我記得這棵橡樹附近有另一條捷徑。現在霧已經散了，星光又那麽明亮，認路應該不成問題。你看那邊就是小熊星座。」

他的聲音在黑暗中響起來，「我們最好循原路回家，」而後他向前走了一兩步後，他勒住韁繩，停在兩條路的岔口，等我跟上去。

「路面看起來很不錯，」我說：「比較乾燥，而且路很直。我們只要能記得大熊星座是在後面，再過一兩哩路，就會聞到海的氣息。」

「你說得沒錯，要是我們沒走到岔路去，這是一條捷徑……」我聽到短劍出鞘的聲音，「雖然現在看來，平安抵家大致不成問題，但還是要作萬全的準備。」卡岱爾的口氣相當認眞。「聽着！梅林，萬一發生意外，你要快馬加鞭趕回去，其他事留給我應付。」

「這又是安布勞希的命令嗎？」

「也可以這麽說。」

「好吧，如果這樣能使你感到安慰，我一定照辦。」我補充一句：「不會有任何意外的。」

他低聲埋怨道：「你總是擺出一副未卜先知的樣子。」

我放聲大笑道：「我本來就是嘛！」

在星光下，我看到他眼波流轉。他沒再說什麽，騎着伊斯特轉入向南那條棧道。



雖然現在路面較寬，足於容納兩個人並轡而騎，然而我們仍然一前一後走着。

逐漸泛起的寒意，使我全身蜷縮在斗篷裏。霧氣隨着直線下降的氣温完全散開了，夜空非常晴朗，點點的星光，使得路面較易辨認。這一帶樹木長得蓊蓊鬱鬱，到處都是參天的古木，枝榦粗壯的橡樹、還有長春藤、忍冬、荊棘等纏繞其間。黑鴉鴉的松針襯脫得背景那一片星空格外明亮。偶而聽到一兩聲水珠成串滴落在枝葉間的聲音，遠處傳來小生物掙扎於夜梟爪中的嗚咽聲。空氣中襲來陣陣落葉、菌類植物和一股刺鼻的腐濕味。

卡岱爾騎在馬上，無聲無息走着，我跟在後面，心裏仍然被一種神秘的力量所控制。我知道

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指引我，就像我在國王的堡壘時獵鷹帶我到那個洞穴一樣。

牝馬耳朵豎立起來，我看到牠鼻孔翕張，頭高高仰起來，就知道前面有了情況，卡岱爾和伊斯特仍然一無所覺，繼續前進。

現在路面呈緩緩傾斜的下坡路。這兒樹木長得較爲開濶，不必用手去撥開擋路的枝榦。道路旁是一條乾涸的河床，沙洲中夏天時一定長滿指頂花和羊齒植物，但現在只有竄得老高的荆棘，和多露頭的岩石。

牝馬不停蹄地繼續前進，忽然仰天長嘶一聲，卡岱爾驚呼一聲，立刻勒住馬韁停下來。這時我騎着牝馬正好走到他身邊，牝馬頭仍然高高仰起，耳朵朝着我們右邊的叢林一掀一翕的。卡岱爾一手拍拍馬頭，一手控制住韁轡，意圖安撫牠。伊斯特也高仰着頭，但沒有作聲。

「那邊有一羣馬，」我小聲說道：「你聞出來嗎？」

卡岱爾喃喃抱怨道：「你像是有通天鼻，老是聞到什麽味道。」語聲一頓接着說：「現在要逃已經太遲了，他們一定聽到那聲要命的長嘶。我們最好撤退到森林裏。」

我制止他。「緊張什麽？他們不會加害我們，繼續往前走。」

「你說得倒蠻有把握，你怎麽知道的——？」

「要是他們陰懷不軌的話，早就動手了。」我說：「他們一定早就聽到馬蹄聲，知道我們有兩個人，其中一匹馬已經傷了腿。」

卡岱爾仍是不放心，緊握手中那把短劍。我往牝馬耳朵所朝方向看去，離這兒五十步開外的樹林裏，雖然一片漆黑，我仍然可以看到黑黝黝的兩匹馬。我等不及了，便不耐煩催促道：「你再不走的話，我要先走了。」我用力一踢馬腹，牝馬便超過伊斯特，我決心到樹林裏一看究竟。

星光從披離的針葉間照射下來，我可以清楚看到那兩匹馬垂下頭，僵立着，一個小小身影綣縮在斗篷裏，頭罩抵得低低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

乍看之下我以爲旁邊那匹黑馬是安布勞希的座騎，然而當我看到額頭上一道白斑時，腦中立刻靈光一現，原來這是冥冥中安排要我來這裏的原因。

卡岱爾一路詛咒着趕上來，手中那柄短劍在黑地裏亮晃晃的，好不嚇人。嘴裏高聲喝道：「什麽人？」

我頭也不回，小聲說道：「劍收回鞘，是柏雷西他們。」

他將劍收回鞘裏，對男僮說：「亞帆，你的主人那兒去了？」

雖然我們間隔好一段距離，我仍聽到那男僮如釋大負的喘了一口氣，「噢，原來是你們，」他朝我們走來，「我聽到馬長嘶一聲，心裏還在奇怪這條路上素無人跡，怎麽會有行人。」他臉色蒼白，眼中仍充然驚悸的神情。

「柏雷西來這兒作啥？」我說。

「他没告訴我。」卡岱爾朗聲說道：「不要裝蒜了，大家都知道你整天如影隨形陪在他的左

右，他的行蹤你應該最清楚。說！你主人到底上哪去？」

「呃——他快要回來了。」

「我們等不及了，」卡岱爾說：「你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們發生了意外，小馬又跛了腿，我們要快點趕回家，想借用他的一匹馬。」停了半晌，他看到沒有動靜，連忙一迭聲催促道：「快呀！不要光站在那兒發楞，快去轉告你的主人……」

「我不敢去……他要我守在這裏，不能離開一步。」

「你的名字叫亞帆嗎？」我和顏悅色說道：「亞帆，借馬的事你不用操心，只要告訴我你的主人那兒去了？」

「我——我不知道。」

「你總該知道他往那個方向去？」

「不，我不知道。」

「天曉得！」卡岱爾啐道：「他上那兒去，又干我們什麼事，我們只想向他借匹馬。孩子，行行好事，告訴你的主人這匹馬是我的主人梅林借走的，他總不至於把你吞下去吧？」小男孩囁嚅說了些托辭，卡岱爾打岔道：「好吧！如果你不願意，我們自己去徵求他的同意。」

那男僮嘴巴洞開好半晌才擠出一句：「不……不……不……」。

「看在老天份上，」我說：「他到底在幹些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謀殺？」

話剛出口，遠處就傳來尖叫的聲音。我豎耳傾聽，那聲音並非痛苦中的呻吟，而是一種精神處於極端恐懼的尖叫聲。我相信那尖叫聲中還夾着一個字眼，但我不知道那個字的涵義。聲音持續了很久，後來忽然中止，像是有人扼住他的咽喉。

卡岱爾一隻手握在劍鞘上，另一隻手握着韁繩，身體紋風不動坐在馬上。我掉轉馬頭脚下一蹬，牝馬又開始跑起來。卡岱爾和那個男僮兩個人還是兀然對立着，沒有人吭聲。

馬從路旁斜坡爬上路面時，我忽然發現前面另有一條小徑隱在萋萋野草中。

我一勒馬韁，想轉入小徑，然而牝馬不肯前進，堅持要走前面那條較寬敞的道路，我揚鞭一抽，牠垂下耳朵，馴服地在小徑中奔馳起來。

過冬以來，這條路上行人車馬近乎絕跡，野草和石南植物竄得老高，幾乎淹沒路面。道路崎嶇不平，我們只好減慢速度，慢跑前進。藉着微弱的星光，可看出這條路最近有人走過，替我們走出一條轍跡，我們隨着軌跡前進，雖然是以小跑速度前進，却沒發出什麼聲響。

我仔細傾聽，想知道卡岱爾是否跟上來，後面却沒有任何動靜。看來他和亞帆都認爲我被尖叫的聲音嚇得荒逃回家了。

我勒韁要牝馬減低速度，慢步前進。牠頭高高抬起，耳朵警覺豎立起來。從林間的空隙可看到前面三百餘步地方不像林子裏這麼幽黑，我們快走出樹林的盡頭了。

現在我也像牝馬一樣豎起耳朵仔細傾聽，風聲和濤聲之外，我聽到一種奇異的歌聲。

我忽然有毛骨悚然之感，現在我知道柏雷西在那兒了，我也知道亞帆恐懼的原因。

我的身體在馬背上僵直坐着，全身血脈賁張，呼吸愈來愈急促，最先我以爲是恐懼引起的，但後來我察覺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期待事情發生的興奮。我下了馬，把馬拴在林中一棵大樹下，脚一踩到地面，傷處立刻傳來一陣劇痛，我一拐一跛往歌聲的方向走去。



我最先的猜測完全正確：海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這是一個呈弧形的海灣，形勢封閉，乍看之下像個大湖。我吸吸鼻孔，空氣中一股刺鼻的鹼腥味。森林線就在這兒忽然中止，形成一個斜坡，底部可看出海水經年侵蝕的痕跡，砂礫上海草叢生。

海濱靜悄悄的，站在這兒可清楚看到南北端的岬角；南方是一條狹長的山脊，北方的地勢較爲和緩，然而上面樹林長得異常茂盛。當我第一眼望去，還以爲這裏是個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然而仔細觀察，才發現是個淺水灘，水位低時，海底的岩石露出來，藉着微露的星光，連岩石上的海苔都歷歷在目。

海灣中有一座島嶼，這是一片橢圓型的陸地，剛好位在正中央，我一開始還以爲是人工形成的。現在正逢低水位時期，淺灘露出來，有一道人工築成的堤道和陸地相連成一個避難港口，港

口停着幾艘漁船。

霧不知何時又無聲無息出現了，在每個角落漸漸擴散開來，掛在樹梢上，就像一張等待風乾的魚網。煙波在水面上慢慢擴散，愈來愈濃的霧氣，使得四周隱入一片乳白的輕紗裏。島嶼基部籠罩在霧裏，就像在雲端載沉載浮一樣，藉着疏落的星光，我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島嶼那邊的動靜。

這個島嶼與其說是橢圓形，倒不如說蛋形來得恰當。接近堤岸盡頭形狀較窄，而後愈來愈開濶。靠近我這端的盡頭處，有一形勢平緩的小丘，山脚下的立石聳峙排列成馬蹄形，我正好面對馬蹄形的缺口，中間舖有一條石子路和堤道相銜接。

四周闃寂無聲，還是沒有任何動靜，要不是那邊停着幾艘漁船，看來如許眞切，我眞要認爲剛才聽到的尖叫聲和歌聲只是夢境中的一部份。我站在樹林邊緣，左手抱着白楊樹，將重心放在右脚上，我的眼睛已經能適應黑漆漆的樹林，現在觀察薄霧籠罩的小島，就像在大放光明的白晝一樣，完全不費吹灰之力。

面對山脚下那條石子路上忽然火光一閃，在火炬的照耀下，我看到一個穿白袍的人影，再定睛一看，有許多穿白袍的人影綽綽約約地移動着。歌聲再度響起來，尾音拖得長長的，聽來有些詭異，我看到火炬和人影漸漸向下移動，可見石子路是一條向下的斜坡路，其他人跟在後面一步步下移，最後隱入岩石後。

歌聲仍然持續着，聲音非常微弱，我只能捕捉到一些嗡嗡的聲響，然而節奏却很分明，隨着愈來愈快的節奏，我心跳也隨着加速。

歌聲倏然終止，四下又陷入一片難堪的死寂，我喉頭一緊，這才發現自己竟然不自覺間離開白楊樹下，置身在斜坡上面那片空曠的草地當中。我忘了腿傷，兩腿分開站立着，就像一棵樹連根牢牢依附在土地上。我興奮的情緒愈來愈高亢，當尖叫聲再度響起，那聲音就像我的血液在體內擴散，而後爆發出來似的。

這次叫聲和前一次顯然不太一樣。前者尾音拖得很長，後者比較急促，如果後者是死亡的呼聲，那麽前者便是垂死的呻吟；後者是謀殺者所發出的，聲音裏充滿勝利、滿足。

夜色四合當中，小島就像一個隱密的蜂巢，在黑夜和濃霧隱蔽下各種事件層出不窮。

現在那個手持火炬的人又像幽靈般出現在山口，他一步步爬上來，其他人無聲無息跟在後面潛行着，似乎正進行一種神秘的舞蹈，最後他們形成兩行隊形分立巨石兩旁。

一片肅穆當中，爲首那個人高舉雙手，這時月光如同一道利刄直射山頭。

他發出第三聲尖銳的叫聲，雙臂高高舉起，似乎正在將祭物呈獻給他的神。

羣衆跟隨他發出一種單調的歌詠聲，現在山頂沐浴在一片皎潔的月色當中，表示女神已經接受了他的祭物。他轉過身來，羣衆一擁而上，將他包圍起來，接受他的賜福。

我全神貫注在島上這幕祭月的儀式，因而没注意到霧氣逐漸上昇，最後那羣穿白袍的人們隱

在一片濃霧當中。

我細看之下，才知道人羣已經散了，三三兩兩往船塢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前後經過了多少時間，只知道當我回復意識時，身體已經麻木了，斗篷也在不意間滑落地上。衣服被霧氣染濕，凍得我全身直打哆嗦，連忙又回到剛才藏身的樹林。

我精神一直處在極端的亢奮狀態，現在恢復知覺反而覺得空虛和慚愧。我模糊意識到：這是一種奇特的經驗，和平常驅使我行動的那股力量並非同出一源。但這種經驗就像一線光明，帶給我自由的感覺，砥礪我，使我精神像雪亮的刀鋒一樣銳利。

我彎下腰，拔一些草，擠出青草汁，將手上泥土擦乾淨。又掬起草上的露水洗臉，一股青草的芳香，使我想起加勒帕斯，和聖杯的神聖使命，我穿好斗篷，然後又回到白楊樹下。

現在海灣裏歸帆點點，島上人影一空，只有一條修長的身影緩緩往下移動，最後消失在岩石後面。我屏息靜氣等候着，當他再度出現時，白色袍子已經脫下來拿在手上，換上一身黑色的衣服。

港口已經没有任何船隻，他快步走上堤道，我立刻從藏身的樹林走出來，迎接他。

10

柏雷西早在我從白楊樹後走出來以前，就已經發現我的形跡。他一走下堤道，就逕自朝我這邊走來。

「嗨，」他淡淡打了聲招呼，沒有一絲詫異的神色。「你在這裏多久了？」

「我一時看得入迷，竟忘了時間。」

他沒作聲，淡青色的月光照在右頰上，眼睛隱藏在長長睫毛和陰影當中，搞不清他腦中轉的是什麼念頭，但聲音當中帶着濃濃的睡意。

他對我質詢的眼光，並不在意，輕描淡寫說道：「你怎麼來這裏的？」

「我聽到尖叫的聲音，所以就騎馬過來看個究竟。」

「噢，」他說：「在那裏聽到尖叫聲？」

「亞帆看守馬匹的那片松林裏。」

「你怎麼走這條路？」他說：「我吩咐過你，不要走岔路。」

「發生了意外，我和馬受傷，必須儘快趕回家，只好抄捷徑。」

「卡岱爾呢？」

「他大概以爲我快馬加鞭趕回家，所以現在正在回家的途中。」

「這倒不失爲明智之舉，」柏雷西的聲音還是帶着濃濃的睡意，我却覺得話中暗藏鋒利的利刄。「你呢，」他說：「你爲什麼沒有被尖叫聲嚇跑呢？」

「沒什麼好怕的。」我說。

「沒什麼好怕的？」他眼睛閃爍了一下，反問一句，似乎在玩味我話裏的意思。

「我必須清楚事情的眞相，所以才來這裏探個究竟。」

「噢，你事先知道我在這裏嗎？」

「不，」我搖搖頭說：「在看到你的馬和亞帆之前，我什麼也不知道，但下意識裏知道今晚林中會發生事情。」

他對我的話並沒有絲毫驚奇的表示，不動聲色說道：「走吧！天氣寒冷，我得加件斗篷。」

我走在他後面，聽到他說：「亞帆還等在那裏吧？」

「他好像嚇得六神無主，應該不會離開那裏。」

「沒什麼好害怕的，」他說：「我從來不讓他在場觀看。」

「看來他對實情眞的一無所知。」

「他知不知道都無關緊要，」他說：「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交換過條件，他必須爲我守密，時機成熟時，我自會放他一條生路。」

「放他一條生路？」我說：「什麼時候？」

「當死神降臨我身上的時候。」他說：「依照風俗習慣，主人死後，奴隸必須陪葬。」

爬上了小徑，有足够的空間容納我們並肩而行，我瞥他一眼，發現他身上穿的那身黑袍，無論質料和剪裁都比我家鄉看到的高雅、昂貴。他腰上繫着一條美麗精製的皮革，肩上別着一個大別針，在月光下閃閃發亮，上面有着金色蛇形的紋樣。雖然經過今晚那些繁瑣的儀式，他看起來還是温文爾雅，充滿典型的羅馬風味。我禁不住多看他一眼說：「柏雷西，恕我直言，你不覺得你們膜拜的方式太古老了嗎？那是古埃及才時興的方式，現在就是我家鄉威爾斯那種地方，也認爲那種方式太落伍了。」

「我們的方式或許落伍了，」他說：「但是女神是個古老的神祇，喜歡人用古老的方式膜拜她。我們所採取的方式年代幾乎和她一樣久遠，比人們所能記憶的、比公牛在波斯山谷被殺、比他們到克里特島都還要來得早。前面的山谷就叫奈蜜特，是我們祭神的神聖祭壇，詳細的情形，我想你剛才一定看得很清楚。」

「我在威爾斯曾經聽過有關這項儀式的傳說，但你們那種血腥的儀式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停止了。」

他的聲音仍然異常平靜。「我們將他的生命獻給神，這是一種神聖的使命。」他忽然改變語氣說：「前面不就是卡岱爾的牝馬嗎？」

「我的馬傷了腿，我們兩個交換了座騎。」我說：「他可能借你的一匹馬，先騎回家。」

我解開拴在樹上的韁繩，牽着牝馬走到大路上，這時他將劍收回鞘裏，我們並肩而行，牝馬跟在後面，鼻子不時觸到我的肩膀上。

我說：「要是卡岱爾在場的話，他現在就沒命了，你們進行的難道是一種秘密儀式？」

「這種儀式不但不合法，而且也是高度機密。」他說道：「我們通常找一個最隱密的地方聚會。今晚小島上最安全，沒有人會在春分的晚上在那裏出沒，消息萬一傳到布廸科的耳中，麻煩就大了，我們今晚殺的那個人是國王的部下，我們已經將他拘禁在這裏八天。國王的斥堠四處尋找他的下落。」

「明天他們會發現他的屍體嗎？」

「他的屍體現在棄在島上的樹林裏，當他們發現時，會以爲是被野豬撕裂的。」他眼中又出現一抹詭異表情。「他死得還算輕鬆，從前的儀式是必須當衆開膛，直到五臟六腑全都流出來，腸子繞在祭神樹上，就像線繞在線軸上。」

「安布勞希知道嗎？」

「安布勞希也是國王的人。」

他沒再吭聲，繼續向前走。我忍不住問道：「你對我有什麼打算？」

「沒有。」

「我無意中探知你的秘密，你難道不介意嗎？」

「我不會加害你，」他漠然說道：「安布勞希對你特別倚重。」沉默了片刻，他接着說：「你好像很喜歡這種儀式？」

我搖搖頭，不知道如何將內心眞正的感觸用言語表達，就好像一個人赤手空拳站在戰場上，忽然有人將武器交到他手上，竟有不知所措之感。

他說：「你不怕嗎？」

「不！」

「我相信你說的話，安布勞希沒看錯，你的確是膽識過人。」

「就算我膽子大一點，也沒什麼好誇的。」我說：「我某些方面比同年齡的孩子表現得更鎭靜，那是因爲他們所害怕的事情我無法體會。我另有一種恐懼，但我善於將恐懼隱藏起來。我本來認爲這是一種優越感，但我現在開始瞭解自己異於常人的地方，便是即使危險和死亡在前面等着我，我也不會逃避，而能坦然面對。」

我們快接近松林了，他停下脚步問道：「爲什麼呢？」

「我知道自己沒什麼危險，但替別人感到恐懼，」我察覺自己解釋得很籠統，所以又補充說道：「人對未知的事物才會感到恐懼，但我心裏已有預感，知道自己沒有危險，所以就沒什麼好怕了，根本算不上是勇氣。」

他緩緩說道：「我聽說你有未卜先知的異稟。」

「這種預感並不常有，只是偶而有之，完全要看神的旨意。」話一出口，我立刻後悔自己說溜了嘴，他並不是談論這類話題的適當對象。心念一轉，我立刻又改變話題說：「柏雷西，回去後，請不要責怪亞帆，他始終沒透露一點口風，是我堅持要見你的。」

「你是說如果有任何後果，願意替他承擔下來？」

「我認爲這樣比較公平，」我放言無忌說道：「像你信仰這種古老的宗教，一定通曉某些巫蠱。你要用什麼手段處罰我呢？今晚讓我在床上碎屍萬段呢？還是我下次到森林來，成爲野豬的大餐？」

他臉上首度出現笑容。「你不要以爲我輕易就會放過你，」他說：「你的預言能力對我還有利用的價值，安布勞希不是唯一懂得利用別人的人，將來我自然有利用到你的時候。你說過今晚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驅使你，我想一定是女神的旨意，」他拍拍我的肩膀說：「梅林，你必須爲今天晚上付出代價，女神有意使你成爲她的獵物，因爲她從來不放過任何窺伺她秘密的人。有一點你可以放心，她不會毀掉她所垂青的人，換句話說，你要好好學習，等時機成熟，我會帶你到她的神龕前，將你貢獻給她。」

我本想說：「如果你要將我的五臟六腑剜出來，腸子繞在樹幹上，我不會乖乖任你擺佈。」仔細一想，還是三緘其口，我知道冥冥中自然有天意安排，要來的終歸要來，逃也逃不掉；萬一

不假天意，費盡心機，也動不到我的一根毫毛，想想我心裏舒坦多了，便一馬當先走進松林裏。

亞帆一看到我和他的主人雙雙出現，嚇得聲音都變了調，吃吃說道：「大爺……我以爲他已經同家……眞的，卡岱爾說……」

「我的斗篷拿過來，」柏雷西連正眼也不瞧他說：「把這個放進鞍帶裏。」

他順手將手上的白袍一扔，恰好掉在拴着伊斯特的那棵樹下。伊斯特立刻噴出鼻息，先我以爲是幽靈般的白色使牠驚嚇，但定睛一看，白衣上血跡斑斑，空氣中還有一股血腥味。

亞帆向前撿起衣服，「大爺——」他聲音中充滿恐懼，「卡岱爾以爲他的主人先同去，我來不及攔阻他，他已經騎上我們的馬，揚長而去。我發誓沒有向他洩露任何秘密——」

「卡岱爾的牝馬背上有一個鞍帶，你可以塞在裏面。」柏雷西穿上斗篷，一手抓住韁繩準備上馬，亞帆連忙過去幫他的主人，嘴裏還在喃喃求饒：「大爺，相信我，我眞的沒洩露出一點口風。」

柏雷西神色沒有任何反應，事實上以他平常的爲人，我相信他從來不會爲別人着想，更不要說體諒別人的痛苦和焦慮了。此刻他全神貫注在如何駕馭他的馬，亞帆的話對他絲毫不起效用。他簡短說道：「讓開！」然後對我說：「如果我們快跑的話，你駕馭得了這匹牝馬嗎？必須趕上卡岱爾發現你沒同家以前趕同家。」

「我可以全力以赴，亞帆怎麽辦呢？」

「他還能怎麽辦？」他口氣有些不耐煩：「當然是牽着你那匹牝馬走同家。」柏雷西說完，一揚馬鞭率先離去。亞帆將沾滿血跡的白袍子塞進鞍帶後，走過來蹲下身子，讓我從他的肩膀上馬，我騎在馬背上，還感到剛才他全身顫動那種活生生的感覺。我能瞭解一個平素仰仗主人神色的奴隸，對主人的恐懼心情。我也能體會他獨自牽着馬在黑漆漆林子走，心中一定相當恐懼，我安慰他說：「亞帆，不用害怕，他不是在生你的氣。我可以保證你同家後，絕對平安無事。」

「梅林大爺，你看到什麽嗎？」

「沒有，」我道出了部份實情。「林子裏黑漆漆，什麽也看不清。」我將短劍抽出鞘來，刀光一閃，松針紛紛掉落地上。

「這個給你壯壯膽。」我將短劍交給他：「我知道你用不上這把劍，就會平安抵達家裏。」我一踢馬腹，快馬加鞭想趕上柏雷西。

他果然在前面慢騰騰走着，一看到我，立刻放蹄奔馳起來。

路面還算廣濶，在目光下我們不難辨出同去的路徑。現在走的這段路是上坡路，我在山頂上看到山下燈光閃爍，知道快到家了。

下了山坡，樹林漸稀，我們又同到草原上。柏雷西馬不停蹄地趕路，一路上，沒有開口講過話。我在心裏納悶着：卡岱爾會自己一個人同來找我，還是帶着一羣衛兵，搜尋我的下落？過了橋，柏雷西速度慢了下來。「聽看看！」他說。

我聽到一陣雜沓的馬蹄聲漸漸接近我們，這一羣人顯然也是往城裏方向馳去。風中時斷時續傳來講話的聲音，過了橋，在一行迤邐而行的火炬照耀之下，我看到一面繡有赤龍的旗幟，迎風招展。

柏雷西奮力抓住我的馬韁，我們騎的座騎同時停下脚步。

「安布勞希的人。」他壓低聲音說。這時牝馬嘶一聲，隊伍中一匹馬跟着反應。有人喊了聲口令，隊伍立刻變換隊形，向我們這邊疾馳而來。

「我們就此分手。」柏雷西說：「小心你的舌頭，可不要說溜了嘴。萬一洩露了口風，安布勞希縱然有三頭六臂，也無法使你免除巫蠱的詛咒。」他揚起馬鞭抽了牝馬一下，牝馬立刻如箭出弦般，向前衝去，我沒坐穩，差點從馬上摔下來。我一心注意柏雷西往那個方向囘去，直到安布勞希的手下逐漸接近，我才發現自己已經陷入重圍。一個士兵帶我到爲首的那個軍官跟前，他說：「只有一個人，身上沒有武器。」

軍官拿下頭上的盔甲，我看到他藍色的瞳孔擴張。「果然又是你，梅林小子，你自己一個人在這裏作啥?」

11

要是遇到其他軍官我可能不加思索就將實情說出來（當然省略了有關柏雷西那一段），然而碰到尤賽就棘手了，我必須小心答話才不會被他找出破綻。我並不是有意袒護柏雷西，然而這種事情必須私下和安布勞希面談，現在我只能設法平息尤賽的怒氣。

我坦然迎接他的眼光說：「爵爺，發生了意外，我的小馬傷了腿，我讓僕人牽牠回家，我自己則騎上僕人的馬回家。」我看他嘴巴微張，欲言又止的樣子，立刻搶先說道：「令兄通常一吃過晚飯，就會接見我，我不能讓他等太久。」

我一提起安布勞希的名字，他神色似乎緩和多了，但言語還是不肯放鬆。「時間這麼晚了，你爲什麼不走正路，偏偏走到這條路上來?」

「伊斯特在林中的棧道上傷了腿，我們回家途中看到一條往南的道路，爲了早點到家，所以就抄捷徑，今晚月色很好，容易辨出道路。」

「你們抄的是那條捷徑?」

「爵爺，我對森林的路徑不太熟悉，只知道有一條乾涸的溪床。」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皺着眉頭說：「你和僕人在那裏分手?」

「我說不出正確的方位，只知道那附近有片松林，照時間估計我相信他現在正在上坡路。」

我心裏暗自禱告卡岱爾不要在這時候出現。

尤賽蹙着眉尖的樣子，使我想起安布勞希。我第一次發現他們兄弟間驚人的相似，難怪安布勞希說尤賽天生有駕馭人的能力；他看人的眼光，灼灼逼人，就像能明察秋毫似的。我知道他也已經洞悉我的謊言，雖然他沒找到破綻，但他就像一頭獵犬，嗅得出說謊的味道，準備拆穿我的謊言……。

這次他不再疾言厲色，反而有些温和。「你在撒謊吧！」他說：「爲什麼要撒謊呢？」

「爵爺，我說的句句屬實，絕沒有半句虛言。」我說：「等下我的小馬來了，你可以檢查看看。」

「我相信你的馬傷了腿，我如果派屬下過去看，他們會發現卡岱爾牽着小馬一步步回家，但是——」

我急忙解釋道：「不是卡岱爾，他有要事先回家，是亞帆，柏雷西派他跟着我。」

「物以類聚？」他一付嗤之以鼻的樣子。

「對不起，爵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脾氣忽然爆發起來，「大膽的變童，不要在我面前裝瘋賣傻了，我老遠就已經嗅到謊言的氣息。」他定定看着我，聲音忽然一變，「你鞍帶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一個士兵正好走過我的身

邊，我順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見柏雷西的袍子一截露到外面來，士兵用力一抽，將袍子整件抽出來，一抖開，觸目所見皆是斑斑的血跡。

尤賽後面的馬匹開始杌隉不安起來，發出噴鼻息的聲音。我看到那個手持火炬的衛兵用一種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後面傳來一陣竊竊私語的聲音。

尤賽聲色俱厲說道：「老天爺！我早該料到你是他們一夥人。平常你有安布勞希當靠山，現在人證俱獲，我懷疑他還會爲你撐腰。我看你也是無從狡辯，還是乖乖招認吧！」

我挺起胸，坦然面對他。「我否認作了違法的事，這件事很複雜，我會親自向令兄解釋。」

「天曉得你又要搬弄什麼是非！」他眼光一閃說：「是亞帆帶你去的？」

我已經打定主意，口齒跟着伶俐起來。「這件事和亞帆無關，他是個奴隸，只能聽命行事罷了！」

他策馬騎到我身邊，一把揪住我的衣襟，惡狠的臉龐湊近我，咬牙切齒說道：「聽着！你要以對待安布勞希的態度，服從我的命令。」他猛烈搖幌着我，「聽清楚了嗎？」

我點點頭。他的臉忽然痙攣了一下，像被我的胸針刮傷手，抓住我的手自然鬆脫了，我看到血湧出來，他一彈手指，示意持火炬的衛士過來，在火把照耀之下，他仔細重視我胸針上的赤龍圖案。「這是他給你的？」他眼光在我臉上巡逡，藍色的瞳孔像要迸出火焰來。「梅林……」他欲言又止，聲音柔和得令人不敢置信，這時他爆出一陣笑聲，聲音裏竟然充滿歡愉，沒有絲毫的

不快。

「好吧！梅林•恩利斯，不管怎樣，你今晚的行踪，還是要對我哥哥交待清楚。」他策馬向前，對他手下說道：「好好看住他，不要讓他從馬上摔下來，這小子是我哥哥的上賓。」說完他一踢馬腹，率先揚長而去。他的部下見狀紛紛趕上去。

沾滿血跡的白袍子在地上攤開來，任人馬踐踏而過，我不知道柏雷西會不會發現，預先得到警告。但此刻我心裏有太多事情要煩，無暇顧及其他。

我一進房門看到卡岱爾，立刻如釋重負說道：「謝天謝地，好在你沒騎馬回頭去找我，要不然事情就嚴重了。我在半路上寃家路窄的遇到尤賽，當他知道我去的地方差點氣瘋了。」

「我知道，」卡岱爾淡然說道：「我看到了。」

「你說什麼？」

「我本來以爲你聽到那聲慘叫聲，會嚇得跑回家。所以我跟在後面追上去，跑了一段路程，前前後後聽不到任何動靜，就猜想你可能快馬加鞭像陣風般衝回去，誰知——」

「你早就猜出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打岔道：「你也知道柏雷西在那裏作些什麼勾當？」

「嗯，」他避開我的眼光說：「我一回到家，看不到你的人影，才知道你竟然跑去看究竟。你眞是不折不扣的小傻瓜，這件事一點都開不得玩笑的，一捲進去，脫不了就是殺身之禍。」

「你明知道危險爲什麼又要回去找我？」

「我還能怎樣！你該知道我背地裏如何稱呼你——小討厭鬼，已經算是客氣了。還是言歸正傳吧！我出城差不多半哩，遠遠看到他們，立刻躲到舊驛站的空屋子裏，那地方你總該知道吧？對了，我就藏在裏面，眼看你在他們的監視下揚長而過，我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尤賽已經對你動了疑心。我儘量跟你們保持一段距離，在後面緊跟着。進了城後，我就抄着巷道，搶先一步在你回來之前趕回家。」

他頓了一下又說：「我也是剛到家的。尤賽已經知道一切了？」

我點點頭，解開斗篷上的扣子。

「這麼一來事態就嚴重了，」卡岱爾說：「他怎麽知道的？」

「柏雷西將袍子塞進我的鞍袋裏，不巧露出一截衣角，被他們發現，他們認爲是我的。」我扮個鬼臉說：「如果他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那衣服大了一號，不可能是我的，但他們扔在地上，任人馬踐踏而過。」

他低下頭來，替我脫下一雙涼鞋，忽然抬起頭說道：「你行跡敗露被柏雷西發現，還和他談過話？」

「是的，我站在樹下等他，我們一齊走回松林。亞帆牽着我的小馬，現在可能還在回家的途中。」後面一句話他似乎沒聽進去，一手拿着鞋子，臉色忽然變得好蒼白。

「尤賽没看到柏雷西，」我說：「柏雷西知道他們只聽到一聲馬嘶，所以讓我面對他的，他自己及時躲藏起來，却忘了袍子還在我的鞍袋裏。」

「你和柏雷西那種人打上交道，就註定要倒霉。看來，事情比我想像還要糟多了。來，我替你換下衣服，你的掌心好冷！」他拿下別針，替我脫下外套。「你實在不該那麽大意，那些人全都很難纏，柏雷西更是像瘟神一樣。」

「你對他的底細清楚嗎？」

「談不上清楚，但風聞了一些他的傳說。總而言之，他們都不是好惹的人物。」

「他是都以德敎的祭師，」我說：「卡岱爾，別擔心，我看他不會傷害我，也不會讓別人傷到我。」

「他恐嚇你嗎？」

我想用笑聲冲淡緊張的氣氛，「是的，他用巫蠱威脅我。」

「巫蠱？我聽過一些令人髮指的傳聞，他們說都以德敎派的人能用巫蠱置人於死地，手法極其殘忍。」

「人們最會捕風捉影誇張事實，」我說：「洗衣坊將我那套最好的衣服送回來了嗎？我想在見爵爺以前，洗個熱水澡。」

他打開衣橱，在裏面搜索，邊說：「尤賽可能已經在你之前告訴他了。」

我聳聳肩說：「無所謂，我決定將事情眞相告訴安布勞希。」

「没有半點保留嗎？」

「當然。」

他沈思了一會兒說道：「我看也只有這樣了，他是唯一能保護你——」

我打斷他的話題，說道：「你說的並不是主要的關鍵，重要的是他有權知道事情眞相。我没必要對他隱瞞什麽。」

他有些不自在起來。「我擔心的是巫蠱……安布勞希對這種邪門的玩意，也無能爲力。」

「原來你擔心這個，」我搖搖頭說：「放心好了，没什麽好怕的。」

「梅林，總有一天我會看到你嚇破膽的樣子。」

「或許。」

「你難道不怕柏雷西嗎？」

「有這個必要嗎？」我說：「他不會對我怎麽樣。」我解下腰帶放在床上，看了卡岱爾一眼說：「如果你預先知道自己的結局，你難道還會害怕嗎？」

「會的，你不怕嗎？」

「有時候。只要想起來，我心裏也會充滿恐懼。」

他臉色凝重起來充滿恐懼的神情。「那是怎樣的情景呢？」

「一個洞窟，水晶洞窟，我覺得和死亡有關，有時却像一個夢境，充滿幻象……詳細情形我也說不清楚，總有一天就會眞相大白了，那時我什麽也不會害怕，坦然走進洞窟面對死亡，就像你……」

「就像我怎麽樣?」他急急追問道：「我會有什麽樣的下場?」

我微笑說道：「別急，我要說的是，就像你步入老年知道死期將至，就能坦然面對死亡。」

「不要騙我，」他激動說道：「我能從你眼裏看出來。每當你預見眞象時，眼神會突然變得很奇怪，黑色的瞳孔變得渙散，就像夢遊一樣，但眼光並不柔和；你整個人會忽然變得很冷漠，像和外界隔離起來，當你講話時，那聲音更不像出自人的口中，而是一個來自空中的聲音，那神情眞是嚇人!」

「連我自己都會覺得害怕，」我脫下綠色外套，換上家居服。「那時我只剩一個空軀殼，就像什麽東西突然附在我身上；我所見、所說、所想，都是我從未經驗過的事物。不要以爲我沒有感覺，」我說：「我覺得害怕，因爲我無法控制那出自我內在的力量，但總有一天，我會駕馭得了這股潛在的力量。」

「你剛才講到我的死亡時，倒底看見了什麽?」

我猶疑了一下，沒想到要對卡岱爾撒謊，比對尤賽還要難以啓齒。「我眞的沒看見什麽，我當時一心只想到自己死後的情景。如果你繼續當我的僕人，我死了，你當然會到墳上看我，沒想

到竟然說溜了嘴。」

他表情鬆弛下來，露出笑容，「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他說：「我很願意一輩子待候你，你性情隨和，和你生活在一起比較輕鬆、愉快。」

「眞的嗎?你剛才還說我是個討厭鬼，專門替你找麻煩呢!」

「我在氣頭上故意損你兩句，」他露齒笑道：「其實我平常言語還算相當愼重，何況你還具有雙重的貴族身份。」

「雙重的貴族身份?你可不要把我和外祖父的關係想得太……」我忽然住口不言，因爲他臉上的表情很奇怪，好像剛才一時說出了不該說的話，現在摀住嘴巴，一付後悔不迭的表情。

他緊抓着我剛換下來的衣服，木然站着。我緩緩站起身來，心裏完全明白過來，我只是奇怪自己爲什麽那麽遲鈍，到現在才想到這一層關係。原來今天我和尤賽起爭執時，他已經藉着火炬的光，證實了這件事。我還記得那天圍繞在我四周那些人側面的表情和竊竊私語的樣子。難怪僕人對我的態度特別恭敬，我以爲他們不過是奉安布勞希的命令行事，沒想到竟是出自對安布勞希親生的兒子的敬意。

屋內一片死寂，油燈的火焰搖曳着，銅鏡反映着火光，照在牆上，形成幢幢的陰影。我望着鏡中的自己，赤裸的身體顯得非常瘦小，然而眼睛却在燃燒，我恍惚從鏡中的自己看到第一天我進到安布勞希房間時，他坐在火光中等我的神情。

我對卡岱爾輕聲說道：「每個人都知道了？」

他沒追問我問的是什麼，點點頭說：「大家都在議論紛紛，你有些神情和他實在很像。」

「我看今晚尤賽的神情好像已經看出來了，他從前難道不知道嗎？」

「他在謠言還沒傳開以前，就離開這裏。我想他對你那麼不友善，並不是這個因素。」

「這樣我就安心了，」我說：「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他老是找我的碴，難道他對那天晚上的事還耿耿於懷？」

「那並不是主要因素。」

「那麼，是什麼原因呢？」

卡岱爾坦白說道：「他認爲你是伯爵的孌童，安布勞希很少找女人，也不曾和孩子親近，自從你來了以後，他讓你住他的房子，又派我侍候你，尤賽看他對你特別禮遇，就以爲當中有些不尋常的關係。」

「我想起來了，今天晚上他也說過同樣的話，我當時以爲他是在說氣話。」

「如果他聽到別人的傳聞，再多看你一兩眼就會看出端倪。」

「他已經看出來了，」我用肯定的語氣說：「當他看到伯爵給我赤龍別針，他表情忽然一變，叫旁人將火炬拿高，細細打量我，後來他對我的態度就比較客氣。」這時我閃過另一個念頭，「我猜柏雷西也知道。」

「是呀，」卡岱爾說：「他知道。有什麼不對？」

「他講話的語氣……原來他不敢加害我，怕引起嚴重後果，所以才用巫蠱威脅，不許我聲張出去。他實在是個厲害的角色，表面不動聲色，事實上他一路都在動腦筋……」我沒再說下去。

「動什麼腦筋？」

「不要大驚小怪，只不過是爲了提防我洩露出他的秘密，所以耍了一點小手段。」

「看在老天的份上，告訴我是什麼！」

我聳聳肩，想起自己還沒穿衣服，順手拿起睡袍，「他說有一天要帶我到女神的神龕前，要是我也加入都以德教，將來他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我已經習慣卡岱爾一聽到邪門的事，所作出辟邪的手勢，他急急問道：「你有什麼打算？」

「我打算跟他　看個究竟。卡岱爾，不要作出不以爲然的表情，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可以藉機瞭解他去活動的情形。」我神色凝重說道：「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我不想學習，同樣的道理，我對每個教派所膜拜的神祇，和他們的教義，都必須深入去探討，因爲眞理是上帝的影子，我如果要實現眞理，必須瞭解其中的眞諦。所以必須多方觀察、研究，找到那個眞正的主宰。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怎麼可能懂呢？我甚至不知道你說的究竟是那個神？」

「我認爲只有一個主宰。然而人們供奉各式各樣的神仙，有風神、山神、海神……幾乎到處

充滿神蹟，然而我相信一定有一個主宰，就像大海一樣，其他神仙就像河流，唯有大海才能容納百川——洗澡水燒好了嗎？」

二十分鐘後，我穿上深藍色外套，別上赤龍別針去見我的父親。



安布勞希的文書坐在接待室中，態度異常悠閑，我聽到安布勞希輕聲講話的聲音，門口兩名守衛面無表情僵立着。

簾子一掀開，尤賽從裏面走出來。當他看到我，停下脚步，正要開口，看到文書投來好奇的眼光，欲言又止，像陣旋風般走出去，背後傳來一陣窸窣的聲音。身上經常有一股味道，所以他還沒出現之前人們就能察覺他的到臨。他一定等不及梳洗乾淨一下就直接求見他的哥哥。

那位名叫蘇利斯的文書對我說：「他正等着召見你，閣下最好立刻進去。」

他背對着門站着，凌亂的卷宗散了一桌，一枝鵝毛筆放在當中，看起來好像他在寫字時被人打斷了。靠窗那張辦公桌上，一本書，書頁攤開，好像被遺忘在那裏似的。

背後傳來門關上的聲音。我走到房間中央才停了下來，安布勞希回過頭，我們四目相接。良久，他才清清喉嚨說：「梅林。」並作個手勢要我坐下來。

我依照慣例坐在火爐旁的櫈子上。他沈默了片刻，坐下來，拿着鵝毛筆，醮一些墨水，振筆疾書起來，好半晌擲筆長嘆一聲說：「尤賽曾經來見過我。」

「我知道。」

他眉心一蹙，烱烱有神看着我說：「我知道他在城郊遇到你單獨一個人騎着馬。」

我不加思索說道：「我不是單獨一個人，還有卡岱爾和我作伴。」

「卡岱爾？」

「是的，爵爺。」

「你對尤賽却不是這麽說，」他的眼睛一亮，追問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爵爺，卡岱爾侍候我一向忠心耿耿，不敢稍微怠慢，所以我出門，他總是陪侍左右。今天我打算到林中走走，散散心，沒想到伊斯特在棧道上出了意外，拐到腿，卡岱爾就將他的牝馬讓給我，自己則騎伊斯特慢慢走回家，」我吸了一口氣繼續說：「天黑了，爲了早點到家，我們就抄捷徑，在路上遇到柏雷西和他的僮僕。柏雷西還和我一齊騎了一段路，在當時情況下他不便和尤賽王子碰頭，所以留下我，自己先回去了。」

「噢，」他表面不動聲色，然而我知道他對這件事相當清楚。「你曾到過都以德敎徒聚會的

島上?」

「你都知道了?」我詫異問道，他沒吭聲，等着我繼續說下去，所以我接着說：「我和卡岱爾抄了捷徑後，在離海邊不遠的松林遇到柏雷西的僮僕亞帆，看守兩匹馬，在樹下等着。卡岱爾急着趕回家，所以就問亞帆借一匹馬，我們正在交涉，忽然聽到一聲淒厲的叫聲，我一時好奇就順着聲音的方向騎去，卡岱爾不見了我的踪影，以爲我回家了，就騎上亞帆的馬追上來，到家以後，發現我沒回家，他又回頭找我。半路上遇到我和軍隊一齊走，他怕我出事，所以就躲起來，等到軍隊走過，他才趕回家。」我手放在膝蓋上，換個較舒服的姿勢，「我不知道是什麽力量驅使我，使我想去看究竟……並不只是那淒厲的叫聲，而是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鼓勵我……」我深呼吸了一口氣，「爵爺。」

「呃?」

「我必須告訴你實情，今晚島上有個人被殺死了，我不知道他是誰，只聽說是國王的部下，已經失蹤了好幾天。等別人在林中發現他的屍體，會誤以爲是遭到野獸的襲擊。」

我頓了一下，看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就補充一句：「我認爲這件事應該讓你知道。」

「你到過島嶼那邊嗎?」

「沒有，如果我去了，現在不可能活着回來。我後來聽說那個人之所以被殺，是被他們當作祭神的犧牲品。」我看他一眼，繼續說：「我躲在海邊的樹叢裏，觀看整個祭典的實況，當時我

不知道那是不合法的；當然，在我家鄉這種宗教活動也是禁止的，然而我以爲這裏容許他們公然活動……尤賽王子知道我參加那種儀式後，非常生氣，他好像仇視都以德敎徒。」

「仇視?」安布勞希說：「哦!是的，尤賽是米勒斯忠實的信徒。黑暗是光明的仇敵，所以他對都以德敎一向沒有好感。」語聲一頓，他對探頭進來的蘇利斯厲聲說道：「什麽事?」

「恕我打岔，」蘇利斯說：「是布廸科國王派來的信差，我告訴他你現在正忙着，但他說有急事，是否要讓他等一會兒?」

「帶他進來。」安布勞希剛說着，那人就跟着進來。他將一幅卷軸呈獻給安布勞希，安布勞希打開仔細看，眉頭不覺蹙起來，我關切地注視着他，在火光照耀下他的臉龐看起來如此親切、熟悉。火爐中火光熊熊，我感到眼前的景象逐漸模糊擴散……

「梅林•恩利斯?梅林?」

一聲聲急切的呼喚，使我回到現實，幻象立即消失，我發現自己坐在安布勞希的房裏，信差已經走了，安布勞希站在我和火爐之間。

「你在火光中看到什麽?」安布勞希黑色的眼珠專注看着我。

「在一個長滿山楂的山谷中響着得得的馬蹄聲，一個少女騎着一匹棕色的小馬前來，旁邊一個年輕人站在霧中等着，他肩上別着一個赤龍別針。」

我聽到他倒抽了一口冷氣，用手抬起我的下巴，眼中充滿狂熱的神情。

「我沒猜錯，你眞的有看見異象的能力。你來的一天晚上，在立石旁邊看到的一幕，可以當作夢境解釋，也可當作你臨時杜撰的故事……但你今天看到的，證明你確實有天賦的異稟。」他的手從我的下巴移開，看着遠方說：「你看清了少女的長相？」

我點點頭。

「也看清了那個年輕人？」

我坦然迎着他的眼光說道：「是的。」

他開始背對着我，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半晌才說：「你知道多久了？」

「今晚我從外面回家，從卡岱爾談話中，使我聯想起來。我還記得今晚尤賽王子看到我肩上別針時，那種奇怪的表情。」

他頷首說道：「你剛才看到那幕異象是你第一次看到的？」

「是的，我現在只是奇怪自己一開始爲什麼沒想到，我眞的是作夢也沒想到，你竟是……」

安布勞希沒說什麼，我不知道自己期待什麼，却沒想到偉大的安布勞希也會有說不出話的時候。他不斷地踱來踱去，最後終於說：「梅林，這眞是一次奇怪的父子團圓，我心裏百感交集，却說不出一句話來。現在你該明白我爲什麼老是問你問題，因爲我想知道什麼原因使你找上我。」

「一切都是天意，」我說。「你爲什麼遺棄她？」這句話我不經思索就說出來，然而當中却蘊含着多年來的幽怨和不滿。我不知道自己喃喃說些什麼，直到安布勞希口齒清晰打斷我的話，

我才清醒過來。

「我當時才十八歲，不可能帶着一個公主一齊逃亡，你知道我的故事——自從王兄被佛提吉恩謀害，堂兄布廸科就帶着我和弟弟流亡海外，無時無刻不以恢復故國爲念。雖然那時看來光復之日還遙遙無期，然而布廸科並不氣餒，不時派間諜刺探敵方的虛實。在我十八歲那年，他派我暗訪父親的朋友葛樂斯，打算將來起事時可以裏應外合。我到康瓦耳後葛樂斯便替我策劃北方之行，好對各地的情形有個整體的概念。有機會的話，我會告訴你那次行程所到的地方。現在言歸正傳，十月下旬我旅遊回來，在葛樂斯的一些親信陪同下騎着馬南下，本想到港口搭船回家，沒想到半路上遇到佛提吉恩的手下。直到現在我還不清楚，當時他們是對我的身份動了疑念，還是嗜殺的本性，使他們見人就殺——我猜後者的可能性較大，要不然他們不會那麼輕易就離開了。總之，當時經過一場廝殺後，他們殺死我那兩個同伴，我也受了傷，又遭到當頭一擊，所以就昏迷過去，事情發生時天已經黑了，當我清醒過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我一睜開眼睛，看到一匹棕色的小馬悄然立在我的身邊，一個少女騎在馬背上，正用憐憫的眼光打量着地上的死屍。」他臉上出現一絲異常柔情的笑容，似乎對那久遠以前的記憶還有深刻的感受。「我嘴唇翕動，想要講話却發不出聲音，原來失血過多，加上整晚躺在荒郊野外，因此發起高燒，我深怕她被屍體嚇得快馬加鞭逃回去，那麼最後一絲獲救的希望就泯滅了。好在她發現我尚有氣息，就從我的鞍袋裏找到水壺，扶着我，讓我喝了一些清水，又替我清洗、包紮傷口，然後——天曉得她那來的

脅力——居然抱我上了馬背，她告訴我，離城不遠，有一個不爲人知的洞窟，附近泉水清澈——咦？你怎麽了？」

「我早該料到，」我說：「沒什麽，你繼續說下去。」

「我當時昏迷不醒，當初到那裏的情形現在已經記不起來。只知道她將我的馬掩藏起來，又從我的鞍袋找到食物、酒、斗篷和毯子，等她將我安置停當後，已過晌午，她騎馬回去的途中，聽到其他兩具屍體已經被人發現了，那隊軍隊殺了我們以後，就揚塵北去，所以沒有人會追究我失踪的事情。第二天她帶着食物和膏藥來看護我……以後的事情你猜得出來。」

「你什麽時候對她透露身份？」

「她表示要離開馬利都南跟我一齊走，我從她的舉止猜出她可能有王室血統，或許她也從我的舉止中看出端倪——天曉得！這並不是主要的關鍵，重要的是她是個女人，而我是男人。從第一天，我們對看了一眼，就知道這種事情必然會發生。等你長大後，你就會瞭解個中的奧妙。」他再度發出會心的微笑，這回連嘴角都充滿了笑意。「這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梅林，你的異象無法幫你瞭解愛情的奧妙。」

「你打算帶她一齊回來這裏？」

他點點頭，「我當時還不知道她的眞實身份，眞相大白以後，我怕她會因爲我而招來許多麻煩，所以催她催得更急。從她的談話中，我知道她厭惡撒克遜人，同時對佛提吉恩的暴政感到不

滿，但她却執意不肯跟我一齊離開，她堅決表示無法背叛自己的父親和父親的敵人私奔，並且希望我忘了她，讓我們之間的關係隨着歲月而淡忘。」

他忽然住口不言，低下頭看自己的雙手。

我插嘴道：「你一直不知道她生下一個孩子？」

「不知道，我心裏曾動過疑念，回國後第二年就派人去打聽她的消息，却音信全無。我想她如果需要我的話，應該會設法和我保持聯絡，所以暫時將這件事擱在一邊，沒想到兩年後，竟然聽到了她訂婚的消息，現在我知道這是誤傳，但當時我却信以爲眞，決定將她遺忘。」他看我一眼說：「你能瞭解嗎？」

我點點頭。「你的確道出一部份的實情，她雖然沒和別的男人訂婚，然而她已經獻身宗教，基督徒這種獻身宗教的儀式，稱爲和上帝訂婚。」

「哦？」他沈思了一會兒說：「從此我就沒再派人打聽她的消息。後來我聽別人提到宮中有一個私生子，我曾動過疑念，恰好當時有一個眼科大夫從威爾斯流浪到這裏來，我就向他打聽消息，他告訴我宮中的私生子是國王和女僕生的。紅頭髮和國王長得如出一轍。」

「他說的是狄尼士，」我說：「外公在別人面前總騙別人說我是他的私生子。」

「我聽到的謠傳也不太確實，有時是國王的，有時又像公主的——但我事情一忙，就沒再追究這件事。何況我總認爲——如果她生下我的孩子，她沒理由不讓我知道。」他沒再說下去，陷

入往事的思潮裏。

我最初百感交集，没仔細思考，但仔細同想起來，頗能瞭解母親當時的心理。當她的自尊和孝心使她無法和情人一齊離去，事後她發現自己懷孕了也是居於同樣的理由，使她獨自承擔下來，更重要的是萬一她洩露出情人的身份，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一定會渡海到小不列顛，那時一場戰爭勢將難免，所以她寧可咬緊牙關獨自承受各種打擊。隨着歲月的流逝，情人的影象逐漸模糊，最後就像一場春夢一樣，事後了無痕跡，於是她將心靈寄託在更崇高的宗敎中。

安布勞希的話打斷了我的思潮，他說：「當一個私生子，滋味大概不好受吧？」

「非常不好受。」

「你相信我眞的不知道這同事嗎？」

「爵爺，我相信你說的每句話。」

「梅林，你還怪我嗎？」

我垂下眼睛，緩緩說道：「當個私生子唯一的好處就是可以將自己的生父想像成各種形象。從我懂事開始，我就將南威爾斯境內中每個士兵、王子、祭師，或是長相瀟灑的奴隸想像成自己的父親。」

他和顏悦色說：「現在你看到他本人了，梅林，我想知道，你還怨我嗎？」

我眼睛注視着火燄幽幽說道：「我從小就在人群當中物色父親的人選，如果要我選擇，安布勞希，我還是會選你。」

四周一片岑寂，火舌像心博一樣跳動着。

我又補充一句，「那個男孩不希望全英國之王當自己的父親？」

他再度用手托起我的下頦，急促問道：「你說什麽？」

「沒什麽，」我朝他霎霎眼睛，「我只是說要是讓我有所選擇的話，我還是會選擇你當我的父親。」

他目光如炬，注視着我說：「你剛才說是全英國之王。」

「我說過嗎？」

「但是——」他的手從我下頦移開，放下手。「算了，如果天意如此，一定會再度顯現。」

他展顏一笑，「重要的是，我想我該對你剛才的話覺得心滿意足。因爲沒幾個父親有福份從兒子口中聽到這種話。或許，現在才見面，對我們彼此都有好處，一個看着自己兒子從襁褓中長大的父親，無法瞭解我現在看到你的心情——我從你身上看到自己形象就像一面鏡子。」

「我們眞的相像嗎？」

「大家都這麽說。我常從你身上找到尤賽的影子，難怪大家都在猜測我們間的關係。」

「尤賽對這件事有什麽表示？生氣，還是鬆了一口氣——好在我不是你的孌童？」

「你也知道？」他臉上滿是笑意，「尤賽的缺點就是容易意氣用事，其實他的才能不錯，我們兩個一向配合得很好，只要我順利登上王位，將來他就是我的繼承人——」他忽然住口，我們間的氣氛立刻僵起來。

「抱歉，」他說：「我不是有意的，多年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有個兒子，現在一時還無法適應過來。」

我坦然注視着他。「事情還是和以前一樣，」我說：「尤賽不久就會發現，一切如舊，你並沒改變原來的計劃。」

「好在你深明大義，」安布勞希說：「我也不需在你們間左右爲難了。」

我微笑說道：「我並不適合當國王，也從沒有過當國王的念頭。我也許適合當國王的軍師，因爲我善用腦筋思考，却不够氣魄去實踐。將來我和尤賽間或許有個人會成爲國王，却需要彼此互相輔佐。」

他表情凝重，沉思了一會兒才說：「你的確說出我心中的想法，你怎麽猜到的？難道又是從異象中看到？」

「你的想法我怎麽可能透視到呢？」我坐直身子，滔滔不絕說道：「我現在當然知道你爲什麽對我特別禮遇的原因，然而一開始却百思不解，我認爲你一定另有打算。就像柏雷西說的，你懂得借重別人的能力，替你作事。我掂掂自己的份量，覺得自己並非驍勇善戰的勇士，所以猜想

你有意訓練我，使我成爲一個謀士。」

「不錯，我一開始並不知道你是我的兒子，當時我的確有這種打算。那天我看你面對尤賽那種鎮定的神情，眼光中充滿智慧和力量，我就知道將來有一天要借重你。梅林，我知道你永遠當不上國王，甚至一個名正言順的王子，然而我深信一個國王，只要有你在旁輔佐，他可以統治全世界。你知道我爲什麽請柏雷西當你的老師？」

「他學識淵博，見聞廣博。」

「他是個邪門人物，」安布勞希直截了當說道：「具有過人的才智，和相當敏銳仔細的觀察力，處世練達，世故又通機變，總之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好好向他學習，將他的優點完完全全吸收過來。」

我點點頭說：「你對他的評語非常中肯。」

「我早就知道他是都以德教的祭師。」

「你難道不介意嗎？」

「我不能因爲一件工具設計不良，就忽略了它的實用價值，他的能力對我很有幫助。」

「他打算下次帶我去參加教徒的聚會。」

他揚起眉毛，却沒有表示意見。

「你不反對嗎？」

「讓你自己決定。你難道想去嗎？」

「是的，」我斟酌着字句想要解釋清楚。「人在學習過程中，必須多方面觀察研究，就像陽光普照萬物，也照耀着不義的人。然而陽光却沒有因此而改變公正的立場。」

他帶着贊許的微笑說道：「你的見解很精闢，」一邊走回自己的椅前坐下來。「恩利斯，你可知道你的名字的涵義？」

「是的。」

「你想過這名字來源嗎？」

「我的名字嗎？」我反問一句，話一出口，才發現自己問得很笨拙。

他點點頭：「恩利斯……安布勞希這兩個名字字義相同，都是光明之子的意思。」

我茅塞頓開，「呃——果眞沒錯，我竟然沒想到。」我聯想起另外一件事，不禁噗哧一笑。

「你笑什麽？」

「安布勞希這名字的涵義是光明之子，母親却告訴別人，我父親是黑暗王子，別人還爲此編了一首歌——在我們威爾斯家鄉，幾乎任何事情都可以編成歌謠。」

「改天你一定要唱給我聽。」他表情忽然一變，聲音變得低沉凝重。「梅林，光明之子，現在看着火燄，告訴我你看到的一切。」我詫異地看了他一眼，他迫切說道：「專心一意注意着火燄，告訴我——不列顚將來會有什麽轉變？我和尤賽將要發生什麽事？兒子，好好地替我工作

吧！」

我聚精會神看了一會兒，然而神智還是很清楚；炭火將熄，只有一些火星發出噗哧、噗哧的聲音，此外就是全然的寂靜。

「什麽也沒看到，」我說：「只有將熄的炭火，和殘餘的火星。」

「繼續看下去。」

我覺得額角涔涔出汗，沿着鼻樑一直流下來，手心，背上也全是汗，太陽穴突突跳動着，我無論怎麽努力都無法集中精神，最後只好搖搖頭說：「爵爺，我實在無能無力，是神在指使我，我却無法召喚神明。總有一天我將學會降神通靈的能力，現在却不行，只有當神明附體時，我才有預見幻象的能力。」我費力解釋，想要使他瞭解，「就像陰霾霾的天氣，有時會撥開雲霧，重見青天，有時雲層中透出一線微光。」我已筋疲力竭，連聲音都是有氣無力。「爵爺，很抱歉，我無法完成你託付的使命。」

「我並不介意，」安布勞希將手搭住我的肩上，當我站起身來，他湊前吻我的額角說：「孩子，你累了，好好睡一覺，晚安。」

當天我沒看到異象，却作了一個夢，至於夢的內容，我從沒向安布勞希提過。夢裏我又回到山洞，濃霧中出現一個叫妮妮安的女人，另外還有個男人在洞口等着。然而那個名叫妮妮安的女

人却不是母親，站在洞口等着那個男人也不是安布勞希，而是一個老人，他的臉龐和我長得一模一樣，只是鬢髮若霜。

第三部 狼

1

我在不列塔尼一共住了五年。現在同憶起來，許多事情都混淆了，雖然記憶中某些事件，現在還非常鮮明，然而大部份都隨着死亡、憂患，和心境的轉移而改變，有些還經過自己的修飾，就像一幅油彩剝落的畫像，再度着色、潤飾。

我對地點的記憶特別擅長，許多地方的一草一木到現在還活靈活現地。如果我擁有從前旺盛的精力，只要集中起精神，甚至可恢復失去的法力，就像多年前我替安布勞希重立巨石柱作爲英國的表徵，那時施行法術對我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除了地點的記憶還很鮮明之外，我思想的脈絡始終一貫相通，過去的思想有時到現在還是一樣鮮明，對人物的記憶就不太靈光了；我常懷疑自己是否將柏雷西和加勒帕斯、卡岱爾和賽狄克混淆在一起。

然而只要同想到安布勞希，他的音容就會栩栩如生浮現在黑暗裏，仍然是我第一天到達不列塔尼，在星光下看到那個戴着無邊帽的男人。我不需要借用法力，就能清晰看到他的黑眼珠藏在

微蹙的眉毛下面閃閃發亮。刻劃在臉上那些線條，顯現出他無與倫比的意志力和時刻不忘恢復故國的決心。

尤賽的形象就比較難以描述，倒不是因爲我已經將他淡忘，而是我很難將尤賽和早期的事情聯想在一起。記憶就像一個黑暗而幽深的洞穴，安布勞希和梅汀屬於那黑暗洞穴中的一部份，而尤賽却和陽光一樣眞實。現在他正按照有一年夏天加勒帕斯爲我設計的藍圖，統治着不列顚。安布勞希賦給我生命，尤賽和我一齊爲不列顚的將來而努力——我應用他的權力，也應用不列顚人所有的人力，爲不列顚塑造一個曠世偶像——亞瑟王。

※

在這五年當中，對岸不時有不列顚的消息傳來，偶而還從康瓦耳葛樂斯爵爺處探聽到家鄉的消息。

外公死後，肯萊克並沒有照原定計劃立刻與佛提讓結盟，而佛提讓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明目張膽地策劃叛逆活動。然而衆所周知他們父子間遲早會發生絕裂。佛提吉恩大王現在已經瀕臨山窮水盡的邊緣，如果他想保住不列顚王位，必須向王后的族人——撒克遜人求援，然而撒克遜傭兵貪得無厭的要求，已經耗盡了這國家的財力，人民怨聲載道，稱他們爲撒克遜恐怖份子，西岸更是衆聲沸騰——這裏不受佛提吉恩管轄，民風自由，只要有人挺身出來領導，義兵一定會像風起雲湧紛紛響應。佛提吉恩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將西岸的國防託給佛提讓兄弟把守，明知道引狼

入室，然而因爲他們沒有撒克遜血統，不至引起當地百姓的公憤。

母親住進聖彼德修道院後音信全無，只知道她在那裏很安全。安布勞希不敢輕舉妄動，派人送口信給她，因爲萬一消息不幸洩露出去，母親就會蒙上通敵的罪嫌。安布勞希一再向我保證她遲早會知道我們的信息。

五年的歲月像潮水一樣流逝，然而這五年當中，革命大業在威爾斯和康瓦耳等地，有了長足的進展。安布勞希隨時養精蓄銳，加強備戰，他深信人民所期盼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之士，而不是佛提讓那幫奸佞小人。現在他只待時機成熟，在佛提讓疏於防備之際，來個當頭棒喝。

小不列顚的軍民對將來無不充滿着勢在必得的決心，安布勞希的聲望逐漸提高；不時有軍隊自動投效，鄰邦紛紛加入結盟，國境內到處是軍隊和馬蹄聲，工作場內的工匠日夜趕工，打造兵器。敵愾同讎的決心，已經深植在每個人心中——安布勞希大半輩子都在爲革命大業努力，絕不能讓他的畢生心血付諸流水。現在他不只掌握了人力物力，連天上的風都是順着他而起，安布勞希有次對我表示連天上的神都願意幫他的忙，所以派遣我來幫助他。

他的話增加我的心理負擔，我無時無刻不抱着戒愼恐懼的心情努力學習，並且想盡辦法使自己的法力更上一層——能隨心所欲與天神神交。然而那五年中却沒有重大突破，甚至看到異象的次數也比以前顯著減少，如果安布勞希有意使我成爲軍隊中的先知，那麽他就失算了，智識的拓展，就像一扇門將異象摒棄門外。然而我那時正逢求知年齡，必須多方面的吸收。從柏雷西處我

確實獲益匪淺；柏雷西精通算術，那些數字對他就像音樂一樣，充滿着魔力。此外我經常徘徊街上，觀察百工工作的情形，只覺得處處留心是學問，我常在街上盤桓半日，直到卡岱爾連拖帶拉地拉我回家，一路還嘮嘮叨叨埋怨我不該到那種不合身份的地方。我也經常到營區幫忙醫生看護病人。我從加勒帕斯那裏已經學到許多醫藥知識，現在又有實際臨床經驗，有時醫生忙的時候，我也能夠獨當一面。

我得到安布勞希的特准，有出入營區和自由行動的特權，所以我經常應用這項特權，像一頭年輕力壯的餓狼，到處找食物。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觀察、學習。我發現每個男人或女人身上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就像我自己說過，我要學習陽光對萬物兼容並蓄的精神，所以對人間黑暗的一面也不排斥。

我隨着安布勞希膜拜米勒斯的神龕，也參加柏雷西在叢林中的聚會。我雖然不是戰士，然而伯爵召開將領會議時也有我的一席之位。

尤賽有一次半開玩笑，半帶着惡意說：「你看他站在那裏，好像要效法約瑟亞（註：聖經中繼摩西率希伯來人民入巴勒斯坦的先知）用神力阻止太陽西下，使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工作。我可不是開玩笑的，他也許還想作更驚天動地的豪舉。現在許多人將他當作米勒斯的使者，甚至當救世者般崇拜，我相信如果將他釘上十字架，讓他成爲殉道的聖者，豎立在山頂上讓每個人瞻仰他的風采，總比看他在戰場上像鬪敗的公鷄般，來得神氣多了。」當我十六歲那年放棄學習基本的

防身術，他對我更是百般嘲弄，父親對這件事只有一笑置之，他相信我有自己的一套自衛方法。

放棄自衛課程後，我有更多的時間充實自己。我向老婦人學到採集藥草，分辨海中藻類的方法，和蜘網的用途。又從流浪漢、江湖郎中和獸醫那兒學到各種珍貴的藥方。我常到客棧中聽士兵的閒聊，有時到父親總部中聽那些辦事員的談話，也喜歡聽街頭頑童的俚語。然而當我十七歲離開不列塔尼時，對女人却仍然一無所知，每當我想到她們，我總是告訴自己沒有時間浪費在兒女私情上面，其實更主要的原因爲我對她們有着恐懼感，所以我寧可將全神貫注在工作上。隨時等候時機，替父親分擔責任。

我經常到崔莫南的工廠工作。崔莫南是首席工程師，爲人和氣，他替我在工廠保留了一個位置，隨時供應我各種工具，每當我有技術上的困難時，他總是和顏悅色，不厭其煩地講解。

有一天，我坐在自己的角落，工作得正起勁，剛好他走過來，看着我作出來的模型，忽然噗哧笑出聲來。「這裏到處都是立石，實在不值得你這樣大費周張。」

「我只想知道他們怎麼將這種東西吊上去。」

我將起重機和假想中的立石歸回原位。

我知道崔莫南詫異的原因。他是在小不列顛土生土長，從小看慣了立石的景觀，以爲那是天然景緻……我却不以爲然。我覺得在聳立的石柱上又堆疊着石頭，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在找到眞相以前，我絕會不放棄。

我不想對崔莫南多費唇舌解釋，因此輕描淡寫說道：「我只想用起重機試試看能不能完成這樣艱鉅的工程。」

「已經有人試過了，結果還是一籌莫展，」崔莫南說：「輕一點的石頭還有可能，對巨石就絲毫產生不了作用。」

「我知道應用一般的方法行不通，但我想試試另一種辦法。」

「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們應該研究一些較實用的東西。」

幾分鐘後有人在他身邊低語一陣子，崔莫南跟他匆匆離去。我將立石模型取下，坐下來，開始計算功率。我並沒有將自己心中的構想告訴崔莫南，他的事情也够他忙的。如果我告訴他我的構想是出自一首詩，他一定會當作一笑話。

事情這麽發生的。

大約一星期前，我在護城河附近散步，遠處忽然傳來歌聲。我仔細傾聽，那聲音蒼老且帶着幾分嘶啞，却可聽出是出自一個職業歌手之口。他經年累月在羣衆喧嘩聲中引吭高歌，以至將聲帶唱壞了。然而吸引我的既不是他的聲音，也不是曲子本身，而是歌辭中數度提到我的名字。

梅林、梅林，你往何處去？

我順着歌聲方向走去，只見一個老人坐在橋邊，身邊放着一個乞錢的瓦鉢，他眼睛已瞎，當我走到他身邊時，臉上一無表情，吟唱：

梅林，梅林，
清晨率着一黑狗，
你往何處去？
我在尋找
海蛇的紅蛋，
據說，
藏在海邊一個洞窟中。
我在草原上採芹，
金風逐浪，芹草萋萋，
綠天爲蓋，蒼苔爲被，
林蔭森處，泉聲潺潺。
橘樹思故土，鳥倦飛而知還，
梅林，梅林，
勿在林中徜徉。

泉聲會迷了你的心竅，
離開岸邊的芹草，
離開金色的草原，
讓海蛇的紅蛋，
永遠供奉在洞窟中的神龕，
梅林，梅林，不要尋尋覓覓，
上帝是唯一眞神。

近年來這首歌已經家喻戶曉，童稚能吟，然而當時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我在老人身邊坐下來。當他知道我的身份時，老人家興緻好像很高昂，我們一打開話匣子，就天南地北地聊起來。

老人自小在摩納島長大，摩納島就是都以德敎徒聚會的小島。他對當地的地形很熟，當我告訴他我採集海草、水芹和巫術無關，而是醫藥上的需要時，他微笑着，哼起一首小調。我以前在家裏聽母親唱過，他告訴我是一首避邪的歌謠，却沒明說避的是什麽邪。我將錢放進瓦缽裏，他極有風度地接受了。我承諾第二天要送豎琴給他，他用空洞眼神望着我，像對我的承諾不抱任何希望。第二天，我如約將豎琴送到老歌手手上時，他竟然喜極而泣，捧起我的雙手，在掌心深深

一吻。

從那時開始一直到我離開小不列顚爲止，我經常去探望他。他曾經浪跡天涯，足跡甚且到過愛爾蘭和非洲。他敎我各國的民謠，其中還包括一些富有異國情調的東方歌謠，他告訴我東方歌謠中經常蘊含着古老的箴言和敎訓，還說東方島嶼有些老人確實參與立石的奠基工程。他的話使我更加確信立石是人工作成的，也對這項艱鉅的工程所需要克服的技術難題發生了興趣。人類爲了膜拜他的神，利用巨石所造成的祭壇，眞是令人嘆爲觀止。

這個發現我曾對崔莫南透露一二，平常他對我突然興起的奇思構想，總是熱心協助，然而對這事却一笑置之，以後我絕口不再提起。

我十八歲那年春天，不列顚那邊終於傳來盼望已久的消息。一月、二月由於港口結凍，海路被封鎖起來，直到三月，春寒料峭的寒風吹來一艘小商船，替安布勞希帶來消息。

這眞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消息，消息剛到，不到幾個小時內，伯爵的信差立刻快馬加鞭，通知鄰近各盟邦這遲來的消息。

佛提謨終於和他的父王絕裂了。以西岸各盟邦爲首的不列顚諸侯，對大王雇用撒克遜佣兵，引狼入室的行爲非常不滿，屢勸不聽，一氣之下，就慫恿佛提謨自立爲王。他們打着消滅撒克遜人的旗幟燃起戰火，一路上所向披靡將撒克遜人趕得走投無路，最後紛紛乘船逃到塞奈特島。佛

提謨還是窮追不捨，從秋末就一直包圍他們，直到最後敵軍不支，要求和解。他們只帶着一些細輭，就黯然神傷揮別妻子兒女同去日耳曼。

佛提謨好不容易登上寶座，却突然離奇死亡，死因不明，傳說被王后的親信毒死。他一死，佛提吉恩又復辟爲王，他的第一項人事命令就是立刻召囘韓吉斯和撒克遜部族囘國。他對外界發表一項簡短的聲明，聲稱：「只是借用一小隊人馬，幫我們統一四分五裂的國家。」事實上，據側面傳來的消息，大約有三十萬撒克遜佣兵將大舉湧入不列顛，雖然這消息未免言過其實，然而韓吉斯即將率領撒克遜兵捲土重來，却是千眞萬確的消息。

馬利都南宮也有消息傳來：戰爭初期，肯萊克舅舅率領他的部下加入佛提謨陣線並肩對抗撒克遜人，作了四次的殊死戰。肯萊克在第二次伊氾斯福戰役不幸戰死，佛提謨的弟弟凱提吉恩也在那次戰役中罹難，佛提謨死後，佛提吉恩將肯萊克的領土併入自己的版圖，肯萊克的子女，其中一個還在襁褓中就被當作人質囚禁起來，現在生死不明。母親還是沒有任何消息傳來。

消息傳來兩天後，強風季節就開始，港口被封鎖住，消息也中斷了，我們却因此得以作最後的準備。時機已經成熟，我們不只志在西岸的康瓦耳和威爾斯，而且有光復全土的決心。

「你將要乘第一艘船囘家。」安布勞希看着桌上的一份地圖，頭也不抬地說道。

我站在窗口，雖然窗簾和百葉窗遮得密不通風，然而仍然聽得到外面颼颼的風聲。我囘過頭來，走到桌邊，看到他手指着地圖上一角，於是問道：「我將要囘馬利都南？」

他點點頭。「你乘上第一艘船在西岸登陸，登陸後就直接囘鄉找加勒帕斯，向他求教一些問題。爲了怕被別人發現，你最好不要在城中出現。」

「康瓦耳還是沒有消息傳來？」

「沒有，聽說葛樂斯已經加入佛提吉恩的陣線。」

我楞住了，好半晌才說：「他沒加入佛提謨反撒克遜的行動？」

「據我所知是沒有。」

「那麼他採取兩面討好的政策？」

「也許，然而我一直不肯相信這項傳聞。」我聽說他最近娶了一個年輕的太太，也許新婚燕爾使他失去戰鬪力，或是他早就預見佛提謨的下場，所以不敢輕舉妄動，表面假裝擁戴大王，一方面却想助我們一臂之力。現在他忽然失去聯絡，很可能被人暗中監視着，所以我要你去找加勒帕斯探聽威爾斯方面的消息。我聽說佛提吉恩現在蟄伏某處，我打算先將這老狐狸燻出來，再聯合西岸的諸侯對抗東岸的撒克遜人，最好是採取閃電攻勢。」他頓了一下又說：「我打算派你的老朋友麥立克當你的後應，你得到消息以後就設法和他聯絡，讓他轉達過來。希望此行順利。」

我指着水中擺動的窗簾說：「我將一路暈船囘老家。」

他縱聲大笑。「有米勒斯的保佑，我想大概可以平安抵達。萬一我也一路暈船囘到自己的家鄉，那才眞叫出洋相呢！」

「你回的是自己的領土。」我連忙糾正他的說法。

2

四月初，我乘同一艘船渡海回國。這次旅程不像第一次那樣艱苦，現在我不是流亡的梅林，而是衣冠楚楚的貴公子，所受的待遇自然也非常懸殊；我住在舒適的艙房中有僕人服侍，連船長見到我都要禮遇三分。卡岱爾自然也陪侍在側，另一個僕人就是麥立克。對我而言，這個際遇實在有幾分戲劇性——兩次的航行，我們間的身分竟如此懸殊，難怪有人要慨嘆命運之無常。漢諾已經死了，據說因爲敲詐未遂，反而賠上一條老命。

我和安布勞希的關係不曾對外公開，然而我肩上別着的赤龍別針始終不曾離身。

五年了，我由一個孩子長成青年，連船長都認不出我是從前那個赤身裸體被鎖在艙房中的孩子。

如果一路順風，沒發生任何意外，船在泰威河口靠岸後，我就和卡岱爾改乘小船順流而下。船剛開航，我就鬧暈船纏綿病榻，好在我住的船艙相當舒適，又有卡岱爾侍候，因此總算挨到靠岸。

一路上，一帆風順，我們在黎明前、一片濃霧中駛入海灣。下了錨，正好遇到漲潮，我改坐上小船，槳在激流中前划，濺起白色的浪花，嘩嘩的水聲中隱隱約約還有雞啼聲、牛羊咩咩的叫

聲互相呼應。我深吸一口氣——空氣清新、涼冽，還充滿家鄉的氣息。

濃霧中辨不清岸上的景物，只聽到一陣狗吠聲，接着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音調非常清晰。使我們提高警覺，不敢吭出一點聲音。

我們順着一股激流而下，很快就要到達睽別已久的馬利都南了，水手原來奮力向前划，現在漸漸減速前行，我極目向岸上望去，只見遠處點綴着稀稀落落燈光。卡岱爾在我耳畔低語：「回到家，心裏很興奮吧？」

「那還要看此行的收穫如何，老天，我肚子好餓。」

「你肚子的東西全都嘔出來，難怪會覺得餓，」卡岱爾說：「你在找尋什麽？」

「這附近應該有一個海灣，後面有一片松林，我們計劃在那兒登陸。」

他點點頭。我們計劃在馬利都南郊區的海灣登陸，選擇偏僻地點就不會被人察覺。上了岸，我們可以僞裝成康瓦耳的旅客；我的康瓦耳話講得非常道地，卡岱爾的腔調也可騙過康瓦耳地區以外的居民。我隨身携帶着一些膏藥、藥草，必要時還可冒充江湖郎中。麥立克還留在商船上，他像往常一樣，在碼頭靠岸後，就混在商人羣中進城。卡岱爾則和我一齊到水晶洞窟探訪加勒帕斯，等我得到情報後，他負責到城裏的聯絡站和麥立克交換情報，將我們得到的消息轉達給安布勞希。商船在泰威港停泊三天就要回小不列顛，我和卡岱爾是否隨船同去，就必須看我們收集的情報够不够完備。我此行負有兩項任務：第一是打聽佛提吉恩的動向，第二是要確定母親是否還

平安留在修道院中。

踏上岸，精神頓然一爽，草地上露華正濃，我目送小船消失在濃霧中，然後便和卡岱爾上了路。我不知道自己想到馬利都南找尋什麽，然而我知道自己興奮的原因並不是因爲重歸故里，而是我終於有機會替安布勞希效勞，我雖然無法如他所願成爲先知，然而至少也要盡到人子的責任替父親分憂，必要時甚至願意以身相殉。

我運氣不錯，半路上遇到一個馬販，他趕着一些駑馬想到城裏賣掉。爲了怕引起疑心，我故意和他討價還價，最後終於皆大歡喜，談成交易向他買進一匹老馬。完成交易時，天已大白，路上偶有一兩個行人經過，却沒有人停足留意，只有一個好管閑事的傢伙，留下來打量我買的那匹馬，他咧嘴一笑說：「年輕人，你打算遠行嗎？」

我假裝沒聽到，但從眼角察覺到卡岱爾聳聳肩，朝我呶呶嘴，像在說：「我只是聽命行事罷了！我的主人病了，才會花錢買這種駑馬。」

等到路上無人時，卡岱爾用手拉拉馬頸上的皮帶說：「他說的沒錯，這匹老馬走不了多遠。我們還要走多遠？」

「大約六哩路。」

「我記得你說過大部份是上坡路。」

「我可以步行，」我用手撫摸瘦稜稜的馬背說：「這匹馬並不像外表那麽不中用，只要讓牠

吃得飽，就會壯起來。」

「你爲什麽老是打量這堵牆？」他忽然轉變話題說道。

「這就是我從前住的地方。」

我們現在正走過祖父的王宮，景物依舊，看起來沒有多大的改變，庭前一棵榅桲樹開滿火燄般的花朵，迎着朝曦，顯得異常耀眼。隔着圍牆我看到肯萊克拿杏仁想要毒死我的花園，也看到我曾經站在那裏掉淚的那扇門。

馬走在青石板上發出得得的馬蹄聲，我們繼續前進，經過果園時，只見蘋果樹的蓓蕾在春風中恣意綻放，從前莫拉薇經常坐在台階上紡紗，現在台階也被野草淹沒了。我現在經過的是離開家鄉時，從宮裏爬出來的那堵圍牆，那棵老枝虬結的蘋果樹就是我和伊斯特分手的地點，有些地方牆壁已經傾圮，我從野草叢中彷彿看到自己房間的窗口，吐着火光，賽狄克僵臥在床上的屍體還鮮明印在腦海中。

我一勒韁繩，要馬停下來，而後引頸向裏面張望；那天火燒得相當徹底，我的房間和兩邊的廂房都付之一炬，只有馬廐還安然無恙。從前那些廊柱環繞的優美建築被火燒毀後，起而代之的是新式的建築，方型的柱子，方型的窗戶，和笨重的石頭牆壁顯得呆板而死氣沉沉，和庭院中美麗的景緻簡直形成強烈的對比。

「你笑什麽？」卡岱爾對我的反應特別敏感。

「我笑自己成為不折不扣的羅馬人，現在我的家鄉已經不復昔日的樣子，然而不列顛也不是我所歸屬的地方。」

「那裏才是呢?」

「我不知道。只要伯爵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王宮後面那片羅馬式的軍營已經成為一片廢墟，我心裏暗自高興安布勞希不必在這裏展開血戰，只要給尤賽二十四個小時整頓，這地方就會煥然一新。

聖彼得修道院終於遙遙在望了，看不出任何兵災燹禍的痕跡，仍然像以往一付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我們走過修道院圍牆，快接近磨坊時，我對卡岱爾說：「這麽年來我最懷念的就是加勒帕斯的洞窟，只有那裏才讓我有家的感覺。」

「我可沒有那種雅興，」卡岱爾說：「你要住原始山洞的話自己搬進去住，我要住進最舒服的客棧，吃大塊的羊肉，喝上好的老酒。」

這一路上，路途比我記憶中還要近多了。我們已經快到磨坊，山谷也愈來愈接近。時光好像漸漸倒流，彷彿昨天我才騎在伊斯特背上，陽光在樹梢間閃閃發亮，一邊輕拂着馬背上的鬃毛。得得馬蹄聲中，我們又接近了那條岔路，我等着斑鳩過來引路，然而一刹那時光流逝，我已非當年的孩子，谷中一片寂靜，兎子在荆棘叢中跳躍。

老馬不知是感覺到旅途快要終了，還是喜歡脚下青草的味道，突然加快了脚步。

我勒住馬韁，停在山楂樹林中。

「到了。」我從鞍上滑下來，將韁繩交給卡岱爾。

「你在這裏等我，一個小時後再上來找我。」我又補充一句，「你看到像濃煙狀的東西從山洞中冒出來，千萬不要驚慌，那是蝙蝠飛出來。」

卡岱爾很久沒作過辟邪的手勢，現在他的老動作使得我哈哈大笑，我在一陣笑聲中離開他。



我沿着巉巖爬上去，還沒到達洞前那片草地上，就知道事情有些蹊蹺。

四周一片死寂，看不出任何跡象。每次我到洞口，這附近總是一片岑寂，然而今天我覺得有些異樣，過了一會兒才發現原來少了潺潺的泉水聲。

洞前那片草地，有一片被燒成灰燼，我走上前看，從各種跡象顯出不久前這兒曾起過一場大火，好在火勢還沒蔓延開來，就被雨水澆熄了，留下一堆潮濕的灰燼——半燒焦的木頭、毯子、薰黑的羊皮紙、被燒得捲起來的書頁。我用脚撥開面前一截燒焦的木頭，從上面的雕刻，我認出是加勒帕斯藏書的書櫃。

在這堆灰燼中一定還有許多加勒帕斯的日用品被燒毁，然而我已經沒心情去一一辨認，如果

書被燒毀了，那麽一切就落空了。我信步走到泉水邊，看到底部石頭和泥巴淤積，還有許多垃圾桶擱淺在那裏；水面泛着油污，水遲緩地流過草地，就像夢魘一樣。我看到水光流動中有付蝙蝠的骨架。

山洞出口還懸着一隻火把，附近找不到打火石，我應用從加勒帕斯那裏學到的取火秘訣，燃起一隻火炬，慢慢走進洞裏。

一種陰森森的氣氛，使我全身起雞皮疙瘩，像有冷風吹進洞來。

洞裏空無一物，所有的傢具都被搬出洞外，付之一炬。只有銅鏡依然無恙，我猜是因爲銅鏡太重不好搬動所以才倖存下來。現在洞頂不再有蝙蝠鼓動翅膀的聲響，洞中迴蕩着一片死寂。

我高舉起火炬，想要照出隱在石頭後的水晶洞窟，却消失無踪。

我相信一定是加勒帕斯將它隱藏起來，果不出所料，那面銅鏡，本來正好將光線引進洞窟，現在被搬離了原位，光線照在一片突出的巖壁上，形成一片陰影，反射在水晶洞窟的出口，外人萬一闖進洞，只會看到四壁蕭條的景象，却不會注意到還有一個內洞。

「加勒帕斯?」我輕聲呼喚着他：「加勒帕斯?」

水晶洞窟中傳來微弱的低語聲，嗡嗡嗡的尾聲讓我想起子夜聽到的鬼哭，我没想到回來竟會是這般凄凉的景象，但我還是爬上石頭，往洞裏望去。

火炬照在水晶上，發出異樣光芒，我看到自己留下來的那把豎琴置在一片晶瑩璀燦的水晶當

中，投下優美的弧影，如同航行在繁星閃爍夜空下的船隻。我知道在那片晶瑩璀燦的水晶當中有着許多的異象，然而我現在心靈被知識蒙蔽，無法看見它們。我攀着岩壁，手上火炬一傾，又回到地面上。

經過銅鏡時，我看到一個高大的年輕人手中高舉着火炬，蒼白的臉色襯托出一雙黑而亮的眼睛和有些憂鬱的神情。我走出洞口，站在懸崖上，手作成覆碗狀高聲呼喚着卡岱爾，這時背後傳來一陣聲響，使我不禁回頭望去。

原來是一羣兀鷹，被我的聲音驚動，在我頭上盤旋、示威。

我高舉火炬趕走這羣可惡的東西，而後向前察看。

看不出他已經死了多久，骨頭快被兀鷹清理得一乾二淨，然而我還是從覆在骨架上的棕色布片和花叢下一雙草鞋辨認出來。一隻手已經被肢解開來，然而，在這堆白骨下，青草長得蒼翠欲滴，空氣中聞不到腐屍的氣味，充滿金雀花和春天的氣息。陽光下，萬物欣欣向榮。

卡岱爾不知何時已悄然站在我的面前。他注視着地下那堆白骨，輕聲問道：「加勒帕斯?」

我點點頭。

「我看到洞口一片混亂的景象，就知道事情不妙了。」

「讓我來處理善後，」他彎下腰，「你先回山楂樹下等我，我在洞裏或許可以找到圓鍬，挖個坑，好埋葬他。」

「不，我們一齊動手，」我說：「將他埋在牽牛花下。」

山上有許多石頭，我們就地取材，作了一個墓塚，又用利刃砍了一些草，舖在上面。等到夏末這上面就會長出指頂花、羊齒植物，和各種青草。下山前，我經過洞口，想起最後一次離開這裏時，我曾爲了賽狄克的死亡，黯然神傷，揮淚告別。

「我向你保證，」加勒帕斯曾經說過：「我們會再度見面。」沒想到竟然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見面。

我全身打個寒顫，卡岱爾投來同情的一瞥。「酒帶來了嗎？我要好好一醉。」



卡岱爾不但帶了酒，而且還事先準備了許多食物——有醃羊肉，還有裝在瓶子裏的糖漬橄欖我們坐在樹林中用餐，老馬也低着頭咬嚙着鮮嫩的青草。遠處河流如帶，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霧已經一掃而空，這是一個美麗的日子，村中一片葱蘢的景象，枝頭上鳥兒婉轉高歌。

「呃，」卡岱爾打個飽嗝說：「我們下一步怎麽辦呢？」

「打聽我母親的現況，」我心裏一直想着加勒帕斯的死亡，不禁脫口而出道：「老天，我眞想找出那個兇手，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除了佛提吉恩還會有誰？」

「也可能是佛提謨、巴森提斯幹的，他們那票匪徒就是容不得別人比他們聰明、完美。」

「這看起來不像是謀殺。」

「你看像什麽？」

「我看一定不只是一個人幹的，很可能是佛提吉恩的部下進城時經過這裏，看到他獨自隱居在這裏，就下了毒手。」

「你說得也許沒錯，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你想我們找得到令堂嗎？」

「總要試試看。」

「你有消息要轉達嗎？」卡岱爾因爲我們平常隨便慣了，就冒然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知道他話中有話，於是直接了當答道：「如果你想知道安布勞希是否託我帶口信給她，答案是沒有。這件事他交給我全權處理，完全要臨機應變，看她當時的心境而定。這麽多年來，人事滄桑，她的心境必然不盡一樣。」

他眼睛注視遠方，好半晌才小心翼翼說道：「我看修道院並沒有遭到損害。」

「你說的沒錯，雖然城裏到處都被破壞了，然而聖彼德修道院却依然屹立着，所以我才急着想打聽她是否還在修道院裏。」我說：「其他的事，既然這麽多年來她都一無所知，再隱瞞一些時日也沒什麽大礙，況且安布勞希快打過來了，不宜洩露太多秘密。」

他開始收拾吃剩的食物，我補充說道：「要探聽出佛提吉恩的下落和韓吉斯率領部下在那裏登陸並不困難，這種事麥立克最拿手，一定查得出來。我此行另有重要的任務，母親長年隱居修道院，不可能知道外界的變化，現在加勒帕斯又死了，我只好另謀途徑。現在我們一直等，天黑以後就到修道院找母親，或許她能指引我們藏到安全的地方。」

「你說得沒錯，但願能找到她。」

「如果她還健在的話，修道院也無法阻止她接見我，別忘了她仍是個公主。」

我們猜得沒錯，修道院絲毫沒受到兵災燹禍的影響，一扇笨重的橡木門，用鐵栓鎖着，和外面世界隔絕起來。雖然已到華燈初上的時刻，然而狹窄的街道空無一人，我和卡岱爾敲門敲了很久，才有一隻眼睛從眼洞裏窺出來。

「我從老遠的康瓦耳趕來，」我說：「想要見妮妮安小姐一面。」

「你找那一位？」聲音平板，冰冷。我不覺提高嗓門說：「妮妮安小姐，我不知道她現在改用什麼教名，只知道她是前任國王的姊姊。她還在這裏嗎？」

「是的，但她不接見俗客。你有信嗎？我可以代爲轉達。」

「不，我有話要當面告訴她。請你幫忙傳話，告訴她，我是她的——家人。」

「她的家人？」那隻眼睛閃過一絲異彩，「你在康瓦耳難道沒聽說她的國王弟弟，去年已經在戰場上戰死，家人流離失散，而她自己親生的兒子早在五年前去世。」

「這些我都知道，然而我並非他弟弟的家屬。請你行行好事，告訴她，我和她一樣，也是個貴族……」

她猶豫了一下說：「好吧！說出你的名字，我替你轉達。至於她願不願意見你，這就很難說了。」

「告訴她我叫恩利斯，」我遲疑了一下說：「她一定知道。」

過了幾分鐘，我聽到一陣脚步聲，最先我以爲是母親，然而却是同一隻眼睛在眼洞中出現。

「她願意見你，不是現在，要等彌撒結束後，她在河邊等你。小心點，不要讓別人看到。」

「謝謝你，我會小心行事。」

黑暗中我看到她眼波流轉，「我一報出你的名字，她立刻就知道你是誰。放心好了，我不會聲張出去，在這個時候保持緘默才是明哲保身的方法。」

「時間呢？」

「月亮昇上來後一個時辰，你可以從教堂的鐘聲判斷。」

「我會準時到達。」

天空下起毛毛雨，河上瀰漫着霧氣，正好爲我們作了最好的掩護。我們沿着修道院圍牆急急走着。

「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兩個時辰，」卡岱爾說：「我們何不到街上逛逛？」

「爲了謹愼起見，我們找個聽得到教堂鐘聲的地方避避雨。」

馬廐的門上了鎖。宮中一片漆黑，我們從圍牆的缺口進到祖父的果園裏。空氣中滿含泥土的濕氣和各種植物的氣息，果實沒人摘取，掉落一地。

所有的門窗全都上了鎖，屋裏一片漆黑，在外面還聽得到饑鼠吱吱的叫聲。我向裏面望去，看不出破壞、掠奪過的痕跡。佛提吉恩當初一定打算據爲己有，當作自己的行宮，所以沒有加以破壞。他對主教多少有着顧忌，因此也讓聖彼得修道院維持原狀。

我從崔莫南那兒學到不少技倆，因此輕而易擧就撬開鎖，進去避雨。

我和卡岱爾聊得正起勁，角落那兒忽傳來脚步聲，是個年輕人。他的步伐很輕，就像貓走在滿佈青苔的石板上，一看到我們立刻停了下來，手停在腰際，卡岱爾眼明手快，寶劍跟着出鞘。那個年輕人看了我一眼忽然叫道：「梅林！天呀！居然是你。」

我錯愕看着他，一開始實在認不出來。五年了，這段漫長的時間足以使一個孩子長成青年，然而最後，我還是從他身上的特徵辨出來：紅頭髮，寬肩膀，微突的下顎，不就是我從前的死對頭——狄尼士嗎！

從前他常以王子自居，現在却很難認出他是個王子，雖在黑暗中我依然可以看清他身上的服飾。他只戴一個銅鐲子，衣服質料雖然很好，然而已經有些褪色磨損，可能由於物質上長期的匱乏，他已經沒有王室的威嚴，甚至還帶着幾分猥瑣。

不管他相貌發生多大的改變，畢竟他還是狄尼士，一旦被他認出來，要假裝他認錯人，還眞辦不到呢！我伸出手，微笑道：「幸會，狄尼士，你是我今天第一個看到的熟面孔。」

「你回來作啥？大家都認爲你死了，只有我不肯相信。」

他眼睛轉動，迅速打量着我。「你從那兒來的？看來你混得不錯，回來多久了？」

「今天才回來的。」

「你聽到消息了嗎？」

「我聽說肯萊克舅舅已經死了。雖然他對我並不友善，然而那是因爲政治的因素……」我從眼睛的餘光中瞥到卡岱爾並沒有放鬆警戒，手放在腰際，隨時準備應變，我作個暗號，他會意放下手來。

狄尼士聳聳肩說：「肯萊克是個傻子，我早就警告他，要他步步爲營。」當他講話時，我發現他眼睛一直覷着暗處，像在提防什麽。看來這些日子裏，馬利都南人心惶惶，誰講話都不敢放肆。現在他多疑的眼光又停到我身上說：「你回來作什麽？」

「我在康瓦耳聽說這裏發生了戰爭，又聽說肯萊克和佛提謨相繼死亡。我心裏一直惦記着母親的安危，所以決定回來看看。」

「呃，她很好，」他提高聲音說：「大王一向尊敬教會，聖彼得還是維持原狀。但你見到她的可能性很小。」

「你說的沒錯，我到過修道院，她們不讓我進去。我想在這裏再多住幾天，設法送個口信進去，說不定她願意見我一面。」我頓了一下又說：「我眞走運，居然遇到你，等下還可從你口中聽到一些消息。我不知道這裏情形如何，所以我們主僕倆才趕個大淸早悄悄來到這裏。」

「你確實走運，我最初還當你是小偷，本來打算先一刀解決掉你，再對付你的僕人。」

狄尼士還是老樣子，喜歡在別人面前耀武揚威，他看我態度很和善，言辭間就處處想要佔上風。

「現在宮裏還住人嗎?」

「我就住在這裏。」他腦中似乎閃過一個念頭，脫口而出說道：「你從康瓦耳來的?那邊情況如何?聽說安布勞希的手下現在正像一大羣的水蜻蜓越過海峽。」

我笑道：「我一直過着隱居的生活，對外面事情不太過問。」

他臉上掠過一絲不屑的表情。「我倒是聽到不少消息。聽說老葛樂斯娶了一個年輕的老婆，被她迷得昏頭轉向，別的國王在雪地上打仗，只有他舒舒服服躺在家裏。據說她長得國色天香，竟然使老公爵神魂相授，我倒想知道她的相貌究竟如何?」

「我沒看過她，老公爵是個善妬的丈夫。」

「怕你偷他的老婆?」他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使得背後的卡岱爾機伶伶倒抽了一口冷氣。

狄尼士說了些嘲弄的話後，心情顯著好轉，同時也鬆懈了警覺。他又繼續挖苦我說：「你倒是找

對了主人，當別人在雪地上苦戰時，你和那個好色的爵爺正躺在家裏舒舒服服地過冬。」

可見他曾經和佛提謨、肯萊克他們並肩作戰，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心念一轉，我和顏悅色說道：「我從不干預公爵的政策，即使是現在我也不過問。」

「嚇!你倒懂得明哲保身。那麼你知道他現在和大王一齊在北方?」

「我知道他現在已經離開康瓦耳到卡里阿瓦和大王會面，其他事情就不太淸楚。」

忽然刮起一陣冷風，雨水跟着潑進來。狄尼士將身上的斗篷拉緊說：「我們老站在這裏發什麼愣?」他突然發作的熱情和他的冷言冷語一樣令人難以招架。「我們該喝杯酒，好好敍敍。」

我錯愕看着他。看來狄尼士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才會窩藏在這個空無一人的宮殿裏，因爲他如果想繼承肯萊克的王位，現在就該隨着大王一起出征。我怕他將我回來的消息到處聲張出去，所以現在起應該特別提防他。

我對他的提議，反應得非常熱烈，請他帶我們到一家旣溫暖又舒適，且供應食物的地方吃頓飯。

我話一出口，他立刻親切地挽住我的手臂，帶我穿過前庭，走到街上。

「城西過橋有家客棧，食物相當可口。」他眨眨眼說：「你看起來一付自命淸高的樣子，大概不願有女人過來搭訕吧?這年頭談話可要特別當心，城裏到處是佛提吉恩的間諜，我不知道他們找的究竟是那個政治要犯。現在謠言滿天飛，大家爲了自保，都不敢高談濶論。」一個乞丐拿

着瓦缽向我們乞討，狄尼士皺着眉頭說：「放開你的髒手，滾開！」乞丐默默離開，沒有半句怨言。我才發現他一隻眼睛是瞎的，臉上橫過一道刀疤，面目看來有些猙獰。

我走過他身邊時丟下一個銅板，狄尼士對我的擧止冷眼相待。「時間會改變一切，」他說：「你這小子好像在康瓦耳發了一筆橫財。告訴我，那天晚上的火是不是你放的？」

「晚餐過後，我自然會一一道來。」我們已經走到客棧門口，我跟在狄尼士後面進去，找到一個角落的位置坐下來。



客棧中煙霧迷漫，然而藉着桌上的油燈，還是可以看出狄尼士身上的衣服已經有好幾處綻了線。我和侍者談話，要他送最好的酒菜過來時，他臉上露出貪婪又有幾分嫉妒的神情。在等酒菜上桌的空檔，我藉機將卡岱爾拉到一旁密談。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格外留意，」我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在約會時間以前，讓他喝得酩酊大醉；不是替他找個女人，要不然就是親眼看着他回家，我才能放得下心去赴母親的約會。萬一我無法脫身，請你代我到河邊赴約，告訴她我被狄尼士纏住無法脫身，她一定會諒解。然後你再將我們現在的處境轉告她。」

卡岱爾點點頭說：「你那個親戚看來不太正派，」他說：「小心點，他對你並不友善。」

我打發卡岱爾離開後，回到席上，狄尼士倒是相當有耐心地等待着。這裏的食物果眞如他所描述般精緻：三明治裏夾着大塊的牛肉和牡蠣，上面澆上厚厚一層滷汁。麵包的味道也相當新鮮可口，乳酪更是風味絕佳。客廳中的擺設尚稱雅潔，簾後常有女人投送秋波，一些男人開始坐立不安，放下手中的杯子跟在女人後面進去。狄尼士用餐時，眼睛不時瞟向簾後，看情形我從他口中套出一些消息後，要打發他離開並不難。

我本來耐心看着他咬嚼食物，後來看他每嚥下一口食物就喝一口酒，我擔心在我發問之前他早就醉得神智不清，所以就乘機提出問題，他回答得相當乾脆。

那場火災過後，人們發現我的小馬獨自跑回來，四處又找不到我的形踪，就以爲我和賽狄克的屍體連同房子一齊付之一炬。母親和肯萊克舅舅也曾派人四處打聽我的下落，結果當然是落空了，誰也沒料到我竟會從海路逃走，那晚失火後宮裏亂糟糟的，沒人注意到小船的離去。

我的失踪並沒引起很大的騷動，母親的心事別人當然無從猜測，但不久後，她就住進聖彼得修道院。肯萊克沒多久也跟着自立爲王，爲了安撫民衆，他讓王后歐爾雯在宮裏住下來，然而自從肯萊克的王妃接二連三替他生下王子後，宮中又有一個傳聞：歐爾雯將要下嫁遠方一個國王，從此肯萊克就不必愁王位繼承的問題了……。

狄尼士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說下去，然而言不及義，沒有我和安布勞希所要的消息。

狄尼士吃飽飯，打了個飽嗝，鬆了鬆皮帶，一頓飯下來加上客棧裏的温暖舒適，使他態度輕鬆不

少。客棧中高朋滿座，一波波音浪不斷向我們襲來，有一兩個濃妝艷抹的女郎已從簾後走出來，公然和賓客調笑，外面天色已經全黑，雨勢逐漸加大，有一兩個人從外面走進來，抖掉身上的雨水，扯開嗓門，要酒保送啤酒過去。煙霧迷漫中充滿食物的香氣。

「還要來點肉嗎？」

狄尼士搖搖頭說：「夠了，我已經飽了，現在倒想聽聽你這幾年來的遭遇。」他順手拿起酒杯，湊近嘴唇，才發現滴酒不剩。「咦？怎麽一下子就空了？」

我猶疑要不要叫酒保添酒，萬一他喝多了，就套不出我所需要的情報。

他對我的遲疑，萬分不耐說道：「快嘛！快嘛！你大概不會吝於請客人喝一杯吧！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一個有錢的親戚從康瓦耳回來，難道還不能開懷暢飲嗎？」

「當然，當然，」我轉身吩咐酒保送酒過來，又壓低聲音說：「為了謹慎起見，你最好不要在別人面前叫我的名字，你叫我恩利斯好了。」

他一口答應下來。看來馬利都南的情形遠比我想像中複雜多了；客棧中在座的大部份是威爾斯人，然而沒有一張熟面孔。門邊一張枱子上坐了一些彪形大漢，從他們濃密的毛髮可認出是撒克遜人，看情形大概是佛提吉恩的部下。

這時酒保送來一瓶酒放在桌上，狄尼士斟了滿滿一杯，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說：「那天晚上你怎麽逃走的？你離家時只有十二、三歲吧？」

「我遇到一隊南行的商隊，」我說：「我用外公送我的胸針當旅費，跟着他們一路到達葛拉斯頓伯里。算來我運氣不錯，剛好其中一個商人帶了一些玻璃製品要到康瓦耳經商，順便帶我結伴同行。」我避開他的眼光向下看，「他經商賺了不少錢，喜歡別人將他當作紳士看待，如果帶一個能唱、能彈，又會看書、寫字的男僮，別人自然會另眼相待。」

「嗯，那倒像是你的專長，」他聲音帶着濃濃的鼻音，臉上輕蔑的表情更加形諸於色。我並不在乎他對我的看法，只要減少他對我的敵意，事情就比較容易對付。「他和他的一羣朋友都很慷慨、大方，我和他們相處九個月中，經常得到許多小惠。」

「你彈豎琴娛樂他們？」

我點點頭說：「也替他作管賬的工作。當他北上時，想要我一齊離開。我不敢隨行，怕離家鄉太近，會被人認出來。」我作出推心置腹的樣子，直言不諱說下去：「他走後，我很快就在教中堂找到一份差事，抄寫特洛伊淪亡錄。我對這份工作頗能勝任愉快，也很滿足那種與世無爭的生活。」他那種當眞的表情，使我幾乎忍俊不住，怕眞的笑出聲來，忙低頭俯視前面的杯子，這個杯子質地很細緻，是採用薩摩亞島的陶土，加上第一流的陶工製成的。「五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直到最近我聽到許多有關馬利都南的傳說，最先我只當作謠言，沒有特別加以留意，然而當肯萊克和佛提謨的死訊得到證實後，我就決定回鄉探望母親的安危。」

「你打算在這裏久居？」

「我在康瓦耳生活得很習慣，已經在那兒紮了根，回來久居的可能性不大。」

「你打算當教士？」

我聳聳肩：「很難說，他們一直希望我入敎，我現在沒親沒故，又不善耍刀舞槍，也許只有當敎士的份。」

他露出得意的笑容說：「你從來就不是打仗的料。戰爭還沒有結束，現在才要開始呢！我告訴你——」他身體向前挨近，差點將桌上的杯子打翻，「這酒還不錯，再來一杯如何？」

「你盡情喝吧！看你剛才的樣子，好像有熱門的消息要告訴我？」

「噢！你在康瓦耳聽到有關安布勞希的傳聞嗎？」

酒精已在他身上發生作用，使他疏忽了警覺心，不覺提高聲音說話。我發現他的語聲一頓，就有一兩個人向我們這邊側目而視。

他渾無所覺，自顧自說道：「是的，我相信你一定聽說過：安布勞希快要打過來了。」

「這種消息不算新鮮，」我輕描淡寫說道：「過去人們就經常傳說，然而到現在還是沒有動靜。」

「要不要下個賭？」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骰子，在手中搖一搖說：「說出你的賭注來。」

「不，狄尼士，此地不宜玩這個，我們買些酒回家對酌好嗎？」

「家？」他嗤之以鼻說道：「回到那個空洞洞的王宮？」

他的嗓門奇大，引起鄰桌的注意。那兩個人我都不認識：一個留着黑色的絡腮鬍子，另一個紅頭髮，長長的鼻子長在瘦削的臉頰上顯得格外突出，他的長相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狐狸。這兩個人從外表看來，像是威爾斯人，他們已經在這裏坐了大約半個鐘頭，杯裏的酒却仍是滿的。

狄尼士已有幾分醉意，如果堅持要他回家一定會引起爭執，萬一佛提吉恩的密探埋伏在客棧裏，他們一定會一路跟踪到家，倒不如留在這裏，以免引起更多的猜疑，何況安布勞希渡海的消息一定已經傳開了，任何人都可能提到他的名字。心念一轉，我便從口袋掏出一把硬幣說：「好吧！如果你眞要賭的話，你出什麽賭注呢？」

我發覺黑鬍子和狐狸臉一直在傾聽我們的談話，坐在門口那些撒克遜人反倒專心飲酒作樂，沒注意我們這邊的動靜。

我一擲骰子，一個四點，另一個五點，點數很高，我倒希望狄尼士能贏走那些銅板。

這時我故意將話引回正題，聲音雖然不大，却很清晰。「我也聽過有關安布勞希的傳說，還不是老一套，有人說他要從康瓦耳登陸，也有人說從馬利都南，倫敦……來，現在輪到你擲骰子。」眼角一瞟，黑鬍子已經將注意力轉移目標。我傾身向前，假裝專注看狄尼士擲骰子，一面壓低聲音說：「他如果眞的打來了，局勢將會有什麽樣的轉變？西岸那些盟邦支持他，還是支持佛提吉恩呢？」

「不管怎樣，一場戰爭勢將難免。屆時整個西岸一定遍地都是烽火，就像那天你離開馬利都

南時，趁機放了一把火，將王宮燒得一乾二淨。我樂得到處告訴別人：那個小雜種放火燒宮逃之夭夭了，你爲什麽這樣作呢？」他擲了個十點。「現在輪到你了。」他說。

「我怕肯萊克會對我下毒手。」

「我想知道你爲什麽放火燒宮？」

「他們殺了我的僕人，我答應過要火葬他。」

他顯然吃了一驚。「你居然爲一個奴隸放火燒宮？」

「有何不可？」我喜歡他甚過於肯萊克。

他滿臉不以爲然的表情，拿起骰子，擲了六點，我贏了些銅板回來。

「天殺的小雜種！」狄尼士說：「你沒權利贏錢，你利用教堂那個肥缺，已經撈够本了，爲什麽還不放我一馬？」

我露齒微笑道：「親愛的狄尼士，別忘了你自己也是個雜種。」

「我至少知道我父親是誰。」

「小聲點，別人都在注意我們的動靜。」我說：「現在又輪到你擲骰子。」

骰子擲在桌上，發出輕脆的聲響。從開始玩遊戲到現在，大部份都是我佔了上風，我心裏有些着急，希望自己能恢復法力，將比數拉平。然而我也知道即使借諸法力，也會於事無補，因爲每當法力發作時，我通常是身不由己，就像有一隻狼扼住了我的咽喉，使我想起古老的傳說中有

一個美少年駕駛着太陽的金馬車，環繞世界，最後他走火入魔，被自己的法力燒成灰燼。

骰子從我指尖滑出去，三點，有時運氣比法力重要，像現在一切就擺平了。狄尼士滿意地嘆口氣，將我面前的銅板移到他那邊。接下來三次，我又連連失利，狄尼士桌上的銅板已經堆得相當可觀，他臉上的表情也逐漸明朗。趁着四周沒人注意，現在是我打聽消息的大好機會。

「大王現在在那裏？」我假裝漫不經心問道。

「唔？嗯！國王離開這裏也將近一個月了。」

「你剛才說到卡里阿凡──塞貢庭是嗎？」

「我說過嗎？塞貢庭是大王的基地，但那兒是個死角，他不可能將自己困在那裏。聽說，他正在大興土木建新的堡壘。你難道不想再來一些酒嗎？」

「酒保已經送過來了，你自己請便吧！我酒量不行，還是到此爲止。你知道國王堡壘建在那裏嗎？」

他啜了一酒說：「眞是好酒。我也不知道詳細的地點，大概在史諾頓王國某一處，如果一切順利的話，等落成後，他們要將堡壘取名狄百寧。」

「他們遭遇到什麽困難嗎？難道佛提謨殘黨還在作怪？聽說大王有三十萬撒克遜兵在背後當靠山。」

「當靠山？撒克遜兵只聽從韓吉斯的命令，而大王和韓吉斯之間還沒達成協議。」好在他講

話時聲音壓得很低，輕脆的骰子聲和羣衆的喧嚣聲作了最好的掩護。他看着骰子在桌上滾動，皺起眉頭說：「這玩意兒有些邪門，就像國王建堡壘一樣。」

這句話觸動我的心弦，使我聯想到一些已經混淆的記憶。我接過骰子，往桌面一擲，一面不經意問道：「邪門？……爲什麼？」

「嘿！這才像話，我贏了……我剛才說到那裏，呃，對了，那些北佬毛病特別多——要是有一天刮着冷風，他們就會說是鬼魂作祟。他們建堡壘不用測量，而是叫一些巫師看風水，聽說有四次城牆已經建得和人齊高，第二天又被夷爲平地……，」他擲個十一點面有得色說道：「我贏定了。」

「我還是有機會贏你，」我說：「難道没派人守衛嗎？」

「守衛？還不是形同虛設？他們都是些飯桶。」

我接過骰子，一擲，竟然是個雙六。狄尼士老大不情願將半數的銅板移到我桌子。我說：「那地方既然那麽邪門，大王爲什麽不換個地方呢？」

「那地方位在巉巖之上，形勢險要，只要把守住關口，南部和北部就没有後顧之憂，此外交通尚稱方便，有一條小徑直通山頂。從前山上曾有一塔，當地居民稱爲王者之塔。」

國王堡壘……狄百寧……記憶逐漸鮮明起來……橡樹幹像白骨般聳立在蔚藍的天空，獵鷹的尖叫聲，兩個國王並肩立着，賽狄克在我身邊說道：「怎麽？你打算上那兒去？」

我搖搖骰子，往桌上一擲，三點。我懊惱說道：「這次你贏定了。」

他果然以一點之差贏我，於是面有得色地將我桌上所有的銅板移走。當他作這個動作時，我看到他手肘劃過桌面，碰到潑灑在上面的酒漬。我心裏已經盤算好：讓他贏够錢，再設法引他到簾後的妓院。現在輪到我擲骰子，我拿起骰子，從眼角瞟到卡岱爾站在門口——時間到了，現在正是離開的時候。骰子滾了好幾滾，四點。狄尼士心滿意足吁了一口氣。

「這是最後一次，」我說：「不管輸或贏，都由我出錢買瓶酒，然後回到我住的地方好好喝幾杯。」

「你不用吩咐僕人去找客棧，宮裏就有足够的地方讓你們住宿。雙五，梅林雜種，你投降了吧？」他灌下最後一口酒，身體向後靠，露出輕鬆的笑容。

我將銅板全移到他的桌上，站起來說：「好吧！我願意認輸。」我四下搜尋酒保的踪影，想要向他買瓶酒帶回去，不料狄尼士用力往桌上一拍，杯子被震得滾落地上，跌成碎片。人們停止交談，往這邊看來。

「梅林雜種，不要走！我們繼續玩下去，你難道不想翻本嗎？」

「看在老天的份上，狄尼士——」

「好吧！就算我也是個雜種，然而有個國王當父親總比不知來歷的野種強太多了！」

他邊說邊打嗝，引起旁人的哄堂一笑。我在一旁陪着笑，拾起骰子說：「如果你堅持要再玩

下去，我也不忍掃你的興，但我們可以回家一邊喝酒，一邊玩，一直玩到上床爲止。」

一隻手重重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正想回頭，另一隻手又抓住我的手臂。狄尼士目瞪口呆望着我的後面，四周頓然陷入一片岑寂。

黑鬍子鬆開我的手說：「先生，你大概不願在這裏引起爭執，我們到外面講幾句話好嗎？」



我成爲衆人目光的焦點，却沒人開口說話。「你們要作什麼？」

「請你出去一下，」黑鬍子重覆說道：「我們不想在這裏引起爭執——」

「我沒有惹你們，」我理直氣壯說道：「爲什麼要和你們一齊出去？你們先將事情說清楚，我才跟你們出去。掌櫃的，這些人是誰？」

「國王的手下，如果你沒作虧心事，最好聽他們的話，乖乖走出去——」

「我沒作虧心事，他們難道就會輕易放過我嗎？」我說：「我知道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我用力甩掉壓在我肩上的手，回頭面對他。狄尼士瞪大了眼睛，對我突然強硬起來的態度，感到大吃一驚。「我沒作出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對黑鬍子說：「有什麼話你當衆說出來！」

「我對你朋友剛才說的話感到興趣。」

「你爲什麼不找他談呢？」

黑鬍子不動聲色說：「我們等下自然會和他談，但你先告訴我們，你是誰？從那兒來的？」

「我是恩利斯，從小在馬利都南長大，五年前離開這裏到康瓦耳謀生。」

「你是這個年輕人的親戚嗎？」

「我們是親戚，然而我在家庭中沒什麼地位，就像他剛才說的，我是個私生子。」

「慢着。」後面忽然傳來蒼老的聲音，一個我不認識的老人從人羣中擠出來。「這個年輕人說的是實話，他的確是老國王的外孫梅汀•恩利斯。」他對我說：「你大概不記得了，我是老國王的車夫。」他斜睨了黑鬍子一眼說：「不管你是不是國王的部下，都沒有理由找這個年輕人的麻煩。他說的全是實話，五年前，老國王去逝那天，他忽然失踪了，從此就不知去向。但我願意替他作證，他絕不會作出任何對大王不利的事情；因爲他從小就被訓練成一個敎士，連自衞的能力都沒有，更談不上打仗了。」他友善地向我點點頭說：「是的，他的確就是梅汀•恩利斯，雖然這些年來他已經從一個孩子長成高大的青年，然而我還是認得出來。」他眼睛一瞬也不曾離開我的臉上。「很高興能再看到你，大家都以爲你已經葬身火窟了。」

我終於也認出他來——他是外公的車夫之一，多年不見，蒼老許多。我對黑鬍子說：「他說的沒錯，我就是妮妮安公主的兒子。」

黑鬍子神色逐漸黯淡下來，「眞的嗎？」

「眞的，當然是眞的。」老車夫點點頭，一迭聲說道。

黑鬍子嘴巴翕張，我知道他要問下一個問題，我的心怦然作跳，血液一下子湧到臉上。

「你父親是誰？」

「我不知道。」希望他以爲我臉上的紅暈是因爲羞恥心作祟。

「我再問一遍，你要老實回答，」黑鬍子說：「你父親是誰？」

「我不知道。」

他犀利的眼睛像要貫穿我似的。「你還記得令堂嗎？」

「當然。」

「她難道沒告訴你？」

我不耐煩說：「信不信由你，我已經煩够了！從小到現在，人們老是拿同樣的問題問我。我難道不想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誰嗎？母親却不肯透露出一絲口風。問急了，她只會說我是魔鬼的孩子，也許這就是眞實的答案。」我心念一轉說：「你們問這個有什麼目的？」

「我剛才聽這個年輕人說有個國王當父親總比不知來歷的野種強太多了。」

「我這當事人都沒有被他激怒，你何必多管閑事呢？」我說：「你難道會計較一個爛醉如泥的人說出來的話嗎？」

「我們只想證實一件事，現在果然證實你就是國王要找的人。」

「國王？」

他點點頭：「我們已經找了三個星期，現在隨我們去覲見國王。」

「我？」我被搞得滿頭霧水，如果他們三星期前就開始找我，這件事應該和安布勞希無關。

狄尼士一直噤若寒蟬坐在椅子上，現在他忽然縱身向前，杯中的酒濺到桌上。「國王找他作什麼？」

「這件事和你無關，」黑鬍子說：「既然是你幫我們找到他，你可以得到一筆奬金。」

「奬金？」我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狄尼士神色一變說：「我可沒說什麼，你們到底有什麼目的？」

黑鬍子點點頭說：「是你說的話使我們找到他。」

「他離家很久，問我一些家裏的事，我們談的都是家常話。」狄尼士振振有辭說：「我們如果圖謀不軌，也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公然談論吧？」

「沒有人說他叛國，是國王想見他，」黑鬍子說：「我們只是奉命行事罷了。」

老車夫滿臉困惑說道：「你不能傷害他，他眞的是妮妮安的兒子，不相信你們可以問妮妮安本人。」

黑鬍子眼睛一亮說：「她還健在？」

「是的，她現在住在聖彼得修道院。」

「不要再去打擾她，」我心裏一驚，怕他們眞的從她口中問出安布勞希的名字。「連佛提吉

恩都不敢動她，你們沒理由侵害我們的自由。」

「你以為我沒資格嗎？」

「那麼你到底憑什麼？」

「這個。」他手中多出一把雪亮的利刃。

「算你厲害，我願意跟你一齊走，但請不要再去騷擾家母平靜的生活。」我說：「你從她那裏也問不出結果。」

「她至少知道誰是你親生的父親。」

「她眞的不知道，」老車夫滔滔不絕說道：「我一生都在宮裏做事，妮妮安公主替魔鬼生了一個孩子，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實。」老人對我說：「孩子，不要怕，跟他們一齊走，他們絕不敢加害妮妮安或妮妮安的兒子。」

「我沒作錯事，沒什麼好怕的，」我硬着頭皮說：「狄尼士，這不是你的錯，我不怪你，告訴我的僕人，我和國王的部下一齊去見國王。」

我踏大步走到門口，旁人自動讓出路來，狄尼士也跟着踉踉蹌蹌走出來。我們走到街上時，黑鬍子回過頭來：「我差點忘記，這是你的獎金。」

他將一包錢丟到狄尼士的腳邊，叮叮噹噹發出輕脆的聲音。狄尼士眼珠骨碌碌轉動，彎下腰撿起錢包，納入懷裏。

7

佛提吉恩和我過去的記憶略有出入：印象中他個子比較魁梧，很容易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多年來，我已經由一個孩子長大成人，相形之下就覺得他比以前矮小。

這地方絲毫沒有朝廷應有的肅穆和氣派，從那些女人的舉止和宮中的擺設，都讓人覺得佛提吉恩已經被逼到死角，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然而一匹走投無路的野狼比在原野中出沒的野狼更加危險——佛提吉恩仍是一匹狼，此外他還選了一個正確的立足點。

國王堡壘，正是我記憶中那個聳立河谷之上的絕壁，只有一條蜿蜒的小路通到山頂。山腹有一個凹處正好替馬匹牲口提供天然的屏障。雖然已是春天，這山谷却沒什麼綠意，碎石堆中幾乎寸草不生，幾場春雨下來，雨水從山頭流下，形成幾百呎高的瀑布。

這次的行程一共花了六天。我們在微曦中從馬利都南出發，這條北向的道路比東行的道路路況更差，交通經常被女人的軟轎阻塞，又一再被惡劣的天氣所耽誤，到派拿時，前面的橋被洪水冲掉，我們花了大半天的時間才涉過黛芬河，到達杜曼門，此後一路順利，第六天中午時分我們已經到了狄百寧。

黑鬍子不知用了什麼手段，脅迫母親和我們一齊去見國王。她坐在馬拉的轎車裏，由兩個修女陪同。我一直找不到機會和她私下相談，有時我們眼光相接觸，她眼中總是充滿焦慮的神情，

但她講話時聲音却非常平靜，瞧不出任何異樣。

我們既然無法私下密談，因此我又把告訴狄尼士和黑鬍子的故事向她覆述一遍。至於安布勞希和不列塔尼的事自然是絕口不提。

母親和以前有顯著的改變：臉色蒼白，人消瘦了許多，並且變得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和她相處幾天，我發現她已經喪失了以前的異禀；我不知道是時間使她的法力消失，還是宗教的力量改變了一切。

他們對母親相當禮遇，一切都以對公主的禮節接待。我雖然沒受到特別的優待，但我住的地方和座騎也算是顧到我的體面。侍衛和我講話時也都彬彬有禮，對我的問話，却避而不答。他們一定知道國王找我的原因，有一兩次我從他們眼光中看到憐憫的表情。

到了狄百寧，我們立刻被帶到國王面前。佛提吉恩的司令部位在峭壁和河流之間的平原。從這地點，可以清楚看到山頂堡壘建築的情形。他們利用天然的地形、河流和山壁作爲屏障，只在道路旁建立一排防禦的柵欄。

大部份人都住在營帳裏，佛提吉恩住的地方還維持着小朝廷的氣派，他接見我們的大廳相當寬敞，木柱當中，掛着織工精緻的帳幔，地板上舖着就地取材的青石板，燈心草從罅隙中抽出嫩芽。

佛提吉恩坐的寶座，雕刻着各種精細的圖案，當中嵌鑲着閃閃發亮的寶石，一旁坐的是他的

撒克遜王后羅雯娜。屋裏早就擠滿人，大部份是武裝的武士，其中還有些穿着朝服的政府官員。站在佛提吉恩後面那些人，從服飾可看出是一些祭師和巫師。

我們走過去時，全場忽然靜下來，所有的眼光都注視着我們。國王從寶座上站起來，張開雙臂。「公主殿下，歡迎你的光臨。」他用優雅的皇室禮節將母親介紹給羅雯娜王后。

那些人交頭接耳，不知在議論什麼。國王當衆宣佈：他請母親到這兒來，並非想和她算肯萊克的舊賬。他看我一眼，淡然地點點頭，然後挽着母親的手臂，引她到寶座前，命人再添一張椅子，請她坐下來。我也在衛兵護送下，站在國王面前。

佛提吉恩坐定後，雙手放在扶手上，看看我，又看看母親，臉上露出和藹的笑容。那些人停止竊竊私語，期待事情的發生。

國王對母親說：「夫人，一路辛苦了，很抱歉，讓你千里迢迢從馬利都南趕來這裏。」母親一手放在胸前的十字架上，喃喃說了些客套話答禮。她穿着棕色的會袍，然而看起來仍然儀態萬千，氣質高貴。

佛提吉恩微笑道：「請介紹令郎給大家認識好嗎？」

「他叫梅林，五年前父王去世那一天，忽然離家出走，此後就在康瓦耳一家修道院中擔任抄寫古書的工作。」

國王對我說：「你在康瓦耳住了五年？你今年幾歲了？」

「十七歲，」我坦然面對他的眼光說：「陛下，我離開馬利都南已經整整五年了，誰知第一次回家，就被您的部下用武力強迫到這裏來。」

「我爲他們的行爲向你致歉，」國王說：「他們以爲事情緊要，刻不容緩，只好用強迫的手段。」他對母親說：「妮妮安夫人，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在這裏絕對安全，我知道這五年來，你一直住在聖彼得修道院中苦修，和肯萊克的叛逆行爲絲毫沒有瓜葛。」

「陛下，我的兒子也是無辜的，」母親的語氣非常平靜，却是鏗鏘有力。「梅林五年前因爲怕肯萊克會對他不利，所以離家出走。那時他還是個孩子，後來他又在康瓦耳修道院抄寫古書，不可能作出任何對大王不利的叛逆行爲。況且我早就風聞肯萊克將會支持佛提謨，我兒子却一無所知，我不明白大王爲什麼請他到這裏來？」

佛提吉恩對我在康瓦耳逗留的事似乎沒什麼興趣。他一手支着頭，濃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打量着母親。他的聲音和表情莊嚴而愼重，然而空氣中有種氣氛，使我覺得全身不自在。我最先還不知道原因，後來才發現站在國王後面那些祭師和巫師一直打量着我。我用眼角瞟一下四周，發現那些人也同樣用冷的眼光看着我——幾乎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國王聲音響起來：「你沒結過婚嗎？」

母親搖搖頭，睫毛垂下來。

「那孩子的父親在你們結婚前暴病死亡？還是戰死？」

「都不是，」母親聲音很低，但非常清晰，我看她雙手不安地絞在一起。

「他現在還活着？」

母親沒作聲，低下頭，頭罩跟着垂下來，遮住她臉上的表情。皇后羅雯娜的眼光始終盯着母親，滿臉不屑的表情。她有一雙澄藍的眼睛，穿着緊身的寶藍色上衣，胸口開得很低，豐滿瑩潔的乳房若隱若現。她的雙手和胸部一樣白晰，然而手指形狀扭曲醜陋，上面戴着各色各樣的指環遮醜。

國王對母親的沉默，皺起眉頭，然而聲音却沒有一絲不快。「妮妮安夫人，你難道沒告訴過孩子，他父親是誰？」

「沒有，」母親雖然低着頭，一付不勝羞愧的樣子，然而聲音却非常清晰、有力。我看不清她臉上的表情，然而我看到她一雙纖纖素手放在裙子褶縫當中。我想起過去的妮妮安，她曾經拒絕過格蘭王的求婚……我也想起父親在燈下審視我的表情……我心裏忽然恐慌起來——佛提吉恩聽到我回國的傳聞，所以才將我們母子帶來這裏，他見過安布勞希，一定已經看出我們之間的相像之處。我不知道他究竟要將我當作人質還是奸細囚禁起來？

母親似乎感應到我的想法，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現在她看起來不像個公主，而像一個陷入恐懼中的女人，我對她露出會心的微笑，她才定下神，恢復常態，原來她正在爲我擔心。

我僵立着，等着國王採取下一步行動。

國王摩挲着手上的指環。「令郎告訴我的部下，這世界上沒有人知道他父親的名字。你現在應該告訴他了，他有權利知道自己父親的名字。」

我脫口而出道：「這關你什麼事呢！」

母親譴責地看了我一眼，對佛提吉恩說：「你爲什麼問我這些問題？」

「夫人，」國王說：「我今天請你們來這裏的目的，就是想知道這孩子的父親究竟是誰。」

母親反問一句：「你爲什麼迫切地想要知道！」

國王露出勉強的笑容，我上前一步說：「母親，他沒權利問你，他不敢——」

「要他安靜下來，」佛提吉恩臉色一沉。

我後面的人立刻上前摑我一個耳光，另外一個抽出劍，抵着我的背部。

母親失聲喊道：「放開他！佛提吉恩，你如果傷害到他，我寧死也不願告訴你孩子父親的名字。這麼多年來，我連對自己的父親、兄弟都守口如瓶，難道會在大庭廣衆之下，回答你的問題嗎？」

「你現在必須爲你兒子的安全，告訴我。」他點頭示意，那個摑我一巴掌的人，鬆脫手，退到後面去，劍尖還是抵在我的背上。

母親將頭罩掀開，身體一下坐直起來，她的臉色蒼白得如同一張白紙，然而却充滿威嚴。王后和她相形之下，就像她的侍女。四周鴉雀無聲，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蟬，站在國王後面那些巫師

直挺挺站着，如同石膏像一樣。我試圖將自己內心的想法在無形中用心電感應傳給母親，然而集中精神，努力了一陣子，額頭、全身開始出汗，最後還是失敗了。我甚至不知道萬一母親爲了拯救我而隱藏秘密時，在他們嚴刑逼供之下，我會不會洩露出來……

母親似乎感應到我傳給她的訊息，她回頭看我一眼，肩膀一震，無形中像有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一樣。當我們眼光相接時，我才知道母親只是像一般女人一樣，試圖用眼睛和我交談，傳達她的愛意和關懷。

她對佛提吉恩說：「大王，你不該在大庭廣衆之下問我這樣的問題。」

國王考慮了一下，我看他額角上隱隱沁着汗。底下那些人又開始竊竊私語，聲音就像蚊子一樣。空氣中有一種顯著的緊張氣氛，一股寒意自心底泛起，我皮膚上不覺起了雞皮疙瘩。國王後面一個祭師，上前在他耳邊低語，國王點點頭說：「除了巫師和祭師外，其他人都要離開。」

那些人十分不情願地離開，臨走前還發出嘰嘰喳喳的低語聲。

現在廳中只剩下幾個穿長袍的巫師站在國王和王后後面，剛才在國王耳邊低語那個祭師，捻着嘴上一撮灰鬍子發出勝利的微笑。他長長的指甲縫中滿是污垢，給人一種不潔的印象。從他的服飾，可看出他是那些人的領袖。我想在他臉上找出法術的神秘力量，然而只看出隱隱的殺機。

「放開他，」佛提吉恩說：「我並不想加害妮妮安的兒子。梅林，你可要合作些！當我講話時，你如果再插嘴，或輕舉妄動的話，我就要衛士帶你出去。」

抵在我後面的寶劍現在移了開來，那個人向後退了一步，但手上還是握住寶劍，隨時提防着我。

我紋風不動站在原地，就像被剝去衣服，赤裸裸站在衆人面前。從小到大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無助，甚至沒有力氣去對抗我的敵人。我知道現在即使面對水晶洞窟中的烈燄，我還是看不出任何異象，我的法力已經隨着加勒帕斯的死而喪失了。

國王眼光現在回到母親臉上，他狂野的眼神像要射出烈燄來。「夫人，你現在可以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當然！」她說。



母親講話時神情異常冷靜，國王臉上掠過一絲詫異的神色。她伸手將頭罩拉到後面，坦然迎接國王咄咄逼人的眼光。

「我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爲什麽要隱瞞呢？」母親說：「我自己早就看破紅塵，皈依了天主，不在意世人批判的眼光。我兒子也是與世隔絕，在修道院中成長，我相信他也能接受別人的冷言冷語。如果你不是在大庭廣衆之下逼問，我會立刻答覆你。」

母親沒有一絲恐懼，臉上甚且帶着超然的微笑。她沒再看我一眼，專心一意答覆佛提吉恩的

問題。我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使自己看來面無表情。我不知道母親打算說什麽，但却知道她爲了我的安全着想，不會洩露出安布勞希的名字。

窗外開始下雨，光線愈來愈幽暗，一個奴隸持着火炬從門外走進來，佛提吉恩搖搖手示意他離去，我想他是爲了顧及母親的羞恥心。

我心裏胡思亂想着，這裏一片漆黑，沒有光線，沒有火燄，沒有希望……

「你說吧！」佛提吉恩說：「誰是這孩子的父親？」

「我不認識他，甚至從未看清他的廬山眞面目，」母親說：「我希望我兒子會諒解我將這件事說出來，你苦苦相逼，我不得不說。」

佛提吉恩看我一眼，我臉上仍是一無表情。

母親繼續說：「那年我才十六歲，像一般少女一樣，內心充滿着對愛情的憧憬。聖馬丁節（十一月十一日）前夕，宮中的侍女侍候我上床後，也跟着沈沈入睡，發出均勻的鼻息聲。我那天心情煩躁，翻來覆去都無法成眠，於是起身走到窗前。

「那晚月色皎潔，銀光照進窗來，灑滿了一地。當我回過頭時，彷彿看到一個年輕人站在床前，他長得英俊魁梧，穿着羅馬式戰袍，肩上還披着斗篷，全身佩載了許多寶石。我第一個念頭就是猜想他一定趁衆人熟睡之際，從圍牆中爬進來，後來又發現自己披頭散髮，光着雙足，怕他對我意圖不軌，於是便張開嘴，想要叫醒那些熟睡的女僕。那個年輕人微微一笑，示意我不要呼

救，他對我並沒有惡意。他走入黑暗裏，當我向前定睛一看，他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

母親停了一下，衆人屏息靜聽。我記得小時候她講故事給我聽時，我總是聽得如癡如醉。廳中靜悄悄的，我察覺站在旁邊那人打個冷顫，似乎被恐怖的氣氛震懾住了。皇后血紅的櫻唇微微張開，半像好奇，半像嫉妒（在我眼中看來）。

母親眼睛定定看着國王後邊那面牆說：「我以爲自己是在作夢，或是白花花的月光使我看花了眼，然而他後來又出現了。不僅在晚間出現，有時大白天，我和侍女在一起時他會出現。我那時才瞭解，我看到的並不是夢境，那個年輕人也不是凡人。我祈禱上帝保祐我，但他還是照常出現；有時趁我和侍女談笑時，有時趁我紡紗時，甚至我在父王果園散步時，他也會出現。我經常感到他的手拉着我的手臂，他的聲音在我身邊說話，然而看不到他的人影，除了我之外，別人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母親的手一直放在胸前的十字架上，我知道她並非求神保祐，而是求神原諒她的謊言。她並不怕因爲謊言而遭到天譴，她怕的是自己編出這些怪力亂神的故事，會混淆別人的視聽。現在國王眼睛射出狂熱的光芒，那些巫師的眼光就像要將她生吞活剝吃下去似的。

「一整個冬天，他經常來找我。我從未獨自一個人呆在寢宮中，總是有侍女作伴。但是他還是無聲無息來到，晚上就躺在我身邊。我自從那夜後就不曾再看到他的形象，只聽到他的聲音，感到他的身體……一直到了夏天我懷了身孕，他就離我而去。」母親停了一下又說：「你一定聽

說過，父王知道我懷孕後，勃然大怒，拳打足踢，打了一陣後，就把我關起來。孩子生下來後，他堅持不肯讓孩子受洗，也不爲他取一個教名。孩子是在九月降生的，他就以傳說中一個居無定所的神仙名字命名。我生下孩子那天，恰有一隻獵鷹從窗口飛進來，停住床頭，黑眼珠骨碌碌望着我，所以我就叫他梅林。」

母親迅速瞥了我一眼，又移開她的視線。「大王，我相信你對我說的話，不會感到驚訝。你一定早就風聞過這些傳說，我也知道紙包不住火，這件事無法永遠隱瞞起來。現在我已將實情告訴你，請你放我和孩子回到修道院，平靜地過日子。」母親說完，拉下頭罩，遮住她的臉。

我始終密切注意國王和他身後那些人的表情，本以爲國王會不耐煩地皺起眉頭，沒想到他臉上一片祥和，甚至還帶着微笑。他正要開口，皇后却先發制人，血紅的櫻唇一啓一闔對後面的祭師說：「毛根，這種事情可能嗎？」

那個嘴上長着灰鬍子的祭師遲疑了一下說：「娘娘，這種事情是可能的。根據我多年來的觀察，和我看過的許多書中，都有這類事情的記載。」他看了我一眼，摸摸鬍子，對國王說：「陛下，古書中言之鑿鑿地記載着，一種邪惡的精靈夜間化成男人的樣子，侵入閨房誘姦婦女。這位高貴的夫人一定也是受害者之一。剛才我們從她口中聽她親自證實這件事，另外我也曾和宮中一個侍女談過，她一口咬定這孩子是魔鬼的兒子。我還聽說這孩子從小就作出許多不尋常的舉止，陛下，我確信這件事是眞的。」

現在每個人視線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國王就像一隻覓食的野獸看到獵物就在眼前，滿是垂涎覬覦的神情。我迷惑地等候着，不知道他下一步將會採取什麽步驟。過了一會兒，我終於看出端倪來——這件事和安布勞希毫無關係，母親的話，正好替他們暗中醞釀的計劃，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我身後那些衛士不敢接近魔鬼之子，早就退避三舍，站得遠遠的。國王作了一個手勢，他們又靠上來，我從他們的呼吸中察覺他們對我的恐懼。祭師頭部很有節奏地一起一伏，其他人舉起手作出辟邪的動作。他們竟然相信母親臨時杜撰的謊言。

我腦中靈機一閃，想起狄尼士的話：建堡壘的工程進行得不順利，經常隔天就倒塌，國王的祭師認爲當中有妖魔作祟。他們一定聽說過我自幼就有看見異象的能力，所以請我來這裏，幫助他們。事情果眞如此的話，那倒是幫助安布勞希最好的途徑。也許我的神還沒遺棄我，祂在冥冥當中替我安排了一切……我雖然喪失了法力，但我可以應用知識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難。

我想起幾年前我在這附近看到的那個坑道，也浮現出水晶洞窟中所見的異象。現在我能以建築的常識，找出那地方地基不穩的癥結，然而我從毛根的眼睛裏，察覺到他們所要的是巫術而不是建築常識。

我抬起頭來，面帶微笑說：「陛下！」四周一片寂靜，我的話就像石子投在平靜的湖裏，激起許多的漣漪。「家母已經將事情和盤托出，你應該遵守諾言放她回去。」

「妮妮安夫人是我們的上賓，」國王眼睛看着窗外的走廊，陰鬱的天空飄着銀灰色的雨絲。「你們兩個可以到四處看看。夫人，等天氣晴朗些再回去，今天的天氣不宜遠行。」他起身，王后跟着站起來。「房間已經預備好了，王后會帶你去休息，晚餐請和我們一齊用餐。」佛提吉恩若有所思，沈吟了一下又說：「這是我臨時的驛所，一切因簡就陋，我已經吩咐過宮中所有的僕人，你需要什麽就吩咐他們。明天我會派人護送你回家。」

母親跟着站起來說：「我的兒子呢？你還沒答覆我們，爲什麽要他到這裏來？」

「你的兒子有法力，他可幫我作一些事情。」國王說：「夫人，請你和王后一齊回房休息，我還有些話和你兒子談。」他伸出手說：「我可以保證，他絕對和你一樣的自由。我不會因爲他的來歷不明就歧視他。謝謝你千里迢迢從馬利都南趕來這裏作證，證實了我們的猜測。」

母親仔細傾聽國王的話，而後禮貌的一鞠躬，逕自走到我的面前。她張開雙臂，我忙趨上前緊緊握着她的手。她的掌心很冰涼，我們並肩站着，我比她高出許多。她抬起頭來，用焦慮的眼神看着我，像有千言萬語要告訴我。

「梅林，我不該在這種場合之下說出你的身世，希望你能諒解。」然而她眼睛說的却不是這些。

我作出會心微笑，說道：「母親，你今天說的話，我一點也不驚奇，我對自己的身世早就一清二楚了。」

她瞳孔大張，想從我臉上看出端倪。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說道：「國王已經承諾過，不管我親生的父親是誰，他絕不會因此就歧視我們，希望你不要爲我操心。」

我不知道母親是否會意過來，然而她一再反問我：「你早就知道了嗎？你早就知道了嗎？」

「是的，你一定猜想不到，這些年來父親經常出現在我的面前，和我說話，我對自己的出身不但不覺得羞恥，而且還引以爲榮。」

母親錯愕地看着我，好半晌才會意地點點頭，臉上湧現紅暈。

她將頭罩拉上來，蓋住她的臉，一手挿在國王臂彎裏，走在國王和王后中間，兩個修女跟在後面。那些巫師站在原地交頭接耳，發出竊竊私語的聲音。

國王在門口，我聽到他向母親道別。走廊外面上還站着一羣人，他們讓開一條路，等母親和王后經過後，也跟着離去。我聽到衣裙發出窸窣的聲音。佛提吉恩站在門邊，目送着他們離去。外面雨勢驚人就像奔騰的河流，天色一下子就黑下來。國王再度進來時，後面還跟着一隊武裝的衛士。



他們像獵犬即將進行圍剿似的，環着我站成一圈，議論紛紛。死亡的氣氛重又籠罩着大廳，只是我不懂，而且也不敢相信。我想跟母親出去，然而警衛們劍已出鞘，抖出森冷的光芒，我只

好站住。

我厲聲責問大王：「這是幹什麼？你答應我的話，轉眼就反悔了！」

「不是反悔，我答應過不論你的出身，要讓你爲我服務，並沒有半句虛言。因爲我知道你的來歷，你不是『人』的孩子，所以我才要他們帶你來。梅林，你要因你的出身而爲我服務。」

「就這樣？」

他上了臺階走回寶座坐下，動作遲緩，似乎正在考慮某件大事。廷上諸人與持火炬者跟着移動，烟霧繚繞的火光下，皮革盔甲叮噹作響。窗外大雨嘩嘩地下着。

佛提吉恩傾前，用拳頭支着下巴說：「梅林，我們今天才證實你果然不是『人』的孩子，而是『魔鬼』所生。既然如此，你沒有權利要求人的憐憫。但看在你母親好歹也是公主的份上，你有權知道被帶來此地的原因。你知道我計劃在此建築一座堡壘。」

「無人不知，」我說。「而且大家都知道建不起來，每建到一人高時就倒下來。」

他點點頭。「祭師和智者告訴我，原因是基礎舖設不當。」

「很合理。」

祭師身旁站立着一個高大的老人，雜草似的白眉毛下，一雙憤怒的藍眼睛定定的看着我，帶着幾分同情的樣子。當我答話時，他舉起手來摸摸鬍子，像掩飾一個笑容。

國王聽而不聞的繼續說：「他們一致認爲，王者之塔應該建築在人血之上。」

「我想他們說的是象徵性的血？」我禮貌地問道。

毛根突然用手杖敲着地板大叫：「人血就是人的血！灰泥要和血，地基也要灑血！古時候沒有一個帝王不是這樣建堡壘的。你知道嗎？一個強壯的戰士，一個勇士的血可以使城牆立千秋萬世而不頹。」

他的聲音嘎然而止。我的心開始擂鼓，沉痛的程度使得我四肢的血管都感到刺痛。我冷冷說道：「那與我何關？我又不是戰士。」

「你也不是人，」國王沙啞的說。「關鍵在此，梅林，這是他們的建議，說我該找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把他的血灑在地基上。」

我瞪着他，再看看四周那些人的臉龐，只有極少數人敢迎接我的視線，但從他們的臉上不難看出我一開始就察覺到的戾氣。我回身對國王說：「這算什麼？我離開威爾斯時，這是一個充滿藝術家、學者和詩人的文明國家，而你現在滿口血腥，竟要以活人當祭品。這豈不是把現代化的威爾斯逼回巴比倫和克里特的時代嗎？」

「我並沒有提到『以人當祭品』，」佛提吉恩說。「不要忘記你根本不是人的孩子。」

窗外的雨水擲擊在地面。有人清清喉嚨，那老戰士確實是同情我，但却無意多管閑事。

眞相終於大白，這件事和安布勞希或母親根本無關。她的證辭保障了她的安全，甚至因此受到禮遇；安布勞希更扯不上干係，我不是以他的兒子或奸細身份而被拘留在此。他們想要的只是這場殘酷骯髒的法術中，一個當祭品的「魔鬼之子」。

夠諷刺的是，他們找到的對象既非「魔鬼之子」，也不是曾經擁有法力的小孩，而是比一般人稍為聰明的年輕人而已。但，這也許就夠了，以我所學，利用他們的矛來攻他們的盾。

我露出笑容，越過毛根去看其餘的巫師。他們一付如臨大敵的樣子，連毛根都用手杖護住前胸。「你們怎敢肯定我的魔鬼父親不會來幫我呢？」

「一派胡言！王上，我們沒有時間聽他胡說八道。」毛根急得大聲斥喝，其他巫師也跟着逼近王位，異口同聲說：「對！馬上殺他。不要浪費時間，帶他上祭壇去吧！只要諸神的憤怒一平息，城牆自然就會挺立。他的母親不會知道，即使知道，又能如何？」

他們像獵犬爭相撲上。我試着思考，但根本連貫不起來。寶劍已經出鞘，血腥味隱隱可聞。我盯着在火光下閃閃發亮的刀刃，竟然看到加勒帕斯生出翅膀，在陽光下冉冉而去……

我對着那柄劍說：「告訴我一件事，誰殺了加勒帕斯？」

「他說什麼？魔鬼的孩子說了什麼？」整個大廳嗡嗡作響。一個沙啞的聲音吼道：「讓他說話。」原來是那個鬍子花白的戰士。

「誰殺了馬利都南的魔術師加勒帕斯？」我幾乎是用喊的，那聲音自己聽起來都覺得奇怪。

衆人不解地面面相覷。佛提吉恩說：「那個老頭子啊？他們說他是間諜。」

「他只是一個魔術師，也是我的老師。」我說。「他敎給我許多東西，佛提吉恩。」

「他敎你什麼?」

我微微一笑。「至少使我知道你們這些人的愚昧與平庸。好啦，佛提吉恩，你和你那些騙子拿着刀子，帶我去看那站不起來的牆吧！假如我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就『不是人的兒子』！」我故意用輕蔑的語氣說：「這根本是那些老笨蛋想不出辦法的搪塞之詞。否則他們爲何眼看牆坍了四次，才想到用我的血呢?只要讓我看一眼，我就可以告訴你原因何在。看在衆神的份上！佛提吉恩，假如我死去的血可以使城牆挺立，那我活着的血該可以替你立下多少大功！」

「胡說！其中必定有詐！不要聽他！他一個小孩懂什麼！」毛根又叫起來，巫師們亦衆口紛云，只有老戰士粗暴的高聲說：「讓他一試，不但無害而且有利。佛提吉恩，神若願意相助何必求諸魔鬼?我贊成讓他試試看。」大廳內許多人看不慣巫師的興風作浪，羣起而和之。

佛提吉恩皺着眉，眼光從毛根、戰士，轉到大雨傾盆而下的拱門。「現在?」

「最好是現在，」他們說。「我們沒有多少時間。」

「對，時間不多，」我朗聲應着，衆人屏聲靜氣看着我。「雨勢很大，佛提吉恩。一個國王的堡壘若經不起雨打，他算什麼國王呢?而你的城牆却一再倒坍，這就是你用盲人當軍師，在黑暗中建城的結果。帶我去看看，若你願意聽，我還可以敎你怎樣在光明中重建。」

話才剛說完，雨突然停了。一片靜寂中，只有驚訝的噓氣聲，連毛根都張大嘴，楞住了。然後，像撥開雲霧似的，太陽出來了。

我哈哈大笑。「怎麼樣，看到了吧?來吧，大王，我們看堡壘去。要他們帶着火把，我們會用得上的。」

10

還沒走到牆角，我的話就應驗了。一些工人陸陸續續從岩石上走下來，披着蔴袋當雨衣的工頭走上前來，似乎不知雨已經停了。他臉色蒼白，兩眼充滿血絲，似已熬夜多日。他神色驚慌地停在國王面前，不時以濕淋淋的手背揩着臉。

「又倒了?」佛提吉恩問道。

「是的，大王。我發誓，不是我們的錯，前幾次也不能怪我們。昨天你也親自看到我們架設的情況；我們清除了整個場地，重新來過，可是牆還是倒了。」他舔舔上唇看了我一眼，可見他知道國王和祭師們的計劃。「你現在就要上去?」

「是的，把你的人帶開。」

他吸了一口氣，轉身朝蜿蜒的山道跑去。我聽到他大聲喝叫的聲音。有人牽來一匹驢子，讓國王乘坐。我雙手被粗繩緊緊縛住，警衛寸步不離。四周的官員低聲談話，巫師們則機警而冷漠的走在後面。我看得出他們並不擔心將要發生的事情。或許這些人對他們的神就像我對自己一樣

有充份的信心。如果我像一般凡人一樣，變不出戲法來，他們就沒什麼顧慮；萬一我有法力，他們也有辦法駁倒我。他們認爲整個計劃是被我虛張聲勢而破壞的，而撥雲見日則純屬運氣。

太陽照得長在岩石間的草叢熠熠生輝。我們來到崗上，下面河谷一覽無遺，谷底銀蛇似的河流躺在兩堵綠色圍牆之間。炊烟從主帳蓬頂上縷縷上升，圍在木造大廳周圍的營帳糾集如菇羣，人比小甲蟲大不了多少。這地方的確不同凡響，道地的「鷹王之府」。國王在一叢被風打壞，只剩光禿樹枝的橡樹前停下，指着前面說：「昨天還看得見西邊的牆。」

樹叢再過去是一條窄窄的山脊，沿着山脊是工人與騾馬上下的山道。所謂王者之塔就是築在三面都是懸崖峭壁的巨岩上，只有一條山道通到我們脚下所站的地方。岩頂是一塊平台，長寬大約都是一百步。剛才那場雨和坍方的城牆使原來雜草叢生的碎石地變成和了灰泥的沼澤。其中三面牆大約已經築到肩膀的高度，第四面牆則一蹋糊塗，有些石塊插在灰泥中，有的則顫巍巍的像隨時要倒下來似的。工人們用粗大的松木當作支柱，架起帆布棚，使工事免受大雨的影響。如今有些支柱已經折斷，有些是被城牆的石塊撞倒，帆布被風吹得噼啪作響，滿目蒼荑凄涼的景象。

工人們聚集在工地的一角，恐懼之情溢於言表，倒不是怕國王的憤怒，而是對超自然的力量感到恐懼。

守衛用槍矛交叉守住路口。看到國王，就把矛收回。我抬起頭對佛提吉恩說：「除非我血濺懸崖，毛根不會放過我的。但是，你若不鬆綁，我也無法勘察地基出了什麼差錯。」

他下巴一抬，警衛會意，放開我。我緩步前進，驢子踏着細碎的脚步跟在後面，衆人也跟上來。毛根擠上前，神色緊張的在國王身旁耳語。我只聽到了一些片斷：有詐……逃跑……機會不再……血……

國王停下來，衆人跟着止步。有人說：「孩子，這個給你。」我轉身看到老戰士遞出一根手杖。我搖搖頭，轉頭繼續前進。

草叢間長滿厥類植物，水窪閃爍其間，使我必須瞇着眼睛才能瞧個仔細。

倒塌的西牆是緊臨崖壁而砌的，然而大部份的石塊都是向內傾塌。臨崖那面牆的牆角由於灰泥滑落，形成黏嗒嗒的小斜坡。靠山道的北面牆，留下一條走道的空間，我穿過凌亂的石塊和工具，到堡壘的中心。

地面上滿是厚厚的灰泥，小水窪在太陽下耀眼如黃銅。時間已近傍晚，我趕忙利用最後一絲餘光，審視牆倒坍的情形。

背後的人羣議論聲一直不歇。武器在太陽下亮閃閃的，毛根開始焦慮起來，試圖用高吭的聲音干擾國王的沉默。假如我再不開口，或有所行動，人羣一定會聽他的。

騎在驢背上的國王可從牆的缺口處看見我，其他人恰好被牆遮住了。我小心翼翼登上巍巍欲墜的西牆，好讓大家都能看見我。此舉一則想打動國王，再則可利用這個有利的位置觀察來時行經的道路。由於剛才擠在衆人之間，我根本無法從長滿樹木的斜坡看出所以然。

人羣漸漸嘖有煩言。我學祭師作法的樣子緩緩擧起雙手，像在向太陽祈求——我得充出內行的樣子讓他們不敢上前，直到我找出多年前所看到的坑道爲止。我不能讓他們看出破綻，至少必須像那隻領我找到坑道的獵鷹一樣充滿信心。

我想找出多年前我避開人羣而藏身的山凹。坡下的樹林比記憶中茂密，然而我還依稀可以認出那個冬天我們來到此地的情景……

我們是從谷口騎馬而入，沿着河經過密林，跨過低低的山脊進入那一處山凹。兩個國王和肯萊克、狄尼士等人就在榕樹下休息，架起烹東西的營火。那時是中午，我走路時會踩到自己的影子，然後我在一塊岩石的影子下吃飯……

有了，一塊灰色的岩石，那影子被一棵小橡樹劈開，兩個國王經過我身旁向堡壘走上去的。山道旁一塊灰色的岩石，小橡樹生於其上。從那邊直直上去，經過陡峭的樹林，就是獵鷹引導我的飛行路線。

我放下雙手轉過身來，薄暮的陽光被灰雲遮住，天色很快地暗下來，樹林顯得更密。佛提吉恩身後的雲鑲着金邊，霧樣的光線罩住遠方的山坡，形成一片片朦朧的山影。衆人的斗篷被風吹得噼啪作響，火把上的火焰迎風招展。

我慢步從西端上走下來。走到中央時，在國王看得見的範圍內停下，高擧雙手，掌心向下，好像對地下的神朝拜似的。嗡嗡的私語又傳開了，間雜着毛根不耐煩的聲音。我放下手，走了回

去。

「怎麼樣?」國王用充滿挑釁、嚴厲而沙啞的聲音問我。他騎在驢上似乎有些坐立不安。

我不理他，只朝人羣最擁擠的地方視而不見地走過去。雙手緊握着，兩眼則盯着地上；我看到那些人推推擠擠的讓出一條路來。我跨過山道，神色儼然地走在碎石與黏濕的地上。警衛沒有攔我，經過一火把下時，我手一擧，那人一語不發的跟上來。

這條供工人和騾馬上下的山道是新闢的，但願這就是兩個國王走過的小徑。走到半山腰時，我就發現了那塊灰石。樹根已經被羊齒植物所淹沒，樹瘤間已有新芽冒出。我毫不遲疑地離開山道，朝蓊蓊鬱鬱的樹林走進去。

樹林比我印象中還要濃密，也許自我和賽狄克鑽過去以後，就沒有人取道於此。一切仍然維持原狀，就像那年冬天的中午一樣，清楚地呈現在我眼前。我走得很快，明知第二天就會吃到劃傷和衣服撕破的苦頭，但當時爲了造成特殊的效果，非如此不可。我記得斗篷被鉤住時，那持火炬的人趕緊跳上來替我解開。

山坡上雜樹叢生，山上滾下來的石塊堆疊在荊棘上，接骨木、金銀花像頭髮般密密滋長，尖銳的刺在火光下搖曳發光。我停了下來。國王騎的驢子也跟着停下來。

國王說：「這是什麼?這是什麼?你把我們帶到那裏來了?我告訴你，梅林，你沒有多少時間了，如果你再不表現給我們看……」

「你們有得看的，」我提高聲音，故意讓擠在國王身後的人也能聽到。「佛提吉恩大王，你們之間誰有膽量跟我進去看藏在堡壘下，那頭吃掉地基的怪獸呢？火把給我。」

我拿了火把，根本不在乎有沒有人跟上來，撥開擋在洞口的樹叢，走進去。

方形的洞口仍是開的，而且安全的支撐着；後面是一條乾燥的豎坑，通向山腹。

我停下來，彎身通過楣石，火把舉在前面進入坑道。

※

我心裏已有兒時的記憶總是比較誇張的準備，然而，那個洞甚至比我記憶中還大。洞內那黑暗而空洞的感覺，在一泓如鏡的水面映照下倍覺深刻，只留下洞口處一塊新月形的乾地。廣大而平靜的湖面，映着岩壁上突出的石柱，像偃臥的拱門上下輝映，然後又隱沒在黑暗中。深處仍有淙淙的流水聲傳來，但此地湖面光滑如鏡，水波不興。倒是牆壁上一片濕潤，水不斷地流滲入湖底。

我高舉着火把走到水邊，小小的火光把黑暗硬生生推開了些，那顯而易見的黑暗比野獸的皮毛更濃，貼在身上像厚氈一樣。火光接觸到滑動的水面，岩壁上光輝燦爛像鑲着千萬顆碎鑽。空氣寒冽而靜止，空谷間傳來廻響，就像林間深處鳥鳴的回音。

洞口人聲沸騰，吵着要進來抓我的聲音，已清晰可聞。我的腦筋迅速的轉着。

我可以冷靜的說出事實，帶他們爬上隧道去看：由於山腹中空，因此無法承受過重的重量。

但我懷疑他們是否肯聽我的話，何況，他們會給我時間說嗎？大敵當前，佛提吉恩需要的不是理論和工程師，他要的是立即見效的魔法，以堅定部下的信心，使他們肯爲他效忠。他個人也許能相信合理的解釋，但賭注太大，使他無法聽從。依我猜測，他會先殺我，再想辦法支撐隧道，或是塡起來，也許拿我當塡料之一。否則，難保他的工人不會逃跑。

他們像出了巢的蜂羣湧進來，更多的火炬將黑暗澈底擊潰。湖上映出五顏六色的衣影，武器和寶石交相輝映；他們眼底閃現驚訝的神色，呼出來的空氣因爲寒冷而變成白色的蒸汽。他們像來到聖地的信徒，只敢交頭接耳地低語，沒有人敢大聲說話。

我舉手向大王示意，他走上前和我並肩站在水邊。我向下一指，水面下有一塊像是岩石的東西，閃着微弱的光，形狀有些像龍。我張開嘴，話像石上的滴水，一點點滲出來。

「魔法就在這裏，大王，它躺在你的堡壘下，使城牆每建必倒。你手下那一個預言家能找出這個癥結呢？」

火光搖曳下，衆人跟着舉步上前。火光映着流動的水面，讓人覺得火焰似從池底昇起，使水面像起泡的亮晶晶的酒。火炬一動，每個地方的水都發出長短、角度不同的光芒；噴出和潑出的光線，或碎裂、或跳躍、或合併，直到整池水像一團液態的火，而沿牆而下的火焰瀑布則像水晶一樣。恍惚間，好像水晶洞窟重新復活了，在我的四周跳動、旋轉；也好像午夜時分綴滿星星的地球，閃爍的在我身邊遊走。

我痛苦的吸了一口氣，又說：「只要你能抽乾這池水，大王，找出底下的——」

我一楞，光線變了。沒有人移動，空氣也是靜止的，只有火光在發抖的手上飄搖。突然，一蓬火飛到我和國王之間，使我看不見他。陰影遽落，洞中滿是眼睛、翅膀、如雷貫耳的蹄聲，和一條腥紅色的巨龍，張牙舞爪的咆哮着……

一陣高亢單調類似喘氣的吼聲，使我心悸動得幾乎無法呼吸。像血液大量從傷口一湧而出，劇烈的痛楚把我狠狠的攫住，只覺雙手一下痙攣一下伸張，頭骨觸到的岩石是堅硬且水淋淋的，我感到一陣暈眩：他們想要殺我，用我的血來支撐他們腐敗的堡壘。我憤怒得無法出聲，只能用手痛苦的扯着岩石，雙眼只看到飛揚的旌旗、無數的翅膀、野狼的眼睛、垂涎的血盆大口，像烙印般的掃帚星的尾巴，還有在血雨中呼嘯而過的繁星。

痛楚重又把我攫住，像一把火燙的刀插入腹中。我慘叫着，伸手向飛舞在眼前的影像抓去。我聽到自己的喊叫聲，但不知叫些什麽。這些影像在眩眼的強光下奔騰、擴散、碎裂，然後呼嘯着鑽入黑暗和沉寂中。

11

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間掛滿刺繡壁飾的房間。陽光穿窗而入，照在地上呈長方形。

我小心動了一下，試試我的肋骨，倒是完好如初，頭一點也不痛了。我全身赤裸的睡在柔軟且暖和的毛皮上，背部轉動時一點也不困難。我百思不解地往窗外望去，轉頭却看到卡岱爾站在床尾。

「你總算醒來了。」他說。

「卡岱爾?!我的天！看到你眞好！發生了什麽事？這是那裏？」

「佛提吉恩最上等的客房。你的氣勢壓倒他了，小梅林，結結實實壓倒他了。」

「眞的？我怎麽不記得，我以爲自己已經完了。你是說他們不打算殺我了？」

「殺你？請你入主聖洞還差不多，也許還要獻個處女當祭禮呢。給你眞是暴殄天物，給我還有些用處呢。」

「我會轉送給你。卡岱爾，我眞高興看到你！你怎麽來的？」

「他們去找令堂時，我剛好趕到修院，聽說他們已經抓到你，要帶你們母子兩個翌日去見佛提吉恩。我花了半夜的時間去找麥立克，下半夜就去找一匹好馬——我可不願折騰自己，所以還得把你買的那匹老馬安頓好。你們脚程雖快，但是你們到達派拿時，我也只是落後一天的行程而已。閒話少說，反正我還是在昨天的傍晚就趕到了。我一來就發現此地亂得像受了攻擊的蜂窩一樣。」他嘿嘿笑了兩聲。「到處都是『梅林這個』，『梅林那個』的……他們已經稱你爲『國王的先知』呢！當我表明是你的僕人時，就被十萬火急地送到這裏。你能吃東西了嗎？」

「不能？怎麼不能？我正餓得發慌呢。」我坐起身靠在枕頭上。「咦？你說你是昨天到的，那我睡了多久？」

「一天一夜，現在天都快暗了。」

「一天一夜？卡岱爾，我母親呢？」

「她已經走了，安全返家。先別替她擔心，吃點東西我再慢慢告訴你。來！」

他端上一個盤子，上有一碗湯、一碟肉、麵包、乳酪和杏仁乾。我不能吃肉，就把其他的東西全部吃光，一邊聽卡岱爾說話。

「她不知道他們的企圖和出了什麼事，她向別人問起你時，他們只說你是國王的上賓，與巫師發生口角，但你的預言足以和所羅門王媲美。我沒有機會和她說話，但我親眼看她離開。而且是在皇家衛隊的護衛下回去的。」

「你說我和巫師發生口角，還有我說出預言的事，我怎麼都不記得？」我用手拍了拍頭。「我們當時是在堡壘下的洞中。我想，他們告訴你經過了吧？卡岱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眞的不記得？」

我搖搖頭。「我只知道，他們想殺我來奠定堡壘的地基，我只好編謊話騙他們。我認爲若能駁倒那些巫師的謬論，也許可以救自己一命，其實我只是想拖時間再找機會脫身。」

「嗯，他們的計劃，我也聽說了。這些人就是那麼無知。」卡岱爾還是不肯相信我的話。「你這謊話編得可眞高明，你怎麼知道底下有一條隧道？」

「噢，那個，很簡單。我小時候來過這裏。我當時和僕人賽狄克，爲了追一隻獵鷹發現了那條隧道。」

「原來如此。我要不是知道你一向的爲人，也會說你是走了運。所以你就闖進去了？」

「是的，當我每次知道倒坍的總是西面的牆時，我就想到一定與底下的礦道有關。」我急急的把我還記得的講出來。「那光芒、閃亮的水……還有那吼聲，和我從前看到的異像不太一樣。我當時痛澈肺腑好像看到地獄一樣，後來就昏倒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送到這裏來。」

「這些我也不知道。當我進來時就看到你沉沉入睡，和平常沒什麼兩樣。我仔細的檢查了一遍，沒發現什麼傷痕，只有樹枝刮傷的痕跡。他們說你曾走進樹林，我看看衣服倒也吻合。我可以告訴你……看他們送你來此，和談起你的樣子，我不相信有誰敢用手指頭碰你，至少現在還不敢。不管你是昏倒，或精神恍惚，反正他們已被你收拾得服服貼貼了。」

「我是怎麼辦到的呢？他們難道沒有告訴你？」

「怎麼沒有，好話都說盡了。沛力，那個拿火把給你的人說，那些黑心的巫師正準備要割你的喉嚨時，所幸國王深爲你們母子不畏強權所感動，而想給你一個機會。沛力說當你母親把故事說出來時，沒有人肯花兩分錢賭你還能走出大廳。」他看了我一眼。「都是那個什麼黑夜魔王的故事害了你，她中了什麼邪？」

「她以爲大王發現了我的身世，才抓我們來當人質，要脅安布勞希。我原先的想法也是如此。」我沉思着說：「還有……一個地方若充滿迷信和恐懼的氣氛，是可以感覺出來的。眞的，當時我全身都起鷄皮疙瘩。我相信她也覺察到了，所以打算用魔法制止魔法。她繪聲繪影地編了一個鬼故事。」我咧嘴一笑。「她說得活靈活現，若不是我已有所知，還眞會相信呢。算了，你繼續說吧。我想知道洞內發生的事，我說了什麼驚世駭俗的話嗎？」

「光憑沛力那些無頭無尾的話，我可不敢確定。他發誓沒有半句虛言，光聽他那些描述，我看他大概有志去當吟遊詩人什麼的……他說，你原先只靜靜的站着看水，那時還很正常地和國王說話，像是解釋隧道和地基的關係。那個巫師，叫毛根是吧？氣得破口大罵『胡說八道』，你忽然大叫一聲，兩睛發直，高舉着雙手像要把他的眼睛挖出來似的，然後就開始預言了。」

「哦？」

「你口中唸唸有辭，說什麼老鷹、野狼、獅子、野豬……等附近所有的野獸，還包括一些本地沒有的動物像龍什麼的，你預言在未來的一百年內將很安全，說得像眞的一樣，好像願意把最後一分錢都賭上去似的。」

「假如我說了有關佛提吉恩或父親的預言，也許就身不由己了。」我冷冷的說。

「偏偏你還眞是說了呢！」

「既然如此，還是說來聽聽，亡羊補牢也許還來得及。」

「我想這些話都經過修飾了，你說：赤龍和白龍發生大戰，使此地變成一片廢墟，血雨傾盆而下，這一類的事。似乎與將要發生的事都很吻合，白龍代表薩克遜人，赤龍代表安布勞希，赤龍挑起戰端似乎是不智的，但最後還是贏了。對了，最後是一隻來自康瓦耳的熊清理了戰場。」

「熊？你說的是野豬吧，這才是康瓦耳的旗徽呀。嗯，看樣子我父親終究是……」

「沛力說是熊，他因爲覺得奇怪，所以記得特別清楚。你當時說的很清楚，而且稱他亞杜或亞瑟。你眞的想不起來？」

「一個字也想不起來。」

「我記得的就只有這麼多，不過你可以找機會再從他們口中套出全部的眞象。這可就奇了，先知記不得自己說的話。難道又是神諭嗎？」

「我想是的。」

「你若是吃飽了，最好起來穿衣服，他們都在外面等你呢。」

「等我幹嘛？我的天，那些預言還不够呀？他們打算易地建築堡壘嗎？」

「沒有，他們只依你的指示行事。」

「我的指示？」

「拿一條水管把水池抽乾，他們已經忙了一天一夜呢。」

「爲什麼？那並不能使堡壘更安全呀，搞不好還會使岩頂垮下來呢。我吃完了，拿走吧。」

我推開食盤把床單一掀。「卡岱爾，我眞說過這樣的話？」

「是呀，你說抽乾池水，就能發現吃掉堡壘地基的各種野獸，你說有赤龍和白龍。」

我坐在床邊，把頭埋進手裏。「我好像記起來了……我好像看到……對了，我是看到水裏有一種類似龍型的東西，大概是岩石吧。然後，我說了些有關抽乾水池的話……但，我沒有要他們眞的抽呀，我只說『即使把水抽乾，也幫不了忙。』至少，我開頭是這麽說的。」我抬起頭來看他。「你說他們眞的在抽水找吃掉地基的水怪嗎？」

「沛力說是你的指示。」

「沛力是個詩人，誇大其辭。」

「無論如何，他們已經抽了好幾個小時了，國王正在等你。」

我無言坐着。他不安的看我一眼，端了盤子出去，換了一盆冒着熱氣的水和毛巾進來。我盥洗時，他就彎腰從房間另一角的一隻大箱子裏找出一件衣服，搭在他肩上，一邊說：「看你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好像一點也不緊張嘛。萬一他們抽乾了水，找不到東西……」

「會有東西的，我不知道是什麽……不過，若我說了，一定會實現。我看到的異象一向靈驗。」

他的眉頭打了結似的。「你以爲這是新聞哪？我被你那些別人看不見的異象嚇得脚趾頭發軟也不止二十次了。」

「你一直有點怕我，是不是？」

「多多少少，不過現在已經不怕了，總得有個人幫我們同魔鬼打交道。來吧！少爺，試試看國王送來的這些東西合不合身。他大概認爲有法力的人都要穿這種衣服吧。」

「可不要是飾着月亮星星的白袍，外加一盤蛇的手杖吧？我的天，卡岱爾——」

「算了，你的衣服破了，總得穿上東西吧。來吧，看起來挺不錯的。而且我覺得你應該把握機會，盡量想辦法影響他們。」

我笑了起來。「很有道理。來，讓我看看，嗯，不要白的，我不想和毛根別苗頭。要深顏色的，黑色的斗篷，唔，這件不錯。還要盤龍的胸針。」

「但願你的自信是對的。」他躊躇地說：「我知道現在是他們崇拜你的最高峯，可是，也許我們該趁骰子尚未掉下來前趕快逃走？我可以偷到幾匹馬——」

「逃走？我目前仍是囚犯嗎？」

「四周的警衛，現在被派來服侍你，也可以搖身一變成獄卒。」他看看窗外。「天快暗了，我先去編個故事搪塞他們，你回去裝睡，直到夜裏……」

「不，我不能走，只要佛提吉恩願聽我的話……讓我想想看。我們被抓的那一晚你和麥立克碰過頭，那表示消息已傳回我父親的耳裏，假如我的判斷不錯，他會馬上行動。目前爲止我們還很幸運，假如他在佛提吉恩聯合韓吉斯前趕上……」我想了想。「依常理判斷，船在三天，不，

四天前就出發了——」

「你離開馬利都南前，船就出發了。」他說。

「什麼？」

他看了我的表情，不禁微笑道：「伯爵夫人和兒子無緣無故被人刼走，麥立克總不至於遲鈍到不懂得快馬加鞭趕回去報告吧。也許你尚未出城，船就啓航了。」

我站着讓他幫我把斗篷披上。「你說他們稱呼我爲『國王的先知』？他們可眞說對了，先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把這些親薩克遜的臭蟲一一挖出來，而且把佛提吉恩趕出威爾斯這個易守難攻的角落，讓安布勞希來收拾他。」

「你認爲你辦得到？」

「我知道我辦得到。」

「那我只好祈禱你在他們發現你的企圖前脫身。」

「有何不能？只要知道佛提吉恩的動向，我們就同去報告。」我對他笑笑，說：「所以，你還是先去偷馬，藏在小河邊。那兒有一棵樹倒下來，橫在河面上，很好認的。你去那兒等我，我先幫佛提吉恩把龍找出來。」

我朝門走去，他一個箭步上前，擋在門口，眼帶驚懼說：「你眞要獨自同狼窩去？」

「我不是『一個人』。記着，假如你不信任我，就信任我身上的另一股力量吧。我已經很了

解，當神要來時，撕掉你的肉，祂也會鑽進去；當祂完工時，就不着痕跡地走了……不，他們沒辦法傷我的。卡岱爾，不要擔心，我有法力。」

「加勒帕斯也有呀。」

「生死有命，由不得我們，死亡終將來臨，但不是今天。打開門吧，卡岱爾。」



所有的人都聚在山道要進入山凹的地方。我的身邊仍有警衛（雖然表面上也許是護衛）送我去見國王。

他們已經搭了一座平台，三面牆和屋頂以樹木架成，地上舖着地毯和獸皮，佛提吉恩支着頤靜坐在裏面。巫師們遠遠地站在後面，衛隊長坐在左側。

臨時搭成的小亭浴在斜陽的餘暉中。今天大概又下雨了，草叢濕淋淋的，葉脈上都是水珠。夕陽西下以前，灰石板似的亂雲虬集着。我一路行來，他們正在點燃火把；微風中，煙比火多。

我在平台下等着。國王上下打量着我，却不吭聲，他對我的評斷仍有所保留——我講的他必已有所知，如今他在等某些預言實現。否則，此處即是我血濺三尺之地。不知小不列顚那邊的風向如何。小河就在三百步外，橡樹和柳樹下一片黑暗。

佛提吉恩示意我站到他身邊。我走上前，在國王的右邊站住。幾個官員看見我來，立刻走到一旁去；我想，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應付得了。我覺得有人看着我，原來是老戰士；他盯着我肩上的龍形別針，手一滑動差點鬆脫原先緊握的劍鞘。現場一片靜穆。

大事發生的前夕總是令人不安。太陽更形西沉，冷冽的春風涼澈心扉，摩挲着被太陽炎威照得低垂下來的萬物。泥地上的水坑，泛起陣陣漣漪，冷風從地板縫間滲進來。一股旋風呼嘯而過，瀑布似地終歸於無聲無息。頭上的旌旗猛烈的抖動，發出爆裂的聲音。小亭的影子在濡濕的草地上拉得長長的。

從我們等候的地方看出去，惟一活動的就是樹影的挸動。太陽的餘暉，斜照着堡壘西面的殘墟。工人們大概都在洞裏工作，只有小廝跑進跑出的報告進度：抽水管的工作很順利，水面已降了二指距（譯按：大姆指尖到小指間撐開時的距離）……水管堵住了，技師正在修理，目前先用水桶汲水出來……水管修好了，水面正急速下降……快要看見池底了……

我打着寒戰，足足枯等了兩個小時，才看到工人擎着火把回來。他們尚未走到王座之前，從他們毫不驚慌的表情，我心裏早就有數了。工頭在台前約一碼處停下來，工人跟着聚集過來，我身邊的警衛也逼近了些。

兵士亦隨着工人同來，他們的隊長上前行個禮。

「池水抽乾了？」佛提吉恩問。

「是的，大王。」

「水底下是什麼？」

這軍官像吟遊詩人要掀起高潮時故意先賣個關子，頓了一頓，其實衆人的眼光早已盯在他身上。

一陣突如其來的強風，把他的斗篷吹得像猛力揮動的鞭子，小亭亦隨風擺動，一隻鳥拍拍翅膀從頭上掠過。不是獵鷹，今晚不可能有獵鷹；只是一隻遲歸的烏鴉。

「什麼也沒有，大王。」他的聲音平板而沒有加入私人的意見，但是，一陣風似的竊竊私語迅速的傳開。毛根雙眼亮如兀鷹走上前去，但國王尚未表示意見，他也不敢說話。佛提吉恩傾身問隊長。

「眞的嗎？有沒有完全抽乾？」

「水已經完全抽乾了。」他揮手示意，幾個工人便上前把一些東西擺到台上：銹透了的鶴嘴鋤，年代久遠的斧，帶釦而刀刃已鈍的小刀，一小截鐵鍊，一些無法辨認的東西，還有些陶瓷碎片。

隊長說：「我說『什麼都沒有』，是指沒有您預期的東西；池底也只剩石頭和泥巴。我把最後一桶帶來給您檢視。」說着，一個工人上前把一桶泥濘往台前的地上一倒。泥水迅速的流開。凸出來的一堆東西中只有些小石塊和一個銀幣。

國王轉頭來望我，等着我提出解釋。

其實在等待的當兒，我有許多時間思考；然而多想也無用，神若要幫我，自然就會顯現。我看着在最後一絲陽光照射下，紅得像血的水坑，再抬頭去看清朗的東方最先出現的幾顆星星。另一陣風又來了，我聽見它撕扯卡岱爾正在等我的橡樹。

「你還有什麼話說？」佛提吉恩問。

我舉步走到台前，雖然空中一片空白，但情況緊急，事不容遲。狂風吹着小亭，發出馴鹿在獵狗追殺下的哀鳴。頭上的旌旗忽地被一根繩子絆住，變成像吃足了風力的帆。旗桿劇烈的前後振動，突然像被一隻怪手驟然拔出似的飛上天空，轉了兩轉，拍的一聲，四平八穩的平摔在國王腳前的泥地上。

狂風呼嘯而過，然後是一片寧靜。平躺的旗子已經浸了水，綠地上一條白龍，像臥在血水裏面。有人害怕的說：「惡兆！」另一個則大聲嚷道：「不好，龍掉下來了！」其他人跟着起鬨，護旗官已經哆嗦地跪了下來。我趕緊從台上跳到衆人面前，舉起雙臂高聲說：「我們怎能懷疑上天的話？抬起頭來，看看祂還要說什麼！」

橫過漆黑的東方，一道白熱的掃帚星拖着長長的尾巴，看星相的天文師稱爲火龍。

「你看牠的方向！」我叫道。「西方的赤龍！我早說過了，大王，別把時間浪費在這些妄談血祭，和一天才建一尺城牆的愚人身上！龍是你用牆擋得了的嗎？讓我梅林告訴你，遣開巫師，

集合所有的軍隊保護你離開威爾斯回國去。這個堡壘不是你命中該有的。你自己已經看到赤龍出現，而白龍臣服的事實了，接受上天對你的警告吧！拔營回國，而且謹防赤龍尾隨而上！你要我說的話，我都說了，大王，龍已經出現了！」

衆聲喧嚷中，國王已經站了起來。我用斗篷蒙住身子，邁開大步，擠進羣集在台前的工人和士兵間，他們並未出手阻攔。毛根的聲音很快的響起，我以爲他們會追上來。但台上的人只是走下台，朝營地回去；我乘着混亂間，擠出人羣繞到亭後三百碼外的橡樹下。

卡岱爾低聲而焦急的說：「這邊來。」一匹馬在石上閃閃發光。「我替你弄來了一匹温馴的馬。」他說着，伸手幫我踏着上馬。

我笑了一下。「今晚我連火龍都騎得了。你看到了嗎？」

「當然！少爺，我親眼看到和聽到你對他們說的話。」

「卡岱爾！怕什麽？那只不過是一顆掃帚星呀！」

「怕不怕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說的也是，趁我們還能控制的時候趕快走吧。」

馬兒從滴着水的樹下走出來，迅捷的越過山脊。眼前就是河流與山間的狹小谷地。

「您看他們會追來嗎？」

「大概不會吧！」

可是當我們踢馬打算快跑時，一個騎馬的人冷不防出現，使胯下的馬受驚差點失了蹄。卡岱爾的馬被刺馬釘一踢發出嘶嘶的聲音。一個有些熟悉的聲音說：「別動手，朋友。」三匹馬都在跺足喘氣，卡岱爾的手已抓住對方的韁繩，那人靜靜地坐着。

「誰的朋友？」卡岱爾問。

「安布勞希。」

我說：「等一下，卡岱爾，是那個老戰士。請教大名？找我有何貴事？」

他清清喉嚨，啞着聲音道：「我叫葛樂斯，是康瓦耳人。」

卡岱爾好像嚇了一跳，手上仍握着閃閃發光的韁繩，老戰士兀然不動，遠近並無追兵尾隨。

我慢慢的說：「既然如此，可否請教你和佛提吉恩的關係？」

「和你一樣，梅林‧安布勞希。」老戰士白牙閃亮。「我親自北上來察看。將這邊的消息傳回去給他。你來得太早了，明年春天才是成熟的時機。」

「你一個人？」

他像狗吠似的大笑兩聲。「一個人來臥佛提吉恩的底？怎麽可能！我的人馬上就會跟來，不過我得先追上你，希望你能給我一些消息。」然後沙啞的說：「我的天！你還懷疑我呀？我可是單槍匹馬前來的。」

「我並沒有懷疑你。卡岱爾，放開他。不過我們得邊走邊談，爭取時間。」

「悉聽尊便。」我們放馬開始快跑。我說：「你看到胸針才猜到的？」

「更早一些。你有些神情很像他，梅林‧安布勞希。」那低沉的喉音又悶笑幾聲。「但有的時候，你又很像魔鬼的後裔。慢點，慢點！淺灘快到了，據說巫師無法涉水？」

我哈哈大笑。「我是會暈船的人，不過這種淺水何足畏懼？」三匹馬毫不猶疑的涉水而過，奔下山坡，來到鋪着石塊的大路，直奔通向南方的路徑。

我們騎了一整夜，並無追兵趕來。三天後的清晨，安布勞希登陸了。

第四部 赤龍

依編年史所載，好像安布勞希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就登上王位，底定不列顛。事實上，前後共是兩年。

革命的前期很容易被忽略。其實他和尤賽在小不列顛（即今法國北部之不列塔尼）辛苦了好幾年，訓練出當時歐洲最強盛的一支軍隊，其機動化的程度爲當時軍隊的兩倍。

他在得文郡風平浪靜的杜尼港上了岸，赤龍旗尚未豎起，整個西部已經起而響應。無需動到一兵一卒，已是康瓦耳和得文郡之王，而所經之處，各諸侯紛紛稱臣、投效，使他的軍隊日益壯大。格拉斯特的艾鐸是一個面貌兇狠的老頭，最早的時候聯合康士坦丁打佛提吉恩，後又助佛提吉恩打韓吉斯，再反過頭幫忙費特蒙反抗他們兩個，如今也忙不迭的投在安布勞希麾下。同行的還有大主教的弟弟，由於他的影響，不列顛的教徒羣起而響應。在佛提吉恩身邊臥底的葛樂斯，透露佛提吉恩匆忙逃入威爾斯山區的消息。

安布勞希的主要困難，不在乏人支持，而在這些份子良莠不齊。大部份的人只知部族作戰式

的打遊擊技巧，打了就跑的戰術只利於攻，若對方反擊則無法固守。更糟的是，這些部衆只聽他們首領的話，有些部族本身相互仇視，號角未響已經兩敗俱傷。

安布勞希在每個地方出現，都能顯出他令人折服的王者風度。他依往例把每個人安排在最能發揮的地位，每個部族都派出一位軍官常駐，俾使作戰步調符合中央的計劃，訓練那些散兵遊勇成爲可以納入旗下的正規軍。

這些一部份是我後來聽到，一部份是據我對他的瞭解而猜測的。我也可以預測到擁他爲王以後的局勢變化：不列顚盟友勢必會敦促他北追韓吉斯，把撒克遜人趕回國去。由於佛提吉恩大勢早去，撒克遜人才是他眞正的敵人。

安布勞希却獨排衆議，他認爲應利用春天先消滅佛提吉恩這隻老狐狸。韓吉斯和撒克遜均屬北方人，特別容易被謠言和恐懼所折服，只要安布勞希能聯合不列顚部族打敗佛提吉恩，撒克遜人怕被個別擊破，也許會聯合起來，供他一網打盡。

他們爲此在格拉斯特附近的城堡開了一次會。我可以想像安布勞希聽着、衡量着，一邊判斷一邊冷靜地回答各方提出的問題。就像他一貫的民主作風；他先允許別人不失身份的暢所欲言；最後的結論總是他一開始就打算採取的政策，但在細節上讓步，讓每個人都以爲自己佔了便宜，即使不完全達到目的，至少所差不遠，因此心甘情願的把指揮權拱手讓出。

結議是揮軍北上，在杜瓦追上佛提吉恩。

※ ※ ※

杜瓦位於魏伊河谷，這是一條看似平靜的大河，切過許多長滿密林的陡坡，常有寬窄不一的谷地出現。由於海水灌入河口好幾哩，使許多地方在冬天成爲汪洋一片，即使夏天那強勁的水流亦足以翻船而淹死人。

在潮汐到達的邊緣，有兩座叫杜瓦的山。北邊較大的那座有濃密的森林，山洞裏野獸及不法之徒棲居其中。小杜瓦山因爲多岩石，所以林木較稀，由於地勢顯要，早在羅馬人來到不列顚前已有人建堡壘於其上，背山靠水使它易守而難攻。這裏的地形和特洛伊城一樣，必須內外呼應才攻得進去。

這一次也不例外，但我們不像希臘聯軍使詐，而是用火攻。

這場戰役的經過是人人津津樂道的。

佛提吉恩的手下，前脚方進杜瓦城門，安布勞希已隨後趕到，在杜瓦山西一個叫蓋納魯的地方紮了營。由於杜瓦的防禦工事早已遠近馳名，他必須先穩住陣脚；然而這次傾師前來，等於把整個後門向撒克遜人敞開，因此又必須速戰速決。

戰事果然迅捷而且殘忍，有人說安布勞希要爲死去的大哥報仇。我不相信這種說法，報仇、洩恨不是他的本性，而且他天生就是優良的指揮官。此舉純粹是形勢所逼，何況是佛提吉恩殘酷在先。

安布勞希先率部圍城，三天下來仍然一無斬獲。有一小部份聯軍怕撒克遜人從後追來，居然擅自撤了軍。安布勞希爲了穩定軍心，便派一名使者前去招降。佛提吉恩對於不列顛聯軍內部的糾紛必已有所耳聞，狂笑之後，一語未覆的遣回使者，但剁下使者的雙手，用血污的袋子裝好，塞在使者腰帶上，讓他携回。

這名使者在第三天日落前跌跌撞撞的回到統帥營，報出僅得的口信。

「他們口出妄言要您儘管留下來，直到您的軍隊自動瓦解，那時您就像我一樣沒有手，他才願意和你談判。王上，他們是有足够的糧食和水，我親眼看到的——」

安布勞希只說：「他親自對你說的？」

「是王后，」使者說，「王后說的。」他跌到地上，兩隻手從布袋中掉出來。

「我們來火葬他們，包括王后在內。」安布勞希說。

這天晚上，要塞裏的士兵欣然發現圍兵已經退了。事實上，所有兵士奉命收集大綑的枯木塞於牆下，軍隊守住他們可能逃出的出口，一律格殺無赦。黎明前，一聲令下，帶着浸過油的箭像火球般從四面八方飛入城內。沒多久，熊熊的火光就在木造的城內、馬車、糧草、畜舍冒了起來，火勢十分猛烈。火星飛到城外，引燃了小山般的枯枝。跳出牆外的人又遇到火海一片，更外一層還有刀劍的寒芒守候着。

據說安布勞希自始至終都騎在白馬上坐鎮指揮，直到火光把他的座騎照映得如飛騰在空中的

赤龍一樣。而高高在上的城塔內，白龍在濃烟中翻滾，在烈燄下變黑，終至倒地不起。

2

安布勞希攻佔杜瓦時，我們在馬利都南，正打算送葛樂斯前去見我父親。

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第一夜我們拼命的趕路，但並無追兵的影子，所以日出後，我們就停在路邊等葛樂斯的部下。他們趁狄百寧的混亂逃了出來，並且證實了葛樂斯的推測：佛提吉恩果然不回自己堡壘，而朝杜瓦奔去。他先東行經過卡蓋到布洛南，只要越過杜曼門就不會有被追上之虞。

我們一行將近二十人以慢速繼續前進，由於我母親和衛隊早我們一天出發，但轎輿必須速度緩慢，我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打鬪而危及婦女。葛樂斯說：「可以在衛隊回程時把他們一網打盡，替你父親減少一些敵人。我們先在布里米亞紮營等他們。」

布里米亞只有一排石屋，充滿煤烟和糞便的味道，破舊的黑門簾內躲着驚懼的婦女和小孩。當我們勒馬停在中間，家禽又叫又嚷的四下奔竄，却沒有看到半個男人出現。這景象令人疑惑，我喚住一個躲在門簾後的人，向他打聽消息。

這時候他們才走了出來，只有一、兩個老年男人雜在一羣婦孺之間，七嘴八舌開始說話。母親一行人的確在前一天到達此地，過了一夜後於今晨離去。他們說：「那是由於公主的緣

故。她生了病，住在村長家。她手下的侍女一再勸她到附近山上的修道院休息，但她拒絕了。村長太太說是發熱，還有點咳嗽，但第二天，她好像好多了；馬利都南離這裏只有一天的行程，所以一行人就繼續上路……」

我看看那些汚穢的小屋；幾個小時的顚簸也比在這種臭氣沖天的地方待上一天好受。我謝了那個婦人，並問她丈夫到那裏去。她說，所有的男人都參加安布勞希的軍隊去了……

她會錯了我的意。「你不知道啊？狄百寧有位先知預言赤龍要來了。公主親口對我說的，那些兵士都很害怕。他現在來了，眞的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問她。「我沒看到有什麼信差經過呀？」

她那樣子好像當我們是一羣傻子或瘋子似的。你沒看到掃帚星呀？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呀！男人們自己組織起來，當天就走了。兵士若再回來，婦孺們就要逃上山躲起來。不過，誰都知道安布勞希疾行如風，毋需害怕……

我把土話譯給葛樂斯聽，交換了會心的眼光。謝過婦人後，騎了馬走出村子。

道路在村南岔開，主線朝東南經過一個金礦，越過高山深谷後到達魏伊河。另一條支線直直朝南，可到馬利都南。我原已打算無論如何要先見到母親，如今她生病的消息，使我更加堅定在與安布勞希會合之前，必須先見到她。葛樂斯可先趕去和父親會合，報告佛提吉恩的動向。

在前往岔口的路上，我們追上那些男人。他們一聽到蹄聲，立刻躲到路邊的岩石、樹叢中，

人都不見了，只有一隻老騾子賴在道路中央，我停下來，對着只有風聲的野地叫喊，這一次我報出自己的名字。突然路邊像長出了人頭似的，全都冒了出來。他們執着五花八門的簡陋武器，慢慢靠近我的馬旁。他們的敍述和那婦人一樣；聽到預言，看到星兆，就要去投效安布勞希，他們相信所有西威爾斯的人很快就會起來響應。衆人的情緒非常高昂，但他們的情況實在可憐；幸而我們還有幫忙的機會。

葛樂斯對我說：「告訴他們再等一天，就可得到馬匹和武器。這兒的環境他們最熟悉了，要設陷阱攔截眞是輕而易舉。」

我將他的話翻譯出來告訴他們：這位是康瓦耳公爵，一位偉大的將領，我們再等一天就可以弄到武器和馬匹。「因爲佛提吉恩的部下不知道他們的大王已經向東逃逸，所以還是會走原路回來，」我說。「我們就在這裏等着接收他們的兵器，留下來是比較聰明的作法。」

我們留在原地等。這隊衛士又冷又濕的奔走了幾天，休息了比我們想像更久的時間。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才看到他們輕鬆的回來，看情形他們打算在布里米亞過一夜。

我們輕而易舉的把他們一網打盡，人多而且出其不意是致勝的關鍵。小小的一役削減了佛提吉恩二十員兵士，我方損失三人，另有輕微受傷。我一馬當先，一刀砍死我選定的目標；另一名士兵把我打下馬，幸虧卡岱爾趕來救了我。戰爭很快的結束，掩埋我方三名折損的士兵後，剩下對方的武器，把他們留給鳥兒當食物。我們特別留意不使馬匹受傷，所以第二天早上，葛樂斯出

發時，帶領着一隊裝備齊全的隊伍。卡岱爾和我在傍晚時趕到馬利都南。

我朝聖彼得修院行去時，第一個遇到的人竟是狄尼士。他剛從轉角出來，看到我時嚇得面色發白，跳了起碼一尺高。我猜自從衛隊送我母親回來後，謠言已像野火般傳遍了全城。

「梅林！我以為——我以為——」

「很高興見到你，狄尼士，我也正要找你。」

他忙說：「你聽我說，我可以發誓，我並不知道那些人是誰——」

「我知道，這些事並不是你的錯。我找你另有原因。」

「——當時我喝醉了酒，你是知道的。即使我知道他們是誰，也絕對猜不到他們找你竟是為了那種事。我承認聽過一些謠言，但我發誓——」

「我說過我並不怪你。反正我已安全回來了，好人都會有好結局的。算了吧！狄尼士，我找你不是為這件事。」

可是，他還在嘮叨。「你看到我拿他們的錢，是不是？」

「拿了又怎麼樣？你並沒有為錢出賣消息，你是事後才拿的，這就有所不同了。假如佛提吉恩喜歡浪費錢，能拿就盡管拿吧。不要放在心上，真的。你有我母親的消息嗎？」

「我剛從聖彼得修院來，她病了，你知道嗎？」

「我在路上聽人說了。她到底怎麼啦？嚴重嗎？」

「他們說是受了寒，已經快復原了。我覺得她的臉色仍然不好，可能是旅途勞累和為你躭憂吧！佛提吉恩找你做什麼？」

「殺我。」

他張口結舌道：「我——我的天，梅林，我們從小在一起，我從來不曾……我是說，有的時候——」他停下來，噓口氣。「我絕不會出賣自己的親人，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的，不要放在心上。這件事是他那些混蛋祭師出的主意，與你無關。何況，我不是手脚無缺的回來了嗎？」

「你母親什麼都沒說。」

「她還不知道。假如她知道他的企圖，怎肯任他擺佈乖乖的回來？送她回來的人心裏應該有數，但不敢對她洩露。」

「大概是吧！」狄尼士說。「但是——」

「這樣最好。我希望能趕快去看她，明天一早就去。」

「那麼佛提吉恩無法加害於你了？」

「假如他的人還在就比較棘手，」我說。「可是，守城門的人告訴我他們回去了。」

「是的，他們回國王的堡壘去了。有個消息你知道了嗎？」

「什麼消息？」

街上雖然空無一人，但他還是警覺地四下看看。我翻身下馬，把韁繩丟給了卡岱爾，再問道：「什麼消息？」

「安布勞希，」他輕聲說。「聽說他已在西南方登陸，正向北方進軍。昨天有船帶來這個消息，佛提吉恩的人見苗頭不對，馬上就撤退了。你既然由北而來，應該碰見他們呀！」

「今天早上碰見兩個人，我看他們行色匆匆就躲到路邊。護送我母親的衛隊是前天在岔路口碰到的。」

「碰到？」他訝異的說。「他們既然知道佛提吉恩的企圖，怎麼會——」

「所以我們先下手爲強。別嚇成這個樣子，那不是魔術，我半路上遇到一些想投效安布勞希的威爾斯人，我們聯合起來，打倒佛提吉恩的衛隊。」

「威爾斯人已經知道了預言？」暮色裏他的眼白特別明顯。「我也聽說了……大家都在傳。那些士兵說，你帶他們找到一個大湖，那地方我們多年前去過，我記得沒什麼湖，可是他們堅持說，有一個湖，而且底下還有一條龍！眞的嗎？」

「是眞的有一個湖泊。」

「龍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我輕描淡寫的說：「龍就是龍。他們不見棺材不掉淚，我編了一些故事，他們就信了。」

他靜了一下，害怕地說：「安布勞希要來的消息也是你作法知道的？」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我笑了笑說。「我知道他要來，但不知道確實的時間。那些異象證實他確實已經來了。」

他又盯着我說：「你知道他要來？那你跟康瓦耳方面有聯繫囉？你早該告訴我的。」

「爲什麼？」

「那我就可以加入他們。」

我仔細的瞧了他一會。「還來得及，」我說：「佛提謨的弟弟巴森提斯呢？你知道他的下落嗎？他是不是還反對佛提吉恩？」

「是的，據說他和韓吉斯有約，我看他是不會加入安布勞希的，他妄想統治不列顚。」

「你呢？你有什麼目的？」

他很簡單的說：「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馬利都南遲早會是我的，你知道嗎？肯萊克連兒童都不放過。」

「我不知道，不過這是他早年就有的習慣。好啦，狄尼士，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說，不過，我先請你幫個好嗎？」

「你說吧！」

「賓至如歸的感覺。除非我把家安頓好，到那裏我都不舒服，而且，我很想再回到外祖父的家。」

他毫不矯飾的說：「那裏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

我笑了。「世上那有持久的東西？只要有屋頂遮風避雨，一爐火烤乾衣服，還有一點東西裹腹，那兒不都一樣？我派卡岱爾先回去準備，讓我們在家好好吃一頓，只要一塊餅和一壺好酒，我可以把世界上的事都告訴你。可是，我先警告你，假如你再把骰子拿出來，我不如叫佛提吉恩的人來把我抓回去算了。」

他咧嘴一笑。「不必擔心。來吧，我們還有幾個舒服的房間，找張床應該沒問題。」

※

我住的是肯萊克原來的房間。那房間風沙滿地，卡岱爾將床單用大火整整烤了一個小時，才肯讓我用。狄尼士沒有僕人，只有一個邋遢的女孩，很顯然是爲了共用他的床舖而留下來服侍他。卡岱爾命她準備熱水，自己則送信去修院給我母親，並去客棧購買酒食。

我們就在爐火前用餐，而且聊到很晚。我把他能懂，且可以讓他知道的都說了。例如，我父親的事，說出來固然可以滿足個人的虛榮心，但在敵我未明，鄉人的立場尚未堅定之前，最好少說爲妙。所以我只告訴他如何去到小不列顛，如何成爲安布勞希的部下。狄尼士聽到了有關我的「預言」的謠傳，所以對安布勞希此行必勝的說法毫不懷疑。一席談下來，他答應明天一早就西行到威爾斯各地去爭取各諸侯對安布勞希的支持。我相信，爲了恐懼和後悔，他會去的；即使士兵沒有告訴他我在「王者之塔」所顯的神通，我那頭腦簡單的親戚也害怕我的法力。無論如何，

這一點信用，我倒還信得過他。我們談到天都快亮了，我塞給他一些錢，互道晚安而分開。

第二天我還沒醒來他已走了，他實現了諾言，並於不久後率領數百民衆在約克加入安布勞希的軍隊。他受到相當的禮遇，本身的表現也很出色。在一次戰役中，他受了重傷，不久就死了。所以，我一直沒再見到他。

卡岱爾在他走後把門關上。「幸好這門還有一付鎖和牢靠的門栓。」他說。

「你怕狄尼士？」

「我怕這城中的每一個人。我希望你趕快回安布勞希的麾下，我才能放心。」

「何必擔心呢？狄尼士不是說佛提吉恩的人已經走了嗎？」

「不錯，可是你的話叫我不放心。」他收起火旁烤着的床單，看着我說：「你說過要把家安頓好，是什麼意思？我怎麼不知道你打算在這裏建房子？」

「不是房子。」

「是那個洞？」

我看了他的表情，笑起來。「當安布勞希統一全國，我的工作也就完了，這裏將是我歸隱的地方。我不是說過嗎？只要你願意遠離家鄉留在這裏陪我，我非常歡迎。」

「我們那時談的是死後的事。而你現在却想住在這裏？」

「世事難料。不過，我需要一個可以獨自思想的地方，遠遠離開塵世。思考和行動是生命的

兩面，人不能永遠行動，而不停下來想一想。」

「拿這些話去對尤賽講吧。」

「我不是尤賽。」

「兩個人兩種樣子，但都名符其實。」他舖着床，邊說：「你笑什麼？」

「我在笑嗎？沒什麼，休息吧，一早就要趕到修院呢。這一次還要賄賂那個老太婆嗎？」

「老太婆倒沒什麼，」他直起身說。「這一次是個女孩。從門洞裏只看到黑袍和兜帽，把這麼年輕的女孩送到修道院，眞是——」

我趕緊打斷他。「你問出我母親的情況嗎？」

「她們說她已經好多了，燒也退了。可是她沒看到你，大概不肯安靜休息。你要把經過都告訴她？」

「是的。」

「然後呢？」

「去找安布勞希。」

「噢，」然後一句話也沒說的，吹熄了燈走到門口躺下來睡了。

我的床很舒服，房間雖不乾淨，至少是這趟旅行中最豪華的，可是，我却睡不好。想像中，我似乎是與安布勞希一起朝杜瓦前進，傳聞中的杜瓦並不易攻。我想，我把佛提吉恩趕去杜瓦，

無疑替父親找了一個大麻煩；早知如此，我該讓他留在破爛的王者之塔下，讓安布勞希把他趕到海裏去。

我驚訝的發現，自己幾乎不太記得替佛提吉恩所作的預言，我要狄尼士相信的，我自己並不信。佛提吉恩匆忙逃逸，並不是由我決定。在一片黑暗之上，在狂亂旋轉的星辰之上，有某些東西指引着我：赤龍將勝，而白龍將敗。那聲音是這樣說的，即使在肯萊克這灰僕僕的房間內，預言也是這樣說的；那並不是我的聲音，那是上天的。人毋需睜着大眼去問爲什麼，人只需服從，而且安睡。

3

卡岱爾說的那個女孩，替我打開了修院的大門。她一定早等在裏面，卡岱爾手剛離鈴，門就開了。我匆匆一瞥，只記得棕色的兜帽下有一對大眼睛，粗布袍下的身體似乎還相當年輕。腳上的帆布凉鞋看起來好冷，雖然沾了不少院中的泥濘，但仍可看出形狀修長而好看，雙手亦很美。她沒說話，只領我們走過院子，穿過二棟屋子間的走道，到達一處中庭。沿牆都是果樹，還有一些野花和雜草，面向中庭的木門完全沒有油漆；由於門是開的，可以看到裏面簡單到近乎醜陋的內部陳設。

幸好母親房內並不如此，雖不豪華，至少還算舒適。傢俱是她自己帶來的，房內纖塵不染，

四月的陽光透過窄小的窗子正照在她的床上。這些東西我都認得，床是她原來的床，窗帘是她在舅父回來那天織的着紅底綠花邊的布。地上的狼皮是外祖父赤手用斷了的匕首所殺掉的那隻；我小時候常被牠那小而晶亮的眼珠，以及咆哮的樣子嚇着。空無一物的牆上掛着銀質的十字架，精美的鏤花邊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那女孩默默地行禮離開，卡岱爾在門旁的長凳坐下等候。

母親靠在枕頭上的臉蒼白而疲倦，聲音細小如耳語。我問起她的病，並用手撫着她的額頭，她笑着說她很好，院方的照顧儘可放心。我也不追問，治療大半要靠病人的信心，而且在任何女人的心中，兒子永遠長不大。何況，她的熱度已退，如今我的出現免除了她對我的掛念，必可安心休養。

所以，我只拉了一把椅子，在她床邊坐下，把她想知道的都告訴她。首先是我怎樣逃出馬利都南，像一根箭搭上了上帝的弓，直接飛到安布勞希的脚下，以及以後發生的事。她驚訝而又安慰的看着我。等我說完時，她已經很累了，眼睛底下出現明顯的黑圈，我站起身想要告辭。但是她拉住我，狀似滿足而且像爲自已做個總結似的說：「他承認你了。」

「是的，他們叫我梅林•安布勞希。」

她默默無語，自顧自笑了。我走到窗口向外看，太陽暖和和地照着中庭。卡岱爾在打瞌睡，對面有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女孩站在一個幽暗的門口，面對着我們，像要等我出去一樣。

她的兜帽已經拉下，幽暗中仍可見到她金亮頭髮和美如春花的面龐。這時，她也發覺我在看她，我們的眼光接觸而且持續對望了兩秒鐘。我這才知道，爲什麼古人要讓最殘忍的神用箭，我可以感覺到箭穿過身體的刺痛。然後她就躲進陰影裏不見了。

身後母親問道：「現在你要怎麼辦？」

我轉身對她說：「我將前去與他會合，但要等到你好些才走。我希望帶點好消息給他。」

她似乎很焦急的說：「不，你不能留下來，馬利都南不安全。」

「我認爲很安全，自從登陸的消息傳來，雙方的人都趕去替雙方的主上助戰了。」

「我知道，不過——」

「我是不會離開你的。昨天我一進城就遇到狄尼士，他還讓我在老家住了一夜。」

「狄尼士？」

我看着她驚愕的表情笑了笑。「他覺得對我有所虧欠。不過，都已過去了，我們昨夜已經講和。」我說出與狄尼士的過節，她點點頭。

「他」——我知道她指的不是狄尼士——「需要每一個能用劍的人。」她皺着眉說：「據說韓吉斯的軍隊有三十萬人。你想他」——也不是指韓吉斯——「有辦法打敗佛提吉恩，然後還擋得住韓吉斯和撒克遜人嗎？」

我大概還沉浸在昨夜的氣氛中，不加思索就脫口而出：「我說過的話，一定成眞。」

床上一動使我低頭去看她。她正在胸前劃十字，眼神從訝異、嚴厲轉爲害怕。「梅林——」一陣劇咳，使她的聲音沙啞幾不可聞。「千萬不能傲慢自大，即使神給了你一些法力——」

我握住她的手腕，讓她停下來。「你誤會了。我表達得不好，我只是說，神經由我表達的話一定是眞的。星象都顯示了安布勞希會勝的。」

她點點頭，我覺得她的身體和心靈都鬆懈了下來，像疲倦已極的幼兒。

我溫柔地對她說：「別爲我操心，母親。不管神怎麼處置，我都會心滿意足的作祂的代言人，替祂行事的工具。我將去祂派我去的地方，事情結束後，祂會把我安全地送回來。」

「神只有一位。」她輕聲說道。

我微笑着對她說：「我也正要這樣說，你安心睡吧！我明天再來看你。」

我第二天又去了，這次只我一個人。狄尼士把所有能帶的都搬光了，我只好派卡岱爾去市場找吃的。這一趟是値得的，因爲今天又是那女孩當差帶我進去，可是我一想跟她說話，她就把兜帽拉上，只能欣賞到她修長的手和足。今天的庭院是乾的，一雙洗淨了的秀足，在粗糙涼鞋的裏綁下，恰似農人籃中嬌嫩的鮮花。要不然就是我的心思像吟遊詩人一樣不停的想像，而且朝不該想的方向飛去。那支箭仍在刺着的地方鞭笞着我，讓我一看到她就全身緊張而興奮。

她又送我走到門邊，然後退到門口候着。

母親看似復原了些，她說她睡得很好。我們又談了一些話，當我起身要走時，我故意漫不經心的問：「那個替我開門的女孩，好像還很年輕，她是誰呢？」

「她母親曾在王宮作事，她叫凱麗，你還記得嗎？」

我搖搖頭。「我該記得嗎？」

她那一臉捉弄的笑容，使我不敢再追問下去。

第三天，我全天都在修院中，母親不知是否像一般女人一樣，早已猜知我的心事，所以把那女孩藏了起來。幸好第四天她又出現了，進門不到三步，我就知道她已聽說發生在狄百寧的事。因爲她想看清魔術師的長相，就把兜帽向後扯了些；同時讓我有福氣看到那雙灰藍，而充滿古怪、好奇與驚訝的大眼睛。當我朝她笑了笑，且寒喧幾句時，她又縮回兜帽之中，不過這次說話了。聲音輕脆而細小，像小孩一樣，稱呼我「大人」的時候，也吐出內心的尊敬。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她。

「凱麗，大人。」

我故意慢慢走。「我母親今天好些了嗎？」

可是她不肯再開口，直接引我到中庭後就離開了。

那一夜我失眠了，可是神並沒有對我說話，甚至連來啓示她並不適合我的跡象都沒有。對於你心裏早已有數的事情，神大概也懶得管吧。

四月底，母親已大致恢復。這天我去看她，她已披了毛衣在窗下晒太陽。屋外一棵開滿花的榲桲樹，圍了一羣蜜蜂，有些花瓣掉到她的脚旁。

「你接到消息了？」她一看到我的表情就說。

「今天有一位信差通知我，佛提吉恩和王后都死了。聽說韓吉斯聯合佛提諆的弟弟巴森提斯，已帶着大軍南下。安布勞希已經迎上去了。」

她直挺挺坐着，透過我看着牆壁。今天的屋內還有一個女人，是陪她到狄百寧的一個修女，她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而母親仍是深思着：「告訴我吧。」

我把所知道關於杜瓦的事說出來，修女劃個十字，母親仍一動未動。等我說完，才看着我說：「你也要去嗎？」

「是嗎，你要帶信給他嗎？」

「我們很快就會見面，到時候會有時間說。」

我告退時，她還坐在那裏，沉浸在另一個遙遠的地方和年代裏。

凱麗沒在外邊等我，我故意慢吞吞地蕩了一下，才不得不走到外院。當我看到她站在拱門的陰影下時，就趕緊加快脚步。我像有滿肚子話要說，又覺得說出來既沒有用，不如不說，反倒沒話可說了。她伸出漂亮的手，碰了碰我的衣袖，哀懇的說：「大人——。」

她的兜帽向後移了一半，我看到她淚盈盈的大眼睛。我粗魯地說：「什麼事？」我承認有那麼瘋狂的一會兒，以爲她是捨不得我走。「凱麗，你怎麼啦？」

「我牙痛。」

我抓住她，那付傻樣子像是被人刮了兩個耳光似的。

「就在這裏，」她抓住我的手去摸她的頰，兜帽向後滑了下去。「已經痛了好幾天，大人，我求求你——」

我不太自然地說：「我不是牙醫師。」

「可是，只要你碰一下——」

「我也不是魔術師，」我正要開始說話，她就靠攏來，使我話到嘴邊又嚥回去，她身上有一種蜜奶的味道，金髮亮如秋實，灰藍的眼睛像含苞待放的風信子。我出神之間，她已經捧了我手去摸她的頰。

我微微僵了一下，想把手抽回來，然後又止住自己，而把手掌張開，輕柔地置於她的頰上。那對天眞的大眼，像藍天一樣無邪。傾靠過來的上半身，使我能透過那鬆寬的長袍，看到她的胸部。那皮膚滑膩如水，吐氣如蘭地吹拂着我的臉。

我儘可能温柔地抽回手，且站開身子。「我也沒有辦法，」我說話的聲音大概粗魯了些，所以她垂下眼簾，緊握着手，謙卑地站着。短短的睫毛像頭髮樣又濃又密。嘴角邊還有個小窩。

我說：「假若明天還不好，最好把它拔掉。」

「已經好多了，大人，你一碰就不痛了。」她的聲音充滿驚奇，一邊用手撫着我剛才摸着的地方。那愛撫似的動作，令我血脈賁張，每跳一下心都在發痛。她很快又抓起我的手，然後害羞的用嘴在掌心印了一下。

我身邊的門呀然而開，我一跨步就置身在空蕩蕩的街上。



根據信差的話判斷，看樣子安布勞希先解決佛提吉恩再面對撒克遜的決定是對的。他攻下杜瓦，和採用的野蠻戰術，已經收了嚇阻作用。本來已深入內陸的撒克遜人開始退到漢勃河以北，築壘以待。最初韓吉斯以為安布勞希只是一支入侵英國的隊伍，而忽略了戰爭中最重要的武器。他犯了輕敵的毛病，以為不列顛島上只有少數人會加入安布勞希；由於撒克遜人慣於擊垮不列顛島上各小部落，所以誤以為這是一塊容易下嚥的肉。如今有關赤龍、杜瓦之役的消息紛至沓來，因此他決定不再築壘於漢勃之北，而打算選一個對他有利的地點突擊安布勞希，徹底解決此一心腹大患。

安布勞希再度以凱撒式的行軍速度揮師北進，這也是情勢所逼，因為撒克遜留下的城鎮都已成廢墟。

大戰發生在五月的第二個星期。這星期有六月的熾陽，和四月的陣雨，就像和上帝情商之下借來的；對撒克遜人來說，則是他們償還血債的時候。韓吉斯的埋伏只佈置到一半，就被安布勞希在康尼堡附近的馬勃利追上。這是一個多山的地區，崖頂上有一座堡壘，底下是一條湍急的河流。撒克遜人原打算在此埋下一支伏兵，然而一個為躲避撒克遜人斧頭而躲進山中的當地人前來向安布勞希的斥堠報訊。受到警告的安布勞希因此加快脚程，在伏兵佈置完成以前趕到，迫使韓吉斯退到曠地，起而迎戰。

韓吉斯的伏兵之計反而害了他，安布勞希佔着地利可以從容的佈署。由康尼堡當地人，高盧人，南方和東南方的不列顛人組成的主力軍，安排在居高臨下的小坡上。主力軍之後向西是一串低矮多石的山丘，向東是濃密的橡樹林。來自威爾斯山區輕裝健騎的山地人則置左右兩側，如虎添翼；他們的任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專搗敵方防線最弱之處。另一任務則阻止並截擊衝出重圍的逃兵。

撒克遜人陷於自設的陷阱，前有強兵，後面是康尼山的巨岩和原先打算埋伏設陷的狹道，他們進退兩難，因此像魔鬼一樣瘋狂地反抗。恐懼使他們先天上就居了劣勢，他們怕安布勞希，也怕他在杜瓦所使的殘酷手段；最怕的是杜瓦之役後，謠言就像火樣燎原似的，有關佛提吉恩失敗的預言傳遍各地。同樣的，這個預兆大大提高了安希勞希軍隊的士氣。午前才開始的戰役，日落時就結束了。

我通通都看到了，這是我第一場原野大戰，還差點成了最後一場。我的仗不是用劍和矛來打的；戰爭在我未到康尼堡就勝了；而我到達時，竟然發現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尤賽有一次在開玩笑中提起的。

我和卡岱爾北上到卡隆時，發現一小隊安布勞希的軍隊留守在城堡中，另一小隊即將前往馬利都南接我，父親還周到的要他們帶了一些衣服給我。所以我就派不情不願的卡岱爾回去佈置加勒帕斯的山洞，先在那裏等我；個人則隨衛隊朝東北方行去。

我們趕到時，軍隊已經佈置停當，無法去見統帥，所以就依他們的吩咐退到西翼南威爾斯人的隊伍中；這些半途從軍的農人手持着劍，等着砍撒克遜人的頭，眼神却彼此互不信任地隨時防衛着。我的護衛隊也以這種表情看我，一方面當我是安布勞希已承認的兒子，另一方面認爲我是「佛提吉恩的預言家」——這個惡名我揹了許久才摔掉。我向西翼一位軍官報到，要求他讓我加入戰役；他幾乎嚇得面無人色，很認眞的求我，遠離戰場，只要找個地方，讓戰士們知道「預言家與他們在一起」就好了。我只好依言找了一塊高高在上的岩石坐下，等着看一場大戰，像活動地圖在我脚下展開。

安布勞希身先士卒的站在陣中央，那匹白馬和閃閃發光的赤龍旗老遠可見。右陣則可以看到披着寶藍披風的尤賽，騎着馬沿陣小跑。左陣的將領我起先認不出來，只見灰馬背上一個魁梧的人影，旗上的圖案先不可認，後來才看出是一頭野猪。當然啦，安布勞希的右翼統帥鐵是康瓦耳

公爵葛樂斯。

從我這裏，看不出撒克遜人將要擺出何種陣式。我一生中，不知聽了多少關於這些金髮巨人的故事；所有不列顚的兒童都是在對他們恐懼的陰影中長大。大人說，他們打起仗來就像瘋了一樣；身上帶了幾十處流血的傷口，可怕的樣子與氣力還是不減。他們雖然勇猛而且殘酷，但沒有紀律。這可能是眞的，底下那一團亂糟糟的人馬，雜着閃亮的兵器，就像滾滾黃流，等着朝堤壩衝去。

即使從那麼遠的地方，我還是可以認出韓吉斯和他的兒子。高大的身材，垂胸的長鬚，騎着精壯的小馬在岩石跑上跑下長髮飛揚。他們高聲大喊，回聲清晰可聞：有向神的祈禱、有誓言、有斥喝、還有命令，聲音漸漸加強，直到最後一聲狂野的巨響：「殺！殺！殺！殺！」，持着斧頭的手掄起，在五月的艷陽下耀出一片炫爛的光芒，所有的人像傾巢而出的蜜蜂奔向安布勞希嚴陣以待的防線。

兩軍接觸時的震撼，使康尼山中的鳥像狂飈般竄向高空，每一寸空氣都震動了。我處的地勢固然有利，但也不可能看到每一分細節，即使是幾個大戰區都難看個分明。一開始，使用斧頭且身穿盔甲的撒克遜人突破防線直搗我軍中央；然後一小撮撒克遜人被切斷，困在不列顚的人海中，終於被吞沒而消失無踪。首先迎敵的是安布勞希的中軍，然後尤賽的騎兵迅雷似的從東邊趕到。葛樂斯的西陣先是堅挺，但撒克遜人的先鋒展開猛烈的攻勢，他們還以顏色地從左方像重

槌一樣給予痛擊。如此一來，戰場上便成一片混亂。到處都是一小堆人的打鬪，甚至捉對兒肉搏。那吵雜的刀劍撞擊和喊叫的聲音，甚至混合了血和汗的氣味。距我不遠那些威爾斯人也看得一陣騷動，一陣低語；有一小隊撒克遜人突過重圍朝這邊奔來，威爾斯人的歡呼雷動。高居山頂的我又少了一次威脅，只是那些氣味好像潮水一樣又逼近了些。我肘旁一隻知更鳥昂頭開始唱歌，那高亢而甜蜜的聲音，完全不顧牠脚下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戰爭。直到今天，只要想起這場戰役，知更鳥無邪的歌聲和早已盤旋鵠候、號囂多時的烏鴉聲便會浮起。據說刀劍之聲響澈雲霄，十哩之外都聽得到。

日落時分，戰爭就結束了。竄逃的韓吉斯被格拉斯特公爵艾鐸在康尼堡的城脚拽下馬來；逃跑的撒克遜人不是在山上，就在狹道中被久候的伏兵斬殺。第一絲暮色昇起時，洞開的堡壘大門燃起了火炬，騎着白馬的安希勞希緩步進城；把戰場留給烏鴉、教士和清理善後的人。

我並沒有馬上去找他，讓他清理了堡內和胸中的丘壑再說吧。傷患正需要我救護，而且也沒有必要在這時把母親的消息送給他。當我沐浴在五月的陽光下，殺聲震天的當兒，我知道母親又病了，而且已經撒手塵寰。



我在金雀花和荆棘間拾步下山。威爾斯人早已追逃兵去了。草原上，戰鬪已經結束，戰士們

正忙着把傷患送入堡內。四處飄搖的火炬照亮了草原，但却烟霧迷漫。人們互相喊叫着，傷者的呻吟、號叫從地上清晰傳來，間雜着馬匹的嘶鳴，軍官的命令和抬擔架者的脚步聲。在火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裏，偶而有一個，或幾個人突然莫名其妙的哼出歌來；然後又踉蹌地站起身，倉皇的走開去。所經之處不是哀叫就是呻吟，有時是兵器一閃或一記直拳。這些想在死人和垂死之人身上發財的掠奪者，總是比官方的搜索隊搶先一步。烏鴉已經下來了，撲拍着雙翼，在火炬上方徘徊，有幾隻就停在我身旁的岩石上。入夜後，城內陰溝中的老鼠也會出來飽啖一頓。

搶救傷患的工作飛快地進行着，等所有人入城後，大門就要關上。我相信他已知道我安全抵達，並知道我這時必定是和醫生在一起工作，晚些才有時間吃飯和談話。

我走過戰場時，擔架組還在努力區分敵我雙方的屍體。撒克遜人被集中到草原中央的一座大坑，可能將依慣例火葬。屍體堆積如山，一小堆士兵守着由死者身上剝下來的飾品和武器。不列顛死者則排於城下，以供辨認；每一族的代表在軍官率領下逐一翻過死屍來認屍。有一位軍官似乎認得我，上前來對我說：「安布勞希在找你。」

「我正要前去。」

「他們說這些事都在你的預言之中。梅林，杜瓦之役也被你料中了?」

「我只說赤龍將勝白龍，這還不是最後一仗。韓吉斯呢?」

「被俘了。撒克遜底線被破後，他打算逃走，被我們在城牆下逮住。」

「他兒子渥克達呢？」

「逃走了，他和他表哥，叫艾歐沙的，逃到北邊去了。」

「所以我說這場大戰還沒結束。他派兵追去了嗎？」

「還沒有，他說有的是時間。」他瞅瞅我：「你看有嗎？」

「我怎麼知道！他打算在此待多久？」

「他說三天，以便埋葬死者。」

「他打算怎麼處置韓吉斯？」

「你說呢？」他用右手作砍殺的動作。「假如你問我，我會建議這麼辦。伯爵還沒決定，但尤賽吵着要殺他，教士們也想要一些人血使這一天功德圓滿。嘿，我得回去工作了，」他邊轉身邊說：「戰爭進行時，我們看到你坐在那裏，大家都說這是一個好預兆。」

他走開了，一隻烏鴉飛下來停在一個死人的胸前，我喚來一個持火炬的人帶我向城門走去。

我快走到護城河的橋上時，一大簇跳躍的火炬衝了出來，當中五花大綁的金髮巨人正是韓吉斯。士兵們逼韓吉斯跪在人羣的中央，安布勞希隨着出現在橋上，左側緊跟尤賽，右側是披風上血汚斑斑的主教，身後還跟了一大堆人。主教嚅動的嘴，似乎急切地在說話，安布勞希仍是那付冷酷且毫無表情的面具。他似乎說：「你會看到的，他們會滿意的」，然後是些使主教乖乖閉嘴的話。

安布勞希站定後，對一個軍官點了點頭，然後是一聲命令，羣衆爆出歡呼。主敎沙啞而得意的聲音喊道：「毀滅和上帝爲敵的異敎徒！把他的屍體餵狼和烏鴉！」安布勞希冷冷說道：「他將率着軍隊，依他族人的方式去見他的神。」然後對那位軍官說：「準備好時通知我來。」

主敎正待喊叫，然而安布勞希已率着尤賽頭也不回地過橋進堡去了。我也擧步跟隨，衛兵的矛馬上在我身前交叉起來，後來他們又認出我，才讓我過去。

堡內寬大的內庭亂糟糟的擠滿人羣和馬匹，一隻燕子展翅飛向通往大廳及城塔的樓梯。安布勞希一羣人正在上樓，我轉身朝另一方向去。嘉頓醫生曾在不列塔尼敎我許多臨床護理，他滿面笑容地歡迎我回來幫忙，塞給我一些器具和藥物就把我推進一個躺了約五十幾個傷患的房間裏，開始工作。

午夜時，最嚴重的病患大致都包紮好了，分配給我的工作已近尾聲，入口處一陣小騷動，我抬起頭看見安布勞希在嘉頓和兩位軍官的陪同下，靜靜的一個個察看，並慰問傷者。

當他靠近時，我正在縫一個大腿上的傷口。這傷口很深，但會痊癒，幸好傷者昏倒了，所以能讓我順利地工作。我並未抬頭去看他，直到完工，看護兵端了一鉢水回來，我伸手揷進去洗，抬頭就看到安布勞希微笑的臉。他全身戎裝，盔甲金光閃閃，那神采奕奕的神態似隨時可以再上戰場。四周傷患們眼角眷戀地尾隨他，似向他追尋信仰與安全感。

「爵爺，」我說。

他看了看我的病人。「他的傷勢怎樣？」

「他會復原的。」

「我看到你做得很好。」我指乾手，對看護兵道謝後讓他退下。安布勞希伸出手，說：「歡迎你回來。我相信你幫了我們不少忙，我不是指這個，我是指杜瓦和今天的事。無論如何，大家都這麼相信；只要戰士們認爲是幸運的，那就是幸運的。總之，我很高興看到你安全歸來；相信你也有其他消息給我。」

「是的，」因有旁人在，所以我說話時面無表情，但他眼中的笑意已在減褪。他遲疑了一下後，平靜地說：「諸位，你們下去吧。」其他人默默離開，留下我們在昏迷的病人床邊面對面站着。附近有病人在呻吟和哀叫，四周是血腥、汗臭等叫人噁心的氣味。

「什麼消息呢？」

「有關母親的。」

我相信他已猜知我要說的。他沉痛地說話，每一字每一句都像他身上肩負的重擔：「和你一齊回來的人……也告訴了我你母親的消息。他們說，她病了，但快要復原，現在已安全回到馬利都南。眞的嗎？」

「我離開時是好轉些，若我知道她病情惡化，我就不會來了。」

「眞有那麼嚴重？」

「是的，爵爺。」

他無言地低下頭，但並不是在看床上的傷者。床上的人不久就會醒來，也會爲自己傷重而驚慌。我說：「我們出去好嗎？這兒的事結束了，我找個人來看他。」

「好的。你最好加件衣服，外面很涼。」他兀然不動問道：「她什麼時候過世的？」

「今天黃昏。」

他很快地抬起頭，細瞇的眼睛凝視着我；終於點了點頭，接受了。他轉身要走，作個手式要我同行。行進間他問我：「你想，她知道自己快死了嗎？」

「我想她知道。」

「可是，她仍然沒有留話？」

「沒有直接的話。她只說：『我們很快就會見面』。她是一個基督徒，他們相信——」

「我知道他們相信什麼。」

外面有些吵雜的人聲，安布勞希停下來傾聽，然後是脚步聲朝我們奔來。

「我們待會兒再談，梅林。其他消息可以慢慢告訴我。我們先送韓吉斯的靈魂去見他的祖先，來吧！」

他們已把撒克遜人堆疊在木材上，上面潑了許多油。在這金字塔的最上端，粗略釘製的木板

上躺着韓吉斯。安布勞希神通廣大，居然使部下不敢洗刼身上的飾物，盾牌護在胸前，一把劍置在右手邊。致命傷所在的頸項，圍了一條軍人常配用的護頸帶，還鑲着寶石。一件斗篷從脖子蓋到脚，邊緣垂過木板抖動着。

火炬一塞進去，鮮紅的烈焰立刻就貪婪的吞噬了屍塔。夜靜悄悄的，巨股的濃烟直往夜的最深處升去。韓吉斯的衣邊着了火，變黑、捲起，然後消失在烟火中。嗶剝的火勢像鞭子抽動一樣，柴火燒盡後，就有人揮汗奔跑過去添柴。我們站得老遠仍可感到那逼人的熱氣，和噁心的烤肉味道，透過濕濕的夜氣傳來。火圈之外，傳來士兵爲不列顛死者漏夜挖墳的沙沙聲響。光亮的柴堆之後，在更遠的、黑漆漆的遠山之上，被烟霧弄得蒼白的月亮，蒼涼掛着。

「你看到什麼？」

安布勞希的聲音嚇了我一跳，我訝異地問他：「什麼？」

「先知梅林，你從火裏看到異象嗎？」

「除了燒焦的死人外，什麼也沒有。」

「那就替我看渥克達朝那個方向逃去。」

我笑起來。「我怎麼知道呢？我看得到的都說過了。」

他並沒有笑意。「再看仔細些。看渥克達和艾歐沙逃走的方向，看他將在那裏等我，還有什麼時候。」

「我說過，異象並不是隨看隨有。假如神的旨意要告訴我一些事，就會出現在火裏，甚至在黑夜裏，就像埋伏的箭，觸弦即發。我不會去找那個射箭的人，我只光着胸膛等箭擊中我。」

「那你就等呀！」他執拗地說，樣子頗爲認眞。「你爲什麼幫佛提吉恩預言？」

「『幫』他？送他上死路算是幫忙嗎？我自己都不記得說些什麼。我相信葛樂斯告訴你了，眞的，直到現在我自己都說不上來。我不知道異象什麼時候出現，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消失。」

「你今天得知妮妮安的事，却不用火也不用黑夜。」

「話雖不錯，但我眞的記不得我告訴佛提吉恩的事，和那些事的細節。」

「人們稱你爲『佛提吉恩的預言家』，你果眞料到我們的勝利。所有的人都相信你，對你深具信心；我也一樣，現在是你改名爲『安布勞希的預言家』的好時候。」

「爵爺，您該知道我很願意接受您賜與的任何名稱。但這件事，我也身不由主，下次它來的時候我一定會告訴您。我隨時願意爲您服務，但，我對渥克達和艾歐沙的行踪眞的毫無所知。我只能猜——一個凡人的猜測。他們還是打着白龍的旗幟，不是嗎？」

他瞇起眼睛說：「是的。」

「那麼我告訴佛提吉恩的預言仍然有效。」

「我能這樣宣布嗎？」

「假如他們需要的話。您打算幾時出發？」

「三天內。」

「目標何處？」

「約克。」

我舉起手。「總司令的猜測和魔術師所見略同。你帶我同行嗎？」

他微微一笑。「你對我們有用嗎？」

「除了預言家外，你需要工程師嗎？或實習醫生？甚至是個歌手？」

他笑起來。「作你自己就好，只要你不變成教士就行，我被他們煩死了。」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

火勢漸漸小了，主事的軍官走上來，敬了禮，請示可否解散部下。安布勞希下了令，側身對我說：「跟我到約克去吧，那邊有眞正的工作要交代你。據說約克已經半毀，我需要專家指導那些工程師。崔莫南還留在卡隆，你可以找菲力爾商量，一個小時後再見。」離開前又回頭對我說：「假如這期間有什麼事像箭一樣飛來，你會來告訴我吧？」

「除非眞的是一隻箭。」

他大笑着離我而去。

尤賽突然來到我身邊。「嘿！這不是小雜種梅林嗎？聽說你高踞山頂就輕而易舉替我們打贏了這場仗？」我訝異地發現他的語氣中並無敵意；態度輕鬆而愉快，像剛被鬆綁的囚犯。我頗能

了解他多年退守不列塔尼彈丸之地，現在終於揚眉吐氣難怪他心情愉快。若讓他作主的話，早在尚未成年之前就會殺過海來了。如今他像乘風翱翔在曠野上的老鷹，眞正享受到權力的滋味。連我都感到那收起的雙翼像衣服般貼在他身上。我正要開口寒喧就被他打斷了。「你在火焰中看到什麼？」

「噢，你可不要又來這一套，」我親切的說。「伯爵剛才硬要我從火中說出預言，我費了大半天才解釋清楚。」

「你眞令我失望，我正要來請敎我的未來呢。」

「噢，這個簡單，不要一個小時，等你把部下安置好，你就會擁着一個女孩上床了。」

「嘿，你怎麼知道我弄了一個呢？這個地方女人眞是鳳毛麟角，五十個人才分到一個，我的運氣眞好。」

「我就是這個意思，」我說。「五十個男人才有一個女人，就被尤賽弄到了，還有什麼事不能肯定？嘿，你知道菲力爾在那裏嗎？」

「我找個人帶你去，我現在不敢去找他。」

「爲什麼？」

「我們倆擲錢賭女人時，他輸了，」尤賽樂淘淘地說。「所以他有的是時間陪你，事實上，是一整夜的時間。來吧。」

6

我們在五月底的前三天進入約克。

安布勞希的斥堠證實了他的猜測。康尼山後有一條路徑，渥克達和族人艾歐沙等果然逃到了約克。但約克的防禦單薄，且居民已風聞安布勞希的勝利，因此對逃亡的撒克遜人冷眼相待。依照渥克達的速度，安布勞希只落後兩天就到了，單看我軍壯大的聲勢，不但經過兩天的休息，而且還有其他不列顛的軍隊慕赤龍之名，成爲新加入的新力軍，撒克遜人自知力不能敵，終於決定投降。

身爲攻城的先鋒部隊，牆下的這一幕是我親眼見到的。但是這種方式比狠拼一場更形殘酷。渥大達年輕高大一如其父，混身被帶刺的鞭子抽得遍體鱗傷，腰上綑着鍊條，身上和頭上都是泥巴，以示降者的謙卑與誠意。其實他的眼睛燃着憤怒之火，我相信他這樣子，是被他背後的撒克遜人及懦弱怕事的不列顛貴族所逼出來的，爲了他們及家人的生命向安布勞希求饒。

這一次他饒恕了他們。只要求撒克遜殘軍退到羅馬人所建，原先就是防撒克遜人南下的哈德連長城之北，此後兩國以此爲界。雖然城北荒涼寒凍，幾乎無法住人，但渥克達已經大喜過望，率了手下歡天喜地的離去。接着是渥克達的表兄艾歐沙也急着求饒，他也接受了，約克城的城門因此爲它的新王而大開。

安布勞希建設城市的方法是有一定的公式；首先建立秩序，任用的大都是他從小不列顛帶來的人，他從不任用當地的貴族。街道清理後，城牆也修起來，一小羣工程師便開始起草建設的草圖，再交由當地人民施工。接着又召開會議，與地方領袖討論未來的政策，除了堅守對安布勞希的效忠外，還要安排軍隊離開後的防衛事宜。最後是感恩的宗敎儀式，一場宴會和全城慶祝。

約克是安布勞希攻下的第一座大城市，感恩儀式是在敎堂舉行。六月底的艷陽下，廣場上除了軍隊以外，就是大批的市民。

而我已在另一個地方參加了一次私人的儀式。

照說約克城內應該已無奉祀米勒斯的寺廟，羅馬人離開後，這種崇拜是禁止的，但在當時，約克的寺廟却是全國保存得最好的。由於附近並無天然的洞穴，所以建在一個羅馬將領的巨大地下室，因而得以安然逃過基督徒的摧毀，最後是尤賽率工程隊把它發掘出來。這次祭典因政策關係所以秘密舉行，與會的人都戴着面具，尤賽是我聽聲音認出來的，而我父親自然就是主祭的「太陽侍者」。

廟門仍然關着，我們這些最低級的人員在前堂値勤。地下室中很冷，我們又都赤着脚，身上除了單薄的白袍外一無所有。幸好這時門開了，帶來光明，火焰和顏色。

即使到了這麼多年後的今天，我擁有一生所學的各種知識，却也仍然不敢違背早年虔誠的誓言。據說年輕時所學的東西最不容易遺忘，對我而言，我從不曾逃出帶我到不列塔尼，又送我到

父親脚下，這一位聖神的神掌之外。每次參加崇拜祂的儀式，在我感覺裏永遠都像夢境一樣。

我只記得火炬愈來愈多，兩邊長凳上的人都穿着鮮亮的袍子，面具上只露出眼睛。祭壇上，飾着星星的洞頂下是米勒斯屠牛的石刻巨像，這座巨像逃過一場浩刼，依然生動有力且極富戲劇性。火炬照耀下，米勒斯，跪在倒地的公牛身旁，長劍正刺向公牛的喉嚨。臺階下，左右各有一座火壇，一邊立着一個戴獅子面具，手上持鞭的人，另一邊是太陽侍者。臺階上是等着我們的祭師。

我戴的是烏鴉面具，眼洞太小，只能前視。不知在場都是些什麼人，我知道獅子不是尤賽，因爲個子較爲矮胖，打下來的鞭子也沒有他一向逞強的力道。當我轉身到太陽侍者前領象徵性的酒和麵包時，發現他小指上一個盤龍鑲紅寶石的戒指，袍袖滑時露出手臂一條白色的疤，抬頭接觸到一對捉狹的藍眼睛，我差點潑掉了手裏的酒。原來尤賽已經升了兩級，旣然獅子和侍者都不是安布勞希，剩下的只有……

但當我跪到祭師前時，發現伸手接住我的手和誓言的是一雙陌生的手，面具內的眼睛也是一個陌生人。

八天後，正式的感恩儀式在敎堂盛大舉行，安布勞希率領全體軍官，連尤賽都出席了。後來在一次單獨相處的機會裏，父親對我說：「將來你終會發現，所有光明之神都是同夥的。假如米

勒斯讓我們獲勝的這塊土地能容基督存在，那我們就奉祀基督吧。」

此後，我們再也不曾談過這事。

約克之役代表安布勞希第一階段的成功，我們一帆風順地到達倫敦。此後國王所要從事的是重新建設和鞏固王國的工作。每一個重要的城市和據點，他都留下親信留守，並指定工程人員協助重建或整修都市、道路和堡壘。每個地方的情形都大致相同：原本完好的建築物不是全毀，就是無法修復；道路由於疏於保養，幾乎找不到軌跡；慘遭蹂躪的村莊一片荒凉，人都躲到山洞或樹林去了；敎堂寺廟不是傾圮就是被火付之一炬。撒克遜蠻子的愚蠢與貪婪，把全國弄得天翻地覆。所有文明的種子：藝術、詩歌、敎育、宗敎儀式、農村習俗、連耕種的方法都被北方這些蠻人摧毀了。而佛提吉恩，一個不列顛國王竟然引狼入室任憑他們在自己的國土姦淫擄掠。

其實在佛提吉恩發現國內諸侯武力已經擴張大到他無法控制以前，曾經有一段長約十年的治蹟。但人們只記得眼前的過失，和當年他以武力奪取王位的方法，所以紛紛投向安布勞希，稱他爲神所寵愛的人，歡天喜地地向他們心目中的國王——「第一位所有不列顛人的國王」歡呼，全國第一次嶄露了統一的希望。

有許多人寫過安布勞希加冕爲王和他統治不列顛的情形，使我不欲再多談。我只願說開始前兩年，我是和他在一起的，但我在二十歲那年的春天，離開了他。我眞受够了那些永無休止的會

議、遊行，甚至對那些從軍以來惟一從事的設計與建築工作感到無比的厭煩。我終於覺悟自己必需離開，離開那些圍繞在他身邊的壓力；神不會對那些沒有時間傾聽的人說話。人的心靈也必需餵養，那些我必需去從事的工作必要我一個人靜靜地在我自己的山上完成。所以，春天我們到達温徹斯特時，我派人送信給卡岱爾，且開始構思該如何對安布勞希說明。

他心不在焉地聽着，這些日子來的勞累給了他太大的壓力，歲月多年來不曾在他身上刻劃出什麼痕跡，如今正加速的追討。我曾注意過，似乎所有把自己的生命目標定在遠方高處火堆上的人都有這種現象；當他們抵達山頂，再也無路可去，只有守着那堆火時，他們就變老了。曾經温暖他們的熱騰沸血，再也燃燒不起來。安布勞希也是這樣。坐在温徹斯特寶座上的國王，再也不是當年我在小不列顛隔着地圖展開的案桌所面對的青年將領，甚至也不是騎馬在霜地上朝我奔來的太陽侍着。

「我不能阻止你，」他說，「你不是我的部下，只是我兒子，你高興到那裏都可以。」

「您一定知道我很希望替您服務，但我自知目前無法有特殊的貢獻。您前幾天說有一支軍隊要去卡隆，派誰去的？」

他低頭看看行事曆，一年前他可以不加思索就脫口而出。「派西克，菲力爾，他們兩天內出發。」

「我想與他們同行。」

他看着我，突然地，那神情恍如昨日的安布勞希又回來了。「黑暗中射出來的一根箭？」

「也可以這麼說，我只知道我必需前去。」

「那麼安全地前去，儘快回到我身邊。」

這時又有其他人進來，我走時，他們正在談爲這個城市塑立一座雕像的問題。

7

温徹斯特到卡隆的路況很好，氣候温和也很乾燥，所以我們並未在沙崙停留，直接進入大草原。

沙崙附近一個叫安希堡的地方是安布勞希的出生地，我從沒去過，所以想去看看。我們在日落時分到達，受到村長等熱烈的歡迎。地方不大，只是一個村落，但因爲是當今王上的出生地，民衆皆引以爲傲。離村外不遠有一處葬着被撒克遜人殘殺的數百名不列顛貴族的大塚，離巨石柱不遠。

我對巨石柱仰慕已久，於是找了個託辭獨個兒西行。此地是一望無垠的平原，沒有丘陵也沒有山谷，太陽下山得也遲。我和疲倦的馬慢慢向西走去時，面前還有些許陽光，然而背後的雲已泛鉛黑，早出的星星已經高掛。

我最先以爲這些石柱了不起就是我在不列塔尼見過的石堆罷了，沒想到居然這樣巨大，簡直

是我所見過的最大的石頭；但每一個都是遺世而獨立，孤零零地立在這一片荒涼無際的草原上，讓人震撼而心痛。

我騎馬緩慢地繞了半圈，不敢置信，努力瞪着它們；然後恍恍惚惚地下了馬，走到外圈的兩個石頭之間。我的影子和它們一比，小得像甲蟲樣微不足道。我情不自禁停下來，就像那些巨人聯手擋住我。

安布勞希曾經問我，是否又是一隻「黑暗中射出來的箭」我說是的，因爲事實也不假，只是我還不知道把我帶來此地的原因。如今我來了，却希望自己是在別的地方。這種感覺在我第一次行經不列塔尼的石堆時也曾有過，一股氣流吹在後頸上，像一個比時間還古老的東西不停窺視着你。眼前的這些石頭和脚下的地，正從那深深的底下吐出冷冷的氣息。

在半迷惑狀態中，我舉步向前。陽光愈來愈微弱，要到中間還得格外小心。時間和暴風雨，甚至戰爭都曾留下痕跡，使某些石頭不太平衡，但大致的形狀仍依稀可見。最外圈原本是個圓，在一小串殘留如新月形的石柱上，同樣巨大的岩石橫跨其上，像高聳入雲的巨人籬笆。最外圈的有些石柱還零零落落的佇立着，但大部分都倒下來了，有些橫石則像酒醉似的斜斜靠站着。再往裏面是圈子小些的一圈石柱，或有被外圈撞倒而平躺的。再往裏面是一圈馬蹄形的巨石，每一組都是兩下一橫上的三石塔，其中有三組仍然挺立着，另有一組的橫石已經掉下來，把隣石也撞歪了。再裏面是較小的石頭所構成的三石塔，大部份都還站得好好的。最中心是空的，橫七豎八躺

着許多影子。

太陽已經消失，西方的天邊因此塗染上許多色彩，一顆晶亮的星星徜徉在汪洋的綠波上。我直挺挺地站着，四周非常安靜，靜得可以聽見馬兒咀嚼的聲音。惟一外來的聲音，只有把巢高築在三石塔上椋鳥的啾啁。椋鳥是都以德敎派的聖鳥，我過去曾經聽說這一片巨石柱是都以德敎士膜拜的對象。關於這些石頭的故事很多：眞像巨人把石頭從非洲搬來，堆砌上去；或說這些石頭原來就是巨人，但當他們圍成好幾圈跳舞時，被一道咒語全部變成石柱。但地下與石間吐出的冷空氣可看出並不是巨人或咒語，這些石柱是人造的，不列塔尼的那個盲老頭就曾一再的歌誦。一絲徘徊不去的餘光照在附近石上的一處缺口，與掉在旁邊橫石的缺口正巧吻合。這榫頭似的接合法是人類建築的方式，就像我過去幾年幾乎每天監督的那些工人所作的；外表雖然巨大，似乎只有巨人才建得出來的工程，事實上我相信是人類在工程師的指導下，用雙手建造出來的。

我向圓圈的中心走去，西方微弱的光線把我的影子潦草地拉在前面，一塊石上一個蝕刻的雙頭斧圖案吸引了我的注意，我遲疑了一下轉身想去察看。影子一撓，我突然跌進一個大約有我身高那麽長的坑裏。

坑並不深，只比地面深一些，也許是多年前一塊石頭掉下來的痕跡，或許是一個墳墓……附近並沒有這樣大小的石頭，也沒有挖掘的痕跡，底下更沒有埋着人。草地上非常平坦，只有牛羊踏過，我要爬起來時，順手摘起一把雛菊。可是當我躺着時，那底下鑽出的寒意，使我感

到像一支箭射中般地劇痛，我終於知道了來此的目的。

我上了馬，騎了兩哩路，回到父親的出生地。

四天後我們抵達面目一新的卡隆，安布勞希打算把它和倫敦、約克連成三個重鎮，由崔莫南親自督導建設。城牆已經重建，橋樑也已修復，護城河挖深且浚直河道，城東整個軍營都予以翻新、重建。早期的軍營全靠四周的小山與周圍的河來防衛，地區大而無當，實際上需要的却只有一半不到的空間；所以崔莫南拆掉營房，在原地建了一個新社區，有浴室和新的廚房。原來舊的那一座比馬列都南的浴室還糟。我對崔莫南說：「今後不列顛的每個軍人都會想調到卡隆來。」他聽了非常高興。

「我們並不是杞人憂天，而是事先防患未然。」他說。「謠傳有一個最新的麻煩就要來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們這一個星期都在路上。什麼麻煩呢？總不該又是渥克達吧？」

「不，這一次是巴森提斯。」佛提謨的弟弟，當年與他一起作亂，佛提吉恩死後就逃掉了。「你知道他搭船去了日耳曼嗎？聽說他要回來了。」

「他遲早總是要回來的。」我說。「若有消息你會派人告訴我嗎？」

「派人告訴你？你不是要住下來？」

「不，我要回馬利都南去，那兒才是我的家，你知道的。」

「我差點忘了。不過，我們仍可以常見面，我短時間內還不會離開——我們正在建教堂。」他扮了一個鬼臉說。「那個討厭的主教老是跟在我後面，叨唸着說我花太多的時間在世俗的建設上。一般民衆也認爲我們該爲國王的勝利豎立紀念碑，有人建議要建那種古羅馬式的凱旋門。當然，在卡隆，我們應該建的是教堂——安布勞希將榮耀歸功上主。閒話少說吧，至少你今晚總可以留下來，和我吃一頓晚餐吧？」

「謝謝您，恭敬不如從命。」

我們聊到很晚，他給我看了一些他的計劃和設計圖，我表示將經常從馬利都南回來看他的進度，他臉上露出得意而欣慰的表情。第二天，我就獨自啓程了，當然是費了好大的口舌才婉拒了他派人護送的好意。傍晚時分，家鄉的山巒就隱約在望了。遠遠的西方叠着大堆的烏雲，但在前面的山谷，却浴着一片太陽的金光。這種天氣就能看出，爲什麼威爾斯的山會被稱爲「黑山」，而蜿蜒其間的山谷會被稱爲「黃金谷」。一束束的陽光穿透在金色山谷的林木間，鉛灰色或黑色的山巒頂天傲然立於其後。

我悠閒地走了兩天，一邊欣賞沿途的風光，欣然見到大地已在孕育和平的花朵。一個正在築牆的農夫淡然看我騎馬而過，一個牧羊女倒是對我展開笑顏。當我經過一處磨坊時，院子裏堆着成堆成袋的穀物，風車喀啦喀啦地轉動着。

我經過通往山上的那條小徑，直接朝城裏行去。我相信我曾告訴自己首要的責任應是到聖彼德修院去詢問母親過世的情形和她埋葬的地方。但是當我走到門口舉起手來敲門時，我知道我的本意並非如此。

失望和沮喪原是我早先料到而可以避免的，開門的仍是那個老門房，她一語不發的把我帶過中庭，走到埋葬母親臨河的牆邊。四周的環境很優美，斜坡上梨樹成林，清香的白花引來她生平最喜歡的白鴿，昂頭飛向太陽。牆外淙淙的流水聲依稀可聞，教堂的鐘聲亦穿過林木的沙沙聲傳來。

修院長態度和善地接待我，但所說的並不多過母親過世時我所看到的異象，和當天晚上我轉告父親那些話。我在奉獻箱中留下一些錢，請她們代我刻製石碑，只帶了母親留下的銀裝十字架離開。有一個不是凱麗的女孩端了酒出來，我却不敢開口，向她打聽凱麗的下落，終於還是滿腹狐疑被送出了大門。當我解韁時，發現那老門房正在門洞中窺視我，使我想起我第一次來時塞給她的金幣，這也許會有一線生機。可是，當我把錢給她，還貼着牆對她描述了半天，得到的只有兩個字：「走了。」即使她聽懂我的問題，亦幫不上忙。我只有死心地告訴自己，忘了吧。然而回到山谷的一路上，東西都化成了她的臉，灼燙着我的眼睛，每一絲陽光都像她閃亮的金髮。

卡岱爾已打掉我和加勒帕斯所造的簡陋圍欄，重建一道新的，還加蓋了屋頂，和一扇堅固的木門。卡岱爾那一匹馬正在欄內。他大概是聽到馬蹄聲，所以我尚未下馬他已奔下岩石，抓住我

的雙手，湊前一吻。

我大吃一驚的說：「怎麼啦？這是幹什麼？」他不該擔心我的安全，何況我一直定期派人將我的情形轉告他。「你難道沒有接到我要回來的消息嗎？」

「有呀，我接到了。我們分開了那麼久，你的氣色又那麼好，我當然高興呀。」

「你呢？這兒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吧？」

「看了就知道。既然你堅持要住，我總要想辦法安置好。趕快上來吧，晚餐好了。」他彎身去解馬鞍，春我一人獨自上山。

當然他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經營，在我眼中看來仍像奇蹟一樣。山坡充滿綠草和陽光，在鮮嫩綠蕨的柳腰下，雛菊和三色堇點綴其中，遠望過去草皮上星光點點，小兎子在山楂花間倏地消失了踪影。看天使得水池像水晶一樣清澈，而透明的水晶映着池底銀色的鵝卵石渾圓可愛。置於繁茂的羊齒植物間的，是一尊神像，想必是卡岱爾清理水池時找出來的。那個牛角的杯子也找了出來置於原位，我拿它喝了水，灑了一些在地上給神，就走進洞去。

我的書已從小不列顛運到，加勒帕斯原來裝書的大箱也擺在牆邊，除了原有的一張桌子外，另一張居然是從外祖父家搬來的。黃銅鏡仍在原來老位子上。洞內非常清潔，味道甜甜的，而且非常乾燥。卡岱爾用石頭弄了一個爐子，爐上已架了木材備燒。我半期望着能看到加勒帕斯坐在火旁，和我揮淚離洞前，還站在巨石上的獵鷹。巨石投射在洞頂的斑駁影像之後，就是我的水晶

洞窟。

這一夜，我裹着氈子躺在羊齒植物舖成的床上，靜聽着天籟之聲，近處是將熄的火堆發出噗哧噗哧的聲音，遠一點是洞外樹葉的窸窣聲，更遠的仍是春天蠢蠢欲動的氣息。它們是這世界上僅有的聲音。我闔上眼，沈沈地睡去，擁有一個自兒時以後就不曾有過的香甜睡眠。

8

像一個酒徒，其實是無酒可喝，却誤以爲自己已能克服對酒的慾望；過去幾年，我還眞以爲自己克服對靜默與獨處的渴求。事實上，從第一天醒來，我就發覺，我並非逃亡，而是眞正的回了家。四月邁進了五月，布穀鳥的喊叫此起彼落，風信子亭亭地出落在綠蕨間；夜裏則充滿羔羊的啼鳴。除了採草藥，曾到距城北兩哩的山腰上，我一直不曾進城一步。有兩位信差來過，一位是帶了崔莫南的草圖，一位則帶來我父親的口信，證實巴森提斯正在日耳曼招兵買馬，戰爭可能將在夏末秋初發生。

除了讀書的時間外，我就在山間遊蕩，採草製藥。我也作了不少歌，可是每次發表都遭到卡岱爾別過頭去，甚至搖頭的厄運。有一些歌現在還有人唱，有許多早被人忘懷，其中有一首，是我在一個五月的黃昏，當春天携來她狂野的花雲，且把池邊的風信子由灰變藍的時候唱的：

大地赤貧如灰，林木裸裎似骨，

夏天剝奪了揚柳的髮絲，
藍天白水的美麗，和草色的金黃，
連小鳥的啁聲都已失竊，
被一個柔軟如柳的女孩。

她快活的，如五月花開纍纍枝上的小鳥，
甜蜜的，如高塔上曼妙的鐘聲，
舞過彎腰相迎的燈芯草，
踏過灰藍草地上的幽微。

我想送禮物給她——少女之后，
可是在我空無所有的山谷間，還有什麼可以奉上呢？
除了風拂蘆葦的聲音，雨水串成的珠鍊，
和舖在石上的苔衣，
還有什麼可以奉上呢？
她闔上眼，離我而睡去。

第二天，我到離家一哩遠的地方去摘野薄荷和苦艾草，她就像應我的召喚而來似的，步過風信子和綠蕨向我走來。我相信自己的確曾召喚她，一支箭就是一支箭，不管神把它留在何處。

我直挺挺地站在白樺樹下，眼睛一瞬也不瞬地瞪着她，好像她是一個夢或從想像中走出來的一個陽光下的鬼魅。雖然我的靈魂已脫離形體向她躍去，但我實際上却無法動彈。她也看到了我，一個笑容在她臉上展現，然後姍姍地向我走來。在白樺樹林的光影交錯之下。她輕移蓮步，仍然不像是眞實存在的，似乎沒踏在地上就凌空而來。她走近來後，幻象就消失了，仍是鮮亮活在我記憶中的凱麗，身着棕色粗布衣裳，身上帶着蜂蜜的味道。但是她已不戴兜帽，一頭金髮鬆垂在肩上，赤着一雙秀足。陽光從樹葉間篩下來，使她的頭髮閃閃發光如艷陽照在水面上。她的手上抱着滿懷的風信子。

「大人！」那輕柔幾乎喘不過氣來的語調充滿歡愉。

我用威嚴冷峻的神色武裝自己，其實內心焦躁一如長鞭與馬刺同時加身的馬匹。我眞怕她又重施故技？捧起我的雙手一吻。「凱麗！你在這裏幹什麼？」

「摘風信子呀。」

她無邪的大眼睛化解了話中的魯莽。她抬起眼來，笑意盎然地迎接我的視線。天曉得她到底從我臉上看出了什麼。我看她是不會吻我的手了。「你不知道我已不在聖彼德修院了嗎？」

「我知道，我以爲你也許轉到另一家修院去了。」

「才不呢，我再也不去修院了，我討厭修院。像籠子一樣把人關起來，有人以爲那裏面很安全，所以喜歡進去，我可不行。我天生不是過那種日子的人。」

「我曾經差點也被人關進去。」我說。

「你也逃走了嗎？」

「是的，但我在他們動手以前就逃了。你現在住在那裏呢？」

她好像沒聽到我的問題似的，只說：「你也不是用鍊子就能鎖住的人，不是嗎？」

「這種鍊子還鎖不住我。」

她似乎不太懂，我也弄不清楚我的眞意，所以就住了嘴，乾脆全心全意的看着她，感到無限的快樂。

「令堂的死我很難過，」她說。

「謝謝你的關懷，凱麗。」

「你一走她就死了，我想他們都告訴你了吧？」

「是的。我一到馬利都南，就趕到修院去了。」

她低頭看着地上，默默的用脚趾頭撥弄着草，一個害羞的、似乎是跳舞似的小動作，把一個金亮的紅蘋果送上她鮮嫩的雙頰。「我早就知道你回來了，大家都在說。」

「眞的？」

她點點頭。「鎮上的人說，你不但是個偉大的魔術師，也是王子……」她抬起頭，用質疑的眼神看着我。我身上穿的是最舊的一套衣服，到處都是卡岱爾怎麼洗也洗不掉的草漿漬，無袖的外套早已褪色，而且滿是荊棘和懸鈎子。凉鞋是奴隸穿的帆布製的，走在又長又濕的草地穿皮靴反而沒用。比起她上次見到的那個衣着整齊的翩翩公子，現在的我一定像乞丐一樣。她直率的問我：「現在你母親死了，你還是王子嗎？」

「是的，因爲大王是我的父親。」

她不敢置信，張大了嘴。「你父親？大王？我怎麼不知道？沒有人告訴我。」

「大部份的人都不知道。不過，如今我母親已經死了，說出來也沒有關係。不錯，大王就是我父親。」

「大王的兒子……」她倒吸了一口氣，驚訝的又說：「而且還是魔術師，這個我敢肯定。

「這倒是眞的。」

「可是，你上次說你不是。」

我笑着說：「我只說我不能替你治好牙疼的毛病。」

「可是你眞的治好了呀。」

「那是你說的，我並不相信。」

「你手一碰就能治好所有的毛病的。」她說着，偎近身來。

她領口敞開，潔白的脖子細膩如脂。我可以聞到她身上的香，和擠在我們中間快被榨出汁來的風信子花香。我伸手解開她胸前的帶子，露出她渾圓豐滿，比我想像過的任何東西還要柔嫩的酥胸。他們像母親愛寵的白鴿般，圓圓盈握，蠢蠢欲動。我以爲她會叫着逃開去，沒想到她竟暖和和的迎上來，還笑着伸手揷進我腦後的髮中，在我的嘴上咬了一口。然後，她突然把全身的重量靠過來，我只好擁住她，狼狽的吻了她，終於雙雙朝地上跌去，花兒也撒了滿地。

我費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起先只是一連串的笑聲，斷斷續續的呼吸，和所有讓人在黑暗中發生遐想的聲音；但是她的嬌小，和我弄痛她時她所發出輕柔的聲音，使黑暗不那麼容易來臨。她的嬌小與柔弱一如蘆葦，但千萬別以爲我因此就得意忘形覺得自己像世界之王一樣。她突然像即將窒息似的發出極低的喉音，在我懷中掙扎一如我見過的一個痛苦中垂死的老人，她抬起身子，張嘴把我吸了過去。

這會兒輪到我覺得快要窒息，她的手纏在我身上，她的嘴吸着我下沉，她的身體把我向那最深和最終的黑暗中拉去，沒有空氣，沒有光線，沒有任何生靈的低語；墳墓中的另一座墳墓。恐懼像一葉白熱的刀刃砍過我的雙眼之間，我睜開眼，只看到閃爍的陽光透過蛛網樣的枝葉俯照着我。恐怖逐漸成形爬上我的臉，蛛網的影子一絲絲膨脹，開始擺動；洞口裂開來，洞壁大聲的吐着氣，詛咒我。我掙扎着後退，把她推開，旣怕且愧的翻了兩個身躲開她。

「怎麼啦？」她的話似乎是閉着眼說的，雙手仍在原來的地方摸索。

「凱麗，對不起，我很抱歉。」

「什麼意思？怎麼啦？」她的臉側睡在滿地的金髮上。細瞇着眼睛伸過手來。「噢，就爲這個啊？沒關係的，你來，我教你。」

「不，」我想温柔地推開她，但我的手正在發抖。「不，凱麗，你走吧，不要理我。」

「到底是怎麼啦？」她的眼睛突然睜得好大，用手肘撐起身子說：「爲什麼，我猜你根本沒有試過，不是嗎？是不是呢？」

我沒有說話。

她想要一笑置之，聲音却變得尖銳而刺耳。她重新躺下去，伸出手來。「沒關係的，不會可以學呀。你畢竟是個不折不扣的男人呀。至少，我以前認爲你是的……」然後，突然很不耐煩的說：「噢，我的天，你難道不能快一點嗎？我跟你說過，沒有關係的。」

我握住她的手腕，對她說：「凱麗，對不起。我無法解釋……我只知道，我不能。不，你聽我說——」

「我不要聽！」

放開她，她倏的一聲坐起來。雙眼憤怒的瞪視着，頭髮上黏着一些花。

我說：「不是因爲你的關係，凱麗，你千萬不要這樣想，與你毫無關係——」

「你認爲我配不上你？因爲我母親是個妓女，是不是？」

「眞的？我並不知道。」我突然覺得非常疲倦。我只說：「這不是你的關係。你非常美麗，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覺得——你一定可以看出我的感覺。但，這與感覺是沒有關係的。這是和我——這與我的——」我停下來，這沒有用的。她明亮的眼睛空洞地看着我，然後低頭繫好衣服的帶子。我嚥下本來想說的「法力」，改口說成：「——與我的魔術有關。」

「魔術。」她像受了傷害的小孩，撇了撇嘴，繫好衣帶後開始拾越掉落的花朵，一邊不屑的說：「魔術！你眞以爲我會笨到相信魔術呀？你以爲我眞的牙疼啦？」

「我不知道。」我無力地說着，站起身來。

「算了，要當魔術師不一定非要是個男子漢不可，也許你是該進修道院的。」

「也許。」她伸手去扯揷在髮中的一枝花，如瀑的金髮像一蓬輕紗。我看到她腕上的青紫，便說：「你還好嗎？我弄痛你了嗎？」

她既不回答，也不抬頭，我只好轉身走開。「王子——」

我又回過身來。

「你還眞的應聲了呢！」她說。「令人詫異的是，身爲大王的兒子——至少你自己說的——難道就不能留下一塊銀幣讓我買一件衣服嗎？」

我一定像夢遊者那樣站着，呆看她。她將頭髮甩到肩後，嘲笑似的看着我。我盲目的在身上

摸索着，終於在腰帶裏的小皮包中找到一個金幣。我上前一步她像乞丐般他伸出手。撕破的衣領露出她可愛的脖子，我把金幣一丟，轉身跑上山。

她的笑聲如影隨形跟着我，越過山脊來到一條小河邊，我往地上一趴，頭插入水中，在那由高山上流下來，還帶着雪味的淙淙流水裏，仍然聞到她身上的香味。



時值六月，安布勞希到卡隆來，並派人找我。某個黃昏，我於晚餐後單騎前去，當時，燈火已燃，營區內靜悄悄的。國王還在工作，我看到總部透出的亮光映在門外的赤龍旗上。快到總部時，我聽到靴子靠攏的敬禮聲，隨即一個頎長的身影出現了，我認出那是尤賽。

他走向總部對面的門，然而正要跨上階梯時，他看到我，便折了回來。「梅林，你來了?你在趕時間，是吧?」

「詔令來得很急，如果我要出國，還有些事要辦。」

他停下脚步。「誰說你要出國?」

「現在大家都不談別的，只談愛爾蘭，不是嗎?據說巴森提斯在那兒佈署了很多聯軍，而安布勞希想儘快剷除他們。爲什麼派我去呢?」

「因爲他要摧毀的是他們的總部。你聽說過奇賴亞嗎?」

「誰沒聽過?據說那個山寨從沒被攻佔過。」

「這倒是實話。愛爾蘭中央有座山，據說從山頂可以俯瞰所有的海岸線，而山頂上那個要塞堅固無比，那便是派你去的原因。」

「我懂了，你需要謀略。」

「嗯，我們必須進攻奇賴亞。一旦攻下，以後幾年內可保太平無事。所以我挑了崔莫南，而崔莫南堅持要你。」

「王上大概不去吧?」

「嗯。我還有事要做，再見了。大王和營區司令還在開會，不過大概不會太久的。」

說完，他跑上階梯回他的住處，未及進門，他就大聲叫着僕人。

恰在這時，總部門口傳來敬禮聲，營區司令緊接着走出來。他對一位哨兵說話，沒看到我，我站着等他說完。

突然我瞥見一條鬼祟的人影從國王和尤賽住處間的窄道緩緩移來。哨兵正忙着聽司令講話，因而未曾察覺。我避開火炬的光源並觀察來者，那是個披斗蓬、戴兜帽的女孩，她走近火光照耀之處，便停下來四處觀望。而後，她把兜帽拉得低些，從這個動作，和兜帽下閃閃發光的鬈髮，我立刻認出她來。

我凝立不動，不解她何以跟我來這裏。我倒不是覺得羞愧，但却不無痛苦，而且還有幾分慾

望。我躊躇着，隨後便跨出一步，開口了。

「凱麗？」

但她未加理睬，只是輕快地溜出陰暗處，奔上階梯，飛快奔向尤賽的門。我聽到哨兵盤問的聲音，隨後是一陣低語，哨兵發出一聲輕笑。

我正想探個究竟，尤賽的門已關上了。火光中，我看到哨兵的臉猶帶着微笑。

安布勞希仍坐在桌前，他的僕人則鵠候在陰暗處。

他推開文件，對我打了個招呼；僕人端酒過來後，隨即退下，房內僅剩我們兩人。

我們談了一會。他將我離開溫徹斯特後的消息，以及他對未來的計劃告訴我。而後我們談到崔莫南在卡隆的工作，接着便談到戰爭；我問他巴森提斯最新的動向。「因爲，」我說：「我們等了一星期，却聽說他已經登陸北部，開始進行掠奪。」

「還沒有。其實，如果我的計劃成功，明年春天之前就不會再聽到巴森提斯的任何進展，那時候，我們已經準備齊全啦！如果現在就讓他來，他一定比什麼都厲害。」

「這我好像也聽說過。你是指愛爾蘭的消息嗎？」

「嗯，糟得很。你知道他們立了一個新王，叫吉洛曼的嗎？這人據說是條火龍，好戰得很。唔，你大概也聽說過巴森提斯跟吉洛曼的妹妹訂婚了。你知道這有什麼用意嗎？這種聯盟可能危及到不列顛的西部和北部！」

「巴森提斯現在在愛爾蘭嗎？我聽說他在日耳曼徵召援兵。」

「沒錯，」他應道，「他的軍隊正確數目我不太確定，不過大約有兩萬人，至於他和吉洛曼計劃怎樣，我還不知道。」他一抬眉頭，打趣道：「小子，別緊張，我不是叫你來預言的，我像你一樣，很樂意侍奉你的上帝。」

我笑了。「我知道，你叫我來，是爲了你所謂的『實際工作』。」

「正是。他們在愛爾蘭和日耳曼聚集軍隊，準備兩面夾攻，並在不列顛北部會合，我可不能呆在不列顛乾等。不列顛現在位於兩軍之間，可以趁他們尚未會合，來分散他們。」

「你要先進攻愛爾蘭嗎？」

他點頭說道：「吉洛曼年輕，沒有輕驗，路程也較近。尤賽在月底以前會搭船去愛爾蘭。」說着，他指着面前的地圖道。「這裏便是吉洛曼的總部，你一定早就聽說過了。那是個山寨，叫奇賴亞，據說堅固無比，從沒被攻佔過。現在，巴森提斯都快從後門進來了，我們絕不能叫尤賽在山寨面前坐等幾個月。奇賴亞一定要盡快攻下，不過，據說不能用火攻。」

「是嗎？」我留意到桌上已有我的草圖

他口氣似乎一變：「崔莫南很看重你。」

「那是他的好意。」當下，我也把話題一變：「我在外頭碰到尤賽，他把你的打算告訴過我

了。」

「這麼說，你願意跟他去了。」

「當然，我隨時都願意效命。可是——」我指着草圖。「我沒有新的草案。我草擬的一切都在這裏了，如果要趕……」

「不，不是，我不是要新的。我們的武器夠精良，船隻也都齊全了。我要的不是這些。」他一頓，又說：「梅林，奇賴亞不只是一個要塞，還是愛爾蘭王的聖地，據說山嶺上有一圈石頭，就像不列塔尼的立石一樣。而且，奇賴亞是愛爾蘭的心臟，我要你去攻下這個聖地，取走它的心臟。」

我默不作聲。

「這些話我告訴過崔莫南。」他說，「他說我必須借重你。你願意去嗎？」

「我說過了，我當然願意。」

他笑了，並謝謝我，彷彿我不是依從君命行事的臣子，而是自願幫忙的朋友。他接著又談奇賴亞，以及我該作的準備。最後他笑着說：「很遺憾的是，我要去馬利都南，很希望你一起去，可是現在沒時間了。如果你有口信，我可以替你帶去。」

「謝謝，不過目前沒有，即使有，我也不敢冒然請你去寒舍。」

「我倒想去看看。」

「路很容易問出來，不過那地方實在不適於招待王上。」

我頓住了，他笑容滿面，似乎又年輕了二十歲。我放下酒杯，歎道：「我是個傻瓜，居然忘了。」

「忘了你是出生在那裏的？放心，我自己知道路。」

他又談到他的計劃，他自己將留在卡隆。「因爲巴森提斯如果進攻，我猜他一定會從這個方向過來。」他的手指在地圖上畫着。「我可以在凱里梭之南抓他。對了，我有件事要跟你討論。上次你經過卡隆同馬利都南時，大概跟崔莫南談過吧？」

我等着。

「就是這個。」他拿出一幅草圖（不是我的），並遞給我。這些圖，畫的不是營區，或任何我見過的建築物，而是一座教堂、一幢大樓，和一座巨塔。我默默研究了幾分鐘，不知何故，我感到倦累，彷彿心臟負荷太沉重似地。油燈冒着煙，光線暗了下來，紙張上掠過一陣暗影。我鼓起精神，抬頭望我的父親。

「我懂了，你是指紀念堂的事？」

他笑了。「我很像羅馬人，老想要一座看得見的紀念碑。」

我指着草圖。「但又像不列顛人，所以才要蓋個不列顛式的？嗯，這個我也聽說了。」

「崔莫南告訴你什麼？」

「他說你要建個紀念堂，來紀念你的事蹟和你的聯合王國。我和他都覺得在不列顛建個凱旋門有點不倫不類。他還說有些教士希望蓋個大教堂，譬如卡隆主教就希望蓋在卡隆。不過，這樣一來就麻煩了。如果你建在卡隆，那倫敦、温徹斯特，和約克等地的主教，都會認爲應該建在他們那裏。依我看來，蓋在温徹斯特最爲恰當。那是你的京城。」

「不，我自己已經想過了。當我從温徹斯特出發去旅行時，曾經路過安希堡……」他突然彎身向前。「怎麼了，梅林？你病了嗎？」

「沒有，今晚很燥熱，大概有暴風雨要來吧？繼續說下去。你經過安希堡？」

「你知道那是我的出生地嗎？嗯！我想把紀念堂蓋在那裏，誰都沒話說，而且……」他眉頭一皺。「小子，你臉色很蒼白。你眞的沒事嗎？」

「我好得很——可能有點累吧！」

「你吃過飯了嗎？我眞粗心，沒先問你。」

「我在路上吃過了，謝謝，也許，再來點兒酒會好些。」

我正要起身，他却搶先一步，親自幫我倒了酒。我喝酒時，他靠着桌沿站着，我猛然想起那夜我在不列塔尼發現他時，他也是這種站姿，此後，我一直牢記不忘。不一會，我已經可以展顏而笑了。

「我好多了，你繼續講吧，你剛剛還沒說完。」

「你大概知道安希堡離烈士塚不遠吧？我想如果把紀念堂建在那裏，沒有人會有怨言，因爲一座紀念國王勳業的建築，也該爲陣亡的戰士致敬。」他語聲一頓，又說：「你大概還需要第三個更具說服力的理由，是嗎？」

我沒看他，却盯着酒杯，平靜地說：「你將會說安希堡早已是不列顛，或整個西方最大紀念堂的所在地？」

「嗬！」這一聲流露出深深的滿足。「你也是這樣想嗎？你見過『巨石柱』沒有？」

「我從曼徹斯特回家時，曾由安希堡騎馬到那裏。」

他一聽，便挺直身子，坐回原座。他傾身向前，兩手則擱在桌上。「這麼說，你知道我怎麼想了。你在不列塔尼待過應該知道。『巨石柱』曾經是什麼樣子，現在又是什麼樣子——一堆亂石在荒地上任憑風吹日晒。」他盯着我，慢慢說：「這些話我曾對崔莫南說過，他說這些巨石不是人力所搬得動的。」

我笑了。「所以你才叫我來替你搬？」

「你知道大家都說那不是人力所搬得了的，只能用魔術。」

「看樣子，這種話以後還會有人提起。」

他瞇起眼睛。「你是說你辦得到？」

「有何不可？」

他不作聲，只是等着。

我說：「我聽過一切的傳說，就跟小不列顛的傳說一樣。不過那些石頭是由人安上去的。人旣然有辦法安上去，就可以再來一次。」

「這麼說，我如果沒有一位魔術師，至少還有個工程師囉？」

「正是。」

「你打算怎麼做？」

「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一半的概念，不過是可以做的。」

「梅林，這麼說你願意幫忙了？」

「當然，我不是說此行就是爲了替你效勞嗎？安布勞希，我會替你重建『巨石柱』。」

「它將是不列顛的象徵。」他若有所思地說。「梅林，我死後，就葬在那裏。佛提吉恩想用邪術建立他的堡壘，我將以正大光明的手段來建造。我把一國之君的遺體埋在石下，爲全不列顛捍衞門庭。」

不知何時，門帘拉開了，哨兵在視野之外，周遭闃寂無聲，厚重的門楣和門柱，鑲出一方星光熠燿的晚天。火光搖曳着，我看到巨石林上，一如混沌初開的叢林。有人平靜地述說，那是個國王——安布勞希的聲音，低訴着，像是夜暗中的迴響，我凝神諦聽。

「……只要國王遺體埋在石下的一日，不列顛將永遠不敗，『巨石柱』將屹立不搖，永得天光的照耀。我要將一塊巨石鋪上墓地，讓它成爲不列顛的心臟，此後，萬王將歸於一王，萬流將歸於一宗，而你將永遠活在不列顛，因我們將永遠紀念你，引你爲王國的象徵，不列顛的屏障。你的名將和『巨石柱』一樣長存不朽。」

那不是國王的聲音，而是我的。國王仍隔桌坐着，雙手靜放在攤開的地圖上，眼睛在濃眉下顯得深黯。油燈朦朧如故，一股風從關着的門縫吹進來。

我盯着他，我的視野逐漸清晰了。「我剛剛說什麼？」

他搖搖頭，笑着，並伸手拿酒杯。

我暴躁地說：「我就像女人害喜一樣，突然感到一陣眩暈。對不起，我究竟說了什麼？」

「你給我王國，又給我不朽，此外還有什麼？喝酒吧！安布勞希的先知。」

「不喝了，有水嗎？」

「在這裏。」他站起身。「現在你該去睡了，我也是。明天一早，我就要去馬利都南，你眞的沒口信嗎？」

「告訴卡岱爾把鑲紫水晶的銀十字架給你。」

我們默然相對一會，我幾乎跟他一樣高了。他柔聲道：「那麼，現在就告別啦？」

「一個擁有永恆的國王，我如何對他告別？」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這麼說，我們還會再見嗎？」

「會的，安布勞希。」

就在當時，我已知我為他所作的預言，是他的死亡。

10

我說過，奇賴亞是愛爾蘭正中央的一座山。此島的別地方也有山，雖不如不列顛的山脈那般高，至少還堪當其名。然而奇賴亞並不高，只是個起伏柔和的圓錐形丘陵，其最高處恐怕還不超過九百呎。山上連森林都沒有，只覆蓋着一層雜草，乾枯的荆棘叢四處可見，偶而只有一、兩棵橡樹。

即使如此，它聳立的姿態還是儼若高山，因為周遭是一片廣袤平原。不過從山巔並不能看到各方的海岸，只能見到無垠的綠野平疇，頂上則是柔和多雲的藍天。

當地氣候温和，輕風吹拂之下，我們於某個夏日早晨安抵灰色的長灘，呼吸到桃金孃、金雀花，和草皮的氣息。野天鵝在海灣內悠哉游哉，田鳧尖叫地飛進草叢中，尋找巢中的幼鳥。

你也許會想，這時節不宜作戰。的確，戰爭很快就結束了。國王吉洛曼相當年輕，據說還不超過十八歲，他心高氣傲；一聽敵軍壓境，便不顧諫言而召集武士，迎戰尤賽的精銳雄師。兩軍在平原上相遇，我軍背山，敵軍背河，尤賽的部隊於敵方首度猛攻之下，未曾稍退，反而節節進

襲，把敵兵逼入河中。由於河牀寬淺，向晚時分，河水雖已染紅，然泰半的愛爾蘭人均已逃散，吉洛曼為其中之一。嗣後，我方得悉他率領一羣心腹逃向西邊，尤賽料想他會去奇賴亞；便派出一千名追兵，打算在他抵達要塞之前逮住他。結果，追兵在離要塞半哩開外的山脚下趕上他，當時堡壘已經在望，第二場混戰緊接着展開。戰況更加激烈，但也更見短促。由於是在夜間，吉洛曼再度乘亂逃去，且去向不明。不過，不列顛軍隊已掌握大局，便朝奇賴亞要塞開去，未料城門居然敞開着。

以後所發生的事，有一大堆荒唐傳說，我自己就聽過幾首歌，甚至還在一本書上看過一篇有關的文章。安布勞希的情報是假的，奇賴亞並不是一座由巨石築成的堅固城堡，其外圍的防禦工事不過是平常的土壘和木樁，外繞一道巨溝，裏繞一道舖滿長釘的深溝。堡壘本身則由巨石砌成，不過絕無任何具有正常配備的軍隊所難以操縱的地方。堡壘內部為房舍，大抵由木頭築成，此外則是一些不列顛也有的地下工事。最中央處，地勢稍高，一道石牆繞着山巔而築，樣子就像一頂王冠。王冠內，正是奇賴亞的頂峯，也是愛爾蘭的聖地。由於只是一圈互相不銜接的石頭組成，因而絲毫不能和安希堡的『巨石柱』相比，不過它巍然屹立的樣子，很予人深刻的印象。

當晚我獨自漫步，山邊仍充滿着戰後的喧囂，然而當我經過聖地的圍牆，並步向山巔時，喧囂漸漸遠去。聲浪被隔於牆外，我漫步過深深的草叢，孑然置身於寧謐中。

一輪淡月出現於遠天，稀星數點，離月不遠之處，一顆巨星特別燦亮。草叢中有着淡淡的陰

影。

一座巨石巍然獨立，略微西傾。不遠處，是一個坑穴，再過去是一個大圓石，在月光下顯得黑亮。那裏有某種東西，我停下脚步。那東西我無以名之，可是那黑亮的圓石就像某種生物伏在坑沿似地。我感到一陣冷顫，便掉頭離開。

冷月隨我而行，我走進石圈時，它也跨過石柱，照進石圈的中心。我踩到一小片新燒過的草地，焦枯的草發出吱喳的碎裂聲。我看到白森森的枯骨和一方狀似祭台的平石。月光映照出平石邊緣的彫刻，看那糾結的樣子，像是繩子或蟒蛇。我彎下身來，撫觸着石面。附近，有一隻老鼠吱吱地竄過草地，此外則別無聲響，四周一片死寂。我離開平石，在陰影中緩步前進。另有一塊狀若蜂窩的石頭，旁邊有一截塌陷的石柱，幾乎掩蔽在草叢中。我一面搜尋着，一面從石柱旁走過，正當此時，一陣輕風掠過草叢，月光一下子朦朧了，草叢中的陰影一陣騷亂。我的脚不知絆到了什麼東西，顚躓了一下，我便跪倒在一塊長方型巨石的末端。這塊巨石，泰半隱藏在深草叢中，我順手撫摸着，它未經彫琢，是一塊渾然天成的方石，如今沐浴在月光中。光憑直覺，我就知道它便是我所要找的那塊石頭——愛爾蘭的心臟；而我手上的寒意，和那一陣倏起之風，以及雛菊的氣息，在在都證明了這一點。我周遭的一切，就像舞者從某個中心點齊齊退却一般。而衆石沉默，凝立成月光下的黑影。身邊，是銀白的月，另一邊，是燦亮的巨星。我緩緩站起，兀立在巨石的一端，就如守候在床沿，等着床中人死去一般。

驚醒我的，是人羣的温暖和聲音。我仍然半跪半躺着，手臂和胸部全靠在巨石上。旭陽已升得很高，陽光直接照進石圈的中心，露濕的草地泛着薄霧。一羣人正在附近交頭接耳，並望着我。正當我眨眨眼，伸展僵硬的四肢時，人羣散開了，尤賽從中進來，後面跟着五、六個隨員，崔莫南是其中之一。兩名士兵押着一名囚犯進來，顯然，那是個愛爾蘭人。他雙手被綁，頰上有一道傷痕，血跡已乾。不過他狀至從容，兩名押他的士兵恐怕都比他還要着慌。

尤賽看到我，便走了過來，我勉強掙扎起身。我臉上大概還留着宿夜的痕跡，因爲我看到他身後的隨員個個面露警惕和驚異之色。連尤賽說話聲都有些尖銳。

「看來，你的魔法跟他們一樣強囉？」

我的眼睛還不能適應光線，他在我眼中看起來很不眞實，就像水中的倒影似地。我清了清嗓子，試着說話。「我還活着——如果你指的是這個。」

崔莫南粗率地說：「部隊裏沒有一個人會在這裏度過一夜。」

「躭心那塊黑石頭？」

我看到尤賽的手揮了一下，彷彿是不自覺的動作。他看我注意到了，便面有慍色地說：「誰告訴你那塊黑石頭的？」

我未及回答，愛爾蘭人突然開腔。「你看到它了，你是誰？」

「我叫做梅林。」

他慢慢地點頭，並沒有流露出恐懼或敬畏。他似乎覺察到我的心思，莞爾一笑，彷彿是說：「你和我一樣，我們都可以把持得住自己。」

「他們爲什麼押你來這裏？」我問他。

「爲了告訴他們哪一塊是王石。」

尤賽道：「他說過了。就是那邊那塊彫刻過的祭台。」

「放開他，」我道。「你並不需要他，也別管那個祭台，王石是這一塊。」

一陣沉默，隨後，愛爾蘭人笑了：「如果國王的魔法師在場，那還要個窮詩人幹嘛？上天註定你們一定會帶走的，而事實上，這也相當公平。它並不是愛爾蘭的心臟，而是愛爾蘭的禍因，少了它，愛爾蘭可能還會好過一點。」

「爲什麼？」我問他，然後轉向尤賽說：「叫他們放了他。」

尤賽點點頭，士兵便解開他手上的綁繩，他擦着手，朝我微笑。好像石圈內只我們兩個。「據說那塊石頭以前是愛爾蘭偉大的國王費恩•馬克•康海魯從不列顛搬來的。他就抱着石頭渡過愛爾蘭海，把它安在這裏。」他說。

「現在，」我接道，「我們要多花點苦力，運回不列顛。」

他笑了。「我以爲像你這種大魔法師，只要一隻手就可以抬回去了。」

「我不是費恩，」我說，「詩人，如果你放聰明點，你會回老家彈琴，不再打仗，且爲那塊石頭寫一首歌，述說魔法師梅林如何輕易地把它從奇賴亞運回安希堡安放在『巨石柱』當中。」

他向我行個禮，笑着離開了。他的確安然返鄉，因爲幾年後我聽到他譜的歌。然而他離開時，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尤賽皺着眉頭，彷彿在估計巨石的重量。「你對國王說這件事你辦得到，是嗎？」

「我只說別人有辦法搬來這裏，我們照樣可以搬走。」

他拿不定主意地望着我，眉頭緊蹙，慍意猶存。「他曾把你的話轉告我，我當時也同意。這不需要魔術和咒語，只要人力足够，工程正確就行了。崔莫南！」

「在！」

「如果要搬這塊王石，其他就可以不要了。你負責把其他石頭弄倒，弄不倒的就算了。」

「是！我是不是可以請梅林……」

「梅林的部隊負責紮營。梅林，開始吧！我給你二十四個鐘頭。」

士兵開始忙起來。他們打掉城牆，塡進溝裏，至於木椿和房舍，簡單！放火燒掉就行了。工作狀況良好，大家心情頗佳。尤賽對屬下一向慷慨，許多愛爾蘭人遺下的東西，如金質和銅質的臂鐲、胸針，嵌着黃銅和釉彩的精良武器等等，他都一任士兵掠奪。工作在日落時分結束，我們

便從山上退回臨時營區。營區搭建在山脚的平原上。

崔莫南來找我時，晚餐已過。我看得到山頂上火光熊熊，奇賴亞堡壘所餘的一切，正在烈焰中歸於烏有。崔莫南臉色灰敗，狀至疲憊。

「搞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才移出兩呎，」他尖酸地說着，「誰知半小時以前，槓桿斷了，它又回老巢去了。你幹嘛非要那塊石頭不可?要是那塊祭台，就容易多了。」

「祭台不行。」

「老天，看樣子你要定這一塊石頭了!梅林，我不在乎他說什麼，但我負責這件工作，我請你來看一看，好嗎?」

以後的事便是傳奇的由來。如今要重述一切，準乏味不堪，不過却容易得很。我看過石頭和山坡地形之後，思索了一整天，終於有了腹案。我儘可能以水路搬運，從奇賴亞走河運到海邊，再到威爾斯，以後也儘可能利用河流。我們只走了一點陸路。我雖不是大力士費恩，但我是梅林，因而石頭平安無事地運回家鄉。一路上全由我照顧，我大概曾打過盹，不過我不記得了。我儘量保持清醒，就如守靈人一樣。我渾然不覺得海水的動盪，只是平靜地坐着(據說如此)，彷如坐在家中的安樂椅一樣。尤賽曾找過我一次(他大概很氣)，大發牢騷說他自己的工程師辦不到的，我居然輕易就辦到了。以後他沒再找過我，至少我不記得。我只是日夜盼望能回到溫徹斯特的大寢宮。

一抵卡隆，就獲悉巴森提斯曾率日耳曼和撒克遜聯軍由北方來襲。國王派兵迎戰，在凱里棱一地擊敗了他，然而王師安返溫徹斯特時，國王却病了。關於這一點，謠言紛起，有人說巴森提斯曾派奸細潛入安布勞希臥病的龍榻旁，給他服下毒藥;有人則說那奸細是艾歐沙派來的。不管怎麼說，結果都一樣:國王病情危急。

當夜，巨星又出現了，據說像條發怒的龍，後邊還拖着一條由小星組成的尾巴。其實不需這個凶兆，我早已預知結果了。那夜在奇賴亞山巔，我曾發誓要把巨石從愛爾蘭運回，用以覆蓋他的骸骨，當時，心裏已經有數。

就這樣，我們把巨石運到安希堡，又把「巨石柱」中傾頹的石柱一一豎起，作爲他的紀念碑。第二年的復活節，尤賽在倫敦城即位，爲不列顛的新王。

第五部 熊來了

1

後來，有人說那顆龍形巨星是新王的凶兆。的確，新王即位初期，似乎每件事都在同尤賽作對。安布勞希之星的殞落預卜了他的舊仇敵即將來襲，並威脅他的繼承人。韓吉斯的兒子渥克達及其族人艾歐沙，覺得安布勞希一死，他們就不必再守諾留在北方邊界，因而便招兵買馬，準備來襲。徵召令一發佈，許多反叛份子便跟着響應。騙子和貪圖土地的武士從日耳曼蜂湧而至，巴森提斯和吉洛曼的殘部，以及自以爲未受新王禮遇的不列顛人也紛紛竄起。安布勞希死後幾個星期，渥克達已擁兵自立蟠踞在北方，並趕在新王之先，攻下了哈德連長城至約克的城池。約克原爲安布勞希的重鎭，大兵來到時，城門深鎖，居民已準備抵抗。渥克達暫時按兵不動，並紮營等着。

他早料到尤賽會派兵增援，但他兵員龐大，所以有恃無恐。據估計，他約有三萬大軍，而尤賽傾力來援時，撒克遜和不列顚的軍力是二比一。那眞是一場血戰，照我看來，安布勞希的死就已動搖了不列顚王國。尤賽雖驍勇善戰，却不宜稱王。他沒有乃兄的沉着和果斷。智慧上不足之

處，他以勇氣來彌補，然而這對約克城一戰並無濟於事。結果，不列顛大敗，士兵四處奔逃，幸虧當時暮色早落，他們才得苟延殘喘。尤賽和他的副司令，康瓦耳的葛樂斯，設法在一座小山上聚集殘兵。小山相當陡峭，到處是巉岩、洞穴，和濃密的榛林，然而這僅能作爲暫棲之地，因打勝仗的撒克遜軍正得意洋洋等候天明。此際，不列顛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尤賽在一個山洞內召集疲憊的將領，苦思應敵之策。起初，大家只想到要逃，可是有個人（後來我聽說是葛樂斯）指出撤兵愈遠，只是延長覆亡的時間而已。與其逃逸，不如全力攻擊，不列顛如果趁夜色反攻，給敵軍來個猝不及防，則一定更有可爲。這個策略相當簡單，撒克遜軍應該提防到我們會有此一招，可是就如我以前說過的，撒克遜都是些烏合之衆，且多半有勇而無謀，如今他們得意之餘，一定帶着三分醉意酣然大睡。

渥克達曾派哨兵守衛，因而敵營中還有清醒的人，不過葛樂斯的策略還是成功了。我方於黎明前開始行動，當時，一陣薄霧由山下的平原瀰漫而上，正巧掩護了我軍。等天色亮到看得出路面時，我方立刻銜枚進擊。幾個未被摸哨的撒克遜哨兵發出警號，然而太遲了，敵軍於驚惶中抓起身邊的武器，一面詛咒，一面翻身起床。此時我軍已不再緘默，大家齊聲吶喊，將睡眼惺忪的敵軍砍成片段。大戰在中午前結束，渥克達和艾歐沙分別被擒。而還沒有過冬，北部的撒克遜人已告肅清。尤賽帶着兩名重囚回到倫敦，準備明春的加冕大典。

撒克遜一役，尤賽從劣勢扭轉局勢的輝煌戰績，全都是新王朝所需要的強心劑。人民忘了

安布勞希駕崩的凶兆，開始認定新王是東升的旭陽。他的大名有口皆碑，從企求功名的貴族武士，到興建王宮的工人，以及宮廷裏的鶯鶯燕燕等，都對他稱揚不絕。

起初幾星期，我只見過他一次。我仍在安希堡監督巨石柱的工程，崔莫南則留在北部，不過我自己有一批人，他們有過奇賴亞王石的經驗，因此非常渴望參與巨石柱的工程。我們在挖坑、奠基之後，只能用繩子、錘線、雙柱起重機來吊起石柱。最難應付的是大門楣，巨石柱的建築奇蹟早在不知幾千年前就完成了，而那種巧奪天工的神技，眞令人歎爲觀止。自從我在不列顛看到立石，而開始策劃迄今，我腦中一直就在研究着。我也未曾忘記我從各地民謠中所學到的歷史知識。最後，我設計出一種木馬，現代工程師可能因其簡陋而摒棄不用，可是前人用過（那個瞎老頭便是個見證），以後也將再用。工程進展很慢，但却成功了。看到那些巨石一寸寸地抬高，而後順利滑上適當的位置，就令人驚歎。每搬動一塊巨石，需要兩百名工人，像槳夫一樣按歌曲的韻律同心操作。那些歌都是我兒時褓姆哼給我聽的，可是她從未唱出工人所唱的歌詞。這些歌詞，都故意帶些詼諧，而嘲諷的對象多半是身居高位的人，就連尤賽和我也不能免，當然，他們絕不會故意唱給我聽；甚至，如有外人在場，他們就更改詞，或故意唱得模糊不清。好久以後，我聽到有首歌，在歌詞中敍述我用魔法和音樂來搬運巨石柱的石頭。這個說法，其實也不假。謠傳阿波羅利用音樂築起特洛伊城牆的故事，大概也是這樣來的。不過巨石柱的興建之功，我和小不列顛那位瞎老頭應各佔一半。

將近十一月中旬，嚴霜肅殺，工程也告結束。最後一堆營火撲熄後，最後一列馬車也運着工人和材料趕回南方的沙崙。卡岱爾先回到安希堡去，我牽着座騎，等着貨車消失於地平線，才踽踽離開。

天空覆蓋着岑寂大地，像一個白鑞巨碗。當時天色尚早，草上還結着嚴霜，淡淡的冬陽替新落成的巨石柱投出長長的陰影。我想起米勒斯，那位殺牛取血的年輕神祇。我俯視舖在地上的王石，安布勞希已經長眠此地，手中握着寶劍。我向他低語：「冬至時，我和尤賽都會回來的。」而後我離開他，上馬奔往安希堡。



十二月，消息傳來，說尤賽離開倫敦，到温徹斯特度聖誕。我派人送信去，未得回音，便和卡岱爾並騎前往巨石柱。當時是十二月十二日，四野裏一片寒霜。

離石柱不遠處，我們繫住馬匹，並升起火來。我本來躭心夜晚會有濃雲，詎料却清朗無比，繁星佈滿穹蒼。

「天氣雖冷，還是睡會兒吧！」卡岱爾道：「黎明前我會叫醒你。你爲什麽肯定他會來？」

我沒吭聲，他便接道：「唔，也罷，你是個魔術師，你應該知道的。睡吧！」

我順從他，便用羊毛氈子裹住自己，枕着馬鞍，靠着火堆躺下。睏倦中，我意識到平原的岑

寂、火燄的噼啪聲、卡岱爾添加木頭的碰撞聲和馬匹的咀嚼聲。遠處，一隻夜梟在咕咕叫，天將破曉時，我聽到了期待中的聲音：我枕下的土地震撼着，馬匹已經到了。

我坐起身，卡岱爾睡眼朦朧，陰鬱地說：「你還沒睡滿一個鐘頭呢！」

「沒關係，我睡够了。你把耳朵貼在地上聽聽看。」

他彎下身，傾聽一會，便起身準備馬匹。那種時候，人對夜晚的馬蹄聲音特別警覺。

我拍拍他。「沒關係的，那是尤賽。你猜大約有多少匹馬？」

「二十，也許三十。你確定嗎？」

「很確定。現在上好馬鞍吧！我要同他們會合。」

他們奔馳而來，使得岑寂的平原一下子充滿馬蹄聲。月已西沉，我在石旁鵠候。

他比馬隊稍前，帶着一個手下並騎同行。我想他們雖可能看到將熄的殘燼，却不一定看得到我。當時天色並不暗，他們視力又好，所以未持火炬。他們直奔到巨石柱的外圍，起初我以爲他們會直奔而入，可是馬匹却緩緩停下，國王跳下馬來。我聽到他把韁繩抛給同伴的玎璫聲。「帶牠走走。」他說着，並跨着大步穿越石柱的陰影，朝我而來。

「梅林？」

「王上？」

「你時間挑得很奇怪。難道非在午夜不可嗎？」他的聲音相當清醒，毫無平常的親切，然而

他已經來了。

我說：「你想看我的工作成果，而今晚才是我展示的時機。你來了，我很感激。」

「展示什麽？一個異象？或是你的另一個夢？我警告你……」

「不，並不是那些。我只要你看看今晚才看得到的東西。不過，恐怕還要再等一會。」

「要等很久嗎？天氣很冷。」

「不會太久，王上，黎明就快到了。」

他站在王石的另一端，朦朧夜色中，我看到他低頭俯視着王石，一隻手支着下巴。「你第一次站在這塊石頭旁邊時，有人說你看到了異象；後來在温徹斯特，又有人告訴我，說他臨終時一直對你講話，好像你就在他床邊似地。這是眞的嗎？」

「是的。」

他的頭猛烈抬起。「你說你在奇賴亞就知道我哥哥快死了，而你居然没告訴我？」

「告訴你也没有用，即使你知道了，也没辦法及時趕回。後來在卡隆，他死的時候，我不是告訴你了？」

「老天，梅林，像這樣重大的事，你作不了主！你不是國王，你早該告訴我的。」

「尤賽，當時你也不是國王。我是奉王命行事的。」

我看到他作了個很快的動作，隨即他忍了下來。「說來容易。」然而從他的口氣，我知道他

相信我，也敬畏我和周遭的環境。「既然來了，就等天亮吧！不管你要展示什麽，我想我們之間有一、兩件事該說清楚。你不能以對我哥哥的態度來服侍我。我並不想要你的任何預言。我哥哥錯了，他不該叫我們共同爲不列顚奮鬪。我們實在是道不同不相爲謀。我承認我在不列塔尼和奇賴亞時，對你判斷過早，這一點我相當抱歉，不過也來不及了。我們做法不同。」

「嗯，我瞭解。」

我只表示同意，並未露出任何表情，因而當他輕聲失笑時，我吃了一驚。一隻並非不友善的手落在我肩頭。「這麽說，我們彼此瞭解了？我没料到會這麽容易。這幾星期來，一直有人對我搖尾乞憐，懇求恩賜……而現在，全國唯一有權要求賞賜的人願不願意走他的陽關道，讓我走我的獨木橋呢？」

「當然，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們還是有共商大計的一天，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

「等着瞧吧！我承認你有異稟，可是那與我何干？我又不需要祭司。」他語調輕快友善，彷如要揮去夜間的陌生感。尤賽眞是一板一眼的人；若是安布勞希，就會瞭解我剛才說的話。「當然，你在奇賴亞，和這裏，都替我作了不少事。你値得一些賞報。」

「我不論到哪裏，都一樣服侍你。如果你需要我，你知道該去哪裏找我的。」

「不在我宮廷裏嗎？」

「不，在馬利都南，我的故鄉。」

「啊，是了，那出名的洞窟。我想你該得的賞報不只這些。」

「我什麼都不要。」我說。

此時天更亮了些。我看到他斜睨了我一眼。「我對任何人講話，絕沒有像今晚對你說話的態度那樣客氣。梅林雜種，你還記恨嗎？」

「王上，我並沒記恨。」

「沒有？」

「如果硬要說，倒有。那個卡隆的女孩。」

我看到他楞了一下，旋又笑了。「哪一個？」

「沒關係，反正你終會忘的。」

「老天，我看錯你了。」他的聲音異樣地親切。我想他如果知情，一定會大笑的。

我說：「沒關係的，當初都沒怎樣，現在當然更沒關係了。」

「你還沒說為什麼這時候把我拖來這裏。你看，天快亮了，再沒多久，馬都會凍壞的。」他望向東方。「今天將是晴天，來看你在這兒修建的工程，一定很有趣。我告訴你，崔莫南一直到我接到你的信時，還堅持說你一定辦不到。梅林，不管你是不是先知，還是有你的用處。」

天色逐漸轉亮，此時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他昂首站着，再度撫着下巴。我說：「幸虧你是晚上來的，我認得你的聲音，如果你在白天出現，我恐怕就認不出來了。你留了鬍子。」

「是不是更威嚴些？作戰時，沒別的事好做。等到我們到漢勃去時……」接着，他便把此行的計劃告訴我。自我認識他以來，我首度覺得他言談自然。也許因為我是他僅餘的親人吧？他談到北部的戰役，以及撒克遜人留下來的殘局。「而今，我們在溫徹斯特過聖誕，春天一到，我就要加冕了，而且……」

「慢着！」我並非故意插嘴，然而事已倉促，東天已燦出亮光。我無暇思索臣子對國王應用的語彙，猝然說道：「時候到了，我們站到石頭下面去。」

我移開一步，站在長方形巨石的一端，面向燦出曙光的東方。我無暇顧及尤賽，但却聽到他屏住呼吸，彷彿很光火，然而他強自忍下，且帶着一身珠寶的亮光站到我旁邊。巨石遂伸展於我們眼前。

夜幕揭去，旭日東昇，曙光透過灰濛濛的薄霧，從地平線直射到王石上。起初，巨大的三石塔巍然聳立，冬陽正好烘托出它的輪廓。而後，太陽迅速跳出地平線，石圈的陰影由長長的橢圓形，轉而消失在清晨的天光中。

我瞥了國王一眼，他睜大眼睛，盯着脚前的王石。我猜不透他的心思。而後，他抬頭看了看圍繞在三石塔外圍的石圈，並跨開一步，開始他的巡禮。我看出那新蓄的鬍子有些鬈曲，帶着棕紅色澤。他的髮也長了些，頭盔上則閃耀着一道金圈。晨光中，他的眼睛特別湛藍。

他終於望向我。「難怪你笑得那麼開心，這相當壯觀。」

「我不過是鬆口氣罷了。」我說。「光是數學公式就讓我忙了好幾個禮拜。」

「崔莫南告訴過我了。」他投來一個打量的眼光。「他也告訴我你說過的話。」

「我說過什麼?」

「你說『我要用陽光裝飾他的墳墓』。」

我不作聲。

他慢慢接道：「我說過了，我對先知和祭司都無所知。我只是個軍人，思想也像個軍人。可是你所修建的這個，我却瞭解，也許裏頭還有空位留給我們兩個呢！我說過我在溫徹斯特過聖誕節，你願意跟我回去嗎?」

他是在問我，不是在命令我。我們隔着三石塔而談，這似乎是某件事的開端，但我却尚未知曉。我搖搖頭。「等春天再說吧，我想去看加冕。只要你需要我，我隨時候教，不過我現在必須回家。」

「同你的洞窟?也罷，如果這便是你所要的……老天，你幾乎就沒要什麼。你眞的不求賞報?」他指着岑寂的石圈，「你建了這個，如果我不重重賞你，會被人傳爲話柄。」

「我已經得到賞報了。」

「馬利都南，你外祖父的房子會更適合你，你要嗎?」

我搖搖頭。「我不想要房子，我要的是那座山。」

「那就給你吧，聽說一般人已經稱它爲梅林山了。現在天已全亮，馬匹一定凍壞了。如果你是個軍人，就知道有一件事比國王的陵寢還重要：別讓馬匹一直站着。」

他又拍拍我的肩，然後一轉身，猩紅色的披風揚起，他跨上了馬匹。我便去找卡岱爾。

3

復活節來臨時，我仍然無心離開梅汀山（尤賽已實踐諾言，把水晶洞窟所在的梅汀山賞賜給我，不過一般人却改稱爲梅林山），這時國王捎來一封信，要我到倫敦去。這次是命令，不是邀請，而且似乎很緊急，因爲國王還派了個侍衞隊，以免我因召集旅伴而躭擱時間。

當時結伴外出若少於六人，就會有安全之虞；如果是單騎，則更要全副武裝、加緊戒備。荒地上有許多渥克達軍的逃兵、無同鄉通行證的愛爾蘭人，以及一些東躲西藏、生怕被捕的撒克遜殘兵。這些人出沒於農莊四周，潛藏於山林沼澤荒地，隨時鵠候武裝不全的旅人，予以狙擊，掠奪財物。

這一切並不致令我生畏。我只要和卡岱爾並騎，就可由馬利都南安抵倫敦。任何逃犯盜賊都不敢正面瞧我，更別說冒着遭天譴的危險來侵犯我了。自從狄百寧、奇賴亞、和安希堡那些事過後，我已經名聲四播，到處歌誦不絕，我都快認不出自己的事蹟了。連狄百寧也已經被改名爲狄梅林；一則是恭維我，一則是祭祀安布勞希。此時，我的生活就如在外祖父或安布勞希宮廷中那

樣舒適。每天，都有酒菜擺在水晶洞窟外，連身無長物的窮人，也會送來燃料、馬廐草，或替我跑腿作簡單傢具，以報答我送給他們的草藥，整個冬天我便在舒適及平安中度過，三月初某天，尤賽的信差把侍衛隊留在城裏，便直奔山谷。

經過半個多月的風雨，那天是放晴的第一天。我爬到洞窟頂端尋找初長的草藥，我在一片松林邊緣停下來，注視那奔上山來的騎士。卡岱爾想必已聽到馬蹄聲，我看到他走出洞窟，招呼來者，而後他作手勢指明我的去向。信差幾乎馬不停蹄地又立刻直奔山上，朝我追來。

他在離我數步之遙停下，並縱身下馬，作個避邪手勢走近我。

他頭髮棕色，年紀與我相當，看起來有些面熟。我想我大概在尤賽的部隊或哪裏見過他。他全身濺滿泥污，臉色疲憊而蒼白，看樣子大概在馬利都南換過馬，因爲那匹馬還精神奕奕地。他似乎罩不住馬，因爲馬匹昂頭拉扯韁繩的時候，我看到他畏縮了。

「梅林大人，我帶來國王在倫敦的問候。」

「榮幸之至！」我客套地說。

「他邀請您參加他的加冕大宴，大人，他還派來侍衛隊。他們現在在城裏歇息。」

「你是說『邀請』嗎？」

「大人，我該說『命令』的，他要我立刻帶您同去。」

「只有這些？」

「大人，他沒再多說，只是你得立刻到倫敦去。」

「那當然得等到明天一早，你們的馬休息夠了，再走。」

「大人，今天就去。現在就非出發不可。」

尤賽傲慢的命令，被他以略帶歉意的方式來傳達，實在不够傳神。我問他：「你直接趕來的嗎？」

「是的，大人。」

「沒有休息？」

「是的。」

「你花了多少時間？」

「大人，四天。這匹馬是剛換來的，我準備今天同去。」馬匹又昂頭了，我看到他又縮了一下。

「你受傷了嗎？」

「沒什麼。昨天我摔了一跤，扭到了右手腕，還好我慣用左手握韁繩。」

「快到洞窟去，把你告訴我的再說給我的僕人聽，要他給你食物和飲料。等我下山時，再來看看你的手。」

他猶豫着：「大人，國王急着見你，他不只是邀請您去參加加冕禮而已。」

紮好的。到時候，你可以把倫敦那方面的消息說給我聽。下去吧！我待會兒就來。」

「可是，大人……」

我說：「等卡岱爾備好飯菜，我就會回去。走吧！我已經不能再快了。」

他懷疑地瞥了我一眼，然後拖着那匹乖張的馬徒步走下潮濕的山坡。我攏緊斗篷以擋強風，而後踱過松林的邊緣，走出水晶洞的視野之外。

我站在巉岩的末端，一陣強風吹颳我的斗篷。松林在我身後呼嘯，加勒帕斯墳旁的荆棘叢亦嘎嘎作響。我抬眼望天，想到了尤賽和倫敦，以及初到的詔令。然而除了灰濛濛的天色和松林及荆棘叢中的風聲外，我一無所見。我望向另一方，俯瞰着馬利都南。

在這裏，我看得到小如玩具的整座城。河谷一片蓊鬱，蜿蜒的河映着灰濛濛的天，呈現出如帶的灰色。一輛馬車正輾過橋頭，一艘小船順河而下，棕色的帆鼓滿了風。羣山仍沁着冬季的紫色，它們環繞着河谷，一如人手中握着水晶球……

雨水打進了我的眼睛，視線紛亂了。我手中的水晶球冰涼異常。我凝視着它。球心處是具體而微的馬利都南城，及其小橋、流動的河，與飛掠的小舟。城的四周則是在水晶球中變形的田野、天空、和雲朵，它們圍護着城和往來奔忙的居民，就如綠葉和花萼護着尚未綻放的蓓蕾一樣。整個鄉野、整個威爾斯，甚或整個不列顛，似乎都可縮成一個水晶球，並安置在我的掌心。我凝

視着水晶球形的大地，心知這便是我出生的目的。時間就在這裏，我必須毫無異議地接納它。

水晶球從我圈成碗狀的雙掌中溶化了。我圈住的，不過是一小片冷濕的樹葉。我鬆了手，以手背揩去眼睛上的水珠。眼前的光景隨之一變；馬車和小船不見了，全城一片岑寂。

我下山回洞，發現卡岱爾正忙着作飯，年輕人則忙着替我們上馬鞍。

「別忙。」我告訴他。「卡岱爾，有熱水嗎？」

「很多。國王從倫敦下詔來嗎？」卡岱爾狀至愉快，我不怪他。「我們會有變化了，你猜是啥？他——」卡岱爾的手朝年輕人一指。「他似乎不知情，不然就是不肯說，看樣子大概有了麻煩。」

「也許吧！很快就知道了。這個，你最好擦乾。」我把斗篷遞給他，並靠着火邊坐下，把年輕人叫來。「我看看你的手。」

他的右腕既瘀血又浮腫，而且一碰就痛，可是骨頭還是完好的。他洗手時，我用力擠壓，然後包紮起來。他緊張地看着我，似乎怕我碰痛傷口。他已洗去臉上的泥污，原先那種面熟之感更強烈了。我一面包紮，一面打量他。「我好像認識你，是不是？」

「大人，你不記得我的，可是我記得你。你曾經對我很親切。」

我笑了。「是嗎？你叫什麼名字？」

「亞帆。」

「亞帆？好像很熟……等一等，對了，你是柏雷西的僮僕。」

「是的，你還記得我？」

「對！那天晚上在森林，我的馬跛了，你還替我牽回去。我本以爲你會畏首畏尾的，沒想到你却表現得很出色。這是我唯一記得的一次。柏雷西也參加加冕禮嗎？」

「他死了。」

他的口氣使我抬頭看了他一眼。「你還那樣恨他？不，別回答，我雖然年輕，但也猜得到原因。我不該問的，他怎麼了？」

「大人，他死於熱症。」

「而你設法救他？我好像記得一個古老的習俗——」

「尤賽王子收留了我，現在我是國王侍者了。」

他講得很快，眼光望向別處。我知道我問不出什麼了。「亞帆，你還害怕這個世界嗎？」

他沒回答。我包紮完，說道：「這是狂亂時代，不過會改善的，我想你也會幫忙改善的。好了，去吃點東西。卡岱爾，你記得亞帆嗎？有天晚上我碰上尤賽的軍隊，便是他幫我們牽伊斯特回家的。」

「老天，眞的呢！」卡岱爾上下打量他。「你比以前好看多了。那個都以德敎徒怎麼了？遭天譴死的嗎？來，吃點東西。梅林，你的在這兒，多吃點，否則等下走不動我可不管。」

「好吧！」我温順地說着，亞帆那種來回打量我們主僕的驚訝神態，令我大笑不已。

當夜，我們落宿於一家客棧。我獨自在我房裏用餐，由卡岱爾服侍。端上飯菜的侍者才一離去，卡岱爾便轉向我，彷彿有許多消息要宣佈。

「看樣子倫敦有一場調情大戲了。」

「這個可想而知。」我温和說道，「聽說布廸科和小海對岸大部份的國王都在那裏。他們和國王自己的貴族都帶了女兒公開亮相。大家都在覬覦后座。」我笑了。「尤賽眞是艷福不淺。」

「據說他已經相過半數的倫敦女郎了。」說着，卡岱爾把一盤熱騰騰的菜擺在我面前。那是威爾斯羊肉炒洋葱，味道很好。

「他的事，大家都在傳說。」我開始吃起來。「也許可能是眞的。」

「對，不過麻煩已經開始了。女人的麻煩。」

「哦！老天，算了吧，尤賽生來就會有女人的麻煩。」

「不，我是說眞的。有些侍衛都在談論，難怪亞帆避開不講。這是眞的麻煩。他惹上了葛樂斯的太太。」

我吃了一驚，便抬起頭。「康瓦耳公爵夫人？不可能！」

「現在還不確定，不過據說並非沒證據。」

我呷了一口酒。「那一定是謠言，她的年紀比她丈夫少太多，而且聽說她很美，尤賽大概注意過她，因爲公爵是他的副司令，何況男人都不會放過注意美女的機會。」

卡岱爾拳頭擱在桌上，注視着我，神情一派端肅。「注意？聽說他每天送上最精緻的餚饌，讓僕人先服侍她，再輪到他，還常常當衆對她舉杯致意。這件事從倫敦傳到温徹斯特，沒有人不議論紛紛。我還聽說他們都在厨房裏下賭注。」

「看來是眞的了。葛樂斯有什麼反應？」

「聽說他起初裝作沒事，只等着風波平息，可是事實的發展令他不能再裝作沒看到。他儘力裝出認爲尤賽只是看重他們夫婦的樣子，但是一談到伊格蓮夫人——那是她的名字——登后座的事……」他停了下來。

我不安地說：「尤賽大概瘋了，他現在根本什麼麻煩都惹不起，更別說去惹葛樂斯。老天！卡岱爾，幫助安布勞希定天下的是康瓦耳，尤賽能有今天，也是康瓦耳的功勞。誰替他贏了撒克遜那一仗的？」

「大家也都這麼說。」

「眞的嗎？」我皺着眉思索了一會。「那女人呢？除了那些下流話以外，他們怎麼說她？」

「說她幾乎不開口，而且愈來愈緘默。我想葛樂斯晚上睡覺時，一定對她說了許多話。不管怎樣，我聽說她在公共場合，尤其是國王端着酒杯盯着她，或靠着桌子打量她的衣服的時候，她幾乎不會抬起眼睛。」

「這就是我所謂的下流話了。她長得怎麼樣？」

「唔，大家只說她文靜、漂亮……」他直起身。「噢！沒有人說她勾引他。天曉得！尤賽必定像隻見了魚就淌口水的饞貓一樣。任何晚上，只要他想，就可以有一大碟的鮮魚。倫敦沒有一個女孩不想吸引他的注意的。」

「這一點我相信。他跟葛樂斯公開吵過架嗎？」

「沒聽說。其實，他一直是過度熱誠，最初的一個禮拜倒沒怎樣，葛樂斯那老頭還樂不可支呢。不過梅林，這的確是個麻煩，她的年紀還不到葛樂斯的一半，却整天被關在冷清清的康瓦耳城堡裏縫他的征衣，作別的夢想。」

我推開盤子，尤賽的作爲我並不感到意外。可是卡岱爾的最後一句話却令我一驚。我想到以前也有一個女孩，整天除了呆坐在家裏縫衣作夢以外，幾乎無事可做……。

我突然開口：「好吧，卡岱爾，幸虧我知道了。但願我們別捲入漩渦裏。以前我也看過尤賽追求女人，可是她們都是他可以追的對象。這次他簡直是在自殺。」

「大概冲昏頭了，大家也都這麼說。」卡岱爾緩緩接道。「要不就受了蠱惑。」他盯着我。「也許他派亞帆趕來找你去倫敦，便是爲了這個。他大概要你去解除魔咒。」

「我不會解除。」我接道：「我只會釀造。」

他張開嘴，大概想說什麼，然而却又關上了。他轉身去提酒壺，爲我倒酒的時候，我看到他左手正在作避邪手勢。當夜我們便沒再多談。

4

我一走到尤賽面前，便知道卡岱爾說對了。這裏眞的有麻煩。

我們於加冕前夕抵達倫敦，當時已相當晚，城門都關了，可是守門的似乎知道我們要來，讓我們順利過關，直奔國王的城堡。我未及洗塵，就匆匆被引進寢宮。侍者自動退去，留下我們兩人。

尤賽正換上深棕色鑲獸毛的鵝絨睡袍，準備就寢。他的高背椅面向着火光跳躍的壁爐，身旁的茶儿上，擱着兩隻高脚杯，熱騰騰的酒液，正從一隻銀質酒壺中緩緩倒出。一進門，我就聞出了酒香，乾渴的喉嚨不覺一陣抽搐。然而國王並沒端給我，他不斷地來回踱着方步，像是一隻籠中獅。他的狼犬一步步地跟在他後邊。

侍者退下後，他突然開口。

「你拖延了不少時間。」

「四天是嗎？你應該派更好的馬才行。」

他一時無話，然後口氣緩和多了。「那些是我馬廐中最好的幾匹。」

「你如果希望我們更快點，就該找有翅膀的，侍衛隊員也該找更強壯的人。半路上有兩個人落後了。」

他並未細聽，只是重新踱步，我觀察着他；他瘦了，脚步有些飄忽，像隻餓狼，兩眼因缺乏睡眠而凹陷，也有了以前所沒有的習慣動作。他的手似乎靜不下來，不是交握於身後，就是摸鬍子，把玩衣服，再不就把手指關節弄得咔咔響。

他猛地一回頭，道：「我需要你幫忙。」

「我知道。」

他轉過身來：「你知道了？」

我聳聳肩：「現在大家除了談國王對葛樂斯的太太有意思以外，還談什麼？我知道你也無心掩飾，可是自從你派亞帆去找我迄今，也已經超過一個星期了，這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葛樂斯夫婦現在還在嗎？」

「當然都在。他們未經我的許可，不能離開。」

「哦！你和葛樂斯說過了嗎？」

「沒有。」

「可是他一定知道的。」

「我和他都一樣清楚。這件事如果發展到雙方不得不攤牌，就不可收拾了。而且明天是加冕

大典，我不能同他談話。」

「對她說也不行?」

「不，不行，老天，我無法接近她，她簡直被守得密不通風。」

我皺眉道：「這麽說，他派人監護她了?這件事看來非同小可。」

「我只是說他的屬下全都圍着她。不只是他的貼身侍衛，連他的許多部隊都在這裏。梅林，我只能在公共場合看到她。」

「你曾暗中捎信給她嗎?」

「沒有。她自己也防得很嚴。整天都跟她的女侍在一起，她的女僕幫她把門，而他……」他頓了一頓，額上冒着汗珠。「他每晚都跟她在一起。」

他身子一轉，睡袍隨之一抖，他踱到火光照不到之處，然後轉身，伸出雙手，像個男孩似地問道：

「梅林，我該怎麽辦?」

我走到火爐邊，提起酒壺，在高脚杯裏注滿酒，我端一杯給他。「首先，你得坐下來，我不能對着一陣旋風說話。拿着。」

他順從了，並在高背椅上落座，雙手捧着高脚杯。我一口喝下滿杯的酒，並在壁爐的另一邊坐下。

尤賽沒喝，恐怕他連手中拿的是什麽都不知道。他透過杯中冒出的薄薄熱氣，凝視着爐火。

「他一帶她進宮，並介紹給我，我就知道了。起初，我以爲不過是另一場熱症，發過就沒事了，就像以前那許多次一樣。可是，這次却強上一千倍……」

我接道：「而只要一個晚上，或一星期、一個月，就痊癒了。尤賽，我不知道一個女人可以控制你多久，可是只要一個月，或三個月，你的王國就可以滅了。」

他看我的眼光，凛寒得像劍一樣——那正是尤賽以前的樣子。「混帳!你以爲我爲什麽找你來?如果我急到那種地步，過去這幾個星期就可以亡國了。你知道我爲什麽還沒搞出蠢事來嗎?哦，我承認是做了些蠢事，但那是一種熱症，而且不像以前那種。這次弄得我睡不着，如果我睡不着，怎麽能打仗，怎麽能當王?」

「你試過帶個女孩上牀嗎?」

他一楞，然後喝一大口酒：「你瘋了?」

「對不起，這是個儍問題，你連那時候都沒睡?」

「沒有。」他放下高脚杯，兩手交握着。「沒有用，梅林，你必須把她弄來，你有魔法，所以我才找你來。我要你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她弄來，讓她愛我。趁他熟睡時，帶她過來，你辦得到的。」

「讓她愛你?用魔術?不，尤賽，這件事魔術辦不到。你應該明白這一點。」

「這種事任何老太婆都辦得到，而你，你有超越凡人的法力，你修建了巨石柱，還把崔莫南搬不動的王石搬過愛爾蘭海。」

「那只是因爲我的數學比較強。老天爺！尤賽，不管別人怎麼說，你知道那並不是用魔術完成的。」

「我哥哥死的時候，你同他說過話。這個你否認嗎？」

「不否認。」

「你不是發過誓說我如果需要你，你隨時都願意效勞？」

「是的。」

「現在我需要你了，不管你用的是什麼法力。你敢說你不是魔法師？」

「我不是那種能穿越牆壁，把人從上鎖的門偷弄出來的魔法師。」他一聽，眼神掠過一絲狂熱，不過這次並非憤怒，反而近乎痛苦。我繼續說：「我並沒拒絕幫你。」

他兩眼一閃：「你願意幫我？」

「對。上次我們見面時，我說過我們終有共商大計的一天。現在時候到了。我還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我將會測知，而結果還掌握在上帝手中。不過，今晚我可以替你作一件事。我可以讓你睡個好覺。不，你聽着……如果你明天要加冕，要握有不列顛，今晚你必須照我的話去做。我將替你調個飲料，幫你入睡，然後你找個女孩一起上牀。除了你的侍者以外，還有人能發誓你今晚

是在你的臥房中，對你比較有益。」

「怎麼？你到底要幹什麼？」他的聲音透着緊張。

「我將試着跟伊格蓮談談。」

他傾身向前，兩手緊握着扶手。「對！跟她談談，我不能去的地方，你也許可以去。你告訴她——」

「慢着，剛才你叫我『讓她愛你』，要我使出法力帶她來你這邊。如果你不曾對她表白你的愛意，或沒在公共場合以外的地方見過她，你如何知道她願意來，她對你有意嗎，王上？」

「沒有，她什麼都沒說。她只是微笑，兩眼看着地面。可是我知道，我心裏明白。和這次比起來，我其他的愛情遊戲只是單獨的音符，組合起來便成爲一首歌。她便是那首歌。」

四周一陣沉寂。在他背後，寢宮的一角，便是龍牀。牀前，一條赤金色的彫龍蟠踞在牆上，襯着火光，似乎正張牙舞爪。

他突然開口：「上次在巨石柱那裏，你說什麼賞報都不要。可是這次，如果你幫我得到她，我發誓你要什麼都可以。」

我搖搖頭，他便不多說。他大概看出我心無旁騖——且另一種神力已掌握我，並籠罩着充滿火光的寢宮。那條龍在陰暗的牆上閃閃發光，另一條龍跟着忽隱忽現，剎時間，牆上烈焰熊熊，有個東西刺進我的眼睛，像是龍爪，我一痛，便闔上眼皮，頓時便一片闃寂。等我睜開眼睛時，

火燄已消失了，牆上陰暗如故。我望向國王，他靜靜地坐着，觀察我。我慢慢說道：「現在，我要求一件事。」

「說吧！」

「等我安全送你到她那裏時，你必須和她生個小孩。」

他怎麼也沒料到這一招。楞了一楞，突然出笑聲。「這當然要看上帝的意思了，對不對？」

「對，結果操在上帝手中。」

他靠回椅背，彷彿卸了肩頭重荷似地。「梅林，只要我到得了她的身邊，我保證一定盡力，你吩咐我的，我一定照辦。今晚我恐怕還會大睡一覺呢！」

我站起身。「我這就去調飲料。」

「你會去見她嗎？」

「會的，晚安。」

※

亞帆在門外站着打盹。我走出來時，他對我眨眨眼。

「我現在就進去嗎？」

「待會兒，先到我房裏，拿杯飲料去給他，看着他喝下，那是要叫他入睡的。明天是個大日子。」

有個女孩裹着軍毯，睡在角落裏。我們路過時，我看到裸露的肩和一綹柔髮。她看起來很年輕。

我看了亞帆一眼，他點點頭，下巴往尤賽的門一抬，臉上帶着詢問。

「對！」我說，「不過待會兒，等你照顧他喝了再說。現在先讓她睡，亞帆，你看起來好像也很想睡上一覺似地。」

「如果他今晚睡着了，我就能睡。」他露齒一笑。「大人，調濃一點，好不好？而且味道弄得好些。」

「哦！別擔心，他會喝的。」

「我不是想到他，」亞帆道：「我是想我自己。」

「你自己？哦，我知道了，你是說你必須先嚐嚐？」

他點點頭。

「你什麼都要嚐嗎？他的飯菜？連春藥也嚐？」

「春藥？他要喝春藥？」他一楞，嘴巴張着，而後他笑了。「嗨！你是在開玩笑。」

我笑了。「我不過是逗你，看你能不能笑罷了。你等一下，我馬上就來。」

卡伐爾在我房裏的壁爐邊等着我。他守着爐火，燒了一大鍋熱水，並在牀上鋪了一層厚厚的羊毛墊。

窗邊的木箱上擱着一叠衣服，有金色、猩紅色，還有獸毛。「那是什麼？」我問着，坐下來讓他脫下鞋子。

「大人，那是國王送來給您明天穿的。」卡岱爾留意着正在倒洗澡水的男童，神色平靜。我注意到那男孩的手微微顫抖，水濺到地板上。倒完後，卡岱爾下巴一抬，他便乖順地退出了。

「那男孩是怎麼搞的？」

「幫個巫師準備洗澡水，可不太常見。」

「老天，你對他說了什麼？」

「我只說他如果不好好侍候你，你會把他變成一隻蝙蝠。」

「傻瓜。慢着，卡岱爾，把我的箱子拿來，亞帆還等在外面。我答應調杯飲料的。」

卡岱爾拿來箱子，問道：「怎麼了？他的手臂還痛？」

「不是替他調的，要給國王喝的。」

「哦！」他沒有多問。等亞帆拿着杯子離去後，我正要脫衣洗澡，他問：「事情果眞那樣糟嗎？」

「糟多了。」我把我和國王的對話簡述給他聽。

聽完，他皺眉問道：「現在要做什麼？」

「想辦法見那個夫人。不，還不能穿睡衣。給我一件乾淨的袍子，顏色暗一點的。」

「你當然不能今晚就去找她了，對不對？已經過午夜了。」

「我那裏也不去，倒是有人會來這裏。」

「可是葛樂斯在她身邊——」

「別說了，卡岱爾，我要想想。你走吧！晚安。」

門關上後，我在爐邊的椅子上坐下來。其實我並不需要想，我所需要的只是靜默和火光。漸漸地，雜念像細沙過篩一樣，從我的腦海裏消失。我靜候着，兩手鬆弛地擱在灰袍上。周遭異常寧靜，某個幽暗的角落，傳來枯木乾裂的細聲；我注視着熊熊烈焰，但並不專心，就像人在寒夜看火取暖一樣。我無須作夢，只是輕輕躺下，如一片枯葉，在地板上緬想黑夜和海洋。

門外，突然傳來人聲。有人敲門，卡岱爾隨之進來，順手關上門。他似乎深有戒心，焦慮形於臉上。

「葛樂斯嗎？」我問。

他嚥了口水，並點點頭。

「好吧，帶他進來。」

「他問我您見過國王了沒有，我說您才剛剛到，還沒有時間會見任何人。這樣對嗎？」

我笑了。「你很有頭腦。讓他進來吧。」

葛樂斯立刻走進，我起身迎接。看得出，他和尤賽一樣，有了很大的改變。他高大的身軀已

呈佝僂，生平第一次，我覺得他老了。

他對我的問候充耳不聞，開門見山說：「你還沒上牀？我聽說你已經來了，就急忙趕來看看你。」

「差點趕不上加冕大典。大人，你坐吧！」

「謝謝你，我不坐，我是來請你幫忙的。我太太有了麻煩。」敏銳的眼睛在灰眉下一閃。「唉！你心裏想什麽，沒有人猜得透。可是你聽說了，對不對？」

「到處都有流言。」我小心地措辭。「不過都只是談尤賽，我還沒聽過任何不利於尊夫人的話。」

「老天！最好別說！不過，我今晚並不是爲此而來的。這種事，你也沒辦法，雖然你是唯一能勸國王保持理智的人。你大概在加冕大典之後，才會覲見他，如果是這樣，請你勸他讓我們先回康瓦耳，而不要等慶宴過後再走，你願不願意幫我這個忙？」

「我會盡力。」

「我早知道我可以信任你。現在城裏亂成這樣，簡直不知道誰是朋友。尤賽這個人很不好理論，不過你辦得到的——而且，你也敢，你是你父親的兒子，看在我老友的份上——」

「我說過我會盡力。」

「怎麽？你病了嗎？」

「沒什麽，我只是累了；這一趟路趕得很辛苦。明天一早，我將在加冕典禮前去見國王。」

他頷首致謝。「還有一件事。今晚你能不能去看我太太一下？」

我一呆，頓時沉默下來，恐怕他都留意到了。

我說：「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可是，爲什麽？」

「她病了，我希望你能去看看她。她的女侍一告訴她你來了，她就央求我找你去。老實說，一聽到你來的消息，我簡直鬆了口氣。現在我信得過的人並不太多，可是我相信你。」

一塊木頭頹然落進爐心，火焰四射，映得他的臉異樣鮮紅，像血一般。

「你願意來嗎？」老人問。

「當然！」我眼光避開他。「我立刻就走。」



尤賽說伊格蓮夫人被防衞得密不透風，他形容得並不過份。她和丈夫宿在寢宮西邊的院落，那裏滿佈武裝的康瓦耳士兵，連前廳都佈滿武裝軍人，而臥室本身也有不少女侍。我們一進去，一名最年長的灰髮老嫗焦急地迎上來，顯出如釋重負的神情。

「梅林王子！」她對我一欠身，敬畏地注視我，並引我到牀邊。

房裏十分温暖，且沁着芳香。燈用的是香油，爐裏燒得是蘋果木。牀靠着壁爐對面的牆，枕

頭是灰色的絲綢鑲上金色的流蘇，枕巾繡滿花朵和珍禽異獸。我生平僅見另一個女人的閨房是母親的。那裏邊，只有平凡的木牀、彫花橡木櫥、織布機、和龜裂的拼花地板。

我站在牀邊，俯視葛樂斯的妻子。

當時，如果有人問我她長得怎樣，我一定答不上口。卡岱爾說過她很美，我也看過國王臉上的饑渴，可是當我站在飄香的房中，看着靠在枕上闔着雙眼的女人時，我看到的却不是女人，也不是房間本身或其他人。我只看到光線閃爍不定，像是水晶球中的光一般。

我眼睛打量着牀上的人，說道：「留下一位女侍，其他人都出去，您也是，大人。」他順從地領着一羣女侍走了，只留下那位灰髮老嫗。門關上後，牀中人睜開了眼睛，一時間，我們默然對視，一語不發。而後，我開口：「伊格蓮，你要我做什麼？」

她清晰地回答，毫不矯作。「王子，我找你來，是因爲我需要你的幫助。」

我點點頭。「爲了國王的事。」

她直截地說：「看來你已經知道了？我丈夫帶你來時，你大概也猜出我沒生病吧？」

「嗯？」

「那你大概也猜得出我要你幫什麼忙了？」

「不一定。告訴我，你到現在都還沒同國王說過話嗎？果眞如此，那麼國王和公爵都可以省下一些麻煩。」

她眼睛大睜：「我怎能對國王說話？你剛才從中庭走來的嗎？」

「是的。」

「那你一定看到我丈夫的部隊和武裝軍人了。如果我對尤賽講話，你想會怎樣？我不能公開答覆他，而如果我私下會見他，不到一個鐘頭，全倫敦的人都會知道了。我當然不能同他說話，或送口信給他。唯一的辦法便是保持沉默。」

我接道：「如果你只是要說你是個忠貞的妻子，要他另謀發展，那麼這種口信隨時都可託任何人傳給他。」

她笑了，並低下頭來。

我呼出一口氣，說：「這只是我的願望。伊格蓮，你很誠實。」

「對你撒謊有什麼用？我聽過關於你的傳說。噢，那些歌謠和故事當然不一定可信，可是你機靈、冷靜、有智慧，聽說你不迷任何女人，也不聽命於任何男人。所以你可以傾聽我的話，替我判斷。」她看了看擱在床罩上的手，又抬頭看我。「不過，我的確相信你能夠預知未來，我要你告訴我未來的事。」

「我不像老太婆那樣算命。你是找我算命嗎？」

「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找你來？你是我唯一可以私下交談，而不會引起我丈夫猜疑的男人。何況——你還是國王的親信。」她雖只是個夫人，而且躺在牀上，由我站着俯視她，但她的談吐却

像個王后。她直截地看着我：「國王對你說過話了嗎？」

「他没必要對我說。每個人都知道他的困擾。」

「你會把我對你說的話轉告他嗎？」

「那要看情形。」

「什麽情形？」她問。

我緩緩說道：「看你。到目前爲止，你很聰明。如果稍不留心，恐怕就會惹麻煩，甚至引起戰爭。我瞭解你爲什麽不讓自己有片刻的獨處，你一直小心讓自己的行爲公開。」

她沉默地看了我一會，而後抬眉道：「當然。」

「伊格蓮夫人，一般女人——尤其在有慾望的時候——都辦不到這一點。」

「我不是『一般女人』。」幾個字像一道閃光。她突然坐起，把一頭烏髮甩到身後，並推開毯子。老嫗趕忙拿一件藍色的長袍奔過來。伊格蓮把長袍披上，罩在白睡衣外邊，緩緩下了牀，不安地踱向窗口。

她相當高，有着一付異常動人的胴體。她頸項修長，頭部輕巧幽雅，烏黑的髮輕洩於肩後。她眼睛湛藍，顯出塞爾特民族的深沉韻味，不像尤賽那般灼灼逼人的藍。她的唇角透着驕傲，她雖然相當可愛，却絕不是男人的玩物。我想，如果尤賽要她，一定非封她爲后不可。

她在離窗口數步之處停下，如果她站到窗邊，從中庭一定看得到她。不，她不是那種會喪失

理智的女人。

她轉身道：「我是個國王的女兒，我出身王族，你難道看不出我忍受了怎樣的壓力？光想到我現在所想的，我心裏就有多大的負擔，你難道看不出？」她激切地訴着。「我十六歲時嫁給康瓦耳公爵，他是個好人，我尊敬他，以他爲榮，來倫敦以前，我一直滿足於康瓦耳的枯燥生活。可是他帶我來這裏，結果發生了這種事，現在我知道自己的需要了，可是身爲康瓦耳公爵夫人，我却不能有此需要。我還能怎樣？我只能等在這裏，保持緘默，因爲我的緘默不只關係我個人、我丈夫和我家族的榮譽，也影響到王國的安危，何況這個王國才剛休兵不久。」

她又踱了兩步，說道：「我不像海倫袖手旁觀，聽憑男人爲我燒殺刼掠，傾國傾城。我不會等在城牆上，讓凱旋歸來的一方把我當作戰利品。我不能在衆目睽睽下，侮辱葛樂斯和國王；也不能偷偷跑去找他，而羞辱了自己。没錯，我是害相思病的女人，但我也是康瓦耳的伊格蓮。」

我平靜地說：「那你想等機會到來，才光明正大的做他的王后嗎？」

「除此之外，我還能怎樣？」

「這便是你要我傳給他的口信？」

她默然無語。

我說：「或者你找我來，是要我替你預卜未來，算算你丈夫還有幾年好活？」

她仍然一語不發。

「伊格蓮，」我道：「這兩件事是同樣的。如果我轉告尤賽你愛他，也要他，可是在你丈夫活着的期間，你絕不會去找他，那你認爲葛樂斯還可以活幾年？」

她仍然不作聲，她的確具有沉默的天賦。當時，我站在她和壁爐之間，火光跳躍在她的白衣和藍袍上，光影婆娑，彷彿拂過草茵的流水或輕風。一團火焰躍起，我的影子遂投射在她身上，隨着跳動的光影而爬升，繼而接觸到她爬升中的影子。而後，兩影會合，在她身後的牆上形成一大片黑影，隨着火燄忽上忽下，最後，火燄漸趨穩定，黑影消失，僅餘一條女人的身影，細長而垂直，像一把劍。而我站立的地方，却空無一物。

她又走動，油燈再度照耀着，周遭洋溢着蘋果木的芳香。她盯着我，臉上現出以前所沒有的神情。終於她開口了，聲調相當平靜。「我早知道沒什麼瞞得過你的。你說得好，這些我全想過了。可是我希望你能幫我，也幫國王免除這種困境。」

「任何念頭，只要訴諸言辭，就倍加清晰。你一旦是『一般女人』，就可以順遂你的慾念，國王如果是『一般男人』，當然也就可以爲所欲爲。」室內的火光已趨穩定，我不加思索，言辭自然流出：「但你如果願意，我會告訴你如何在雙方和你丈夫都不受羞辱的情況下，去和國王會面。如果我說得出來，你會去見他嗎？」

她眼睛睜大，且掠過一絲亮光。她考慮些會，才應道：「會！」然而她的聲音却沒透露出什麼來。

「如果你照我的話去做，我就可以幫你。」我說。

「要我做什麼？告訴我。」

「這麼說，你答應了？」

「太快了吧？」她羞澀說道：「你自己在還沒弄清楚以前，會同別人簽約嗎？」

我笑了。「當然不會。你聽我說，你裝病而找我的時候，是怎麼對你丈夫和女侍說的？」

「我只說我頭暈，想吐，還說如果我要在加冕典禮中，和丈夫一起出現，今晚就必須看個醫生。」她苦笑一下。「我也用這種辦法，告訴他宴會時我不坐在國王身邊。」

「到目前爲止，你應付得很好。你去告訴葛樂斯，說你懷孕了。」

「我懷孕了？」她第一次露出驚愕之色，眼睛睜得老大。「可能嗎？他那麼老了，可是我認爲——」

「可能的，可是我——」她咬住嘴唇，不一會，她平靜地說：「繼續講吧！我是在請教你，所以我必須讓你講清楚。」

這樣開通的女人，我從沒見過；對她講話，簡直像對男人講話一樣的自由。我說道：「你懷孕的事，你丈夫沒有理由懷疑別人做的，所以你不妨告訴他，並說你如果再留在倫敦，忍受蜚言流語和國王眼光的壓力，恐怕有損胎兒的健康。告訴他你希望在典禮過後，儘快離開，說你不想參加宴會，不想受國王注意，成爲衆人的話柄。明天，日落以前，你將隨葛樂斯和康瓦耳軍隊同

去，而尤賽非等到宴會開始，是不會知道的。」

「這不行，」她瞪大眼睛，「如果我們敢觸怒國王，老早就囘去了。我們必須等到他核准，才能離開。如果我們那樣子囘去，不管原因如何——」

我打斷她的話。「加冕當天，尤賽不敢輕舉妄動，而宴會的那些天，他也必須待在這裏，你想他能够得罪那些專程趕來的國王嗎？在他能動身之前，你老早就到康瓦耳了。」

「即使是這樣，以後他也會跑來，」她不耐煩地說道：「然後就會有戰爭。在他該休養生息的時候，却要鬧出兵燹，而他也贏不了——即使他得勝，也失去了西部的效忠。不管輸贏，不列顛都會分裂，囘到以前的黑暗中。」

嗯，她會當王后，她已經同尤賽聯合陣線了。然而她還更會思考，她比尤賽聰明、冷靜，而且，也堅強得多。

「沒錯，他會跑去。」我舉起一隻手。「可是聽我說，我會在典禮前同他談談，他就會知道你對葛樂斯撒了謊，也會明白是我叫你同康瓦耳的。他將假裝憤怒，公開發誓要報復葛樂斯在加冕日中不告而別的侮辱……等宴會一過，他就立刻起程，追到康瓦耳去。」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安全出城，嗯！我知道。把你的計劃再講下去吧！」她拉一拉衣袖，兩臂交握於胸前。

「你們也能安然返鄉。」我說：「不僅保全你的名譽，康瓦耳也不致分裂。」

「沒錯，會安然返鄉。我將住在廷泰閣，到時候，連尤賽也無法接近我。梅林，你看過那座城堡嗎？那些懸崖又高又陡峭，從那裏只有一道狹窄的石脊通往城堡所在的島。這條山脊一次僅容一人，連馬都不能一起穿越，而陸地那端由靠崖的一座堡壘防守着，城堡內則存有一年的食物和飲水。那是康瓦耳最堅固的地方，從陸地攻不下，從海洋也接近不了。如果你想把我和尤賽永遠隔開，最好把我監禁在那裏。」

「我也聽說，看來，葛樂斯一定會送你到那裏。夫人，如果尤賽追去，葛樂斯可能會乖乖在裏邊陪你一年嗎？他願不願當籠中獅？他的軍隊可不可能同時駐紮在裏面？」

她搖搖頭。「既然攻不破，當然也不能用來當作基地。到時候，只能突圍而出。」

「那你該勸他設法出來應戰，除非他想在國王發動攻擊時被困在裏頭。」

她接道：「他會的，他不可能眼睜睜讓康瓦耳受苦。梅林，我不了解你的計劃。如果你想避免國王跟我接近，當然可以這樣說。在這裏，我能够裝病到尤賽放我走，然後一無屈辱地囘家，不致造成流血事件。」

我突然道：「你說過你要聽的，時間不多了。」

她又靜下來：「我在聽啊！」

「葛樂斯會把你關在廷泰閣，然後在那裏迎戰尤賽？」

「離廷泰閣幾哩之遙有個廸米澳就在海岸線上。那是個好堡壘，是迎擊的好地方。不過，那

又怎樣？你以爲葛樂斯不會反擊？」她走到爐邊坐下，雙手擱在膝上。「你以爲不管葛樂斯在不在，國王都可以到廷泰閣找我？」

「如果你照我的吩咐去做，你和國王就可以彼此談心、彼此慰藉。」她的頭猛然抬起。「別那樣！這部份交給我，這裏我們就要藉助法術了，相信我。你只要到廷泰閣等着，我就會帶尤賽去找你。現在，我替國王向你保證：他絕不會發兵攻擊葛樂斯，而且，在你和他會面過後，康瓦耳一定平安無事。至於這一切是怎麼促成的，那就操諸上帝了，我只能把所知的告訴你。我所擁有的能力，是來自於祂，我們的成敗，也操之於祂。不過我告訴你，我見過一團烈燄，中間有個王冠，而一把劍插在一座祭台上，像個十字架。」

她立刻起身，眼中首次露出恐懼。她張開口，彷彿要說話，然而她又闔上雙唇，轉向窗戶，她抬起頭來，彷彿渴望透透空氣。她應該有雙翅膀的，像她這樣綺年玉貌，就要關在廷泰閣裏，難怪她想飛走。

她舉手拂開額前的頭髮，眼睛望向窗邊說道：「我願意照你的話去做。如果我告訴他我懷孕了，他會帶我去廷泰閣，因爲所有的康瓦耳公爵都出生在那裏。以後的事，我只好靠你了。」她轉身看我，續道：「只要我能夠跟他談談……即使只是這樣……可是如果你因爲我而讓康瓦耳流血，或讓我丈夫死了，那我就會一輩子詛咒你，讓你不得好死。」

「我願意接受你的詛咒。現在我該走了，你能派個人隨我同去嗎？我會調點藥水給你，那只

是罌粟精，你可以放心飲用。」

「拉夫可以去，他就在門外。他是馬西雅的孫子，可以信得過。」她朝老嫗點點頭，後者便走去爲我開門。

「如果我有口信要帶給你，」我說。「我會叫我的僕人卡岱爾帶來。晚安。」

我離開時，她凝立在室中央，周身映照着光火。



我們趕了一趟艱辛的路，到康瓦耳去。

那年復活節到得和往年一樣早，正是冬春交接的季節。三月二十四日，將近子夜時分，我們在靠近廷泰閣的懸崖處勒馬，四周是凜烈的寒風。我們一行只有尤賽、我，和卡岱爾。到目前爲止，一切都相當順利。

伊格蓮已照我的話做了。那夜在倫敦，我不敢直接從她的閨房走到尤賽的寢宮，生怕被人撞見，向葛樂斯告密，何況尤賽也可能睡了。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他，他剛好在沐浴，準備加冕。他遣開僕人，只留下亞帆，因而我能夠把一切計劃告訴他。他服藥後，似乎睡了個好覺，因爲他精神奕奕地招呼我。

「她願意照你的話去做？」

「是的，我有了她的承諾。你呢？」

「你知道我願意的。」他緊盯着我。「現在，你可以把結果告訴我了吧？」

「我說過了，一個小孩。」

「哦，那個。」他不耐煩地聳聳肩。「你眞像我哥哥，他別的都不想……你還在爲他作事，對不對？」

「可以這麽說。」

「也罷，遲早我總得生一個。不，我是說葛樂斯。他會怎麽樣？這實在是個冒險。」

「沒有一件事不是需要冒險的。你該學我，將一切交給時間，不過我告訴你，你的名聲和王國會平安無事的。」

一陣沉默。他打量我。「憑你一個就很夠了。我很滿足。」

「你最好滿足。尤賽，你會比他長壽。」

他突然大笑：「老天，這個我自己也猜得到！我比他年輕將達四分之一世紀，等眞正要作戰時，他早就『不在家』了。我不願親手宰他，便是這個理由。所以，同樣的道理……」

他轉向亞帆，開始發號施令，他又回復到以前那付精神抖擻，簡捷敏銳的樣子。一位信差馬上就要趕去卡隆，再從那裏發兵到北康瓦耳。尤賽本人一俟宴畢，就直接由倫敦趕到部隊紮營的地方。這樣，即使葛樂斯今天離開，而國王必須多留四天等開完宴會再走，照樣可以追踪他。另外，尤賽還派個人立刻沿我們的預定路線先行出發，以確定每個驛站都備有好馬。

就這樣，一切都在我計劃中。加冕典禮上，我看到伊格蓮沉着端肅，雙眼下垂，臉色有着昨夜所無的蒼白，女人心眞是摸不透，要是葛樂斯，也一樣會被她瞞住的。漫長輝煌的典禮上，她一直像是隨時會溶掉的蠟像一樣。後來，我瞥見她由兩名女侍扶着離開人羣，當時華麗的隊伍正緩緩移向歡宴廳。等宴會進行到一半，我看到葛樂斯和一、兩名隨從悄悄離開了大廳，此後他沒再回來過。

尤賽也許不像伊格蓮那麽善於僞裝，不過幾杯酒下肚，再加上對即將來到的事狂歡不已，他就裝得蠻像回事了。衆人在他發現葛樂斯不告而別時，紛紛交頭接耳，談論他的盛怒。等所有的皇家貴賓一離開，他立刻氣沖沖地發誓必報此仇。如果說一個公爵光爲了保護妻子，就惹來國王這種威嚇，未免太小題大做了點，不過尤賽一向是出了名的，所以衆人並不奇怪。何況尤賽正值巔峯期，潘拉岡王朝的光輝如日中天，即使他公然強姦婦女，倫敦人也會寬容他的。說不定他們還會因伊格蓮拒絕了他，而責怪伊格蓮呢！

就這樣，我們來到了康瓦耳。尤賽的驛站使者已經準備得相當妥善。因而我們每隔二十哩就換馬，每匹馬各跑兩天一夜。我們在康瓦耳外海的海克力斯角與尤賽部隊會合，並獲悉伊格蓮已隨同一批精選的侍衛隊進入廷泰閣，而葛樂斯則與其餘的軍隊登上廸米澳，並徵召康瓦耳的壯丁來保衛公爵。葛樂斯必定知道國王的部隊已經接近他的領界，可是他一定以爲他們還在等國王到

來，殊不知尤賽早就到了。

黃昏時，我們悄悄騎進軍營，但並不直接進入國王的主營，反而到一位國王信得過的隊長營裏。卡岱爾由於要準備我所吩咐的喬裝衣物，並等候拉夫捎來「時機成熟」的訊號，所以早就先到了。

我的計劃很簡單，一方面也多虧葛樂斯某個習慣的幫助。結婚以來，他每晚都要騎馬回去看他太太，不管是在廸米澳，或其他的城堡，這種習慣他都盡可能地保持。關於這老頭子的多情，已有太多人傳爲笑談。據拉夫說，他總是悄悄回家，由一條密道潛入。因此我打算把尤賽、亞帆和我喬裝爲葛樂斯及其隨從，並於夜間騎往廷泰閣。這樣我們即使被撞見，也不致敗事。拉夫將設法在密道接應我們，而伊格蓮則想辦法說服葛樂斯（這是最大的冒險），當晚別去找她，並辭退所有的女侍，只餘下馬西雅。拉夫和卡岱爾已安排好我們該穿的衣服。當初康瓦耳軍隊離開倫敦時，由於過份匆忙，遺下一些行李，因而要找出繡有康瓦耳紋章的鞍褥並不難，連葛樂斯常穿的鑲銀披風都在。

拉夫最後的口信令人心安：時機已成熟，夜色黑得足以掩蔽我們，風勢大得多數人都會躲在屋內。夜色全黑後，我們四人便悄悄溜出營區，而後，便放蹄奔往廷泰閣。只有敏銳的明眼人，才會懷疑我們不是趕回去會見妻子的康瓦耳公爵和三名隨從。尤賽的絡腮鬍已染成灰色，一條布帶由臉頰蓋住嘴角，這樣他即使非說話不可，也可以掩飾他的聲音。他比葛樂斯強壯有力，但是

一身披風正好蓋住他的驅幹，而且他帶着手套，藉以掩飾那年輕有力的手。亞帆扮成葛樂斯的一名僕人喬登的樣子，他倆在身材和膚色方面，都極爲相似。我則穿上布里賽爾的衣服，他是葛樂斯的朋友和隊長，年紀比我大，不過聲音有些像我的；何況我康瓦耳腔說得很好，也善於模仿別人的聲音。必要時，說話的場合盡可由我代勞。卡岱爾未曾喬裝，他要在外頭照顧馬匹，而且必要時爲我們通風報信。

我騎近國王，朝他低語：「再走一哩路，城堡就到了，現在我們要騎向海岸，拉夫會接應我們。我領先好嗎？」

他點了點頭。夜色雖黑，我還是看到他眼中掠過興奮的光采。我加了一句：「別那樣！葛樂斯結了那麼多年婚，若再像你那樣子，別人就會懷疑你不是葛樂斯了。」

他笑了，我便策馬前進，領先走下佈滿石塊雜草的山坡，騎入通向海岸的狹谷。

谷道中有一條小溪流向海，最寬處不過三步寬，水也相當淺，馬匹應可涉過。我們以單列縱隊前進，小溪稍偏向谷道左方，右邊則是灌木叢生的谷壁。由於風從西南方颳來，谷道則敞向北方，因此我們暫時避開了狂風，不過谷壁上的灌木叢被颳得吱嘎作響，許多枯枝被吹得四處亂飛。光是路面的陡峭崎嶇和漆黑的夜色，就已經寸步難行了，再加上暴風的聲勢，聽起來倍覺嚇人。馬匹受到風聲的感染，變得十分緊張，我們中也只有卡岱爾穩若泰山，但是他不需進入城堡。離海岸不遠處，我們調轉馬頭，意圖涉溪到左邊的窄道上。我一馬領先涉過河，正奔上窄道，就瞥見

前頭閃進一條人影，我的馬猛然停下，蹤身一躍，眼看着就要連我一起摔倒在地了。

來人飛奔向前，抓住轡繩，讓馬停下。馬匹站着，喘息不止。

「布里賽爾，」我說道：「一切都好吧？」

他驚叫一聲，走近我的座騎，在黑暗中朝前凝視。在我身後，尤賽的灰馬主動停了下來。那人遲疑地說：「葛樂斯大爺……？今晚我們並沒找您，您有事嗎？」

那是拉夫的聲音，我立刻用原音回答：「這麽說我們瞞得過了？至少在黑夜不會被揭穿；是嗎？」

我聽到他鬆了口氣。「是的，大人……我還以爲您就是布里賽爾呢？那匹灰馬……那是國王嗎？」

「今晚暫時是康瓦耳公爵，」我說，「沒問題吧？」

「是的，大人。」

「那就帶路吧！時間不多了。」

他抓住我那匹馬的轡繩，領牠前進。我暗自慶幸着，因爲這路面又陡又滑又窄，即使是在白天，我也不願騎一匹陌生的馬冒險，何況是在黑夜。其餘三人魚貫隨行，卡岱爾和亞帆的馬蹣跚地跟着，倒是我身後那匹灰色座騎不停地噴着氣，企圖掙脫主人的掌握，不過尤賽以前大概騎過牠，因爲他似乎駕輕就熟。

此時，我的馬意外地摔了一跤，要不是拉夫在前面，我可能已經被震下來了。我朝牠咒罵了一聲，再問拉夫：「現在還離多遠？」

「大人，大約再兩百步就到海岸了。我們把馬留在那裏，再徒步攀登海岬。」

「老天，這種天氣！你那方面沒問題吧？」

「沒有，大人。」他提高聲音，以便我能夠聽到，可是在那種狂風中，三呎開外就完全不怕被人聽到了。「夫人親自告訴守門的菲利士，說她已經請公爵等軍隊在廸米澳安置好，就立刻回來。因爲大家都知道她已經懷孕，所以即使國王的大軍離得這樣近，她要他回來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她對菲利士說，公爵怕有國王的奸細，所以會從密道進來。她吩咐他不用通告守備隊，免得廸米澳那裏的部隊過份緊張，此外國王最快也要過兩天才到得了……她的話菲利士毫不懷疑，他何必懷疑呢？」

「守門的只他一個嗎？」

「是的，不過警衛室裏還有兩個警衛。」

密道的情況，他已經說過了。那是個小門，設在城堡的牆底，裏頭是一道漫長的階梯，沿着城牆迤邐向右方。半途上，是一處平台，旁邊設有警衛室，然後階級再上，最上端便是通往各起居室和寢室的門。

「警衛知道嗎？」我問。

他搖搖頭。「大人，我們不敢大意。所有留下來守衛伊格蓮夫人的人，全是由公爵親自挑選的。」

「階梯上光線夠嗎？」

「只有一支火炬，我已經安排好了，到時候會瀰漫着一股濃煙。」

我回頭看看身後，那匹灰色座騎在黑暗中像幽靈一樣跟着。狂風還是不停呼嘯，拉夫爲了讓我聽得到，一直大聲說話。我本以爲國王會想知道我們兩人之間的談話，然而他默不作聲，從啓程迄今，他一直保持緘默，似乎眞地相信時機，或者相信我了。

我轉向拉夫，問道：「有沒有口令？」

「有的，大人，就叫『朝聖者』。夫人還送了個戒指要給國王戴，因爲公爵有時候會戴上。到了，大人。」他穩住我的馬，馬便停下。「大人，馬留在這裏。」

我翻身下馬，四下一望，知道我們是在一個小山凹內，左方的大海岬爲我們抵擋強風，然而海岬末端，海浪翻騰不已，氣勢如奔馳中的萬千軍馬。右方稍遠處，我看到另一座海岬，而兩岬之間，海水在漆黑的巉岩中碎成浪花。我們身後的小溪至此分成兩股小瀑布分別流入海洋中。主崖上的城牆已經在望，此地，剛好有足夠的地方駐馬。

拉夫指向左方的大海岬，說道：「從那邊上去。告訴國王在我後面跟着，要小心一點，不然一脚落空，呼救都來不及，你就已經被海浪捲走了。」

灰馬停在我們身邊，國王翻身下馬，笑出聲來，依舊是尖銳、歡欣的聲音。即使今夜的奔波毫無所獲，他仍然會歡暢如故。對他而言，冒險就如醇酒。

其餘兩人也跟上來，且下了馬背。卡岱爾接了四條韁繩，尤賽則走到我身邊，看着洶湧的海浪問道：「我們要游過去嗎？」

「可能吧！天曉得。照我看來，海浪好像都爬到城牆上了。」

他站着，昂頭凝視海岬，彷彿遺忘了狂風大雨。暗中，高處亮着一盞燈。

我碰碰他的手臂。「聽着，一切果然都在預料中。守門的叫菲利士，警衛室中還有兩名武裝警衛。那裏不會太亮。進門時，你只要對菲利士說聲謝謝就够了。然後你就趕快上樓梯，馬西雅那個老太婆會在伊格蓮的門口帶你進去，其餘的就交給我們了。如果有任何麻煩，我們三個人自然會應付，而且像這種晚上，什麽聲音都不會洩露出去的。我將在天亮前一個鐘頭，叫馬西雅進去找你。現在，我們不能再談話了，你小心跟着拉夫，路途相當危險。他有個戒指要給你戴，還有個口令，走吧！」

他一語不發地轉身，跨過溪牀，朝等着的男僮走去，卡岱爾站在我身邊，握着四條韁繩，臉上像我一樣雨水縱橫。

我說：「聽着，天亮前一個鐘頭。」

他抬頭看着城堡所在的懸崖。一陣閃光中，我看到聳立於岩石上的城牆；牆下的懸崖，垂直

地揷入洶湧逆浪中。海岬和陸地之間，一道天然的石脊銜着城堡和主崖，石脊的表面平滑得像是一把利劍。從我們立身之處，除了峽谷之外，似乎別無通路。難怪他們不在這兒設立崗哨，而密道口只要一夫當關，就足足有餘了。

卡岱爾說：「我在這兒看馬，看在我的面子上，拜託一定要準時，別讓那個害相思病的傢伙給誤了事。如果有什麽差錯，我們這幾個就變成甕中的鼈啦！只要他們把峽谷口把住，咱們一個都別想溜走。我可不想從那頭游泳回去！」

「我也不想。卡岱爾，放心好了，我知道我在幹什麽。」

「我相信你，今晚你有點兒怪……看你剛剛對國王說話的樣子，簡直就像在命令一個僕人，而他居然一聲不吭……嗯！你當然知道你在幹什麽，梅林大人，你很清楚你是爲了一夜風流，把不列顚國王的老命拿來冒險。」

我做的是我以前從沒做過的，我心裏自知。當下我伸出手，擱在卡岱爾執轡的拳頭上。

我說：「如果尤賽今夜能跟她睡一覺，那麽即使他死在牀上，也沒什麽關係了。我告訴你，這一夜春風將產生出一位曠世明主來，他的英名將流傳萬世。卡岱爾，你以爲尤賽是個國王，是嗎？其實他不過是先王和未來之王的攝政而已。今晚他地位更低，他只能算是工具，而她是個器皿，至於我……我是個幽冥中的媒介。在上帝的旨意下，我比一枝蘆葦好不到哪裏。我不過是代傳信息而已。卡岱爾，你我就像是海灣內那些隨水漂浮的枯葉，我們都是身不由主的。」我放下

手，說道：「黎明前一個鐘頭。」

「好吧，大人。」

我便離開了他，亞帆跟在我身後，我們隨着拉夫和國王跨過溪牀，向懸崖邁進。



如今，即便沒有嚮導，我也找得到路，再度攀登上去；然而當時却險象環生，艱辛異常。那夜由拉夫領路，國王扶着他的肩頭，我幫國王提斗篷的下擺，亞帆則提着我的。幸虧城堡的石牆幫我們擋住風勢，否則我們不僅寸步難移，還可能像羽毛一樣被強風颳下來。但在臨海的一方，我們却一無屏障。逆浪洶湧異常，浪頭平均約有四十呎高，最大的巨浪，更達六十多呎。簡直像連天巨塔一樣，每次怒濤襲來，總帶着濃重的鹹味，弄得我們渾身濕透。

海浪有個好處，它會反射天空照下來的亮光。終於我們看到了城堡的牆基。即使天氣晴朗，這些牆也難以攀登，更何況在風雨中，牆又溼又滑。我們找不到門，也沒有攀登的工具。拉夫領着我們沿牆走到一個靠海的角落才停下來，他做了個「小心！」的手勢後，小心翼翼的繞過牆的另一邊。尤賽走到牆角時，我可以感覺得到風吹得他搖搖晃晃。他看了一下，又繼續往前走，雙手緊緊攀着岩壁，亞帆和我跟進。有好一會兒，我們挨着又溼又粘的牆，各自奮力前進，直到碰到一個凸出的岩面才好走些。突然間，我們跌到一個佈滿海簪的斜坡上。我們發現，城堡岩牆下

面有一扇密門。拉夫往上觀察一陣子，才領我們走下去。城牆上並沒有衛兵，在一個靠海的峭壁上設衛兵有什麽用？拉夫抽出短劍在門上敲擊，由於風嘯呼呼，我們站在他旁邊也聽不到敲擊的聲音。

有個門房等在裏邊，門立刻開了，不過只開了約三吋就立刻停住，我聽到鎖鏈嘎嘎的聲音。一隻手從門縫伸出來，拿着一支火把。站在我旁邊的尤賽將頭巾拉緊一點。我走到拉夫身邊，用斗篷緊緊蒙住嘴，並縮起肩膀。火光照耀下我看到門房的半張臉，他以露出來的一隻眼睛盯着我們。拉夫走到亮處，很急切地說：「快開門，是我同來了，帶着公爵一起來。」

於是火把稍稍舉高了點，尤賽手上戴的綠寶石在火光裏閃閃發亮。我以布里賽爾的口音告訴門房：「菲利士，看老天面上，快點開門。公爵今天早上從馬上摔下來，包紮的繃帶都溼了。這裏只有我們四個，快點！」

鎖鏈拿下來——門打開了，由拉夫扶着門。等國王進去時，他也從菲利士和尤賽之間走了進去。

尤賽大跨步走過一旁鞠躬行禮的僕人，並像狗一樣抖掉身上的水，一面含糊的回應門房的問好。他稍抬抬手，手上的綠寶石又在火光中閃閃發亮。他從我們右邊走去，快步登上樓梯。當我和亞帆跟着走進來時，拉夫將火把從門房手裏拿過來：「我要用這個來照明，你去把門鎖上，我們都被淋得像落湯鷄，需要一些火取暖。警衛室裏是不是有火堆？」「是的。」門房前去鎖門。

因爲拉夫將火把拿去，所以亞帆和我可以藉着黑影通過。

我快步尾隨着尤賽走上去，亞帆也緊跟着我。樓梯旁只有一盞冒着煙的小角燈，放在牆上的托架上。我們很容易就走上去了。

眞是太容易了。突然，樓梯上出現一支火把，通道照得更爲明亮，兩個武裝的衛士，從門邊走下來，手裏拿着劍。

尤賽在我上面約六步的地方停了一下，又繼續往上走去。我看到他的手握着劍，藏在斗篷下面。我的劍則擱在劍鞘裏。拉夫輕輕的脚步聲從我們背後傳上來，他叫了一聲：「公爵大人！」我猜尤賽一定很感激，他停下來等拉夫，並且背對着警衛。

「公爵大人，我替你照路。哦！他們那裏也有一支火把。」他似乎只注意到那兩名警衛有火把。他跑上前去，越過尤賽，向兩名警衛輕輕叫道：「荷拉，馬可斯，把那支火把給我，我好帶公爵到夫人那兒去。我這支火把只會冒煙而已。」

拿火把的警衛將火把舉高，兩人都從樓梯上盯著我們。拉夫毫不猶疑地跑上去，由兩支劍中間穿過去，並從警衛手中接過火把，而後一轉身很快地把原來的火把在警衛室旁的一個沙桶裡弄熄，只剩得一縷煙。新的火把燒得很旺，可是拉夫一走動，火光就搖曳不已，將那兩個警衛投在樓梯上的身影，變得巨大而古怪，我們也就躲在陰影中，尤賽藉著搖動的影子，開始快速往階梯上走去。他半舉著戴著葛樂斯戒指的手，向敬禮的人答禮。警衛已退到一旁，但仍站在樓梯口，

而且手上還握著劍。

我聽到身後的亞帆解開佩刀的聲音，我的劍也在斗篷下抽出一半來。如果通不過警衛，我們只好殺掉他們，而且希望不要弄出聲音來。亞帆的脚步慢下來了，我知道他是在想那個門房。在我們對付警衛時，他必須到門房那兒去。

但是這一切都免了，因爲樓梯口上的一扇門開了，燈火通明中，伊格蓮站在那裡。她像我以前看過的一樣，仍是一身雪白，不過這次穿的不是睡袍。她一身纖柔如水的白袍外罩一件羅馬斜肩式的深藍色斗篷，頭髮上則綴著珠寶。當她展開雙臂，斗篷從她配着金飾的腕間滑落。

「老爺，歡迎你回來！」她的聲音高而清脆，吸引了警衛的注意力。尤賽跨了兩大步就越過最後數階，登上了平臺。當他走過警衛時，他的斗篷拂過了他們的劍。他又超過拉夫，開始快步登上第二級階梯。

警衛又收回他們的注意力，背對著牆，肅立於樓梯口的兩旁。我聽到亞帆在我後面喘氣，但是他從容不迫地跟著我。我走過最後一階登上平臺。我想，能夠生爲王子，即使是私生子，也是很了不起的。我知道因爲公爵夫人的出現，這些警衛的眼睛勢必死死盯在牆上，就像瞎了一樣。我從劍中間穿過去，亞帆也跟著我。

尤賽已經到達密道的頂端，他拉起她的手，在燈火通明的門前，當著下面執劍的警衛，彎身吻了伊格蓮。猩紅色的斗篷圍繞著他倆，也掩蓋了伊格蓮的白袍。在他們身後，我看到老嫗馬西

雅的身影。她正把著門。

國王說：「快點進來吧！」大斗篷仍舊蓋著他們倆，他領著她進去明亮的室內，而後門便闔上了。

就這樣，我們安抵廷泰閣。



那晚亞帆和我都受到很好的招待。臥房的門只是輕輕闔上而已。我們被孤立在樓梯口，在臥室門和警衛之間。我再次聽到拉夫輕快的聲音。

「老天啊，這算什麼値夜工作？等完事之後，我還要護送他回去呢！你們房間裡有火吧？好極了！我們在等的時候，總算可以把自己烘乾一點。你們現在可以離開了，把工作交給我們。快去啊！你們還等什麼？我命令你們，不許對任何人提這件事。」

其中一名警衛把劍納入鞘中，回到警衛室裡。但是另一個還在猶疑，他仰頭看看我，說道：「布里賽爾大人，這樣對嗎？我們可以離開崗位嗎？」

我慢慢走下樓梯，說道：「不錯，你們可以走了。我們要離開時會叫門房去叫你們。不過，最重要的是不要提起公爵來的事，懂嗎？」我轉身去看亞帆，他張大眼睛站在我後面。「喬登！你上去守衛臥房的門。哦，把你的斗篷給我，我拿去烘一烘。」

當他稱謝離開時，他已經執劍在手，準備好了。拉夫走過警衛室的聲音，從下面傳了上來。我慢慢踱下樓梯，讓他有點時間擺脫那些警衛。

我聽到內門已關上，就走進去。警衛室被火炬照得通明，這間屋子是特別空下來給我們的。

拉夫朝著我笑，神情愉快但有點緊張：「縱使把康瓦耳的金子都給我，我也不想再幹了！」

「也不必了。這次你幹得很好，國王不會忘記的。」

他走上前來將火炬插在托架上，看著我的臉，問道：「你怎麼了？不舒服嗎？」

「沒有。門上鎖了嗎？」我指指那扇關上的門，衛兵剛才就是從那兒出去的。

「我鎖了。假如他們懷疑我，就不會給我鑰匙了。他們根本就不懷疑，我敢發誓剛才一定是布里賽爾在樓梯口說話——簡直像魔術嘛。」最後一句話帶著弦外之音，他看看我，我也知道他的意思，看到我不再說什麼，他問道：「還有什麼事嗎？」

「到門房那兒去，把他支開。」我對他笑笑：「我們都走了以後，就輪到你來烤火了。」

他仍舊踏著輕快的腳步下樓去。我聽到他的說話聲和菲利士的笑聲。我脫下溼斗篷，順手抖開，和亞帆的斗篷一起烘，我身上的衣服已經乾得差不多了。我坐下來烤烤手。房裡非常寂靜，但是外頭却鬼哭神號，暴風雨一直拍打著城牆。

我思潮洶湧，無法靜坐，只好站起來踱方步。我時而聽聽外面的風雨聲，時而走到門邊，聽聽拉夫和菲利士低語交談。他們在下面密門旁玩骰子，聲音隱約可聞。我朝另一方看看，樓上並

沒有任何聲響，樓梯口處也一片闃寂……我又看到了異象。

有人輕輕走下樓梯，是一個女人裹著一件罩袍，手裡抱著東西。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密門處的亞帆也毫無聲響。我走到樓梯的平臺上去，警衛室內的火光將我的影子照出來。

她是馬西雅。當她將頭俯近她懷裡抱的東西時，我看到她臉上淚痕斑斑。那是個嬰兒，被暖暖的裹著。她看到我後就將嬰兒交給我說：「好好照顧他吧！」淚光中，她拾級而去。「好好照應他吧……」

她的低語漸漸消失在火炬燃燒的聲音和外面的風雨聲中。我獨自站在平臺上，上頭樓梯口的門緊閉著，亞帆仍無動靜。

我垂下雙手走到火旁去。火快要熄了，我又將火生旺起來，可是它並不能使我舒服些，因爲火光又刺痛了我。我已經預見了我想看的景象，知道在事情結束前即將有死亡。我很擔心，渾身不舒服，房裡又很悶，我便拿起快乾的斗篷披在身上，跨下平臺，朝密道口走去。堡外強風狂嘯如故，我用力推開門，走了出去。

剛從明亮的警衛室出來，一時間什麼都看不到。我關起門來，背靠著潮溼的牆，夜晚的空氣像潮水一樣淹沒了我。身邊的事物已漸可辨別。在前面幾步，有一堵齊腰高的城垛，是城堡的外牆。在城垛和我站的地方之間有一個平階。在我頭上，又有一面聳立的城垛。城牆依崖而建，整個城堡沿著地形而上，直到海岬的頂峯爲止。在最頂端的地方，本來亮著光的窗口也和夜空一樣

漆黑無光。

我走到城垛的地方看出去，下面是崖岸。白天看時是個草坡，上面佈滿了海簪和海鳥巢，更下一層是白色的海灣。我朝右看我們來時的路。除了弧形的白色海沫，在黑暗下已看不到卡岱爾等待着的海灣。

雨已經停了，雲升得更高更薄。風有點轉向，風勢也弱了。快破曉了，雲隙裡的夜空中，已亮出了點點星光。

突然，就在頭頂正上方，雲裂了，一顆星星穿過其間，像船破浪而來。

它出現在閃閃衆小星之間，起初閃耀著，接著開始跳動、增大、發光，而且發出像七彩流水一樣的色彩來。我看著它漲滿，燃燒，在光亮中變幻，直到風吹雲動，雲網陣陣掠過，它也慢慢變得黯淡，變得遙遠。最後掩沒於衆小星之間，再也看不到了。然後，像蜂羣開始飛舞，它又出現了。聚集、膨脹、光暈擴散，它在羣星之間，就像火炬出現在星星之火的中間。整個晚上，我就站在護牆這兒看著它——從它的生動閃亮到灰暗沉睡。但它每一次甦醒後變得更柔和，直到後來它只發光而不跳動了。快到清晨的時候，它安靜下來，周圍繞著一圈光亮，預示著又將有個清朗安靜的一天。

我吸口氣，擦掉臉上的汗。從斜靠著的牆邊站直起來。我的身子都僵了，但却不再作痛。我望著伊格蓮幽暗的窗子，現在，他們正在睡覺。



我慢慢由平臺走回房間，當我開門的時候，聽到一陣敲門的聲音，響亮而急促。我大步跨過平臺，輕輕將門帶上，菲利士正從下面住的地方走出來應門。當他伸手去開鏈鎖時，拉夫快步走到菲利士身後。拉夫舉起手來，我看到他手倒持的短劍閃閃發亮。他輕巧地跳起來，以劍柄敲擊菲利士，菲利士應聲倒下。雖然有海濤聲，外面的那個人一定也聽到了什麼。因爲他尖聲問道：「怎麼了，菲利士?」他又再敲一次門，這次敲得更厲害。

我已走到樓梯的一半，拉夫正彎身俯向倒下的菲利士。他一看到我下來，就站了起來，他很快就了解我的手勢，朝著外面問道：「誰啊?」「朝聖者。」一個男人的聲音，急促而緊迫。

我輕步跑下樓梯。當我跑時，我脫下斗篷放在左臂上。拉夫看了我一眼，臉上愉悅可人的表情全消失了。他不用再問下一句了，我們倆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那一個朝聖者?」拉夫粗啞的聲音問道。

「布里賽爾。快開門。」

「布里賽爾大人，大人——我不能——沒有接到命令我不能讓任何人進來……」他看著我，我彎身將菲利士挾在腋下，儘量小聲地將他拖回他的住處。拉夫舐舐嘴問道：「大人，您能不能騎到大門那邊去?公爵夫人已經入寢了，我又沒有接到命令——」

「你是誰?」布里賽爾詛咒道:「聽聲音好像是拉夫吧?菲利士那裡去了?」

「大人,他到警衛室去了。」

「去他那裡拿鑰匙,順便把他叫下來。」那人的聲音變得粗暴起來,還用拳頭擊門。「照我的話去做,不然我就剝了你的皮。我有消息要傳達給公爵夫人,你把我阻擋在這裡,她不會高興的。快點開門。」

「大人,我馬上就拿鑰匙來。」他轉過肩頭使給我一個絕望的眼神,開始開鎖。我將昏迷的菲利士藏在看不到的地方,然後走近拉夫的肩頭向他耳語:「先看他是不是單獨一人,再放他進來。」

他點點頭。門隔著鏈鎖開了,藉著吵鬧聲的掩蓋,我把劍拔出手來。我躲在拉夫身後,半啓的門正好擋住我,不讓布里賽爾看到。我靠牆站着。拉夫從門縫中看出去,然後回過頭來朝我點點頭。他開始把鏈鎖也打開。「對不起,布里賽爾大人,我必需弄清楚沒有問題才……」拉夫卑屈地解釋。

「還有沒有?」布里賽爾用力把門推開。如果不是拉夫擋著,我就被門打到了。「算了!你很盡責。」他大步登入,停下來俯視著這個男孩:「今晚有沒有其他的人進來過?」

「哦,大人,沒有。」拉夫的聲音怪怪的——他應該會的——然後鎮靜下來說:「我在這兒的時候沒有。菲利士也說沒什麼事……怎麼?發生了什麼事?」

布里賽爾嘟囔一聲。當他聳肩的時候他的衣服叮噹作響。「那邊有個騎士攻擊我們。我讓喬登去解決他,這兒沒有事嗎?一點麻煩也沒有嗎?」

「大人,沒有。」

「那麼,將門再上鎖,除了喬登以外,別讓其它人進來。現在我必須見公爵夫人。拉夫,我帶訃聞來——公爵去世了。」

「公爵?」拉夫開始口吃起來,他不想去關門,讓它敞開著,門仍然擋著我。但拉夫就站在我旁邊。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可以看到他的臉因驚嚇而變得扭曲茫然。「大人,公爵——去——去世了?被謀殺的嗎?」

布里賽爾本來開始往前走了,突然停步轉身。再往回走一步,他就要看到我藏身的地方,我不能再讓他往回走了。

「謀殺?老天爺,爲什麼?誰會那樣做?尤賽不會這麼做的。在國王到達這裏之前,公爵就先去世了。今晚我們發兵進攻國王的軍營,但是他們早有準備。葛樂斯公爵在第一次攻擊之時被殺。我和喬登騎來此處報信。我們直接穿過原野而來。現在,聽我的勸告,把門鎖上。」

他轉身離去。現在是用劍的時候了。我從門後走出來。

「布里賽爾!」

那人急轉過來,他的反應太快了,以致我無法佔到使他驚惶失措的便宜。我想我根本沒有說

話的必要。可是身爲王子，自有王子的一套。我已付出很大的代價了，也許還要賠上我的生命。今晚我應該記住我不是王子，我是命運的傀儡，正像我所出賣的葛樂斯和我現在必格殺的布里賽爾一樣。我是未來的人質。擔子重重地壓着我。在我拿起劍的同時，他也拔出劍來。我們彼此打量着對方。

在彼此目光交會時，他認出我來了。我看出他的驚愕，和一閃而過的懼怕。我的姿勢和拔出來的劍告訴他——這是他的戰鬥，不是我的。他從我的臉上可以看出，今晚我早已比他戰得更辛苦了。

「我早該想到你在這兒。喬登說下面那個人是你的人。你這個可惡的魔鬼！拉夫！菲利士！警衛——快來這兒！」

我想他還不明白我一直都在屋內的原因。走道安靜無聲，拉夫離開我快步跑去關門。這一切都告訴他事情的眞象。他行動矯捷如狼，使我措手不及，布里賽爾用他臂上戴着的鐵手套，劈打拉夫的頭。拉夫一聲不吭就倒地了。他的身體抵住敞開的門。

布里賽爾跳到門外叫道：「喬登！喬登！快過來！這兒有叛變。」我追上前去和他面對面，我們的劍相互一擊，撞出金屬磨擦聲和火花。

急促的脚步聲從樓梯傳下來。亞帆叫道：「我的天——拉夫——」

我喘氣地說：「亞帆……告訴國王……葛樂斯死了……我們必須趕快回去……快去……」

我聽到他走了，跌跌撞撞地跑上樓去。布里賽爾咬着牙說：「國王？哦，我知道了，你們這些淫媒，老鴇！」

他是一個高大的壯年戰士，而且正發怒着。我毫無經驗，而且不喜歡做這件我必須做的事。我已經不再是個王子。我打鬥的理由也和一般人所持的不一樣。我像隻野獸，爲了必須戰鬥而戰鬪。

我用一隻手猛烈地打他的嘴，他驚駭地跳開，然後快速地攻上來，一圈劍光照着他。我閃避那呼呼而來的刀刄，躲過他的拳頭，並且結結實實的踢了他的膝蓋一脚。劍掃過我臉頰發出像燃燒的噝噝聲。我感覺一陣灼痛，血流了下來。他的重量壓在瘀血的膝蓋上，使他不能直立，於是笨重地滑倒在潮濕的草泥上，手肘撞到一塊岩石，劍從他手中飛了出來。

別人也許會讓他把劍拾起來，但我盡力壓住他，用我被截短的劍刺向他的喉嚨。

天色已亮，而且愈來愈亮。他從我的刀口下滾開，我看到他充滿輕視和憤怒的眼神。劍沒有刺到他，却刺進長着海鬱的海棉上，趁我在拔劍無法防禦時，他轉過來對付我，用鐵拳猛打我的耳後。然後他扭到一旁，跳下那個可怕的斜坡，他的劍在坡上的草地上閃閃發亮，離懸崖邊緣只有二步遠。

假如他拿到劍，他會馬上殺了我。我滾過去，試着站起來。我滾到那個泥濘的坡地上——劍就躺在那兒。他提起我使我半跪着。那穿着靴子的脚猛踢我身子，踢我的背。我疼得好像血都開

始冒泡了，骨頭也溶化了似地。我再度躺平，我的脚碰到了劍，使它從草地上滑到懸崖的邊緣，在那兒發出柔和的閃光。一瞬間後，夾雜着海濤的聲音，我們聽到劍落到崖下，打到岩石的清脆聲音。

幾乎是在劍落地聲傳來以前，他又撲上來了。我單膝跪地痛苦地試着站起來。血眼糢糊中，我看到他又揮拳過來了。我想閃避，可是他第一拳就打中我的喉嚨，這一拳太野蠻了，打得我四肢攤開，躺在潮濕的草泥上，我不能呼吸，也看不到了，只覺得自己正在往下滾動。想到下面是懸崖，我盲目地用左手揷入土裏以防止自己掉下去。我右手還拿着劍。他又向我撲過來，以他沉重的體重用雙脚踩在我抓着劍的那隻手上，手骨折斷 。我用力將劍投起，劍往上彈出 ，像跳起的陷阱一樣擊中他伸出的手。他詛咒了一聲，沒有吭聲，馬上又後縮了。我的左手又抓到劍，他則快速地撲上來，我雖然想逃開，但他又踩上我皮開肉綻的手上。有人在喊叫，我翻滾着，已不能感覺到疼痛和視線模糊了。我使出最後一絲力氣拿劍刺入他跨在我身上的身體。然後靜躺在那兒，無力抵抗，就等他一脚把我踢下懸崖去。

我躺在那兒，呼吸困難，乾嘔了一陣，又嗆到膽汁。我臉仆在地上，左手攤在長着海簪的柔軟草皮上，海簪好像長在我身上一樣。驚濤拍岸，搖撼着懸崖，縱使是輕微如絲的顫動，也引起我莫大的疼痛。我身上每一吋都隱隱發痛，側身痛得好像肋骨已經穿出來，臉頰上貼着地面的皮膚也好像被剝下來了。嘴流着鮮血，右手痛得要命。我可以聽到不遠處也有一個人在痛苦的呻吟

着。

我嘴裏的血冒出來，慢慢流過下巴，滴在草地上。我也知道我正呻吟——我，梅林，安布勞希之子，王子，也是偉大的魔法師。我閉上血口，開始爬行。

我的手痛得緊，是全身最嚴重的傷。我不是感覺到而是聽到——破碎的關節彼此磨擦着。我跪起來時身體是傾斜的。在懸崖的邊緣我不敢站起來。下面有一個巨浪打上岸，聲音隆隆，在灰光下高高躍起來，然後退回去，撞擊下一波海浪。懸崖抖動着，今天的第一隻海鳥，悲鳴地掠過上空。

我爬離崖邊，然後站起來。

布里賽爾躺在密道附近，他的腹部着地，好像也在爬動。他身後草地上的血跡極爲光滑，一如蛇的行跡。他死了。最後致命的一刀剛好刺到他鼠蹊部的大血管上。當他想爬去求救時就斷氣了。他的血將我的身體都弄濕了。

我爬到他身旁確查一下。然後推他到斜坡去，他隨着他的劍墜入海中。現在開始下雨了。這樣才好，在別人看到血跡以前，雨水就會沖刷得一乾二淨。

密道口靜靜敞開着。我站起來，肩膀靠着門柱，眼睛裏也有血，我用濕透的袖子拭乾淨。

拉夫和門房都不見了。托架上的火炬已快燃盡了，只發出帶煙的微光照着空盪盪的走道和房間。整個城堡靜悄悄的。樓梯頂端的那個房門半開着，燈光外洩，我也聽到聲響，是很鎮靜的聲

音——迫切但是並不慌亂。尤賽的歡樂照常進行，並沒有受到驚擾。

我在清晨的寒冷中顫抖着。斗篷在無意中從臂膀上滑落了，我也無心理會。我離開門柱，想要不靠支撐而能站起來。做到了。然後開始走進密道，向海灣的那一邊走去。

10

光線剛好亮到可以看到路面，但也足够看到可怕的懸崖和崖下嚇人的深度。由於我的身體太虛弱了，我集中精神使身體保持直立，我用我那隻沒受傷的手支撐，也使另一隻手不造成麻煩。我無法分神顧及下面的海和狹窄難行的岩石路。我很快地走過第一部份的路，然後半攀半爬的走下另一面陡滑的草坡和崎嶇的碎石地。愈走到下面，海的怒號離我愈近，直到我覺得鹹鹹的浪花和鹹鹹的血交溶在我臉上。早上海水是滿潮的，昨晚風的餘威仍高舉着海浪。海浪沖上岸邊的岩石，並在我身旁碎開，搖晃着我身上的筋骨，也打濕了我蹣跚爬行的道路。

我發現有個屍體半露出海灘上，面部趴在離岸一呎的地方。他的一隻手臂掛在邊上。下半隻手臂隨海風而搖擺，另一隻好像僵硬了，鈎在一個岩石上，指甲上沾着污紫的凝血。

走道是够寬的，我儘可能把他推到接近懸崖的地方。我跪在他和海的中間。

「卡岱爾！卡岱爾！」我叫道。

他的肌肉已經冰冷了。在近乎昏暗中，我看到他臉上的血，像是從頭髮上的傷口中濃濃的流出來的。我摸摸傷口，是一道裂痕，似乎並不足以斃命。我想探他手腕上的脈博，可是我的手麻木了，一直從他濕濕的肌肉上滑下來，我什麽也感覺不到。我拉住他潮濕的長袍，但是解不開。然後一個扣子蹦開了，露出他的胸部來。

當我知道再也不用探脈搏了，我便把他濕透的衣服再拉回去，好像可以替他保暖似的。我跪坐在脚踝上，希望有人從城堡中下來。

尤賽很輕易地走下峭壁來，好像走在王宮的地板上一樣輕鬆。他的手中拿着劍，長斗篷披在左臂上，亞帆像鬼一樣走在他身後。

國王站在那兒俯視着我，有好一會兒都沒有說話。然後他說：

「死了？」

「是的。」

「喬登呢？」

「我想也死了，不然卡岱爾也不能老遠跑來警告我們。」

「布里賽爾呢？」

「死了。」

「在我們來之前，你知道這件事嗎？」

「不。」我說。

「也不知道葛樂斯會死？」

「不知道。」

「假如你是你自已所稱的先知，你應該知道。」他的聲音微弱而痛苦。我抬頭一看，他表情冷靜，但是他深藍的眼睛憂鬱而苦惱。

我簡短的回答：「我告訴過你，我相信有這麽一天，現在就是了。我們成功了。」

「假如我們能等到明天，這些人，還有你的僕人也不會死亡。葛樂斯死了，他太太變成了寡婦……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求婚，也不用偷偷摸摸，又殺害這麽多條人命。」

「但是明天你就會有個不同的孩子。」

「一個正嗣的孩子。」他很快地接着說。「而不是這一晚我們所造成的私生子。老天，經過這一晚，你認爲我和她還能做人嗎？縱使我們在本週內結婚，別人會怎麽說？他們會說我謀殺了葛樂斯。而且，根據她的話，人們也會相信她所懷的孩子是葛樂斯的。」

「他們不會這麽說。沒有人會懷疑那個孩子不是你的，是正統英王的兒子。」

「哈！」他發出一個不是笑聲，却帶有愚弄和鄙視味道的聲音：「你想我還會再聽從你的話嗎？我現在明白了什麽是你的魔法，你所謂的『神力』……不過是人的詭計而已，是我哥哥教你的政治詭計。他教你玩弄詭計，還讓你相信你是具有神奇的魔力。你知道人們的欲望，並保證能

給他們所要的，但是你並沒有告訴他們代價有多大，你讓他們事後去償付。」

「尤賽，神才知道代價的大小，並不是我。」

「神？神？什麽神？我老是聽你提到神。假如你是指米勒斯——」

「米勒斯，阿波羅，基督——你愛怎麽稱呼都可以。」我說，「是誰帶來陽光並不重要，陽光還是一樣。人必須靠它而活。我們只知道神是這個世界一切的泉源。他的旨意像條大河掩蓋了我們。我們不能度量也不能扭轉，只能從中取水而飲，到死時還是得委身於它。」

血又從我嘴裏流出來，我用袖子去擦乾，他看到了，但是表情仍然不變。我很懷疑他是否在聽我說話，或是海濤聲太大了他聽不清楚。他冷漠的聲音像一道牆隔着我們：「這些都只是花巧之言，你利用神的名義來解決一切問題。『是神告訴我要這麽做，神才知道代價是什麽，神決定誰來償付後果』……爲什麽？梅林。爲了你的野心？或是因爲成爲一位大先知，大法師，人們就會屏息跟你說話，人們就會比尊敬他們的國王和教士還尊敬你？誰爲你的所做所爲付代價呢？不是你自已，人們被你愚弄，還要替你付代價。安布勞希、佛提吉恩、葛樂斯，今晚在這兒的人都是。但是你什麽也沒付出。你從來就沒付出過。」

一個大浪打在我們旁邊，浪花在岸邊灑落，落在卡岱爾的臉上。我彎身將他的水和血一齊擦乾。「不。」我說。

尤賽在我上面說：「我告訴你，梅林，我不會讓你利用。我不再做你的傀儡。你走開吧！而

且我也不會承認我今晚生下來的私生子。」

那是國王在發言，我無法回答。他冷冰冰地站着，身後灰藍的天空中掛着個那顆星星。我不吭一聲。

「你聽到我說的話了嗎？」

「是的。」

他將掛在臂上的斗篷拋給亞帆。亞帆展開斗篷讓他穿上。他將斗篷固定在肩，然後低頭看着我說：「看在你服務多年的份上，你可以保有我賜給你的那塊土地。回到那裏去吧，回到你的威爾斯山區去吧，不要再找我的麻煩了。」

我憂戚地回答：「我再也不會麻煩你了，尤賽，你也不再需要我了。」

他靜默了一會，突然說：「亞帆會幫你把屍體抬下去。」

我轉身背向他：「不必了，你們走吧。」

沒人說話，只有海浪隆隆的聲音。我並無意這麼說，但是我已經不在乎了，或者我本來知道我在說什麼。我希望他離開，他的劍尖與我的眼睛齊平，我看到劍尖轉動發亮着，有時我想他甚至氣憤地就要衝過來了。後來，尤賽終於收劍進鞘。亞帆靜靜的跟着主人離開了。在他們轉過第一個彎以前，他們的足音就聽不到了。

我轉向卡岱爾，發現他正看着我。

「卡岱爾！」

「那竟是你的國王。」他的聲音很微弱，但仍是平常那種粗啞有趣的聲音：「你給他他所渴求的東西，而他竟說：『你認爲經過這一晚後，我還能做人嗎？』，他已經度過了一個偉大的晚上。」

「卡岱爾——」

「你也受傷了……你的手？你臉上的血？」

「沒什麼，沒有什麼不能補償的損失，別管它。但是你——哦，卡岱爾——」

他輕輕地搖搖頭：「沒有用的，隨它去吧！我已經够舒服了。」

「現在不痛了嗎？」

「不痛，但是很冷。」

我靠近他，用自己的身體替他擋住打到岩石上的海浪。我用沒有受傷的那隻手握住他的手，打開袍子，用我的胸部去溫他的手。

「我的斗篷恐怕已經掉了。」我說：「喬登死了嗎？」

「是的，」他停了一會兒，「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就像我們計劃的一樣。但是葛樂斯因攻打廸米澳而喪身，所以布里賽爾和喬登才會騎馬到這兒來通知公爵夫人。」

「我聽到他們來了，我知道他們會看到我和馬，我必須阻止他們和報信，當國王還在……」

他停下來呼吸。

「不要緊，」我說。「一切都完成了，而且都做得很好。」

他沒有注意我說的話，他的聲音變得像耳語一樣，但是很清楚。在這海邊我聽到了他所說的每一個字。

「我騎到前面去會他們……到水的另一邊去……他們過來時，我跳過去阻止他們。」他停了一會兒。「但是布里賽爾……那個戰士，快得像蛇一樣。毫無猶疑，他將劍直刺向我，然後騎走了，讓我和喬登去解決。」

「這是他的錯誤。」

他臉頰的肌肉動了一下──那是個笑容，過一會兒他問道：「他到底有沒有看到馬匹？」

「沒有。當他來時，拉夫在門口。布里賽爾只問有沒人到城堡裏來，因爲他在下頭碰到一個騎馬的人。拉夫說沒有，他也相信了。我們讓他進來，然後殺了他。」

「尤賽殺的。」他的眼睛闔起來，他只是假想，並不是在問。

「不是。尤賽那時還和公爵夫人在一起。我不能讓布里賽爾去找他，當時他毫無防備。而且布里賽爾會連她一起殺死的。」

他的眼睛張大，清醒而驚奇。「是你？」

「好了，卡岱爾，你太恭維我了。」我給他一個狡黠的笑容。「雖然我沒做什麼，但是這一仗眞難纏。就是國王也不曉得怎麼打，我自己發明了一套。」

這一次他眞的笑了，「梅林……小梅林，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笑死我了。」

浪又回來了，再次打上來，水滴像霧一樣落在我肩上。我說：「我害死你了，卡岱爾。」

「神……」他重重的吸了一口氣，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時候到了。當天空亮一點時，我可以清楚看到他究竟流了多少血在潮溼的走道上。「我聽到國王說的話了，如果沒有發生這些事，可不可能……」

「不可能的，卡岱爾。」

他的眼睛闔了一下又張開，「嗯。」他只說了這個字，但是音調之間充滿了過去八年來對我的信心。他的眼睛翻白，下巴鬆弛。我用完好的那隻手把他扶高一點，我快速而清楚的說道：

「卡岱爾，正如我父親所希望，神所授給我的旨意發生了。你也聽到尤賽提到這個孩子了。這沒有關係。因爲這一晚的事情，伊格蓮會生個孩子，也因爲這一晚發生的事情，等孩子一出生她馬上就會將他送到國王看不到的地方。她會將孩子交給我。我會把他帶到國王找不到的地方，然後像加勒帕斯、安布勞希、你，甚至柏雷西教我的方法一樣教他。他將是我們這些生命的總合。等他長大後，他將回來做溫徹斯特的國王。」

「你可預知嗎？你保證你知道這些？」他的聲音幾乎不可辨別了。他的呼吸也變成輕微的喘

氣了。他的瞳孔縮小，泛白而且看不見了。

我將他撐起，緊緊地抱住他，温和而清晰地告訴他：「我知道——我，梅林，王子和先知，向你保證，卡佾爾。」

他的頭斜靠着我，肌肉已經失去控制，不能支持頭部的重量。他已經瞎了。低語幾聲後，他突然清楚地說了一句：「請爲我祈禱。」然後死去。

我將他投入海中，和殺死他的布里賽爾在一起，潮水會把他帶到西方衆星所在的地方。

除了緩慢的馬蹄聲和叮噹聲外，村子裏一片寂靜。暴風雨逝去了，風止了。當我走過第一個溪灣後，也聽不到海潮的聲音，順着小溪行走。霧像一網面紗罩着我，天空是清朗的，隨着陽光的升起而泛白。那顆星星現在仍舊穩定的、高高靜掛在天上。

當我望着它時，繞着它的白色天空漸漸變亮，用金色柔和的光芒淹沒它。一陣光輝燦爛的光浪照着大地，在衆星出現的地方，一輪新日升起了。

名家名著 18

水晶洞窟

■作　者　瑪麗・史都華
■譯　者　徐淑眞
■發行人　蔡浪涯
■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四號七樓
電話　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
■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十日
■每册定價七十五元